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

——恩格斯

引　子

辽阔、深邃的大海，有时风和日丽，碧波万里，有时却狂澜怒涛，风险浪恶。然而，不管它以什么面貌出现，不管它有着怎样变幻无羁的性格，却总是充满着生命力，汹涌澎湃，永不止息。无论在港湾、海峡、沙滩，还是在礁石、急流、航道，处处都有浪花在激溅。那一簇簇银白色的浪花，不是向人们报道着海洋的脉搏不停地跳动着的讯息吗？

在生活的大海中，也处处飞溅着浪花。生活的浪花，向人们报道着时代的脉搏、社会的讯息。我们在下面将要叙述的故事，就是从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剪取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它告诉人们，在昨天和今天，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大地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们的思想、情操、精神面貌，发生着多么引人深思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深秋，在首都一个落霞辉映的黄昏时刻，那披上金黄色轻纱的前门城楼，巍峨地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城楼下行人如织，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故事就开始在繁华的前外大街旁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

作者通过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人的不同境遇，反映了解放前，面对我国内忧外患、濒于灭亡的现状，他们忧国忧民，试图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在那样的制度下，他们的努力非但无补于国家和民族，即使自己的科研事业和个人命运也惨淡潦倒。只有解放后，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下，他们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这部作品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它热情地歌颂了党，歌颂了周总理，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假的民主。作者也以细腻的笔触，通过发生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深沉曲折的生活经历，刻划了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爱国科学家的感人形象。

目　次

一　深巷来客

一辆淡蓝色的小卧车，穿过繁华的前外大街，驶入了一条静僻的胡同，平稳地停在一个旧式的灰砖门楼前。一位两鬓银白、面目清癯的穿深灰色呢大衣的中年人，推开后座门，下了车。他舒展了一下高大的身躯，取下银灰色的鸭舌帽，用深情的目光环顾了一下有二三行人匆匆走过的小小街巷。

一个圆脸姑娘随着钻出了小汽车，站在高个子面前笑道：“苏老师，您到家了！”

高个子信手捋了捋银白色的头发，深有感触地点頷道：“是呀，到家了。快半年了啊……”他将目光收回，缓缓地停在姑娘脸上，说：“到家里去坐坐吧！小星星，你师母一定很想念你。”

“我常见到师母，今天就不去了。”姑娘摇摇头，坐进小汽车里，然后，又探出脑袋来顽皮地一笑，“师母一定更想念您啊！”

“咱们的金星姬同志，今天算是说出了一句挺得体的话。”司机座上一个小伙子从车窗探出上身，把帽子歪在一边，搔了搔头发。

“你又贫嘴！”姑娘在司机肩上揍了一拳，喊道，“我什么事得罪你了，赵德根！”

“老天在上，我可真不算贫嘴。”赵德根皱着眉头，抚摸着肩膀不高兴地嘟哝道，“不然，我早就会告诉苏副所长，在他出国这半年中，他心爱的学生小星星同志，在精神生活方面，或者更准确点说，在感情方面已经发生了内容多么丰富的变化了……”

高个子默默地微笑着。

“讨厌鬼！”姑娘脸红了，在司机肩上、背上又使劲擂了几拳，一迭连声地喊道，“快开车，快开车，你这长舌头，讨厌鬼！”

“是，是，遵命！”赵德根在窗口歪歪脑袋，眨眨眼笑道，“苏副所长，再见！”

“再见，小赵。谢谢你啦！”

淡蓝色的轿车尾部喷出一股白雾，缓缓地向胡同另一端驶去。

鬓发银白的高个子目送汽车远去，戴上鸭舌帽，转身走进庭院。

这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式“四合院”，里面住着三户人家。在四幢相对的灰砖平房中间，是一个灰砖铺就的长方形小院。院当中砌着个花坛，上面陈放着十几盆盛开的菊花。花坛旁那棵一丈多高的红海棠树，枝条被修剪得疏密适度，整个庭院更显得古朴、静谧。只有当阵阵清风吹拂，从盆菊和海棠树上落下的枯叶在地上沙沙作响时，才偶尔划破院中的沉寂。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高个子在院中停留了片刻，微微眯上明亮的双眼，深情地仰望着海棠树枝条上缀满的绛红色果实，用几乎听不见的低微语音，情不自禁地吟诵了两句宋词。他又微微一笑，自言自语地说：“海棠树啊，你也不‘依旧’了！半年前烂漫花朵盛开在枝头，今天，却是子实累累了……”然后，他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穿过庭院，步上自己家的台阶。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阔檐高台的建筑。门的上方镶着花格玻璃，里面悬着苹果绿的纱帘。他尚未走进房门，就听得从室内传出一阵收音机的清晰而低微的声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报告首都新闻。”

高个子刚想伸手推门，又犹豫了一下，侧耳倾听。

“……中国医药考察组一行七人，在对西欧、北欧十国进行为时半年的访问后，在副组长、第一医科大学实验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苏冠兰教授率领下，今天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苏冠兰教授微微一笑，思忖道：“人还没进家门呢，无线电就报信啦！”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首都医药卫生界有关负责人吕琰、鲁宁、申以哲、罗语眉……”女播音员用悦耳的语音继续报告，“先期回国的考察组组长、中央卫生科学院副院长武冰和在京的考察组其他成员，也到机场迎接……”

室内传出一声轻叹：“电台都广播了，人怎么还没到家呢……”

“谁说没有到家！”苏冠兰推开房门。

"冠兰！是你……"一位中年妇女从餐桌边倏地站起来，两手扣在胸前。她两鬓的不少白发反射着光泽，一对圆圆的眼睛晶光闪烁。

"是我啊，玉菡！"

"啊！"玉菡短促地叫了一声。她扑到苏冠兰身前，攥住丈夫削瘦而柔软的双手，胸部急剧起伏着。"冠兰，我没有看错么？不是在做梦吧？"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丈夫，用激动的语气喃喃地说，"这半年来，我一个人静下心来常想，过去的一切，也许都是梦。"

"不是做梦，玉菡。"教授抚摸着妻子凉浸浸的手，凝视着那一双睁大的、饱含泪花的眼睛，温存地说，"不是做梦，现在我们俩确实在一块了。你的两只杏仁眼正盯着我，离我的脸只有四英寸远……"

玉菡略显苍白的面庞上泛起两朵红晕。她咬了咬嘴唇，瞅着丈夫："孩子都这么大了，咱们的头发也白了，还这么爱开玩笑。"

"孩子！"苏冠兰感到从中枢神经传出一股热流，浑身微微一震，"孩子们哪儿去了？"

正在这一刹间，通往卧室的房门忽然打开了，露出四只圆圆的大眼睛，紧接着爆发出一阵欢呼和清脆的喧闹："爸爸，爸爸！""爸爸回来啦！"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姑娘争先恐后地跑出来，扑向父亲舒展开的双臂……

玉菡轻轻透了一口气，双手放在背后，倚靠在门框上，深情地凝视着沉浸在欢乐中的丈夫和孩子们。

"爸爸！您从国外回来，带回来什么好吃的东西？"五岁

的男孩苏圆忽然问道。七岁的女孩子苏甜瞪了弟弟一眼，生气地喊道："又是吃！你这个小馋虫，光知道吃！爸爸在国外工作了半年，你也不问问爸爸辛苦了，一张嘴光问吃的。"苏圆眨了眨眼，辩解道："我问了吃，待会儿就会问爸爸辛苦了。"

"啊哈，没想到，我的小馋嘴儿子，如今又变成了小油嘴了！"苏冠兰呵呵一笑，在儿子圆滚滚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苏圆格格地笑着，躲开父亲的胡须。教授抚摸着苏甜的脑袋，问道："告诉我，好女儿，你已经成了小学生，是吗？可是学习成绩怎么样，有多少门不及格的？"

小姑娘伸出一根胖胖的手指，说："连一个三分、四分都没有，全部是——"

教授装出吃惊的模样："啊哟，全部是两分？"

小姑娘骄傲地张开手掌："不，全部是五分！"

教授高兴地张开长长的双臂，紧紧搂住自己的孩子们，笑着说："好啊，小甜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师！你不是想当个大夫吗？小圆要向姐姐学习，要成为有本领的人。有了本领，将来才能为建设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啊。"

苏圆伸开两只胳膊，叽叽喳喳地嚷道："我可不当医师，我要当解放军，当飞行员，驾起喷气式战斗机，呜——满天飞呀、飞呀……"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玉菡费了多少力气，才把孩子们从丈夫怀抱中拉开。她帮着苏冠兰脱下深灰色呢大衣，催促道："快去换一下外衣和鞋子，准备吃饭吧，饭菜都热了又

凉，凉了又热，不知多少遍了。”接着，她又打发孩子们洗手和收拾餐桌。

书房就在这间兼做客厅的餐室旁边。苏冠兰教授步入窗明几净的书房，随手关上房门，满意地环顾着一切。屋子的南壁开着一扇很大的花格子窗户，苹果绿的窗帘半合半闭，透过那一块块细小的图案状玻璃，可以隐约窥视院中的一部分景物。临窗放着一张红木大书桌，桌上陈设着一架“熊猫牌”收音机，喇叭中正传送着轻快的圆舞曲。这是接着“首都新闻”之后的周末音乐会节目。书桌的一侧墙角摆着个两三尺高的角橱，下方是几盆盛开的菊花，橱上是一架电视机，书桌的另一侧墙角，摆着一张蒙着猩红色天鹅绒罩面的单人沙发。贴着小书房的另外两堵墙壁，陈列着四个大书橱，透过玻璃橱窗可以看到里面一排排的书籍、资料、手稿和文献，其中有苏冠兰教授本人的一些化学、药物学方面的著作，还有一部袖珍外文打字机。房间的中央，一盏式样别致的吊灯下，放着一张小圆桌，桌上摆着一只圆型金鱼缸和几只玲珑的小座钟，以及一面椭圆形小镜。除了一架鸟笼似的座钟在滴滴哒哒地走动外，其余几只座钟都“沉默”着。苏冠兰始终不明白，他所接触过的一些外国友人，为什么那样热衷地把各式各样的小座钟作为私人之间的礼品互相赠送。小圆桌边有几张软垫靠椅，圆桌面上还放着一迭手稿和一部精装的大部头书籍，借着窗外透进的暗淡的光线，可以看见烫金的书名《病毒分析》，书名下面印着著者的姓名：张季文、叶玉菡。

苏冠兰望着书房中的一切陈设物，打量着一尘不染的

大书桌、小圆桌、书橱……满意地微笑了。他喜欢干净、整齐、有条理的生活，喜欢这个同样干净、整齐、有条理的环境，更喜欢为他布置了这个生活环境的伴侣——玉菡。

教授从小圆桌下拉出一只小凳，将右脚搭上去，开始解皮鞋带。这时，从椭圆形小镜中正好映出他清癯的面孔：白皙而细腻的皮肤，两道浓密的、白花花的剑眉，高高隆起的长鼻梁，经常紧闭着的薄嘴唇上蓄着修剪得很得体的、雪白的小胡须，宽阔而突出的额头上有几道浅细的皱纹，两鬓铺着如霜的短发。如果说苏冠兰教授的面貌与半年前出国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白皙而细腻的皮肤经常显得很红润。这并不是“返老还童”，而是高血压的症状。前几年，他经常服中草药，坚持练气功，有效地控制了血压。可是最近半年在西方世界，没有中草药，而最昂贵的合成化学药品，对高血压也没有稳固的疗效。至于气功疗法，也在繁忙的工作中丢开了。于是，在他“满载而归”的收获物中，有了一项大大升高的血压。关于这一点，苏冠兰在书信中从未向妻子透露，归来之后自然也不打算提起。不过，他也知道，玉菡是个老练的医师，这个明摆着的秘密大概是隐瞒不了多久的。

教授决定扭转注意力。他微微眯上一对明亮的长眼，提高嗓门对隔壁的妻子说：“听我说，玉菡，我刚满五十岁，为什么头发、胡子、眉毛就全白了，倒象个七十岁的老头儿？”

玉菡一面在热气蒸腾中张罗饭菜，一面漫不经心地答腔：“我怎么知道？不过我想，可能是由于某种遗传因子在

起作用，爹不是很早就白头了吗？”

苏冠兰一笑：“哈，我说玉菡，你真是三句不离本行，研究了多年病毒遗传理论，一开口就是‘因子’。”

“别取笑啦！”玉菡在另一间房中也忍不住笑了。

苏冠兰瞥了小圆桌上的《病毒分析》一眼，问：“你和张季文写的这本书，一定是由你写有关病毒遗传的章节吧？封面是朱尔同设计的吗？”

“是的。此外，关于原生质理论、微量分析、生物化学测定等章节，也是由我执笔的。身体不好，写起来很吃力，这本书主要还是老张的成果。”

“你体质太弱，又有心脏病，已经提前退休了，不要操劳过度啊。我在国外，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别人都在紧张工作，眼下，科研战线又一片热气腾腾，听说周总理对病毒研究也很关心，我怎么能闲得住呢……”

苏冠兰心头一热，接口说：“你说得也有理。我们这次也就是依照毛主席向外国先进经验学习的号召和周总理的亲自部署，出国进行长时间考察、学习、访问的，收获不小啊！回来了，得把看到、学到的先进东西好好运用到自己的科研实践中去，好好干一场！”

苏冠兰教授换上拖鞋，脱下银灰色的呢质中山服上衣，挂在书桌旁的壁钩上。壁钩就在窗边，教授随意朝窗外瞭了一眼，只见院中走进一位中年女子。

苏冠兰透过嵌花格的窗玻璃，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位装束华贵、器宇不凡的女客人。她穿着淡咖啡色裙装，敞领中衬着乳白色印度绸纱巾，别着一枚硕大的红宝石胸针，披

着深紫色镶黑格呢绒斗篷，身材修长，仪表端庄。她那璧玉般皎洁的面庞上，嵌着一对引人注目的丹凤眼，乌黑发亮的长长的卷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隆起的高髻，显得别有风韵。然而，她的整个面庞却显得淡漠、冷峻、毫无表情。

“她是谁呢？”苏冠兰心中涌出某种不安的预感，“我好象在哪里见过她……”

女客人大概刚刚走进这个小院。她犹豫不决地伫立着，缓缓环顾着四周的房屋和院中的景物：盆菊、花坛、海棠树……

正在这时，住在苏家对面的刘述从自家房门中走出来，到屋檐下推自行车。他是作家协会的秘书，据说过去是个诗人，但是已经多年不动笔了。长期枯燥的机关生活消磨了他的才气，同时也弄得他的外表和体态有些古怪：背有点驼，头顶光秃秃的，近视眼镜厚得象茶杯底，身材似乎也缩矮了一点。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的视野。他一眼瞥见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客，客人美丽的容貌、淡漠的神情和华贵的装束，几乎差一点要唤起诗人当年的“灵感”。刘述微微有点吃惊，他怀疑自己大概是遇上了一位“维纳斯”女神。

女客望着刘述，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颔首道：“请问，苏冠兰先生是住在这儿吗？”

“是的，苏教授就在这儿住，我们是邻居。”诗人抬抬近视镜，避开“女神”那一对熠熠闪光的丹凤眼，“听说他今天刚从国外回来，现在可能已经到家了，请您上他家去问问吧。”

客人顺着刘述手指的方向，朝苏冠兰家的门窗瞥了一眼，然后再次朝刘述微微点头说："谢谢。"

"不谢不谢。"刘述推起自行车出门去了。

女客目送他消失在院角的大门口，收敛了笑容，转身凝视着苏冠兰家的房门。她秀美的面容上依然毫无表情，在满天浓重的夕晖映照下，象一尊大理石雕像般冷峻、端庄。

苏冠兰透过窗玻璃，久久地窥视着这位不寻常的来客，脑海中翻腾着不安的波澜："她是来找我的……可是，她究竟是谁呢？为什么我竟想不起来呢……"

女客人仿佛有些冷意，她伸出两只洁白丰满的手，拢紧了斗篷，踏着轻盈而迟缓的脚步，走近苏冠兰家的房门。灰砖地上的枯叶，在她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她已经走上了台阶，却在门前停住了。房门上方是嵌着图案状玻璃的窗棂，透过苹果绿的纱帘，弥漫出刚扭亮的电灯光。

苏冠兰从侧面凝视着女客人那丰腴而富于雕塑感的面影。他和她相距是这样近，以致他下意识地移开目光，在书房四壁扫了一眼；东墙上的镜框中嵌着一幅油画印刷品，那是俄罗斯杰出的画家克拉姆司柯依的名作《无名女郎》。画面上那位矜持而美丽的年轻女子，正朝他投来冷冰冰的目光；背景是彼得堡冬季的灰黄色天空和高楼尖阁模糊的身影，它们象这位女主人公一样毫无表情，也象她那双漂亮的眼睛一般冷漠、疏淡……

苏冠兰浑身一震。他急忙掉转目光，投向依然伫立在台阶上的另一位"无名女郎"，当他定睛细看时，不禁骤然打了个寒颤："啊，是她，原来是她！"苏冠兰顿感全身血液都停

止了循环，一只无形的、可怖的巨掌紧攥住他的心脏，使他震栗、窒息、昏眩……就在他几乎失去自制力的时刻，他那科学家的历来高度清醒的直感在一瞬间告诉他，这是血压的急剧升高引起了精神和机体的强烈反应。可是，这并没有使他保持足够的自制力，无论意志或“气功”都丝毫不起作用。

在《无名女郎》旁边的另一个镜框中，嵌着另一幅俄罗斯油画名作《九级浪》，画面上那漫天的狂风掀起的怒涛正在撕咬着一只小舟。

苏冠兰夫妇对美术绘画是外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具有一定的美学观点和鉴赏能力。大概正由于这一点，他们的老朋友、画家朱尔同热衷于向他们介绍或赠送各种各样的画幅，并亲自动手帮助他们用这些画装饰房间。诗人刘述曾经取笑朱尔同粗枝大叶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把两幅格调迥异的画挂在一起，未免太不协调。然而现在看来，似乎不是画家粗心，而是诗人的头脑有点僵化。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物，包括形式上趋向于两个极端的事物，在辩证法的海洋中，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是能够协调、统一的。不信吗？你此刻就请看看苏冠兰心胸中的“无名女郎”和“九级浪”吧……

叶玉菡去厨房忙了一阵，在餐室里摆了满桌的饭菜，连酒都斟好了，孩子们也都端坐在桌边，却不见苏冠兰出来。她有点纳闷，将一壶准备泡茶的水放上火炉后，便走到书房门口，伸进头去瞟了一眼。当她看到丈夫站在沙发旁的窗

前，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的神态时，不禁轻声叫道：

“冠兰，你怎么啦？”

苏冠兰象泥塑人一般凝立着，一动不动，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咦，是怎么一回事？”玉菡微感惊愕。她想了想，回身关上书房门，匆匆穿过小餐厅，拉开通向小院的门，蓦然看见了不相识的来客。

“啊！您……”玉菡急忙在围裙上擦擦手，迎上前去。

客人显然感到意外，她迅速打量了叶玉菡一眼，勉强笑笑说：“请问，苏冠兰先生是住在这儿吗？”

“是呀，您是他的同事吧？”叶玉菡热情地拉住女客人的手，连声道，“他刚到家，您来得正巧，快请进来坐吧。”

“哦，不，不……”客人却一动也不动，她看看叶玉菡，又看看玉菡身后的房门。

“哎呀，都到门口了，怎么能不进屋呢。”玉菡热情邀请说。

“谢谢您，我，我今天不进去了……”女客人将手从玉菡怀中抽回去，摇摇头说，“我还有其它事情要办，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看您说的，再要紧的事，进屋去坐一会儿，也耽搁不了呀。”女主人满脸笑意，一迭连声地恳切挽留着，可是，她的盛情并没能打动执拗而神秘的来客。客人已经转身步下台阶了。

“冠兰已经看见了这位女客人，也显然在听着我与她的对话，可是他为什么不肯露面？……这位客人为什么不愿进

房里去？”叶玉菡的脑海中划上了一系列问号，她感到这里面一定含有某种不寻常的因素。她没有回身去找苏冠兰，却竭力说服女客人留下来。

客人已经走到小院中，她头也不回地朝大门走去。她的脚步缓慢，却很坚定，看来无论是热情的女主人，还是任何其它力量，都无法使这位奇异的女客留在这小巷深处的四合院里了。玉菡仍然凭着她热情而善良的本性在执意挽留。可是，她也辨不清自己是在挽留客人，还是在为客人送行。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病毒学者，她善于探索原生质这种最基本的生命形态的种种最细微的结构，可是，她那周密的头脑和细致的目力，此刻竟也弄不清自己面前发生着什么情形。在不知不觉中，她已经伴随着女客人来到了大门口。

客人停下脚步，站在大门外。她默默地抬起目光，微微皱起眉心，凝视着西边天际的最后一抹夕晖。茫茫的夜幕已经降临首都的天空，前门城楼的巍峨身影也沉浸在无边的夜色中。夜色似乎也给女客人白皙端庄的面庞镀上一层淡淡的阴影，只有那远远近近的灯火，使她那一双俊美的凤眼熠熠闪光……

“您真的不能进屋坐坐吗？”叶玉菡的眼睛流露出真诚的、善意的惋惜神情，仍然试图作最后的努力。

“不，谢谢。以后，有了机会，再说吧……”女客人依然凝视着西边天际。在一片苍茫暮曛之中，她的面影格外显得象大理石女神雕像般地皎洁、冷漠。

“您住在哪儿？”叶玉菡关切地问，“回头我叫他上您家

去看望您。”

“家？”女客人重复了一下这个简单的字眼，神情显得是那么迷惘、凄凉。她沉默了片刻，摇摇头，用微微颤抖的语音低声说，“我，没有家，我从来就……没有家。”

大概是女客人的神情和语调感染了叶玉菡，她觉得自己的心脏紧缩了一下。她凭着女性的本能，敏锐地发觉客人在冷漠的外表下，正用顽强的毅力在压抑着内心深处某种强烈而复杂的痛楚。

“请问，您……”女客人略微偏过头，紧盯住叶玉菡和蔼的、圆圆的眼睛，犹豫片刻后，象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地轻声问道，“您是他、是苏冠兰的夫人吗？”

“是的。”玉菡茫然点点头。

晚风吹过一股浓重的寒气，四合院里，海棠树上落下的残叶在灰砖地上沙沙作响。女客人浑身轻轻一颤，美丽的凤眼中刚刚闪出的光芒，又倏地熄灭了。

“噢，您多幸福啊……”女客人几乎令人觉察不出地叹息了一声，一秒钟之后，她仿佛从睡梦中忽然惊醒，带着一丝苦笑朝玉菡点点头，然后，转身朝小巷口走去。一会儿，那修长匀称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苍茫夜色中……

二　不眠之夜

叶玉菡回到房中，发现丈夫已经坐在餐桌边，和孩子们在一起进晚餐了。苏冠兰默默地呷着一杯葡萄酒，似乎根本没看见妻子走进来。玉菡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望着丈夫异样的神色。苏冠兰却避开妻子专注的目光，若有所思地盯着酒盅。

女主人用出了全部本领，做了一席五光十色、丰盛至极的饭菜。可是，热气蒸腾的餐桌边，却显出反常的冷寂气氛。苏冠兰教授始终沉默着，一口一口地呷着葡萄酒。两个孩子看到大人都默不作声，也机灵地埋头吃饭，再不象平时那样一面吃喝，一面喧笑。

玉菡给自己斟了一杯啤酒，缓缓地饮着。她一面思索，一面不时朝丈夫望望。苏冠兰喝完第三杯酒，又去抓酒瓶，玉菡无声地挡开丈夫的手，将酒瓶拿走了。随后，她盛了满满一碗米饭，摆到丈夫面前……

碗中的米饭还剩下三分之二，苏冠兰已经回到书房，躺在蒙着猩红色天鹅绒的沙发中了。他身边的红木小几上，放着一杯冒着白雾的浓茶，那是玉菡刚为他沏的。书房中光线幽暗，收音机轻缓地播送着一支小提琴曲，刻度盘上闪

烁着荧光……

玉菡回到餐厅，张罗孩子们吃完饭，打发小圆上床入睡，让小甜回到卧室中去温习功课。她把食物餐具收拾干净后，才给自己也沏上一杯浓茶，轻轻步入书房。

叶玉菡关上收音机，扭开台灯。灯光透过绿色灯罩，使整个书房弥漫在淡绿色的、安详的气氛中。她将茶杯放在小圆桌上，坐在桌边一张软垫靠椅上，默默地注视着丈夫。

苏冠兰教授穿着棕色羊绒毛衣，躺在沙发中。他闭着两眼，用削瘦而柔软的右手支撑着白发苍苍的鬓角，仿佛昏昏欲睡，又好象陷入沉思……

叶玉菡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目睹了夜餐的经过，看看书房中的情景和冠兰的神情姿态，她明白，今天又将开始一个不眠之夜。在她和苏冠兰共同生活的年月里，她已记不清丈夫度过了多少个象这样的不眠之夜了，但她发现，这些不眠之夜总是发生在特殊欢乐或特殊痛苦的日子里。在她想来，一定是这些欢乐或痛苦引起了冠兰对某些往事的追忆。她尊重丈夫，从不询问。但是，今天，她终于忍不住了。她觉察到，苏冠兰的神色从来没有如此异样，那么，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说出国半年后回到久别的家庭是一种特殊的欢乐，那么，晚餐前那位神秘女客的来临是否给他带来了特殊的痛苦？……女性的直感往往是很准确的。叶玉菡认为，有必要利用这个不眠之夜，与丈夫好好谈谈。

“冠兰。”玉菡轻轻叫了一声。

教授一动也不动，似乎根本不知道玉菡进来，也没有听见妻子在叫他。

“冠兰，刚才，晚餐之前，来过一位女客人，大约三十七八岁年纪……你显然看见了她。她是谁呀？”

苏冠兰微微动弹了一下，但他并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答话。

“我开始以为是你的同事，但，看来不是……在医大，在卫生科学院和所属各单位，我都没见过她。”玉菡凝视着丈夫，缓缓地说，“我竭力挽留她，但她不肯进来，而你也不露面……她，那位客人，究竟是谁呀？”

“你难道不知道她吗，玉菡？”沉默了半晌后，苏冠兰缓缓反问道。他依然躺在沙发中一动不动，也没有睁开眼。

“我确实从来没见过她！”

“是的，你确实从来没见过她。”苏冠兰睁开两只长长的眼睛，撑在如霜的鬓角上的右手在微微颤抖。“可是，你是知道刚才那位女客人的。而且，还不仅仅是知道，她，还和你，和我们的终身命运一度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

玉菡惊讶地睁大眼睛。

“玉菡，你刚才说，那位女客有多大年纪？”

“三十七八岁。”

“不，不，”教授摆摆手，他端起红木小几上的茶杯，呷了一口，定定神，思索了片刻，说，“她已经五十出头了。”

玉菡急促地问：“别绕圈子了，冠兰，告诉我吧，她到底是谁呀？”她胸脯急剧地起伏着，紧盯住丈夫。

“她……”苏冠兰无力地垂下目光，困难地吐出每一个字，“她就是琼姐。”

“琼姐！”玉菡浑身一震，蓦地欠起身子，这个名字象晴

空的惊雷，在这个素性沉静的女性心灵上产生了强大的反响。她奔到丈夫跟前，但又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她将一只手扪在胸前，激动地倚在沙发扶手上。苏冠兰又闭上了双眼，躺在沙发中，只有他那微微发颤的削瘦而柔软的手指，标示出他胸中强烈翻腾着的波涛……

不知沉寂了多久，玉菡才深深叹息一声，无限感慨地问："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请琼姐进屋来呢？"

苏冠兰没吭声，但他伸过冷冰冰的左手，紧紧抓住妻子的一只手。玉菡感觉到丈夫的脉搏在激烈地跳动。

"琼姐离开你好几十年了，今天，不知她费了多少周折，才来到咱们家门口……可是，你，你竟然不露面，不见她……"玉菡喃喃地说着，眼眶中渗出泪花。"你不知道，她心里该有多难过呀！"

苏冠兰的心脏被猛击了一下，他倏地坐起来，使劲咬住下唇，急促地喘息着。他抓住玉菡的两只手，紧压在自己胸前，吃力地说："玉菡，我们相处了这么漫长的岁月……今天，我才发现，你有着一颗多么美好、善良的心啊……"

玉菡默然无语……

"可是，我，我已经不能请琼姐进来了……"

"为什么?!"玉菡全神贯注地盯住丈夫的脸。

"我……"苏冠兰避开妻子专注的目光，重新闭上双眼。他在脑海中搜寻着，选择着，想找出一些适当的字眼，组成一段最简洁的语句来说明一切，但他终于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是的，他已经不能请琼姐进来了。"为什么"呢？怎么说呢？说他对不起琼姐吗？说他痛苦、悔恨吗？说他

在情绪强烈冲动的时刻，血压急剧升高，精神活动、神经系统乃至整个躯体，都处于停滞和麻木状态了吗？说他付出了最大的毅力才勉强控制住自己没有晕倒吗？……他能说出这一切吗？他能说明自己正是为了这些，才不能请琼姐进来的吗？不，不能！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唯一的办法是把深沉的痛苦埋在心底，独自默默地按捺着、忍耐着、咀嚼着。

“冠兰！……”玉菡欲言又止。

“玉菡，别再追问我了！”苏冠兰教授睁开眼睛，用恳求宽恕似的目光望了妻子一下，又无力地躺倒在沙发中，紧紧闭上发烫的双眼，下意识地摇摇头，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过去吧……”

三　旅途邂逅

“过去的事情”真会“永远过去”吗？不，它绝不会无影无踪地倏然消逝。它们既然发生，那么，必然会在历史上、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刻下这样那样、忽隐忽现的痕迹，时或唤起人们对历史、对过去的回忆。这些回忆哪怕是辛酸的、痛苦的，但，它仍然会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人们，或唤起人们对过去的恨，或教人们以更高的热情创造美好的未来。

此刻，苏冠兰教授坐在沙发中，右手支撑着白发苍苍的鬓角，闭着两眼沉思。收音机早已关闭，四周万籁俱寂，小圆桌上玲珑精致的鸟笼式座钟已经指着午夜时分。

玉菡仍然坐在软垫靠椅上，用双手抚着两腮，垂目沉思；有时则久久凝视着丈夫……

油画《九级浪》上的人们，仍在驾着小舟，与铺天盖地的惊涛骇浪搏斗，“无名女郎”依然微微昂起美丽的面庞，毫无表情地傲视着这一对夫妇……

苏冠兰并没有入睡，琼姐的意外出现，在他心中也掀起了“九级浪”式的暴雨狂潮。尽管他极力想抑制住自己脑神经的运动，但是，那漫长岁月中发生在他和琼姐之间的一切，却毫无阻拦地闯进他的回忆。

教授清楚地记得，他与琼姐的初识，还是在三十一年前，一九二八年夏季的江南……

"呜——"汽笛长鸣，京沪线列车从上海向着南京急驶。

列车在有节奏地震动着，摇晃着，机车在赤日炎炎的原野上拖出一团团的黑烟。不知为什么，这列客车上，旅客特别多，所有的座席都挤满了人，连过道里也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歪躺着的人们。炙热而沉闷的空气，和汗水、烟草、脂粉、腌鱼等乌七八糟的气味混杂在一起，令人头晕欲呕。

"真象是在沙丁鱼罐头里。"十八岁的大学生苏冠兰挤在一节车厢的过道里，提着一只小藤箱，烦躁地想着。南翔、安亭、陆家浜、苏州、浒墅关、望亭……一座座集镇、城市被抛在列车后面了。直到列车从无锡开出，旅客下去了一些，车厢才松敞了些。苏冠兰提着箱子走过几节车厢，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个空座。他急忙抢上前去，才看见这张双人座席的另一头，凭窗坐着一位素装少女。

苏冠兰犹豫了片刻，这个空着的座位是不是别人的？这位少女是不是还有一位旅伴？他瞅了年轻的女旅客一眼，少女坐在车中，却戴着个白色草帽，完全遮住了她的头部。她面朝窗外，一肘支撑在窗前的小几上，背向车内。只有一条南方少有的蓬松乌黑的大辫子从后脑直拖到窈窕的腰下。她那一身白色的绸质连衣裙，显得格外素雅、洁净。

"请问，这儿有人吗？"苏冠兰问。

可是，少女端坐不动，依然面朝车外，仿佛没听见一样。

"喂！小姐！"等了一会儿，苏冠兰努力按捺住自己，又稍稍提高嗓门道，"这儿有没有人，可以坐吗？"

少女仍然没答腔，象蜡铸的人儿般凝坐不动。

"喂！"苏冠兰发火了，他寻思，这个姑娘八成是个聋子，要么就是什么帝国一位亲王的女儿，不然，为什么会傲慢到如此程度？……可是，他还没想出下面该说的话，对方忽然冷冷地答腔了：

"你要坐就坐吧。"她说着，仍然不动弹，也不回过头来。

苏冠兰朝四周一瞭，实在没有一个空座席，而他在"沙丁鱼罐头"中昏昏然挤了半天，也已实在精疲力尽，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将小藤箱朝行李架上一搁，重重地坐在这唯一的空座席上，同时扭头朝少女的背影狠狠瞪了一眼。

在她对面座位上，并排坐着两个人。靠窗一侧，与那位傲慢的"公主"相对而坐的，是一位两鬓已掺上几丝银发、额头宽阔的中年男子；他脱掉浅灰色西服上衣，解掉领带，卷起衬衣袖管，不停地摇着一把黑色折扇。他身边坐着一位三十岁出头、穿着横纹裙服的女子。他俩显然是一对夫妇。他们看着苏冠兰就座，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但都没有说什么。中年男子嘴角上浮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他的妻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用一双安详的眼睛打量着汗流浃背、满脸涨得通红的苏冠兰。

苏冠兰从裤兜中掏出手帕抹抹额头上、脖子上的汗水，解开衬衣上方的钮扣，又从另一只裤兜中掏出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以图用此驱除刚才积聚在胸中的闷气。

列车奔驰着，汽笛不时长鸣，车厢轻微而有节奏地晃动

着……

“年轻人，看的什么书啊？”不知过了多久，苏冠兰听到一个平稳的语音，他抬头一看，那位两鬓灰白的中年人在朝他微笑。

苏冠兰报以点颔微笑，他没有答腔，将书合起来递过去。

“《拓扑和概率》，德国托莱克尔著，”中年人信口将德文封面上的字句译成中国话，随手翻了翻书中的内容，颇感兴趣地问道，“你是学数学的吗？”

“不，我是学化学的。”苏冠兰答道。

“在哪所大学？”

“渤海大学，化学系。”

“渤大，校长是查路德博士吗？”

“他算什么博士！”青年不高兴地说。

“他不是剑桥出身的神学博士吗？”中年旅客与自己的妻子互视一笑，问，“年轻人，你贵姓？”

“您呢？”苏冠兰反问道。

“我……啊，我们应该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才对。”中年旅客爽朗一笑，说，“我姓凌，叫凌云竹，刚从德国回来。这是我的内人，她名叫宋素波，作曲家。”

“您就是著名学者凌云竹教授？”苏冠兰不禁惊喜道。

“有什么著名可谈！”教授淡淡一笑说。

“我非常荣幸，能在这段旅途中认识二位。”苏冠兰热情而谦恭地伸出手说。

“现在，我们能不能有幸结识你呢？”一直沉默着的宋素

波在一旁笑道。

"啊……"苏冠兰难为情地摇摇头，"我比您二位差远了，我叫苏冠兰。"

"苏冠兰？"凌云竹仔细打量了年轻人一阵，问道，"你是长江观象台苏凤麒教授的什么人？"

"他是我父亲。"

"哈……难怪长的这么象。"

"唉，"青年摆摆手，皱起眉头说，"别提我那位家严了！"

凌云竹教授与宋素波交换了一下眼色，刚要说什么，忽然，一个少女的清脆的话音打断了他们：

"冠兰，是你？"

苏冠兰一怔，赶忙扭头一瞧，原来是身边那位装束别致的少女。此刻，她正回过头来，紧盯着苏冠兰。她长着一张标致的鹅蛋形的脸，白皙的面庞上闪烁着一双动人的丹凤眼……"啊，是你！"苏冠兰惊叫道。

"是呀，是呀，冠兰，正是我，你还记得我？"姑娘伸出双手，毫无顾忌地握着青年的手，使劲地摇着，摇着……她一边笑，一边热烈地说，"哎呀，总算又找到你了！找得我好苦啊！——你躲到哪儿去啦？咦，你还记得该叫我什么吗，嗯？"

"记得……"苏冠兰面红耳赤。他实在有点害怕对方这种烈火式的热情。

"记得？你应该叫我什么来？"

"琼姐……"

"是呀，就该叫琼姐嘛！"少女端详着青年那修长的面庞

和明亮的眼睛，格格地笑起来。"告诉我，冠兰，你出了医院后，躲到哪儿去啦？"

"没躲，我是到杭州玩去啦。"

"玩？你倒挺会想！把我丢在医院里，等你等得好苦！"

苏冠兰正在难堪中，一直沉默着的宋素波却出来解围了："究竟怎么回事啊，你们俩？"

"把我和素波都锁到闷葫芦里啦。"凌云竹教授拂了拂灰白的头发，笑道，"看来，你们两位不仅相识，大概还有过一番奇特的交往呢！"

"可不是吗！"姑娘摘下草帽，挂在衣帽钩上，兴奋地说，"真凑巧，能在这儿遇到他！"

"那么，就把你们的故事说给我们听听，好吗？"学者摆摆手说。

"可以，"少女爽快地说，"不过，有些情况我并不清楚，还得他自己说。"

"有什么可说的。"苏冠兰摇摇头。

"说吧，小丁，你先说。"凌云竹笑道，"至于小苏嘛，叫他补充你所说的一切。我是教授，他是学生，他得听我的。"

"好吧，我先说。"姑娘又爽朗地对苏冠兰说，"不过，你那方面的情况，得由你自个儿说，嗯？"

苏冠兰微微一笑，未置可否。

"大概是一个月之前，我到上海远郊一个游泳场去游泳……"姑娘聚精会神地回忆着，"那天，我游得太远了，碰上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四　暴风雨中

苏冠兰在上海市区住了两天，到了高桥。这是郊区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市镇，不少外国人的别墅、商店、俱乐部、小洋楼，错错落落分布在黄浦江边。在一条小河注入大江的地方，法国人修筑了一个天然游泳场，岸上有几座简单的建筑物，沙滩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遮挡烈日的蘑菇伞，水面上飘着几只救生艇。这天下午，晴空万里，骄阳似火，闷热异常。苏冠兰来到游泳场，办了手续，寄存了衣物，喝了一杯啤酒后，就步过沙滩，跃入滔滔的江水中。他有时在近岸的缓流中随波仰泳，有时在深远的激流中迎风搏浪，独自一人，游得非常尽兴。

他是山西人，从幼年起，就热爱体育竞技，在大同市和浑源县念中学时，是学校里赛跑、打篮球的名手。每逢寒暑假期，他还喜欢爬山、远足等活动。浑源离著名的"北岳"恒山很近，有几个暑期，苏冠兰就是在恒山的古老寺庙中度过的。他与在深山修行的僧人为邻，每天除了温习课业外，就是登山，旅行，采集动植物标本，在深潭激流中游泳，跟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学习拳术和气功。他是一个既好静又好动的青年，多年不间断的体育锻炼，使他身材颀长、肩膀宽

阔、体格健壮。他热爱自己正在攻读的自然科学，热爱生活，更热爱大自然。他象一只刚出窠的小鹰，总是充满活力和信念地振动着翅膀，眺望着无边无际的，弥漫着神奇、丰富和瑰丽色彩的世界。

苏冠兰在远离江岸的急流中用仰泳、蛙泳划动了很久，忽然听到隐约的雷声。他仰首一望，从东边天空袭来一团团乌云，乌云的间隙中夹着电光。随着乌云的迅速移动和电闪雷鸣，江上疾风骤起，浊浪喧哗。苏冠兰急忙改用自由泳急速向岸边游去，待他精疲力尽地走上沙滩时，阵阵惊雷已撕破头顶的黑云，闪电照亮着倾盆而下的暴雨，狂风吹打着岸边的树枝，救生艇和沙滩上花花绿绿的蘑菇伞都不见了，前来游泳消暑的人们有的已经离去，有的三三两两聚在建筑物的檐下，凭栏指点着暴风雨中的江面景象……

苏冠兰奔上台阶，走进游泳场的大房子，他冲完澡后，一面更衣，一面随意朝狂风激浪的黄浦江眺望。

由太平洋上的海啸所引起的暴风疾雨，使黄浦江咆哮起来，巨浪翻腾，浊流狂涌，电闪雷鸣，交织成一幅大自然的奇景。在浪花飞溅中，突然，一个小红点跃上波峰，接着，又跌进波谷……

苏冠兰正在穿衣服的双手停顿了，他微微眯上两只黑溜溜的长眼睛，追逐着那个小红点儿……

小红点似乎抖动了几下，被激流卷着，朝黄浦江的下游滚滚而去。

"不好！"苏冠兰惊呼道，"是个人，马上就要遇险了！"他甩开衣物，去找游泳场的法国人，要求派艇援救。

不料，洋人耸耸肩，连声拒绝了。

“这可是条人命呀！”苏冠兰焦急地抗议说，接着，他从另一个外国人手中夺过望远镜，朝江面上一瞭，不错，他那犀利的眼睛没有欺骗他，那是一个穿红色游泳衣的人，正在险风恶浪中挣扎……

无论怎么说，洋人总不理会苏冠兰的一切话，拒绝派出救生艇。小伙子气愤极了，他不顾自己体力的极度衰竭，猛地一转身，头也不回地奔下台阶，就朝啸叫着的疾流扑去……

不知费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被激流冲卷了多远，在狂风暴雨中，在迷茫的江面上，苏冠兰终于划到穿红色游泳衣的人跟前，当他把红衣人的头托出水面时，这才发现受难者原来是一位少女。但她已经奄奄一息，失去了最后一丝挣扎的力量。

苏冠兰将少女的头托出水面，大口大口喘着气，他喷出嘴里的污水，用一只手臂拖着受难的少女，另一只手臂划动着，他一面辨认着水流的方向，一面艰难地朝堤岸靠拢。这是一场严酷的战斗，是生命与死亡的奋战，是意志、体力与残忍无情的大自然的抗争。苏冠兰在下午的游泳中已经耗尽了大部分体力，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坚韧的意志，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抢救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夜幕渐渐降临了，只有不断的电光时时撕裂沉沉的夜空，照亮恶浪滔天的江面。苏冠兰挣扎着，喘息着，竭尽一切力量把女郎的头部托出水面，劈开压顶的巨浪，推开死神的魔掌……

就在他失去最后一滴力量的一刹那间，他感到脚底触

到了沙滩，不，这不是沙滩，是生命啊！——“生命，生命……”青年背着失去知觉的姑娘，一步一踉跄地走上沙滩。沉沉夜色中，他绊着一块石头，摔倒了。即使在摔倒的霎那间，他也没有忘记让自己先扑卧在缀满碎石的沙滩上，用身躯起到软垫的作用，尽最大可能保护这位不相识的受难者。他用牙齿死死咬住下唇，鲜血从发乌的嘴唇流出来，与他额头、腮帮、头顶的伤口中流出的鲜血溶汇在一起，与身体上其他伤口渗出的血液汇合在一起，贴着皮肤往下流……，他没有力量爬起来，只得一只胳膊拖着少女，另一只胳膊支撑在地面上，匍匐着向高处爬去……

五　淞岨医院

苏冠兰从撕肝裂胆的剧痛中苏醒过来，金色的阳光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他挣扎了一下，但浑身象是被带刺的绳索捆绑着，他不由得咬紧牙关，竭力控制住将要出口的呻吟声。

“醒过来了！”一位女子的欣喜的话语飘入苏冠兰的耳畔。他歪着头，寻觅着发出声音的人：只见一位穿白长褂、戴白帽的老人，正透过近视镜片注视着他。老人身边站着一位圆脸盘、圆眼睛的姑娘，穿白罩衫，戴白头巾，刚才的声音就是她发出的。

“将近十二个小时。”老人抬腕看看手表说。

“十二小时……什么……什么十二小时？”青年疑惑地问，他每吐出一个字都十分吃力。

“从你被附近农夫发现，送到这里进行抢救，直到此刻，你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一共将近十二个小时。”老人伸出食指，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现在，年轻人，告诉我，你和你那位——什么呢？同伴吧，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说，你们怎么被激流冲到这儿来了？好险，再下去一点，你们就出了吴淞口，下到东洋大海啦！”

“十二小时……同伴……”苏冠兰吃力地问，“我不明白，先生……”

“叫我大夫！”

“大夫，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们……”

房门开了，一位戴白头巾的女人探进头来说：“罗院长，那个女孩子烧得厉害，请您去看看。”

“好，就去，就去。”院长点点头，朝身边那位圆脸姑娘摆摆手，“阿罗，这个小伙子暂且交给你，同他谈谈。不！先检查一下外伤，给他吃点东西再说，听见了吗？”

“听见了，爸爸。”还没等阿罗说完，院长就匆匆离开了。

“原来我躺在一所医院中……”苏冠兰嗅嗅空气中飘浮着的碘酒和来苏尔药水气味，看看自己全身无数的白色绷带、棉纱和涂着药水的痕迹，费劲地思索着。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阿罗一面给他解开头部的绷带，一面问道。

“苏，苏冠兰。”

“那个女孩子，是你妹妹，还是……女朋友呢？”

“女孩子……什么女孩子？”

“哎呀，你全忘了？也难怪，伤得这么厉害！”

“女孩子……”苏冠兰脑海中闪过一个小红点，他心里一亮，“是不是一位穿红色游泳衣的姑娘？”

“是呀！你想起来了？”

“是的，一位姑娘……她是什么人呀？”

"怎么，你倒来问我？"

"我，我并不认识她。"

"不认识？那……你们怎么在一起呢？"

"不仅仅是在一起啊！"老院长又走了进来，习惯地摆摆手，"可以说是生死相依。"他察看了苏冠兰的伤势后，在一旁坐下，扶扶眼镜，接着说，"你的体质真好啊，年轻人！要是换一个人，在狂风暴雨中搏斗这么久，后果早已不堪设想了。现在谈谈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吧，怎么到这儿来的？——啊，阿罗，拿一杯热咖啡来，多加点糖。"

苏冠兰一面喝咖啡，一面回忆和叙述着……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救了那个姑娘的命！"老院长听完后，激动地站起来，在病房中踱了几个来回，"你为了挽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几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刚才说，是在高桥下水的，是吗？——那里离这里有十八公里，你们在险风恶浪中搏斗了两三个小时！啊，可敬，可佩……"

"哪里，我不过做了一个人应该做的事。"苏冠兰淡淡地一笑。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问道：

"大夫！那位姑娘呢？她没出什么危险吧？"

"有点发烧，正在治疗，不久就会痊愈的。你——可以去见见她。不！你应当去见见她，一定要去！听见了吗？"

"爸爸，那个姑娘长得真漂亮，是吗？"阿罗微笑道。

"嗯，是个挺好的女孩子……"老院长点点头，注视着苏冠兰，说，"他不也是个挺好的小伙子吗？"

"是呀！"阿罗笑道。

以后的两天中，护士阿罗告诉苏冠兰，这个医院叫淞咀医院。她名叫罗语眉，原来是个小乞丐，十岁时，从老家福建仙游农村讨饭到厦门，遇上一位善良的老医师收留了她，这位老医师就是现在这位老院长。他一生孤独一人，没儿没女，就收语眉为养女，让她跟他学医……后来他们就到了上海，办起这所小医院来。

"看得出来，老院长非常疼爱你，而且他具有很高深的文学素养。"苏冠兰对小护士说。

"你怎么知道？"罗语眉好奇地问。

"他叫你'阿罗'，这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独生女儿的名字。"苏冠兰微笑解释道，"这不就说明了一切吗？"

"唉呀！"姑娘惊讶地喊道，"你真聪明，我爸爸正是这个意思，但他从没对外人说过！"

"看来，老院长的医术是很不错的？"

"他的医术可精明哩！"

"那么，他为什么不到城里去开业呢？"

"嘿，你不知道，他医术好，心地更好。他年轻时期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就立志修成一个好医师，专为中国的穷苦人看病。回国后，他就游踪各省，专在偏僻的小地方行医。可是，二十年来，他也常常慨叹：'我救活这么多穷苦人，也没能治好咱们中国……'"

"是啊，光靠给人治病是治不好咱们这个中国的。可是，老院长这种志向和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苏冠兰思忖地说。

"是呀，我父亲就喜欢舍己救人，更喜欢那种舍己救人的人，象你，——那天夜里，附近农民在外堤下发现你们，抬来医院后，他就极力抢救，两天来，几乎没合过眼……。"这位十六岁的少女有一副活泼的性格和一张锋利的嘴，她总是热心地照护着小苏，详尽地介绍着各种情况；也总爱把苏冠兰和那位不相识的、穿红色游泳衣的姑娘牵扯在一起，并且讥笑着苏冠兰在触及这类话题时的羞涩和不安。

第三天上午，老院长照例来巡视病房，他给苏冠兰检查了身体后，伸出一根手指，微笑道："小伙子，你的身体基本上恢复了。不过，还得进行最后的治疗。"

过了一会儿，阿罗笑嘻嘻地走来，随手递给苏冠兰一套病人穿的条纹服，然后面朝窗外，望着园圃里的花丛笑道："爸爸说，要给你进行最后一个疗程。"

"是打针吗？"苏冠兰一面换衣服，一面随口问道。

"别问啦，你就跟我走吧，一会儿就明白了。"阿罗吃吃笑着回答。

阿罗把苏冠兰引到一间病室门前，她把房门轻轻推开，只见窗棂上摇动着婆娑树影，夏日的阳光透过密密的枝叶，使整个病室蒙上一层淡绿的轻纱，显得分外幽静。屋角安放着一张白色病床，一位把发辫盘在脑后的少女正靠在雪白的鸭绒枕上聚精会神地看书。

"琼姐！"阿罗轻声叫道。

少女微微抬起头，把视线投向房门口。她长着一张白皙的鹅蛋脸，一双引人注目的亮晶晶的丹凤眼。

"琼姐，这就是我多次向你介绍过的小苏。"阿罗愉快地

说："是你的救命恩人呐！"

"小苏——苏冠兰？"少女的两眼闪射出惊喜的光彩，把手中的书一丢，掀开身上的乳黄色薄绒毯，一骨碌就要起床。阿罗急忙奔过去制止她，苏冠兰犹豫不决地站在门边。

"小苏！过来坐呀！"被称为"琼姐"的少女大方地含笑叫道。顿时，她苍白的面容上泛起兴奋的红晕，两只俊美的凤眼盯住苏冠兰，丝毫没有忸怩的痕迹。当苏冠兰走近床前时，她一把抓住青年的手，热情地喊道："坐在床上，这样咱们可以靠得更近些！"

"我已经知道你和你的名字了，老院长和阿罗全告诉我了。"姑娘紧握着苏冠兰的手，滔滔不绝地说，"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来感谢你，后来，当我神志清醒，知道这一切经过后，我真想马上看到你啊！可是院长说，'不行，还得等一两天。'于是，我就一直等到此刻。小苏，正象阿罗说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说，我该怎样答谢你？"

"我不过做了我应该做而且能够做到的一点事，"苏冠兰脸红了，他瞥了一眼少女灼人的目光说，"有什么值得谢的。"

"你对老院长也是这样说的。"少女感叹地说，"可是，你为我几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苏，你有一副多么高贵的品格呀！"

"依我看呀，"阿罗在一旁笑道，"琼姐，你不但应该，而且是能够答谢小苏一番的。"

"对！可是用什么答谢他呢？"

"用你的心嘛！"女护士顽皮地笑着说，"正如小苏有一

副高贵的品格一样，你也有一颗象你的两只眼睛一样美丽的心呀！”

琼姐抿嘴一笑，苏冠兰的脸上发热……

“好，你们谈吧，多谈谈。”阿罗走到门边，回头朝这一对青年男女眨眨眼，笑着走出去，随手掩上房门。

“阿罗是个活泼、聪明的女孩子。”琼姐望着刚刚关上的房门，搭讪着说。

“唔，她很聪明，也很热情。”苏冠兰点点头说，“这些天为了我们，她够辛苦了。”

“我也感到了。可是她却对我说，‘这算得什么，小苏为了救你，把自己的命都豁上啦！’”

“别提这个了，如果你处于我当时的地位，你也会这样做的。”

“我？”琼姐不笑了，她垂下目光，默默地思索了片刻，说，“是的，应当这样做，应当成为一个勇敢的人……老院长和阿罗都告诉我，说你是个勇敢的青年，小苏，你的胆子为什么这样大呀！那天下午，暴风骤雨，雷鸣电闪，激流恶浪……哎呀！我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呢！”

“胆子是磨练出来的，多经历一些风险就习惯了。”

“小苏，你年龄不大，做事、说话倒挺持重的！你多大年纪啦，告诉我。”少女热情地盯着苏冠兰。

“上个月刚满十八岁。”苏冠兰认真想了想，回答道。他依然避开琼姐灼人的目光。

“哎呀，那么说，比我还小几个月呐！”少女象是发现了什么奇迹，睁大眼睛喊道，“你应该象阿罗一样，叫我姐姐才

对！”

“唔……”苏冠兰垂下头，仿佛怕少女那灼人的目光烫伤他的脸。

“你吱唔什么？不愿意吗？你有兄弟姐妹吗？”少女急切地问。

“有……”苏冠兰呐呐地答。

“有几个？”

“有一个妹妹。”

“光有一个妹妹吗？没有哥哥，姐姐？”

苏冠兰点点头。

“那也好呀！可我，却是孤零零一个人。”说着，一股忧戚的神情掠过少女的眼睛，接着，她又爽朗地说，“小苏，给我当弟弟吧，好吗？我多么希望有这样一个好弟弟呀！你没有兄姊，就认我这么一个姐姐，好不好？”

苏冠兰犹豫了片刻，终于点点头，又难为情地望着别处。

姑娘却兴奋地几乎跳下床来，她那少女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又一次拉过小苏的手说：“太好了，今后你就是我的弟弟，我也会成为一个姐姐，咱俩一定能成为一对最好最亲的姐弟的，你说对吗？你说呀！”琼姐使劲摇摇苏冠兰的手。

“是的，”青年吃力地嗫嚅道，“那……那当然……”

姑娘深深地盯了苏冠兰一眼，不知为什么又噗哧一声笑了。

刚刚踏入青春门坎的苏冠兰，从来没有与任何女孩子

接近过——除了黄浦江上那场把他和这位少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惊涛骇浪外——此刻，他感到琼姐的双手是那样火热、柔软，少女急剧起伏的胸脯中埋藏着一颗多么猛烈地跳动着的心，少女的热力通过两人紧攥着的手象电流一样迅速传遍他的全身。苏冠兰感到自己心田里一个顽强的禁区被冲击了一下，烈火点燃了他的灵魂。他勇敢地迎视着少女那双纯洁、热情、闪耀着火花的丹凤眼，思索了片刻，想说什么。

"可是，琼姐，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不知为什么，他却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老院长和阿罗没有告诉你吗？"

"没有。"

"你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

"没有。"

"真有意思！"少女纳闷地笑道，"也可能是他们有意让我们在初次相见时多一点话题吧，我叫丁洁琼。"

"丁——洁——琼，你的名字取得太好了，它的含义是：纯洁透明的璧玉。"苏冠兰恳切地说，"我感到这个名字能象征你的为人，你的灵魂。"

"谢谢你。"

"你的名字更有深意——'冠兰'。今后，不管在哪里，只要一看见兰草，我就会想起你的。而各种各样的兰草，不是长遍了全世界吗？"说着，少女轻轻咳嗽起来，显得有点气喘。苏冠兰发现丁洁琼的脸色忽然显得苍白，他焦灼不安地站起来问道：

“琼姐！你不舒服吗？”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那场暴风雨的后果，等一会儿就会好的。”说着，她咳得更厉害了。

“我去找院长！”苏冠兰向门口走去。

“别去，冠兰！”丁洁琼急忙摇手，“不过是受了点风寒，并没有什么，别去麻烦他们了。”

但是，苏冠兰已经拉开了房门。

“冠兰，我叫你别去就别去嘛！”少女在床上急切地叫道。“你呆在这儿陪陪我吧！咱们还有多少话儿没说，有你在我面前，比什么药都好呢！”

“不，琼姐，你的脸色太苍白了，我一定得把老院长请来。”苏冠兰说着，一扭头，不禁怔住了——原来老院长正站在门外，含笑望着他。

“大夫！”苏冠兰喊道。

“别慌，小苏，洁琼只是因为体力耗损太大，刚才又有些激动，所以有些反应。确实，洁琼刚才那句话说得对，有你在她面前比什么药都好些！”老院长拍拍苏冠兰的肩膀，爽朗地笑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特意安排你们俩会面的。”

“老院长，您都听见啦？”丁洁琼抿着嘴笑问。

“我刚来，听见了你那动人心弦的最后一句话。好吧，现在让我再给你诊视一下，孩子。”

“那，我呆一会儿再来。”苏冠兰望望老医师，又望望丁洁琼。

“你就留在这儿嘛！”丁洁琼说。

"对，留在这儿吧！"老医师摆摆手，又说，"啊，不，你去把阿罗叫来，叫她把洁琼的病历表和我的听诊器带来。"

苏冠兰叫了阿罗，就回到自己的病室，他闭上两眼，在病床上躺了很久。他感到精神很紊乱，琼姐那张俊美而略显苍白的鹅蛋脸，那一双亮晶晶的丹凤眼，老是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烦躁地爬起来，走到窗前，眺望着万里无云的晴空，竭力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他终于冷静下来，服了几片催眠剂，在病床上昏昏睡去……次日清晨，他沉思了一刻钟光景，似乎下了什么决心，甩了甩拳头，走出病室，向老院长借了一身衣裤和一些钱，说要往高桥去一趟。

"呆一会儿吧，同洁琼和阿罗打个招呼再去嘛！"老院长说，"昨天下午洁琼来看过你几次，可你总是睡着不醒。昨天深夜又来了急诊，阿罗忙了一大阵，恐怕过一会儿才能起床。"

"不必打扰她们了，反正我回高桥取了衣服带上钱就回来。"

老院长送苏冠兰到大门口，紧握着他的手，凝视着他那黝黑清瘦的面孔，语重心长地叮嘱道："把该料理的事办一办，马上就回来。钱不必计较，我一生碌碌风尘，身无长物，不也过来了吗？洁琼是个好姑娘，你别忘记她啊！"

"谢谢你，大夫。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苏冠兰到了高桥，到游泳场去取了洁琼和他自己的钱、衣物和其他东西，可是游泳场的法国佬说，他们的钱物已经存放超过二十四小时，按规定，统统"依法充公"了。苏冠兰左说右说，仍然无效，他只好一怒之下离开了高桥，来到上

海市区。苏冠兰换上自己存放在友人家的衣物，将老院长借给他的衣服洗净，熨好，又为丁洁琼买了一套洁白素雅的裙装，连同住院期间他和她的治疗、饮食等费用所折算的钱，一并寄往淞咀医院，然后，便乘火车到嘉兴、杭州游历去了。

一个月后，开学时间迫近了，苏冠兰提着塞满笔记、标本、照相机、图片、书籍的小皮箱，返回上海。他从上海挤上火车，想取道南京，顺津浦线回天津去。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拥挤的列车上，与琼姐重逢……

六　金陵道上

“原来是这么一番曲折的遭遇！”凌云竹教授听完苏冠兰和丁洁琼的讲述，不禁感叹道，“记住我的话：凡是不平凡的开头，必定会有不寻常的结尾。”

“你这句话倒有点格言的味道。”宋素波笑起来。

“不是格言。”教授说，“我在国外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在我近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目睹了千百桩奇闻轶事，于是，总结出了这条生活中的规律。”

发现“规律”是学者、专家的份内事。但对苏冠兰、丁洁琼这样的青年来说，这种事还太早、太艰深了些。他们似乎对眼前的事物更感兴趣。

这时，苏冠兰打量了一下丁洁琼身上洁白的裙装说：“难怪我一瞧你这身衣物，就有点眼熟。”

“这原是你买了寄给我的呀！”姑娘笑着。她丰满的脸蛋上显出一对浅浅的“酒窝”。她顿了顿，忽然想起什么，问道：“告诉我，冠兰！你后来为什么不到淞咀医院去了？害我等得好苦啊！收到你寄去的衣物和钱以后，我还在医院里等了十来天，可是你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我离开淞咀医院时，还留了个通讯处给阿罗和她爸爸，叮嘱他们一有你的

音讯马上通知我。阿罗还大骂你一顿呢！”

苏冠兰笑笑：“老院长说什么没有？”

“他？他倒没说什么。只是每当我们提起你时，他总是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

凌云竹教授插嘴道：“那么，小苏，你现在该可以谈谈了，当初你为什么一去无影无踪，再也不同小丁联系？”

“这个……”年轻人难为情地一笑，“我也说不清，也许是因为我不喜欢听什么‘救命恩人’之类的谈话。”

“这是个原因，”凌夫人莞尔一笑，说，“恐怕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吧？”

苏冠兰为难地垂下目光，抚弄着手中的《拓扑和概率》。一会儿，他冲着丁洁琼说：“别老谈这个问题了，我还要问你呢。”

“问我？——问吧！”

“你为什么那么傲慢？”

“我……傲慢？我才不承认哩！我历来就没有傲慢的习惯。”

“那为什么我向你问座位时，你脸朝窗外，不理不睬，问了几遍，才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哎哟！”姑娘笑起来，“你还怀恨在心呀？”

“我当时思忖，这个女人八成是个聋子，不然就是什么王国来的一位公主。”

“瞧你，又是‘聋子’，又是‘公主’，太刻薄啦！”姑娘收敛起笑容，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阴影。

“别追问她了，小苏，”凌云竹收起折扇，慢条斯理地说，

“还是让我们告诉你吧！我们夫妇俩，也是在你来之前不久才认识洁琼的。我们三个人从上海上车就坐在这地方，开始一段路彼此也并没交谈，后来才发觉坐在洁琼身旁的一个家伙原来是个流氓。他开始时寻些话头找洁琼答腔，后来又掺上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最后竟至动手动脚耍起无赖来了。洁琼气不过，骂了那家伙一顿，我和素波也十分气愤，甚至其他一些正直的旅客也一齐呵责那个家伙，他看势头不对，才灰溜溜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你就来了，当时洁琼还在气头上，所以对你态度不大客气。”

“就是这么一回事。”女作曲家说，“我们俩不但是见证人，也是当事人。那个流氓临溜走时，还鼓起一对绿豆眼，恨恨不休地盯了我们几眼哩！”

“真有这种事？”苏冠兰惊讶地说，“流氓恶棍竟横行无忌到这种程度！”他沉思地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又扭头问，“琼姐！你当时在气头上很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无端地迁怒于一个不相识的人呢？”

“我一听来问座的，又……又是个男人，我，我就……”丁洁琼抿着嘴，不吭声了，望着地板。

“男人？”苏冠兰不禁失笑，“男人全不好吗？凌先生不是男子吗？我不是男子吗？”

姑娘脸红了，她不好意思地摇晃着头说：“我并没有这样说呀！我当时没心思去细想……”

凌云竹笑着说：“小苏！我不是叫你别追问洁琼了吗？你就别盘根问底了吧！当然，决定人的好坏，并不在于性别，而是在于人格、品质。”

教授刚说完，忽然从车厢一端传来闹哄哄的声音。宋素波探头一瞧，面色骤然紧张起来。

"什么事呀？"凌云竹问。丁洁琼也投来关注的目光。

苏冠兰倾斜着上身，扭头一望，只见五六个怪模怪样的家伙，穿戴着各色各样的衣服，吆喝着，叫嚷着，横冲直撞，沿着过道走来了。他下意识地将手中的《拓扑和概率》往丁洁琼手中一塞，问凌夫人：

"这是些什么人？"

"走在前头的那个瘦子，就是刚才向洁琼无理取闹的流氓。"女作曲家纤瘦的手指有点发抖，她紧张地说，"大概是领着他那一伙来了。"

说话间，那一群人已经到了眼前。从话语、神态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伙上海滩上的流氓无赖。苏冠兰从眼角一扫，他们一共六个人，堵塞了附近的过道。邻座的旅客发觉势头不对，纷纷退避，陆续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为首的一个阔嘴中镶着颗大金牙，斜扣着一顶白色巴拿马帽，在黑羽纱中式短衫的敞口处，露出了长满黑毛的胸膛，胖肚皮上扎着的一条咖啡色宽布带，深深地陷入淌着油汗的肉中。他大摇大摆地往苏冠兰等人的座席旁一站，抖开折扇呼啦呼啦地扇着，又扯开满脸横肉，斜着一对斗鸡眼一瞥，粗声粗气地吼道：

"娘的！是谁欺负了我的徒儿？！"

"是她，是她！就、就、就是她！"那个歪瘦脸上嵌着两只绿豆眼的家伙从人缝中挤出来，把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帽往光秃秃的后脑勺上一推，象老鼠一样吱吱吱地尖叫着。他指

指丁洁琼，又指指凌云竹夫妇，"还有他、他、他们俩！"

"你们要怎么样？！"丁洁琼涨红了脸，紧咬着嘴唇，倏地站了起来，两眼闪烁着怒火。

凌云竹夫妇也站了起来。凌教授盯了苏冠兰一眼——这个小伙子依然若无其事地坐着，微微眯上两只长眼，斜斜地打量着这一群虎狼之徒。他沉默着，将双肘搁在两个膝头上，不停地搓着手，把手指关节扳得咯嘣咯嘣响。

"怎么样？"大金牙冷笑一声，扭歪了脸，拖长声调从鼻孔中哼道，"今天就是要同你过不去！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欺负我的徒儿？"

丁洁琼紧咬着牙关，丰满的胸脯急促起伏着。她微微偏过脸去，不看这伙汉子。

"说呀，他娘的！"大金牙把折扇"刷"地一收，两只毛茸茸的粗手在腰中一叉，抬高嗓门叫道。

"喂！请你说话干净些！"宋素波实在忍不住了，严肃地说，"怎么能说是这个女孩子'欺负'了你们的人呢？她这模样能欺负别人吗？事实上是你这个兄弟欺负了她……"

"不跟他们废话。"大金牙将戴着铁护腕的手一挥，"小的们，先把这小婊子给我带走！"流氓们闻声纷纷抢来，不料，他又摇摇脑袋，"慢点，让我先过细地瞧瞧，啊哈！四狗子眼力不赖，这小婊子确实是长得俏哇……"大金牙把脑袋一仰，哈哈狞笑起来，顺着他的厚嘴唇，唾液流在那油腻腻的肚皮上，"算我的福气好，这回，要尝尝洋学生的味道了，哈……"

大金牙一挥手，那伙流氓无赖便一齐拥上来。凌云竹

气得浑身发抖，他站起来跨上一步，张手一挡，被一个流氓当胸一拳，摔倒在座席上。那家伙打倒这位学者后，头还没扭过来，自己却被狠狠的一拳揍在左眼上，在这股强力的推动下，他直摔出三四尺远，后脑嘭地一声砸在过道对面窗下的小桌上，粘糊糊的又黑又腥的血从他后脑勺中迸溅出来……

这致命的一拳，是苏冠兰击出的。

另外两三个汉子一齐抢上来，都被苏冠兰巧妙而凶狠地打翻在地，哇啦哇啦地哀叫着，退避着……

大金牙惊惶失措，沿着过道往后退了几步，他定睛盯住苏冠兰叫道："好哇！你竟敢乱打我的徒儿，在太岁头上动土！你，你，你……我拳下不打无名之辈，快报上你的姓名，我今天和你拼个高下！"

苏冠兰一脚踏在一个流氓胸上，双手摆开架势，直勾勾地望着大金牙，冷冷一笑道："你倒谈谈你的来历，免得到了阎王那里不好报账！"

"我？——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八罗汉，你都不知道？虞老板、杜老板对我都得让三分，你这小子倒有眼不识泰山！"大金牙一拍胸脯大声叫道。

"我认识你——"苏冠兰冷笑道，"我这一双拳头可不认识你！你不是要拼个高下么？——请吧。"

"哎哟——"突然一声惨叫，是从地板上发出的。原来苏冠兰说话时一脚踩重了，将脚下那个流氓的肋骨"咯嘣"踏断了两根。苏冠兰低头一看，就在这一刹那间，只觉得眼前寒光一闪，他急忙将脑袋一偏，躲过了大金牙猛刺过来的

一刀，他同时顺手一挡，恰巧抓住了大金牙那只戴铁护腕的手腕，他用尽全力一捏，大金牙手上的铁护腕咔啦咔啦一阵发响，手中的匕首哗啦掉在车厢的地板上。大金牙一见此景，顿时浑身软沓沓地堆在了一起。

列车降低了速度，快要进入车站了。苏冠兰将大金牙拖到车门口，一脚踢了下去。当他回到原来的座席时，几条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汉子都不见了。

"那伙混蛋呢？"苏冠兰问道，"得把他们一个个都摔下去！"

"算啦，不必了！"凌云竹叹息一声，"刚才来了几个人，其中有的是火车上的茶房，有的象是这班流氓的同伙，七手八脚把他们抬走了。你刚才把那个什么'八罗汉'弄到哪儿去了？"

"扔下火车了！"

"哎呀，那不会摔死吗？"教授吃了一惊。

"大概不至于吧！列车快到镇江了，速度正在降低，我又是把他往一片草地上扔的。"

"唉！……"凌云竹一面抚摸着胸口，一面沉吟道，"只怕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他皱起眉头，望着窗外发愣。

宋素波叹息道："今日中国，豺狼当道，狐鼠横行，做个好人呢，却又祸患无穷……这，这才是令人心寒的现状啊！"

苏冠兰坐在丁洁琼身旁，接过姑娘递过来的毛巾，揩了揩满脸的汗水，刚刚把毛巾递还给洁琼，一个茶房领着两个持短枪的铁道巡警跑来了。茶房朝苏冠兰等人努努嘴，袖手站在一旁不吭声。一个矮胖的警长将斜挎在肩上的武装

带拉了拉，把下面挂着的木壳枪往屁股后一推，从鼻孔里哼了几声，慢吞吞地问道：

"刚才聚众斗殴，打伤人命的，就是你们吗？唛？"

凌云竹夫妇铁青着脸，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丁洁琼往苏冠兰身边靠拢一些，悄悄抓住他的一只手，仿佛深怕他又扑到两个警察身上去。

矮胖警长拧紧眉头，把目光凝聚在苏冠兰脸上。他甚至把右手伸到屁股后面，抓住木壳枪的盖子。显然，他已经获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以致浑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处于警戒状态，以免万一这个不明来历的年轻人冷不防扑上来把自己掐死。

然而，小伙子好象并不打算这么干，他毫无表情地望着窗外，似乎在专心致志地数着朝后飞掠的电杆。

矮胖子心中有些发毛。他与两个同伴——茶房和另一个瘦长条子巡警交换了一下眼色，仿佛有点拿不定主意。到底茶房上了点年纪，他摸了摸两撇胡须，又朝凌云竹和宋素波努努嘴。

"喂！你们，"矮胖子盯着这一对夫妇，慢吞吞地从鼻孔中哼道，"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问他们干什么？"没待凌教授夫妇回答，苏冠兰却开腔了。他依然望着窗外，象矮胖警长一样，从鼻孔中不慌不忙地哼道："问我就行了，你们要打听什么？说吧！"

"我是问，刚才、刚才聚众斗殴……"

"告诉你：打伤人的是我，聚众斗殴的是那伙流氓。你还不清楚吗？"苏冠兰目光炯炯地瞅着矮胖子，威而不怒地

说，“不单是聚众斗殴，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的是他们；旅途之中，扰乱治安的是他们；手持匕首，企图行凶的也是他们！这位小姐，这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和他的夫人，就是受害者，周围这些旅客都是见证人！还有——”他从座席下抓出短刀，咣啷一声，朝矮胖子脚下一摔。

这位警长吓得往后一退，恰巧把腰撞在另一张茶几上，痛得直歪眉头，粗脖子中油汗直冒。

“你大概知道这刀子是哪来的，”苏冠兰嗖地站起来，逼视着对方，一字一顿地说，“刚才你们在哪里？几分钟前，他们聚众斗殴，你们为什么连影子都不见？什么警察，饭桶！呆一会到了南京，再找你们算账！”

警长听了苏冠兰这几句莫测深浅、气势逼人的话，感到似乎来头不小，一下子给慑住了，于是，胖警长有些惶惑地问：

“先生，您，贵姓？……”

凌云竹忽然心生一计，一本正经地答道：“这位先生姓苏，他家老爷就是当今国立长江观象台台长苏凤麒老先生……”

“长江观象台？”顿时，胖警长楞住了。凭心而论，这位刚从江苏边远小地方高升上来的胖警长，还不知道“观象台”是个什么衙门。但他却知道，自从那个出身于上海滩的大流氓“蒋总司令”在南京“登基”之后，特务机关名目繁多，法力无边。触犯了他们是注定要倒楣的。而这个什么“观象台”，很可能就是这些专事杀人的“衙门”之一。胖警长灵机一动，决定不妨留点余地。

凌云竹看出这一切，正当胖警长犹豫间，他又呵呵一笑说："对于苏老先生，连蒋总司令也要礼让三分啊！"

"哦哦，那么……久仰，久仰。"警长将眼珠一转，忽然满脸堆笑，拱了拱手，连声道，"其实，我也是为了苏公子好呀！那位八罗汉是上海滩上的名人，现在，又带了一班徒儿到南京去，必有要务，所以……"他干笑两声，又点点头说，"那么，有冒犯之处，请几位多包涵，我们，不打扰了……"说完，又拱拱手，带着他的同伴，在旅客的讪笑声中退了出去。

车厢中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您干吗要提起我那位父亲？"苏冠兰瞅着凌教授，"我可不高兴说到他！"

"令尊大人，在学术上名气是很大的……"凌云竹说。

"可在人格上，却是个庸俗无聊的人！"

"你这样非议你父亲？"

苏冠兰淡淡一笑："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其实，反过来同样可以成立——知父莫若子。"

宋素波和丁洁琼仿佛有点惊讶，而凌云竹却从内心中感到欣慰。接着，他释然一笑说："年轻人，别太执拗了，凡事都得有点谋略嘛！"

"哦！是了！"丁洁琼插嘴道，"我仿佛记得，在日本时，我还在报纸上见过苏凤麒的名字，好象是说他得过什么奖金……"

"皇家学会的伊丽莎白金冠奖。"凌云竹说。

"对的！报纸上称他为近代天文学界的一颗彗星呢！"

"我那父亲确是一颗彗星——扫帚星！"苏冠兰激动了，

“琼姐，你也来了！我求求你们，别提我父亲的名字了！”

一看苏冠兰果真不高兴了，三个旅伴就此不再提这个话头。他们不知道小伙子为什么对自己的父亲那么反感，甚至于把老头子骂成“扫帚星”。

“咦！小丁，你在日本呆过？”宋素波问。

“不单在日本，我还去过德国、法国、瑞士、希腊、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不过，在日本呆的时间最长，将近两年。”

“你是怎么出国的？”

“跟我爸爸。”

“你父亲从事什么行业？是经商吗？”

“不，他是个音乐家。”

“音乐家——”女作曲家忽然注意起来，“他叫什么名字，可以告诉我们吗？”

姑娘垂下两只秀丽的凤眼，沉默地望着自己的足尖。好一会儿，她才环顾了一下周围，低声说：“我父亲叫丁宏。”

“丁宏！”宋素波蓦然一惊。凌云竹也惊愕地盯着丁洁琼，仿佛从来就不认识她。

“唔……”少女双手抚弄着辫梢，深深地垂下头。

丁洁琼父亲的名字，似乎在凌云竹夫妇的心灵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们沉默着，只有列车还在不停地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苏冠兰打量了他俩一眼，只见教授微微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窗外。女作曲家则不时举目望着丁洁琼，然后又垂下目光，仿佛无限感慨似地颔首沉思。

“琼姐！”苏冠兰忍不住了，用肘部轻轻推了推丁洁琼，悄声问道，“你父亲是个很有名望的音乐家吗？”

丁洁琼点点头，想了想，又摇摇头，似乎想说什么，但又没说。

“小苏！”苏冠兰忽然听见凌云竹沉重的、责备的语音。他一瞅，教授的目光深沉而严肃，仿佛在说：“你怎么如此孤陋寡闻啊，小伙子？连这么一位著名人物的姓名都不知道？！”

沉默良久之后，凌云竹才深情地凝视着丁洁琼，轻声道：“我认识你父亲，我和他曾经是朋友。十多年前，我们在巴黎见过面，后来在柏林、汉堡也相处过。此外，素波还是你父亲的学生呢！她在汉堡音乐学院跟你父亲学过作曲理论，在小提琴演奏上，也得到过你父亲不少精心指导……我在柏林还见过你母亲，我记得她姓姜，是吗？”

“太好了，我真高兴今天能遇到父母当年的故旧。”丁洁琼怀着无限复杂的心绪，深深地凝视着凌云竹夫妇。沉默片刻后，她又满含哀戚地低声说：“不过，我母亲已经在去年去世了……”

“是在上海吗？”

丁洁琼又点点头，揉了揉发红的眼窝。

“我知道。”凌云竹用低沉的语调说，“去年，上海武装起义的枪声也曾传到欧洲，我是在伦敦得到关于你母亲的消息的——关于她和你父亲的最后消息……”

大家都无声息地坐着。不知过了多久，宋素波才关切地轻声问：“后来就一直没有得到你父亲的消息吗？”

“一点音讯也没有。”姑娘摇摇头。

“那么，你后来怎么生活过来的？”

“是我父亲的朋友们坚持接济我。我生活、上学全靠他们……”姑娘的语音越来越低，终于停住了。

“你这次去南京是为什么事？”

“去上学的，我刚考取台城大学。”

“台城大学？”凌云竹和宋素波都有点惊讶。

丁洁琼点点头。

“哪个院系？”凌云竹追问。

“艺术系。我同父亲在一起时，一直学习钢琴、提琴和作曲，不过，最擅长的还是舞蹈。”

“难怪你有这么一副好身材，琼姐。”苏冠兰打量了丁洁琼一眼，插嘴道。

“你是继承了父业呀，小丁！”女作曲家微笑道。

苏冠兰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不好，干吗要上艺术系呢？”

姑娘抬起一双俊美的凤眼，注视着苏冠兰。

“上艺术系为什么不好呢，小苏？”凌云竹仔细地望着苏冠兰。

苏冠兰摆摆手，爽快地说：“艺术不过是唱歌、跳舞、弹琴、画画儿……这一切又有什么用？”

“这么说，艺术真的没用了？”凌云竹笑道，“那么，你不妨谈谈，为什么艺术没用，什么才有用呢？”

“只有最现实的学问才最有用！也就是说，只有科学技术才最有用。请看，今日中国黑暗到何种地步！贫穷，迷信，灾荒，瘟疫，贪官污吏，流氓无赖，还有列强的蹂躏欺压……外国人为什么能如此欺侮我们？不就是由于他们掌

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的技术文明太少了吗？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最重要的是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决不是搞什么‘艺术’，去唱唱跳跳。唐诗中有一句说，‘商女不知亡国恨’，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就是说，艺术不但不能救国，而且在起着麻醉人们的民族尊严和良知的作用！”

“不见得吧！”凌云竹大笑起来，“你这种论调，是在很大一部分‘印贴利更追亚’[1]中十分流行的‘科学救国论’的一种表现。你试想：在目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的军阀、政客、贪官、土匪，会让中国顺顺当当地发展科学技术吗？要说从事科学和教育，我大概算是有点发言权的，可是象我这样的人，在国内能干出什么来？刚才那一幕你是目击身历了的，我差一点连命都送了。还有你父亲——对不起，我又提起他——象他这样一位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又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了些什么？清末民元以来，到海外求学的中国人何止千百，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中国又穷又弱的现状一如既往，丝毫无所改变。这一切原因在哪里呢？”

苏冠兰无言以对，只得尴尬地笑笑。

“还有，艺术真的无用吗？”教授收敛了笑容，接着说下去，“岳飞是宋朝的将军，可是，你今天唱起他的《满江红》有什么感觉？你面对祖国山河破碎、外侮当前的现实，如果你是个有民族尊严感、有良知的中国人，难道会不产生‘怒发

---

① 印贴利更追亚：英文，知识分子、知识界的意思。

冲冠'、'壮怀激烈'的强烈感情吗?!法国的德拉克罗瓦画的著名油画《自由神在领导着人民》,为什么一到发生政治大动乱时,就被藏到博物馆的仓库里去?因为它虽然只是一幅无声无息的画,却能激起人民革命的滚滚惊雷。还有,你不知道丁宏,可是,你应当知道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这三次壮烈的大起义,去年曾经震撼了全球!当时,武装的工人和贫民中,广泛流传着《黄浦江号子》、《码头歌谣》、《赤旗飘飘》和《上海工人进行曲》等歌曲,他们称这些歌是'自己的歌',唱这些歌的人是'自己的人';他们唱着这些歌坚守着工厂、码头、仓库,唱着这些歌向反动军阀部队盘踞的阵地冲锋……"

"是的!"苏冠兰兴奋起来,"我们在渤大也学会唱《黄浦江号子》了,我真喜欢这支歌,它是那么浑厚、雄壮,一哼起来全身都来了劲头!"

"可是,你大概不知道,这些歌曲的作者中就有丁宏。"

"琼姐,你有多好的一位父亲。"小伙子羡慕地说着,两眼紧盯住丁洁琼。

姑娘默默地点了点头。

"琼姐!"苏冠兰又激动地问,"你刚才好象说,你父亲一点音讯也没有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上海起义时,我母亲参加战场救护,在高昌庙牺牲了。起义失败后,父亲就转移了,一直没有音讯……"丁洁琼微微叹息了一声,一对俊美的凤眼中弥漫着阴郁的云雾,良久,才深有所悟地说,"刚才小苏的话,确实打动了我的心,在当前这种局势下,学艺术也确乎没有太多的意义……"

凌云竹笑着说："依我看，没有一个美好的社会，干哪一行都难以获得成就。所以要'救国'，光靠艺术是不行的，光靠科学也是不行的……"

"那靠什么呢？"苏冠兰认真地问。

"这是我们时代每一个清醒的、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人的共同课题。到现在我才初有所悟，那就是不论从事什么事业，都要有一个正确的信念……"

"您说的是政治？"

"对！也许现在你还不理解我的话，而且，我自己也正在摸索，在寻觅一个方向。我这次回到祖国，也就是为了这个……"凌云竹沉默了，他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车窗外广漠的田野、错落的乡村……

在争论和谈笑中，列车已经驶入南京车站。

"你不下车吗，小苏？"凌云竹一面收拾行李，一面问。

"不，我就乘这列车渡江北上，赶回天津去。"苏冠兰帮着凌云竹夫妇从行李架上取下一只大皮箱，说，"但愿咱们后会有期。这段短暂的旅伴关系很有意义，凌先生的教诲对我很有启发。"

"不要这么说，小苏。你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聪明好学，见义勇为，有事业心。如果在未来的岁月中，你能努力寻觅并走上一条正路，一定能有卓著的成就的！"凌云竹深有感慨地说，"我和素波也会永远记住沪宁道上这段不寻常的旅行，记住我在这段旅途中结识的两位青年朋友！"

"你们两位今后就定居南京吗？"苏冠兰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留个地址给我吧，今后我写信给你们，大家联系联

系！”

“不必要了，我们的行止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大约会当教书匠。”教授说，“而且，今后你一定会得知我们的确切讯息的，一定！”

“那为什么？”

“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宋素波微微一笑。

只有丁洁琼一声不响。她惘然若失地望着脚旁一只小小的鹿皮箱和一只网袋——那就是她的全部行李。她不时抬起目光看看苏冠兰，小伙子正在手忙脚乱地帮凌教授夫妇收拾行李。

列车完全停稳了。月台上、车厢中人群如织，闹哄哄的。

“咱们先走吧！”凌云竹碰碰妻子的手。

“等一等小丁，反正同路嘛！”宋素波望着丈夫。

“再见了，小苏！”凌云竹象没听到妻子的话一样，他把一只手伸给苏冠兰，另一只手里拿着两本书，“我们的旅途相处是短暂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我是不轻易赞许人的。但我要说，象你这种年龄的青年，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你是第一个。”

“您过奖了！”苏冠兰紧握住凌云竹的手，“别急，咱们一同下去，让我送一送你们。”

“不用送我们了，还是送送……”教授朝丁洁琼瞧了一眼，宋素波这才明白了丈夫的用意。姑娘却轻轻咬住嘴唇，双颊泛起红晕。

凌云竹又将手中的书递给苏冠兰说：“这两本书，送给

你留个纪念吧！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会看到你成长为一个正直、聪明、大有作为的人才！”

这两本书，一本是鲁迅的«热风»，另一本是德国霍普曼教授的新作«化学的边缘»。

“小丁，你下车后立刻到台城大学去吗？”凌云竹教授又紧握住少女的手，慈祥地注视着她俊秀的面庞。

姑娘点首说：“往后咱们都在南京，见面机会会不少吧？”

“那当然！那当然！”凌云竹笑道，“你到学校报到后，不妨去探访一下你们的校长。”

“我又不认识校长，去看什么？”

“一回生，二回熟嘛！总之，一放下行李，就到校长室去，你会明白一切的。”

“那位校长是个很好的人吗？”

“嗯……他待你一定会很好的！好吧，再见了，小丁，再见，小苏！”

凌云竹夫妇匆匆下车去了。丁洁琼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心中对这两个好旅伴不禁产生了留连难舍的感情。他们是多么正直、善良的人呀！还有，他们显然完全明白，这个凤眼姑娘，此刻是多么渴望与那位青年单独相处一会儿——哪怕只是短短的一会儿也好！

苏冠兰为丁洁琼提着小巧的鹿皮箱和网袋，两人并肩向出口处走去。他们是最后下车的人，身边只有稀疏的人影。

“你何不也在南京住几天呢？”丁洁琼说，“你在南京又

不是没有亲人。"

"不行了，渤海大学的校规比地狱还要苛刻。开学时迟到一分钟也不行，否则就会受种种名目的处分，连第一名优等生资格、奖学金都会取消……"

"你得过全班第一名吗？"

"不是全班，是全校。"苏冠兰笑了笑，"不过，这些就不必谈了。"

"所以你就被这些'第一名'呀、'奖学金'呀绊住了，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美好、更令人迷恋的东西了，是吗？"

"琼姐！"苏冠兰喊了一声，但丁洁琼却轻轻咬住嘴唇，脸色忽然显得冷峻起来。

"哼，我还不至于这样鄙俗吧！"苏冠兰说着，心里涌出一股难以言喻的苦痛。

"那么，你为什么不肯下车，在南京住几天呢？我已经说过，你在这里又不是没有亲人。"丁洁琼两只俊美的凤眼倏然转望着他。

"亲人？别提我那位父亲了！"苏冠兰恨恨地一甩手说。

"那么，除了父亲，你在南京就再没有亲人了吗？"

"没有了！确实一个也没有了……"苏冠兰认真地寻思道，"哦！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

"姐姐呢？"

"我没有姐姐，连表姐、堂姐也没有。"

"哼！没有，没有！……"丁洁琼冷冷地模仿着苏冠兰的口气。

苏冠兰突然领悟了对方的意思。他心灵深处怦然一

动，一股热流从心底迅速扩散到全身。

"琼姐！"苏冠兰喊了一声，又说不下去了，千言万语阻塞在他的咽喉，象堵上了一块大而涩的棉团。

丁洁琼仿佛没有听见，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什么地方。苏冠兰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原来那是一盆陈列在走廊边的兰草。这是被称为"箭兰"的一种，翠绿的茎叶顶端上盛开着乳白色花朵。他回忆起在淞沪医院的病室中，琼姐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今后不管在哪里，只要一见兰草，我就会想起你的……"苏冠兰不禁深情地抓住丁洁琼的双手喊道："琼姐，你听我说……"

丁洁琼抬起目光，望着苏冠兰发红的面庞。

"琼姐，虽然我不能在南京停留，但是，此后我在南京又有了一个亲人——真正的亲人……"

丁洁琼的一双凤眼在熠熠闪光。

"琼姐！"苏冠兰激动地、低沉地说，"这个亲人就是你！"

"冠兰！"丁洁琼喊了一声，两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呜！呜——"机车在厉声嘶鸣，告诉人们就要开车了。丁洁琼的鹿皮箱和网袋，躺在离出口处不远的水泥地上。她依偎在苏冠兰身旁，彼此几乎可以听见对方心脏的激跳——两人纯洁、炽烈的青春热血，在心脏的鼓动下，正在全身血管中沸腾、迅流……

两个年轻的检票员倚着出口处的栅栏，朝这一对难舍难分的人儿善意地微笑。这边，四只火热的手更紧地握在一起。

"琼姐！我们不久又会相见的。"苏冠兰热情地盯住那

双美丽的凤眼，急促地说，“我们是亲人呀！”

“亲人……我们是亲人……”少女喃喃地重复着。她多么想扑在冠兰那温暖、宽阔的胸怀里，伏在他耳边，大声地倾吐自己的心里话：“我们是亲人！我们将会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可是，丁洁琼没有这么办，她毕竟是个少女，何况是在这么一个地方。然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两眼中闪耀着的火花，已经向青年倾诉了一切……

“呜！呜！呜——”火车头喷着白色蒸汽，急剧地吼叫着，它在催促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它在揶揄着那些依依惜别的心……

七 “杂种修斯”

渤海大学位于天津郊区、离渤海湾不远的平原上。那一幢幢碧瓦红砖的楼房坐落在绿树掩映之中，房屋、树丛都随着地势起伏。点缀在这幅美丽图画中的是卵石铺成的小径、喷泉、小溪、木桥，以及百花盛开的园圃、碧波荡漾的池塘。初来的人看不出这里是一所学校，而会误以为是一个公园呢。只有那座尖顶的教堂和象一支毛笔般直指天空的花岗石钟楼，在宣示着这个美好的地方与洋人和上帝有着某种密切关系，如同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其他许多美好的地方一样。

苏冠兰下了火车，就提着小皮箱，沿着一条崎岖小道，向学校后门走去。连年的军阀混战，搞得到处是断垣残壁，只有渤海大学托福于美国教会的“庇荫”，没有受什么损失，安然无恙地嵌镶在强盗的肆虐场中，显得格外触目。

离学校不到一里远了，苏冠兰站在一座小丘顶上稍事休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向四周放眼看去，远近十里方圆的种种景物一览无余。他瞧瞧渤大，又看看四周的乡村、城镇，不禁回忆起凌云竹教授在火车上对他说的话：“你试想，在目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的军阀、政客、贪官、土

匪，会让中国顺顺当当地发展科学事业吗？”是呀！一旦离开渤大，来到社会，又会遇到什么情况？渤大校外那些战火后的残破景物，不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吗？……想到这里，苏冠兰的心微微一缩。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震荡着中午时分沉闷而炎热的空气。

苏冠兰警惕地向四周寻觅。

“砰、砰、砰！”连续的枪声，使乡野沉凝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一些在田地里耕作的人，急忙往村里奔跑。

“砰——”又是一声清脆的枪声。苏冠兰仔细判断了一下：枪声是从渤大方向传来的。他提起小皮箱，下了小土丘，朝发出射击的地方跑去。

他很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径和木桥，他象野鹿般穿过丛林，跃过小溪，迅速朝学校奔去。突然，在树林中一条小路的拐弯处，他几乎与迎面奔来的一个大汉撞了个满怀。

“鲁宁！”苏冠兰惊叫了一声。

“是你，小苏！”大汉将刚举起的手枪放下，急急喘一口气。他穿着浅蓝色的竹布大褂，另一只手将前后下襟撩起，深深扎在腰里。这是一个粗线条的人，浓眉大眼，皮肤黝黑，肩膀宽阔，身材比苏冠兰还要高，站着象一座石塔，跑起来有如一阵狂风。

“鲁宁，你是怎么一回事？”苏冠兰抓住鲁宁的胳膊，压低声音急急地问道。

“他们发现了我，查路德那狗东西亲自指使人来抓我！”鲁宁那宽黑的脸膛上闪闪发光，气喘嘘嘘地说。

苏冠兰一眼发现了鲁宁额上的血迹，惊慌地说："呀，你受伤了！"

"不要紧！跳墙时被砖头擦伤了一点点，他们要活捉我，打枪是想唬住我……"鲁宁纵身要走，"他们快追上来了，再见，苏冠兰！"

"不行，老鲁！这样你会被他们逮住的，"苏冠兰忽然问道，"老鲁，真是查路德要抓你吗？"

"是叶玉菡给我报的信，不会有错！"

苏冠兰脑子一转，一把拖住鲁宁说："快把大褂脱下，咱们俩换一身衣服，快！快！"

"不……这样……你，你会有危险的！"这个刚强果决的大汉推开苏冠兰的手。

"他们不是要活捉你吗？我自有办法！快，时间就是生命！"苏冠兰已经脱下灰蓝色学生装外衣，又匆匆从内衣兜中掏出一迭钞票装在外衣口袋中，一齐往大汉手中一塞，急切地说，"快换上！"然后逼着鲁宁脱大褂。

鲁宁听苏冠兰说"我自有办法"，马上想到校长查路德和苏冠兰的特殊关系，于是恍然大悟。这时，苏冠兰已经帮他脱下大褂，推了他一把说："快跑！往右边这条小路直走，前边不远有座石拱桥，不要过桥，沿溪水往上游奔……"

"砰！砰！"枪声已经逼近。

"别让那共产党小子跑啦！抓活的！""快追！快……""谁先抓住赏大洋一千块！"闹哄哄的人声已听得越来越清楚了。

"沿着这条小溪，过了太阳河就安全了。"苏冠兰猛推鲁

宁一把，压低嗓门喊道，"快走吧！一路平安！"

鲁宁走了两步，又猛地扭转身来，象闪电般地拥抱了苏冠兰一下。这次拥抱可能只有几分之一秒，可是却那么有力，使小伙子感到喘不过气了。鲁宁借着这次短暂的拥抱，用他那两道浓眉下嵌着的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往后方最后搜索了一遍。

目送鲁宁消失在丛林中，苏冠兰急忙将自己的小皮箱往乱草中一藏，回身披上鲁宁留下的浅蓝色竹布大褂，撩起衣襟，拔腿飞奔。他一下插入丛林，跑到一个三岔路口。他朝右边小路瞟了一眼，又在左边的草丛中胡乱踩了几下，信手扯断几根树枝，然后踏上左边小路往前跑去。一会儿，他登上了一个土丘。回头一看，清楚地瞧见丛林下、草地上有几十个军警正在向自己的方向蠕动，这才放下了怦怦激跳的心。

"看见啦！看见啦！追呀！"

"快追上去！抓活的——一千大洋！他妈的！"

军警们发现了高处穿浅蓝色竹布大褂的人，于是分散在各路搜索的人马一齐收拢，象一群恶狗般猛扑上来。一眨眼工夫，这个荒草丛生的小土丘下便到处是穿黑衣的警察、穿灰衣的大兵和几个穿便衣的家伙。

苏冠兰在几块峥嵘怪石和蓬蒿丛中穿插了几下，钻进了一片树林。当军警们在土丘顶和树林边打转转时，他已经出现在不远的田野里。这里是几十里开阔地，除了绿树掩映的村庄和农舍暂作屏障外，没有其它更好的地形可以帮助一个逃亡者逃脱追捕了。本来是有一条池塘错落、芦

苇丛生的逃跑的好路的，但苏冠兰已经把那条路指给了鲁宁。他自己只能走这条平坦而艰难的路。在这条路上每迈进一步，都与死神为邻，虽说敌人要抓活的，但子弹是不那么听话的，自己随时都可能要付出最大的代价——鲜血和生命！

苏冠兰一面不断回头观察，一面在村庄、田地、溪流中奔跃、穿插，但鲁宁的面影却不断在他脑海中闪耀。鲁宁，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皮肤黝黑闪光，说笑起来声音象打钟一样洪亮，宽阔的嘴里经常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总之，鲁宁是一个线条粗犷的汉子，而不象一个大学生。

谁也不清楚鲁宁的来历。半年前，他从一个什么城市——广州、武汉、长沙，也有人说是上海——转学来到渤海大学医学院。他的性格有如一支火炬，不长时间就把历来沉闷得象一潭死水的渤大弄得热火朝天：校学生会改选了，各院系学生会有的合并有的改组了，那些温驯的、以啃书本见长的学生会骨干被换掉，代之而起的是一大批活跃、热情、关心国内外大事的“社会活动家”，又成立了“读书会”、“政治经济学讲座”、“历史学讲座”等十多个团体；然后，“马克思主义”呀，“社会主义”呀，“工人运动”呀，“普罗列塔利亚”[①]呀，各种政治名词也流传开来。学生会还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取得联系，彼此呼应，举办了一系列讲演会、纪念周。五月四日那一天，举行了“五四运动九周年”纪念活动，鲁宁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喊出了“打倒

---

① 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的英语音译。

反动军阀”、“打倒列强”等口号……

有些学生在议论：“鲁宁是个共产党！”苏冠兰私下寻思：共产党若象鲁宁这样儿，那么共产党倒不坏！当然，苏冠兰开始与鲁宁并不接近，后来被鲁宁的热情感动了，双方亲近起来。苏冠兰甚至当上了系学生会干事，平生第一次参加了政治活动。虽然他还是不很了解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他的直感告诉他：鲁宁是个正直、刚强的人，是个纯洁的人，是个爱国者，他具有火焰般的热情和极其渊博的学识，善于把自己周围的绝大多数人“溶化”在一起，用一种信念把他们牢固地结合起来。他给人以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非凡的号召力……

“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人吗？”苏冠兰蒙蒙胧胧地寻思。从教会小学、教会中学一直念到教会大学的这个年轻人，虽然并没有被宗教观念的桎梏陶冶成一个死气沉沉、面黄肌瘦、目光滞呆的“修士”，但是，他对政治一直不太过问。广州誓师、上海起义、叶挺的“铁军”，以及震惊全国的北伐战争，还有接踵而来的上海大屠杀、武汉事件、长沙的马日事变……无一不和“共产党”有着密切关联。他不大相信那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之类的流言蜚语，但他却认定共产党是一些神奇的、在现实生活中——至少在自己身边很难发现的人物。

他最初是在篮球场上与鲁宁认识的，接着又在游泳池遇见了。苏冠兰发现鲁宁体力过人，是体育竞技中的好手，只是动作不算太灵活。有一次在沙坑边摔跤，鲁宁一连摔倒了十几个对手，最后一次竟同时摔倒了两个身强力壮的

同学。可是，当他与苏冠兰较量时，却连续三次失败了，而且每次都仅仅相持不过几分钟。

鲁宁对学生会的剧团十分热心。他的演技实在不高明，可是，大家公认他是一位天才的组织家，他能把整个剧团的人员、活动安排得有条不紊，也常常能给导演、主角提出一些精辟、中肯的意见。

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苏冠兰不知不觉地被鲁宁吸引、感化了。当他这个从不过问政治的人开始思考"鲁宁是不是共产党"时，他与鲁宁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

"五四"纪念大会后，夜已经很深了，苏冠兰与鲁宁沿着林荫大道散步，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走到医学院的大门口了。

"进去坐坐吧，小苏！"鲁宁说，"刚才说到了二十一条，我还应当给你说说北洋军阀的背景和国民党中各派系的政治实质……"

"不，我不进去了。"苏冠兰望望医学院的圆形洞门。

"为什么？哦！……"鲁宁略一怔，立刻领悟了似的，他思索片刻，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默默地坐在一棵大松树下的青石板上。

"其实，凭良心讲，"鲁宁迟疑了一下，缓缓说道，"玉菡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别提这个！"苏冠兰摇摇手说，"我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吧。"

"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也向你提个问题，来代替回答吧！"鲁宁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问道，"你，和查路德神甫究竟是什么关系？"

苏冠兰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这是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可是，苏冠兰张开嘴时，才猛然发现要用语言回答这个问题是多么困难的事！——鲁宁用一个多么聪明的方式回答了苏冠兰呀！

"我是一个海员的儿子……"鲁宁收敛了笑容，说了半句，又停下了。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拍拍苏冠兰的肩膀："今天忙了一天，都很疲劳了，回去休息吧，小苏！你是个正直的青年——我相信我的眼睛没有看错！"

……

"砰！砰！"子弹从低空划过，打得农舍的墙壁砖石飞溅，打得村中的树木枝叶纷飞。

苏冠兰钻进一家农舍的后院，四处一看，主人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脱下浅蓝色竹布大褂，裹上一块砖头，往一口水井中扔下去，然后，弯腰穿过几家农舍，跑到一棵大枣树下躺着。原来，他发现四面八方的军警已经把附近整个地区包围了，即使凭借着青纱帐的遮掩，他也很难跑出去，而且有被流弹击中的危险，何况这一片原野上多是稻田和棉田。

不久，十几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大汗淋漓、气喘嘘嘘地奔上来，隔着老远就拉枪栓，上子弹，虚张声势，大声吆喝。直到断定苏冠兰没有武器后，才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围拢来。

"站起来！"一个歪戴军帽的丘八叫道，"你是什么人？快

说！”

“他娘的！”另一个大兵将刺刀逼到苏冠兰鼻尖上，“你这兔崽子，跑！跑！——跑到哪儿去？”紧接着，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也来了。一眨眼工夫，就围了一大堆全副武装的军警。

苏冠兰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倚在大枣树上，懒洋洋地瞅着这伙人。

一个警长模样的人仔细打量了苏冠兰一阵，然后问道：“说呀，你是哑巴，还是怎么的？”

“说什么？”苏冠兰显出茫茫然的神情。

“说什么？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刚才跑什么，你想跑到哪儿去？”

“我根本没跑呀！”苏冠兰双手一摊，笑道，“我是渤海大学学生，刚从外面旅行回来，顺便在这儿散散步，听见有枪声，便躲在这棵大树下歇一会儿——哦！原来是你们打的枪，是演习吗？”

“你倒来问我！”警长模样的家伙怒喝一声。恰巧另一个挎手枪的军官走上来，他便喊一声“高参谋”，走过去低声嘀咕了几句。

满脸大麻子的高参谋闪着三角眼盯着苏冠兰直转，过了一会儿，走到他的面前，阴沉沉地问：“你是渤大的？”

苏冠兰不慌不忙地点点头。

“叫什么名字？”

“苏冠兰。”

“嗯，认识鲁宁吗？”

“认识！他是渤大医学院的学生，很熟的。”

“刚才你为什么帮助他逃掉？”

“逃掉？谁逃掉了？”

“你……年纪不大，还挺狡猾的，哼！”

“莫名其妙。”苏冠兰冷冷地迎视着对方。

大麻脸冷笑一声：“不服气吗？让老子教训教训你！”说着，一拳朝苏冠兰脸上打来。苏冠兰将脑袋一偏，敏捷地躲闪过去。麻子参谋火了，抬起穿着马靴的脚，朝苏冠兰小腹猛地踢来。苏冠兰一扭身，刷地一个“鹰勾掌”，将大马靴撇开、捉住，使劲一掀，大麻脸便扑通一声，仰面倒在地上。随着大麻脸一声怪叫，哄地一声，四周的军警端着枪围聚上来，明晃晃的刀尖闪着寒光。

“慢点！不准伤人！”突然，十多个便衣簇拥着一位穿黑长袍的神甫来了。军警们散开来，警长模样的家伙急忙把高参谋从地上扶起来，朝神甫迎上去。

“报告卜罗米神甫！那个共产党鲁宁逃掉了，我们捉住了一个嫌疑犯……”警长毕恭毕敬地行了个举手礼。

“没打死吗？我交代你们一定要抓活的！”神甫气喘嘘嘘地说。

“没打死！这家伙又滑又硬！”大麻脸一面捂着屁股，一面抢着说，“单凭这股劲就可以断定也是个共产党！十有八九是这小子把那个共产党放跑的！”

“住嘴，蠢猪！你们这帮饭桶！”神甫从闪开的人群中走上来。

“卜罗米神甫？”苏冠兰刚才听到这个名字，心中一惊，

不过，这惊讶倒不是恐惧，而是由于疑惑。

当卜罗米神甫从闪开的人群中看见苏冠兰时，"啊"了一声，其惊讶的程度不下于苏冠兰听到这个神甫的名字。在一刹那间，神甫简直手足失措了。但他立刻镇定下来，脸上堆满笑容。由于这笑容是勉强、做作的，所以连他白皙的面庞上每一块肌肉都在微微颤抖。

"卜罗米神甫，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苏冠兰注视着穿黑长袍的人问。

"哦哦！没什么，没什么，误会，误会。"神甫急忙挥挥手，对周围的军警吆喝道，"你们这帮混蛋！滚开！统统给我滚开！"但他似乎马上意识到这副窘态未免太露形迹，于是又扭过头朝苏冠兰迎来，打着哈哈说："对不起，小苏！你受惊了吧？什么时候回来的？刚下火车吧？嘿嘿！"

卜罗米神甫是个混血儿。他的祖父早年从英国迁居美国，祖母是比利时人，据说有一点犹太血统。他父亲是新墨西哥州一位小牧场主。他的外祖父是从中国福建迁往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外祖母是一个有印地安血统的美国人。他大约只有二十六七岁，长着一副相当白净而标致的长方脸，一双黑眼睛和满头金黄色的卷发。他是个严肃而沉默寡言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原来的姓名。据说，他一向献身于崇高而圣洁的宗教事业，由天主教会中一个什么教派，委派他到他外祖父的祖国后，他就取了这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卜罗米"。"卜"，本是中国百家姓中的旧姓氏，而"卜罗米"，是由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演变来的。他决心象这位希腊神话中盗火给人类而不幸终身受到刑罚的先驱一

样，用神圣的教义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中国人。的确，谁也没听到过卜罗米神甫谈论政治，也从来不会有人听见他议论人世的是非。他在小教堂当神甫，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司，空闲时间总是埋头于研读中国的历史、佛经、老庄著作和其他哲学著述，并且从中总结了只有《圣经》才可以把中国人从苦海中挽救出来的理论。可是，不知为什么，尽管他总是那么虔诚，脸上永远挂着甜甜的微笑，渤大的学生们还是不喜欢他。鲁宁给他取了个“杂种修斯”的绰号，这个绰号飞快地在一千七百多学生中流传开来……

今天，苏冠兰又发现，卜罗米神甫的黑眼睛并不永远是那么忧郁而沉默的，他严肃的殉教精神有时会以另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决意拯救罪孽深重的中国人的信念，除了《圣经》里的教条以外，似乎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从恶犬似的军警和可疑的便衣人员们在卜罗米神甫面前那股奴颜婢膝的劲头，可以觉察到他那套黑色长袍内隐藏着另外一种灵魂和身分。

卜罗米神甫走开去同军警和便衣人员嘀咕了一会儿，把他们打发走了后，神甫又微笑地邀苏冠兰一起回学校去。

“你的行李呢？”神甫问。

“寄存在车站附近一个朋友家里了。”苏冠兰说。为了避免他追问，苏冠兰反问道，“听说鲁宁是共产党，抓的就是他，是吗？”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边走边说吧。最近，我在校长室兼任秘书，今天忽然来了这些警察，说是渤大学生鲁宁在校内外从事犯罪活动，要抓他。校方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毕竟只是个教会学校嘛，对当局的行政司法事务，我们是不敢违拗的。况且犯罪活动也是与教义不符合的，有碍渤大声誉。所以，嗯，学校方面派我来照应一下，嘿！嘿嘿！不过，近些年来，有些愚蠢而罪恶的社会思潮，涌入了圣洁而崇高的学府，以致校风日下，人心不古，各种骚乱纷至沓来，这些……嘿嘿！可悲可叹，冠兰，你不可不深思啊！”

“哼！‘不敢违拗’哟，‘不符教义’哟，‘照应’哟，‘圣洁崇高’哟……真不愧是个‘杂种修斯’！”苏冠兰一边走着，一边颇感滑稽地玩味着神甫的话语。他瞥了卜罗米一眼，只见这副漂亮的面孔上又显出旧日的庄严表情，两只眼睛依然忧郁而深沉。

“您不在小教堂了？”苏冠兰问，“谁接替了您的职位？”

“我是半个月前兼任校长室宗教事务秘书的，小教堂的职务并未卸掉。”

“您法力高深，见识渊博，兼任这两项职务是再恰当不过了！”

卜罗米神甫忧郁地摇摇头，似乎没听出苏冠兰的弦外之音。两人说着，来到了渤大后门。这座门介乎医学院和生物系之间，鲁宁今天就是从医学院那长满藤蔓的红砖墙上翻越过来的。苏冠兰注视着墙上的弹痕和被拉断的凌乱的藤叶，寻思着脱险后的鲁宁如今该到什么地方去了？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同志？苏冠兰没有见过鲁宁的同志们，但是他想，他们一定都象鲁宁一样忠诚、英勇、热情、热爱自己的祖国、富有献身精神……

“到学校了，冠兰！”卜罗米神甫凝视着苏冠兰。

“哦！好快。”苏冠兰觉察到神甫的目光。他想，神甫一定发现他注视着鲁宁越墙地点时专注的神情了。

“再见！神甫，我回宿舍去了。”苏冠兰匆匆点头说。

“别忙，冠兰，有件事告诉你。”

“什么事？”

“一会儿请你到杏花村来一下。”

“校长找我有什么事吗？”

“苏老先生来了。”

“我父亲？！”年轻人一惊，“他来干什么？”

“做父亲的，千里迢迢来看看儿子，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神甫莞尔一笑。

“您知道我父亲来究竟是干什么吗？”苏冠兰紧盯住卜罗米。

“不知道。大概总是办一桩非常好的事。”卜罗米神甫微微笑道，“好吧，再见！”

“今天才算意外地看穿了这个家伙的庐山真面目！”苏冠兰望着远去的穿黑长袍的身影，回忆起刚才的一幕险剧，恨恨地想，“真是个‘杂种修斯’！不知他们又在合伙谋划什么花招对付我……”

八　苏氏彗星

苏冠兰住在芝兰圃乙舍。自从他进入渤海大学化学系后，两年来他都单独住着一间房。不用说，这又是查路德校长对他的破格照顾。他是个活泼爱动的青年，独自呆在这僻静的、栽满盆兰的园圃小舍中，经常感到气闷；周围住着神学院、外文系的几位教授、讲师，平日也无话可谈。在鲁宁的影响下，他本准备这次回来后立刻搬到大斋舍去，同千百个青年同学热热闹闹地生活在一起。可是，鲁宁又出走了……

苏冠兰到校外草丛中找回小皮箱，走到芝兰圃乙舍自己房门前，才发现里面已经住进一个人来，那是一个矮个子、一脸滑稽相的十七八岁的青年。看上去，他性情直爽、举止活泼。经过一番自我介绍后，苏冠兰得知对方名叫朱尔同，家在天津市，刚考入渤大艺术系的。

"艺术系？艺术系和医学院的斋舍都在东边，怎么让你住到芝兰圃来了？"

"谁知道！"朱尔同眨眨眼道，"也许是因为那边的斋舍都住满了吧？反正我刚来，什么也弄不清楚……怎么，你不欢迎我和你住一块儿吗？"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苏冠兰一笑，握住朱尔同的手摇了摇，“我单独住这里，正感到气闷哩，你来了正好给我做伴，咱们在一起也热闹些。我的意思是，咱们这校长，是个十分狡诈的家伙，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很可疑的……”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朱尔同点点头，却把下面半句吞回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苏冠兰朝年轻的伙伴瞥了一眼。

“没什么意思……”朱尔同哈哈笑道，“我是说，查路德那副模样，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家伙。他昨天还跟我说，你是他的侄儿，是个好学生，每年都名列金榜，全校第一，是个很可造就的人材，等等，等等。他还要我好好学你的样……”

正说话间，卜罗米神甫匆匆跑来了，他一进门，就气喘嘘嘘地说：“冠兰，老先生已经在发脾气了，他说都快九点了，你怎么还不来？”

“您先回去吧，神甫，我立刻就来。刚遇到这位新同学，我们光顾聊天，就忘了这件事了。”

卜罗米溜了一眼朱尔同，匆匆走了。

他一出门，朱尔同继续说：“小苏，你和校长到底是什么特殊关系？他为什么总是称你为侄儿，可又……”

“又怎么？”苏冠兰立即警觉地问。

朱尔同灵机一动，即刻答道：“又急着催你去他那儿？”

苏冠兰皱了皱眉，淡淡答道：“去他那儿是因为我父亲来了，住在他那里。”

“你父亲来到天津，钻到那美国秃子窝里干嘛？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同学？朋友？亲戚？”

“哎呀！我说朱尔同，你真罗嗦，问起来没完没了的！”苏冠兰走出房门，回过头来皱着眉头说，“你可以先睡，别等我。”

“等一等！”朱尔同又矮又胖的身体从钢丝床上一骨碌弹起来叫道，“你去见父亲，为什么却愁眉苦脸的？”

苏冠兰已经砰地关上房门，转身走了。

“奇怪！”朱尔同回身躺在床上，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咕哝道。

一刻钟后，苏冠兰到了“杏花村”。这里地处渤大一角，有一个大花园，一条弯曲的溪流和几道木篱笆把花园与校园隔开。花园中松柏森森，溪旁和一个浮满绿萍的小湖畔上栽满了杏树和杨柳。

月光下，苏冠兰踏着滞缓的脚步，走过溪上一座长满青苔的石拱桥，穿过悬着隶书“杏花村”匾额的篱门，通过松柏林中青石铺砌的小径，来到一幢样式别致的小洋楼前。

卜罗米神甫领着他穿过大客厅，来到校长的书房兼办公室。

房内没有电灯。紫色绒帷把落地大窗遮掩得十分严密，十多支蜡烛插在各处烛台上，火焰倾泻出柔和的、桔黄色的光泽，照亮了四壁十几个巨大的书橱，照亮了厚重的猩红色地毯、沙发、茶几、壁柜、座钟和壁炉，照亮了四壁上悬挂着的庞大的金色十字架，十字架上钉着和真人一样大的“受难的耶稣”，耶稣脚下是一张大得惊人的红木写字台，桌面上堆满了书籍、经典、文件和文具。桌前的安乐椅中，坐

着一个秃顶勾鼻、穿着神甫长袍的外国老头，他胸前也挂着十字架，但是只有火柴盒大小，上面也没有钉着基督。

“校长！”苏冠兰叫了一声。

“哦！原来是冠兰来了，啊哈哈！”秃顶老头急忙站起来，高兴地搓着手，一迭连声地笑道，“怎么这么客套，竟喊起‘校长’来啦？我早和你说过，叫我‘查伯伯’就是了，嗯？哈哈哈哈！”

查路德神甫的笑声，在苏冠兰听来好象猫头鹰的嚎叫，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壁柜旁一张单人沙发中，坐着一个中国老人，面孔修长，皮肤白皙红润，额头宽阔突出，面部轮廓刚劲柔韧，两条高高挑起的花白眉毛下嵌着一双光芒闪烁的长眼睛，一望可知，这是个性情刚愎的人。他蓄着五绺银白色胡须，胡子不长，也并不太浓密，却修剪得体，颇有风度。

“爸爸！”苏冠兰见了，毫不热情地喊了一声。

“嗯。”老人把膝头上的一本很厚的书合上，并不看儿子一眼，用手指着另一张沙发，“坐！”

“是呀！冠兰，坐吧！快坐下！”神甫离开安乐椅，在房中来回踱着，打着响亮的哈哈，“这么久没见到父亲，一定高兴极了吧？对，应当高兴！哈哈！”

“爸爸什么时候到的？”苏冠兰沉默片刻后，问道，“您在南京还好吧？”

“好，还好。”老人冷冷地说，“你在渤大呢，也好么？”

苏冠兰没吭声。

“我知道你是不会到南京来看我的，所以我亲自来天

津。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你。”老人从茶几上取了一支雪茄，咬掉烟头，叼在薄薄的嘴角上，又慢慢地拿了根火柴，点着烟后，吸了一口，缓缓地说，“最近准备筹建香山天文台，我去北平视察了一下，顺便来到天津。”

“香山天文台？”苏冠兰懒洋洋地问，“这次是英国人办还是美国人出钱？用的还是‘庚款’吗？您太辛苦啦，爸爸。”

老人捋着雪白的胡须，没有回答儿子的问题，继续往下说：

“到了此地之后，听说了你在渤大的一些情况。嗯，你很有作为呀。”老人徐徐吐出一口烟雾，斜瞧着苏冠兰，似乎是从鼻孔里哼出一些话来，“看来，你不想当科学家，而想成为一个出将入相、扭转乾坤的政治家了，是吗？”

苏冠兰依然不做声。

“你在这里的种种表现，说明你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了。”老人掏出一条洁白的丝帕，仔细地揩擦着左手无名指上一只硕大的钻石戒指，缓缓地说，“是的，你会说，不是危险，不是越轨，而是行侠尚义，是热情爱国，是英勇壮烈，是什么什么，尤其能够表现你的英雄气概的，大概就是你今天下午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那个共产党逃亡分子的举动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苏冠兰冷冷地瞥了父亲一眼。

“是的，你当然不明白。你接下去还会编造一整套迷人的神话，说你从火车站散步到了田野，又不明不白地听到了枪声，莫名其妙地遇到了军警等等。够了，用不着再表演

了！”老人摆摆左手，不慌不忙地说，“不要认为你的表演天衣无缝，居然蒙骗了那么多军警。你之所以没有被抓到监狱中去，仅仅是由于你父亲的金字招牌！这一点，你不要弄错了。你的演技连一般人都不能瞒过，还能瞒过你探索过宇宙奥秘的父亲吗？！”

苏冠兰默默地翻起眼珠，朝父亲那边投去一瞥。只见老人两只瘦削的手是那么白皙、柔软，右手攥着丝帕，左手夹着雪茄，无名指上那颗名为“彗星”的钻石戒指，闪射着夺目的光芒。

卜罗米神甫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查路德校长依然坐在安乐椅上，倾听着这一对父子的谈话，光秃秃的头顶映照着烛火，也闪烁出暗淡的光泽。

“好啦！我不愿意再多说了。”老人又摆摆手，“不过，我要告诉你，既然上帝安排我们之间是父子关系，我就有必要，也有权力对你的命运负责。我必须对你采取一些措施，以防范你走上歧途。这些措施之一，就是在最近期间给你完婚。”

“叫我结婚？”苏冠兰大吃一惊。

“对。而且是在最近——我在渤大逗留期间。”

“跟谁结婚？”

“当然是跟玉菡——你们是未婚夫妻。”

“不……”苏冠兰站起来。

“什么‘不’？不和玉菡结婚吗？”

苏冠兰点点头。

“什么？你敢悔婚！你敢违抗父命！”老人也倏地站起

来，严厉地说，“你说说，你为什么不和玉菡结婚？难道你嫌她没有才学，配不上你这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吗？”

“不是。”苏冠兰平静地答道。

“嫌她容貌丑陋？”

“不……”苏冠兰又摇摇头。

“她品德不好？”

“……”苏冠兰仍旧摇摇头。

“既然找不出她半点缺陷，你为什么不愿同她结婚，嗯？”老人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儿子。

“我，我不爱她……我和她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感情是什么东西！我和你母亲结婚时，不但没有感情，连面都还没见过哩！”

查路德笑着接腔道：“是呵，可老先生夫妇俩不也生儿育女，琴瑟和谐吗？”接着，这位神甫满面堆笑，帮着苏凤麒一唱一和、软硬兼施地劝告苏冠兰结婚。可是，任他们磨破口舌，苏冠兰只是一个不答应。老人是很讲究“涵养”的，但此时也气得脸色惨白，倒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接二连三地猛吸着雪茄烟，夹着雪茄的手强烈颤抖着……

“冠兰，看把你父亲气成什么样儿了？”查路德用责备的口气对年轻人说，“你倒说说看，你不愿意同玉菡结婚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我不爱她……”苏冠兰还是那句话。

“那么，你爱谁呢？”神甫注视着年轻人。

苏冠兰微微一惊：“是啊，我爱谁呢？……”他懂事以来，只从小说和诗歌中知道，人生还有爱情……至于婚后的幸

福，他更没有想过。那么，现在，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他顽强地违抗着父亲的意旨呢？仅仅是因为他不爱玉菡吗？用查路德的话来说，那么，他在爱着谁呢？……他怔怔地伫立在阴森的校长室内，在一片幽暗之中，他仿佛听到一串清脆的笑声，隐约地看到一个少女美丽而白皙的鹅蛋形脸庞，那对闪烁着光泽的、迷人的凤眼正在含情凝视着他，口中还喃喃着："今后不管在哪里，只要一见兰花，我就会想起你的。""亲人……我们是亲人……"

苏冠兰沉浸在遐想中，嘴角忍不住泛起一丝笑意……

"说呀！回答校长的话——你究竟爱谁？"

苏冠兰惊醒过来，他定睛一看，才发现父亲正在凝视着他。他倔强地沉默着，摇摇头。

苏凤麒胸中怒火一冒，从沙发中直跳起来。还是查路德眼明手快，连忙按住老人，不慌不忙地说："别急，冠兰还是个孩子嘛，不懂事，慢慢来……"校长那一对绿眼珠转了几下，扭头对苏冠兰说，"冠兰，你先去吧，好好考虑考虑，父亲也是为你好啊！"

年轻人回身走向房门。苏凤麒在地板上顿着脚吼道："快滚蛋，滚！……"

苏冠兰的婚事是怎么来的？他父亲苏凤麒与查路德校长又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一切得从苏家的家世说起——

苏凤麒于公元一八七八年出生在山西省浑源县一个家境尚好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妹。一八八七年，他刚刚九岁时，一场空前的水灾毁灭了他

家的土地、房屋和牲畜，夺去了他的全部亲人的生命。他由于偶然外出而逃脱了灾祸，从此沦为乞丐。不久后，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传教士，看中了这个眉目清秀、长着一双聪明的大眼睛和一个特别宽阔突出的额头的孩子，把他收养在自己主持的教堂里，充当唱诗班的领队和佣童。

六年后，苏凤麒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从神甫那里学得了系统的拉丁文、英语、数学、天文学、历史和神学知识。一八九四年，神甫回国时，领着这个中国孩子到了伦敦。一九〇〇年，苏凤麒在伦敦郊区一所教会办的学校里，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剑桥大学圣·安勃罗斯学院，一九〇三年提前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一九〇四年春天，他担任该学院天体力学教授。一九〇六年秋天，当上了圣·安勃罗斯学院院士。次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这一年他才二十九岁，是当时皇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在以后的年代里，他陆续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十五个最高学府受有博士、院士等头衔。

圣·安勃罗斯学院是一所天文学府。天文学，特别是古典天文学和近代应用天文学，是以高深的数学为基础的。苏凤麒以他惊人的数学天才，取得了在天文学方面初露头角的机会和登峰造极的声誉。一九〇三年，他在一篇论文中用精确的计算进一步完善和周密地论证了天体中一种奇特的星体——彗星的实质，彗核的密度和彗尾令人难以置信的稀度，并推算出几颗著名彗星在太阳系中运行的轨道、周期。苏凤麒在彗星研究上的独特成就，在当时欧洲科学界很引起人们的注意。

苏凤麒的成就几乎涉及当时天文学的每一个领域，并给以后天文学的发展以很大影响。例如，在对白矮星、红巨星进行研究时，他提出了天体演变的新理论。在对太阳系各行星进行研究时，他通过精密的计算，大胆地提出火星的两个卫星可能是人造卫星的假设。他计算出月球中心密度和土星环的厚度及质量，从而对太阳系天体力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他对光学天文望远镜等观测仪器进行过重大改革，对历法测算也作了改进，使天文历法在测时、收时、守时的理论、技术方面获得了重大进展。对宇宙的构造、太阳系的起源，他也提出过大胆的假说和令人信服的论证。

一九二四年他回到祖国后，担任了亚洲最大的长江观象台台长。

这样，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二四年，苏凤麒在英国整整居住了三十年。三十年中，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成为一位驰名世界的科学大师。三十年中，他的足迹遍及欧、亚、美三大洲，在各个著名的高等学府讲学，成为“桃李满天下”的老前辈，许多不同国籍的杰出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都是苏凤麒的学生。

这位老科学家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二二年。就在这一年，苏凤麒年满四十四岁的时候，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伊丽莎白金冠奖。每个伊丽莎白金冠奖获得者都有一只钻石指环，指环的命名记载在皇家学会的档案、金冠奖证书上，同时镌刻在戒指的金属环上。苏凤麒的指环上刻着一行英文单词——“彗星”。

从此，苏凤麒就有了个别称——“彗星”。

罗斯勋爵有一次对苏凤麒开玩笑道：“您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了，只要您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不久后准会封为爵士。”

然而，苏凤麒对英国贵族封号不感兴趣，也顽固地拒绝放弃中国国籍。他精通中国历史，对汉藏语系的研究很有成就，也有一手很好的中文书法。他常说：“我已是半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了，但我永远也只能是半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是右半身。”他的左半身仍然是中国人，而人的心脏总是偏居左胸腔的。

他很佩服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认定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世界第一流的。

一九〇八年，苏凤麒回国结婚。在山西浑源县，他娶了一个“大家闺秀”为妻。在浑源只住了两个月，他就回英国去了，却没有带着妻子一同去，因为妻子裹着一双小脚。

从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二四年，他每一两年就回国走一圈。一九一〇年，他的大儿子苏冠兰出世；十四年后，一九二四年，他又有了一个女儿，取名苏珊娜。他的妻子生下女儿后就死去了，这是促使苏凤麒最终回到祖国的根本原因。

苏凤麒是个交游颇广的人。在山西故乡，他还有一些亲友，在中国各省市的学校、教会中，他也有不少故旧。苏冠兰从浑源县一所教会中学毕业后，本来已经考取了京华大学，可是苏凤麒却把他塞入渤海大学，因为渤大校长查路德神甫是他在剑桥的老同学。

苏凤麒为什么要将儿子送进由查路德神甫当校长的渤

海大学呢？我们在前面绕了一个大圈，介绍了他的身世后，现在应当具体谈谈了。

查路德神甫，原名林德·查尔斯，美国得克萨斯州人。他很少向人谈起他的家世和过去的经历，总之，二十多岁时，他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求学，与苏凤麒交上了朋友。林德·查尔斯在剑桥先后获得神学博士、东方学博士学位，对天文学、数学也有一点研究，他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在英国留学和任教十八年后，于一九一九年回美国去了。一九二四年，他以神甫的身分出现在中国。恰巧这时苏凤麒也回到了祖国，两个老朋友又重逢了。苏凤麒早已是驰名全球的大师，回国后，更是科学、教育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举足轻重，声名显赫。除国立长江观象台台长职务外，又添了北洋政府平政院委员、教育部顾问、国务院参事等一大堆头衔，成了当朝显贵的座上嘉宾。军政界的风云变幻，使"总统"、"国务总理"、"部长"、"都督"和将军们都朝不保夕，而苏凤麒这个"无冕之王"却牢固地保持着他的宝座。在这种情况下，苏凤麒便利用自己的声望，串通美国教会，向北洋政府举荐，把查尔斯推上了渤海大学校长的宝座。而查尔斯也就为自己取了个古怪的中国名字——"查路德"。光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个同卜罗米神甫一样的"好心人"。卜罗米要象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一样拯救中国人的罪恶灵魂，而查尔斯则要象当年路德改革宗教一样变革黑暗的中国，怀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好心，把文明、幸福和昌盛"奉献"给贫苦落后的中国人。为了达到这个无比崇高的目的，他在改名时，甚至忘了自己是个天主教神甫

而不是个基督教徒。不用说，这个神甫和剑桥大学博士对苏凤麒是感恩不尽的。而这种感恩的第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竭尽全力照料好苏凤麒托他管教的两个孩子，苏冠兰和叶玉菡。

叶玉菡的父亲叶楚波，是苏凤麒在山西浑源的同乡，水灾后，又一同流浪乞讨，后来被一位贫苦的农村老塾师收留了。由于这样的家庭熏陶和培养，后来，叶楚波也成了一名农村教师。他的妻子去世很早，给他留下一个独生女儿玉菡。一九一六年，苏凤麒回国探亲，恰逢叶楚波病重。在临终的病床上，叶楚波颤巍巍地向孩提时代总角相交的故人托孤，要求苏凤麒把玉菡抚养成人。苏凤麒热泪盈眶地说："你放心吧，老朋友，我一定把菡子当成自己的女儿。"他擦了擦眼泪，又沉吟一会儿说："……她与冠兰年纪相仿，我想就与他俩订下这个终身之约吧！你看如何？"

叶楚波用最后一丝力气点点头，带着一丝惨淡的笑意闭上了双目。

从此，叶玉菡就由苏凤麒抚养，与苏冠兰一起读书。小学时代，两小无猜，很是要好。但进入中学后，两人年龄渐渐大了，初通人事了，苏冠兰就与玉菡疏远起来。他承认玉菡是个温存、善良、纯洁的姑娘，容貌也不算丑，学业更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他对她却总是爱不起来。苏冠兰出生之后，立刻爆发了辛亥革命，不久又发生了五四运动。正当他进入少年时代的转折关头，他在初通人事的同时，也开始懂得了一点政治。夜色苍茫的中国大地上，远远近近的政治上的惊雷闪电越来越频繁地使他感到，要想不当亡国奴，就

只有呐喊、奔走、斗争。他也想投身于那些奋战的人群，但是又时时、处处发现自己受到无形而顽固的束缚。他感到自己很孤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未婚妻”叶玉菡能象小说中描写的那种泼辣、果敢而富于个性的女性该有多好！那么，他俩就可以有共同的志向，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基础了。可是，叶玉菡的性格与苏冠兰需要的恰恰相反，这就使她不但不能成为他同心同德的伙伴，反而会成为束缚他的一根绳索。由于这一切，苏冠兰断定自己对叶玉菡绝对爱不起来。

至于叶玉菡，这个比他大半岁的少女是深深爱着苏冠兰的。当她发现他有意对她冷淡、疏远、甚至干脆不理时，她的心好象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紧攥着，按在冰冷刺骨的深潭里。她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爱情，然而，她也没有过分迫切地接近和追求苏冠兰。她变得更加沉默、温柔、寡言；在学业上，也更加勤奋、刻苦。只有当她偶尔与苏冠兰遇见时，才不免对那神情冷漠的青年投以短促的一瞥，隐约流露出这个少女深沉而痛苦的感情。

一九二四年秋天，苏凤麒从英国回来时，苏冠兰和叶玉菡都在太原教会中学念高中。老人渐渐发现两个孩子关系不够正常，于是采取措施，让玉菡考入渤海大学医学院，又将已被京华大学录取的冠兰弄到渤大化学系。在当时北方各大学中，甚至在各教会大学中，渤海大学都是以学习年限长、校规严格而著称的。它的宗教色彩特别浓，对学生思想禁锢极严，教职员、神甫修士很多，学生数量相对来说是很少的。自从查路德神甫当上校长后，这些特点更加突出。

所以，苏凤麒把两个孩子关进渤大，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一次，苏凤麒从北平来到天津，听说儿子到南方旅行去了，心中也是老大的不高兴。据校长介绍，冠兰与玉菡的关系仍然不正常。找玉菡来问呢，姑娘总是红着眼圈，垂头不语。在这种情况下，老人认为不得不动一下自己作为父亲的权威。在他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纲纪，是中国传统文明中关键的关键，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人类的家庭和社会，就没有历史，就没有一切。可惜，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苏凤麒每次回国，特别是一九二四年回国定居后，愈来愈觉得青年一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单要什么恋爱自由呀、婚姻自主呀，还要什么文字改革呀，文学革命呀，甚至叫嚷什么改革社会、开放言论、民主平等、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之类，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家伙显然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竟然企图把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玩艺儿统统搬进国内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特别令苏凤麒担忧的是儿子苏冠兰身上的危险迹象，这个小青年不但抵制父亲给他订下的“包办婚姻”，而且跟号称“共产党”的亡命之徒打得火热，久而久之，怎么得了呢？！作为父亲，苏凤麒认为有必要把儿子从邪路上拉回来，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儿子必须是一个唯父命是从的孝子，而不能成为一个目无尊长的浪子；必须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而不能成为一个胡作非为的顽徒；必须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不能成为一个在政治泥淖中不能自拔的昏虫。而强迫儿子在婚姻问题上就范，是这一系列长远目标的第一步。

苏凤麒不喜欢别人违拗他的意志。他甚至不愿意自然界违背他的预言。他不是一颗彗星吗？正如彗星庞大的彗尾可以扫过深邃的太空一样，他的智慧可以包罗一切！他在院士、台长之类的宝座上时，指挥科学家和助手们依照他的意志去工作，在科学史上留下一页页金光闪烁的篇章。他可以命令神秘的星球和宇宙天体，按他的计算和推断来运行、出没。可是，如今，他——白发苍苍、意志倔强的老教授，居然不能制伏自己十八岁的儿子！这不能不使他深感震动和愠怒……

"查尔斯！"苏凤麒紧锁花白的双眉，望着热气蒸腾的咖啡，"依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哈哈！"神甫呷一口咖啡，意味深长地笑道，"别忙，老朋友，时间自然会告诉我们办法的。来日方长，这里需要的是手段和耐心……"

九 “终身大事”

查路德神甫没有食言。没用多少时间，他就想出了一个“攻心为上”的妙计，即：在最短时间内耗尽苏冠兰的一切精力，使他在精神恍惚中就范。方略既定，查路德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动员了上自副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学院院长，下至教授、讲师、秘书和修士等各色各样的人物，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地前来劝婚。冷僻的芝兰圃忽然门庭若市，熙攘一时。二十四小时后，苏冠兰已经头昏脑热，几乎要“一塌糊涂”了。

唯一同情苏冠兰的是新来的学生朱尔同。对苏冠兰实行的“疲劳轰炸”，把同居一室的朱尔同也“炸”伤了。这个又矮又胖的未来画家本来是个爱热闹的人，可是今天，芝兰圃的过分热闹弄得他脑袋里嗡嗡直响。他好几次捂着耳朵跑了出去，独自坐在寂静的假石山畔出神地寻思：都说结婚是“喜事”，看来似乎并不尽然！他们为什么硬要把那个叶玉菡强配给苏冠兰呢？苏冠兰又为什么如此别扭呢？——朱尔同想不出个所以然，他只感到应当安慰安慰可怜的苏冠兰。太阳西斜了，朱尔同回到住室，被他称为“蝗虫”的那伙劝婚者暂时不见了。苏冠兰脸色阴沉，疲惫不堪

地躺在床上，两眼长久地望着天花板。朱尔同思索了一会儿，开始笨嘴笨舌地说些劝慰苏冠兰的话。

苏冠兰却始终默不作声，他心中思忖："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了，过一会儿，吃过晚餐，卜罗米就会跑来了。一定又领着个教授、主任或别的什么玩艺来，折磨我一番；要不就是叫我到杏花村去见那两个老……"

"苏冠兰在吗？"有人在外面敲门。

苏冠兰一惊：肯定是卜罗米来了，唉呀！怎么得了？看来只有两条路可走了：一是自杀，二是与玉菡结婚。但是，自杀是逃避现实，结婚则是屈膝投降。这两种选择都不符合苏冠兰的性格。

"又是那'杂种修斯'来了！唉！你这桩'终身大事'呀，真象打仗一样兴师动众……"朱尔同朝苏冠兰丢一个眼色，然后把双手枕在脑袋下面，两条腿交迭着放在床沿上，望着天花板大声说，"谁？进来！"

进来的是芝兰圃守门房的佣人老申头。

"什么事呵，老申？"苏冠兰从书桌边站起来。

"是这样的，有你一封信。"老申头抹抹满嘴乱蓬蓬的花白胡须，从嘴里和鼻子里钻出一股酒气，一边在衣兜里乱摸，一边嘴里嘟嘟哝哝说："大宿舍守门房的张瘸子叫我去喝点。他说刚接到一大堆信，刚开学嘛，收到的邮件总是特别多，历来是这样的——那一年，我在法学院大宿舍和信义斋当门房，也是刚开学，有一天，你猜收到多少封信？嘿！可害得我够苦，到每个房间去送，一封又一封地送，足足跑了几个钟头。"

“去你的吧，老申头！”朱尔同从床上直蹦起来，叫道，“什么信，快拿出来！你这个罗罗苏苏、窝窝囊囊的糟老头子！”

“别这样，朱尔同！”苏冠兰用眼色制止住朱尔同，对老申头微笑道，“是我的信吗，老申头？多谢你啦！是怎么取来的呀？”

“是这样的，张瘸子说有你一封信，寄到大宿舍了。他说：卜罗米神甫叮嘱过，有几个学生的信，收到了先拿到小教堂给卜罗米或凯思修士。其中也有你……我一听，全是同鲁宁相好的几个学生，恐怕是为了鲁宁的缘故。张瘸子说，呆一会儿要把几封信送到小教堂去。我寻思你平日待人义气，便乘张瘸子上厕所的工夫，把你这封信偷偷捡了出来……”老申头好一阵才从衣兜中掏出粘满烟末的信，交给苏冠兰，并且继续叽哩咕噜，“其实，鲁宁也是个义气小伙子，是好人哪！无奈这种世道，做个好人也真不容易……记得那回我的小孙女病了，家里没有一文钱，急得我直淌眼泪。鲁宁知道了这事，二话没说，就掏出几块银洋……”

“好啦好啦！”朱尔同嚷道，“你说简单一些行不行？酒醒一点再来吧，老头子！”

“朱尔同！”苏冠兰瞪了朱尔同一眼，再一次制止了这个鲁莽的小伙子，然后转向老人说，“谢谢你啦，老申头！鲁宁确实是个好人呐，你真会看人！”

“酒醉心里明！”老申头高兴得直咂嘴，连连点头说，“我看人不会错的。就说苏冠兰吧，不也是个最好的人吗？我逢人就说……”

老头子摇头晃脑地说了一阵，苏冠兰耐心地听着。直到老中头说够了，离去了，苏冠兰才把信封上的烟末抖掉，把揉皱的纸面展平，定睛一看，上面用紫色墨水写着秀气的字体……

“琼姐”！苏冠兰心中蓦然一惊，一股热流从胸膛涌上喉头。

“谁的信？”朱尔同凑上来，热心地问道。

“琼姐……”

“琼姐？”朱尔同往信封上一瞭，不禁叫了起来，“好秀丽的字！台城大学……哦！一定是个女大学生。字写得这么漂亮，容貌肯定也非常漂亮！对了，是你的心上人吧？难怪那么多人劝你跟叶玉菡结婚，你就是不答应。”

苏冠兰打开房门，往外扫了一眼，又回身闩了门，坐在书桌前，顺口说：“别声张。”

“是的，不能声张出去！”朱尔同伸伸舌头，又捂住自己的嘴巴，一本正经地说，“冠兰，能不能让我也看看？我这一辈子还没看过情书呢！这是你的琼姐寄给你的第一百封还是第一百四十五封情书？咳！你真幸福。”

“小声点，别多嘴多舌。”

“是，是！我一定记住：在爱情纠葛中，处于第三者地位的人应当‘小声点，别多嘴多舌’，以免讨人厌。”

苏冠兰瞪了他一眼，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刚摊开信纸，一张二寸照片掉在桌上。

“唉呀！简直是一位仙子！”朱尔同捡起照片一看，又叫起来。

苏冠兰接过照片，原来是琼姐的半侧面近影。幽暗的背景，把她那俊美的鹅蛋脸衬托得格外莹洁，两颗熠熠闪光的丹凤眼显得格外美丽多情，轻抿的嘴角流露出一丝甜蜜的笑意……

顿时，二十四小时以来，围绕着苏冠兰的愁云似乎都飘散了，他拿着照片端详了片刻，放进抽屉，跟朱尔同一起仔细阅读着琼姐的第一封来信——

亲爱的弟弟：

首先，让我紧紧握你的手！我想，当你看到我的第一封来信时，也正如我此刻提笔一样，一定正处于新学期开端的紧张而愉快的生活中。

几天来，我百般吟味，使我深深体会到：与你相识，是幸福的事；与你相处，是幸福的事；提笔给你写信，也是幸福的事。你大概不会嫌我的信写得太长吧——我刚动笔，就预料到自己的信将写得很长——是啊！我真希望在幸福的阳光中沐浴的时间越长越好！

在古金陵的火车站与你分手后，我到了台大。你还记得下车前凌云竹先生曾经要我到校长室去一趟吧？当天晚上我去了。你猜怎么着？原来凌先生就是台大的新任校长！校长问了我许多情况，他象亲叔父一样地关怀我。他叫我安下心来，好好攻读，不必考虑学费和生活来源。

凌校长的夫人宋素波在艺术系任教，我与她

朝夕相处。她拉小提琴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可是，动人的琴曲仍然不能羁束住我。

我告诉凌校长，我不想再学艺术，不想成天唱歌跳舞了。他听到我迅疾地改变了初衷就问我：不学艺术想学什么？我说想学科学，因为我中学时代的数理科考核并不坏。凌校长说，让我转入别的系科并不难，他考虑的是希望我不要见异思迁。他说，不专心致志的人是很少有成就的。

凌先生知道我改变志愿是受了你的影响，便又提起你来。我没有把真情实况告诉他，没有说起我们分别的情形。他听后，现出颇感惋惜的样子，说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聪明、正直、勇敢、有作为，等等。他劝我今后设法与你取得联系。他又提到了你父亲。他似乎也不大欣赏你父亲，说他刚愎自用，但也没有多说什么。你大概不会生气，我记得你在火车上提到自己父亲时也很反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苏老先生不是一颗"彗星"，一位誉满天下的学者么？……"

"哎哟！亲爱的琼姐！"朱尔同笑着打趣说，"正是这颗'誉满全球'的扫帚星，要冷酷地把你和亲爱的兰弟的初恋扫荡无余呢！"

"别瞎嚷嚷，朱尔同！"苏冠兰不高兴了。

"是是！遵命，'亲爱的弟弟'！咱们往下看。"

信中谈到台城大学的情况，大学生活的新鲜，玄武湖畔

的夜景，紫金山麓的晨曦……

“你的琼姐不但漂亮，而且有一笔好字体。”朱尔同又嘀咕起来，“她应当进国文系，成为一位诗人、作家——你瞧，她写的是信吗？简直是散文诗！可是，她不想成为缪斯的门徒，反而想当阿基米德的弟子！”

“朱尔同，你安静一点行不行？”苏冠兰瞪了矮胖子一眼。

“好好！我保证安静下来，闭口不言，活象埃及的木乃伊。”朱尔同说着，又惊讶地叫起来，“哎呀！下面写着些什么？——哪一国的文字？”

原来，从第四页的最后一段开始，是用流畅的德文写成的。

> 冠兰，我亲爱的弟弟！我回忆起你在火车上看德文书的情况，知道你是通晓德文的。我在德国住过，德文是我最熟悉的外文，那么，现在我就用德文书写。在日尔曼语系中，德文是最优美的，它音节铿锵，抑扬流畅，象山谷中的溪水，有时汩汩缓流，有时浪花激溅。用我们俩都通晓的文字进行书写，会使我更觉得你就在我身边……
>
> 用德文写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愿意被有可能呆在你旁边的其他人也太容易地看懂这封信……

“琼姐接下去将要写些什么呢？”苏冠兰的心一跳。他揉揉眼窝看下去——

"我们是亲人！"你在古金陵的火车站对我讲过的话，至今萦绕在我耳际。黄浦江上的暴风雨，列车上的曲折遭遇，把我们的感情和命运维系在一起。冠兰，我亲爱的弟弟！我要告诉你：我热爱你——这是一种血肉相关的，从心灵深处滋长出来的深刻、真挚的感情！

记得旧日看过一篇美国作家的小说，题目好象叫"不是特写"，作者借一位记者兼特写作家的口，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人们初次的爱情，由于年轻，太富于幻想，阅历又浅，所以往往不切实际，成功的绝少。但是，我深信，我们的爱情一定会是成功的。我当然期望我们未来的生活和命运会始终紧紧维系在一起。然而，爱情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生活上的结合，它也可以是心灵的结合，是精神的一致，是感情的升华。即使我们将来不能共同生活，你也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上……

"冠兰！"有人敲门。

"谁？"朱尔同大声问道，同时赶紧咬着苏冠兰的耳朵细声说，"快收起信！准保是'杂种修斯'！"

"苏冠兰在吗？——我是卜罗米。"

"哦！神甫。"苏冠兰答道，"请进来吧！"

卜罗米走进房间，四周打量了一下，慢吞吞地笑道："听说，冠兰你有一封信，投到理化系大宿舍去了，是吗？取到了吗？"

“神甫，您也确实操劳过度了啊！”朱尔同冷冷一笑，“不但要代理上帝履行普救众生的神圣事业，还要亲自过问人间的一切鸡毛蒜皮！”

卜罗米神甫微笑不语。

“是中学时代的一位同学从南京寄来的信，他现在东吴大学。”苏冠兰淡淡地说。

“东吴大学不是在南昌吗？”神甫问。

“是的。这个同学的伯父在南京。”

“哦哦……”卜罗米若有所思。

“尊敬的神甫！”朱尔同望着天花板，问道，“您来芝兰圃，又是要冠兰去杏花村吧？”

“是的。”神甫转向苏冠兰说，“老先生和校长叫你晚餐后去一趟。”

苏冠兰沉默着，微微皱起眉头。

“叫冠兰去有何贵干？”朱尔同问，“又是为了他的‘终身大事’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卜罗米依然微笑着。

在杏花村的校长办公室中，烛光在轻微的气流中摇曳着。

“……不要逼得他太苦了。”查路德搔搔在烛光下闪闪发亮的秃头，慢条斯理地说，“他是你的儿子，他身上有你的血统：高傲、倔强、坚韧。逼之太甚，也许事与愿违，凡事还是要多用心计……”

苏凤麒猛吸雪茄，苍白的手指在微微颤抖，但听了神甫

面授的机宜，他显得冷静多了。

“刚才卜罗米的报告，你是听见了的。”查路德呷了一口热咖啡，不慌不忙地说，“冠兰的那封信，说明他昨天没有说实话，至少没有完全说实话——我敢断定这一点。很可能他已经另有所爱，当然，也可能还没有。但既然他不爱玉菡，那么将来迟早会另有所爱的。我们现在能办到的第一点，就是几天来我向你建议的那个主意。我们能办到的第二点，就是一旦发现冠兰另有所爱，立即不惜一切来扑灭他的幻想，使他死心……”

卜罗米秘书象幽灵般无声无息地溜进来。

“冠兰来了？”苏凤麒皱着眉心问。

“是的。”

“叫他进来！”

“是。”

卜罗米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深深地点点头，退出去了。

半分钟后，苏冠兰来到校长办公室，他望望查路德神甫，又瞧瞧父亲。

苏凤麒微微眯上双眼，瞧着天花板上的浮雕图案，一口又一口地吸着雪茄。

“坐吧，冠兰！”查路德把双手交迭放在胸前，站在大写字台前笑道。直到苏冠兰在与父亲相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他才重新靠在自己松软的安乐椅中。

苏凤麒依然翘首望着天花板，他想：“现在，应当象查尔斯讲的那样：以退为进了。”老教授想着，冷静地点点头说：“唔……冠兰，也许你有你的道理，譬如说，你想集中精力于

学业，因而不打算过早结婚，等等，等等。现在，我不强迫你，我只要求你，凭上帝的名义发誓，将来一定和玉菡结为夫妻。也就是说，在神面前再履行一道订婚手续。至于结婚的具体日期，可以由你自己决定。”

“不……”冠兰又摇摇头。

老教授冷冷地瞥了儿子一眼，决然说道：“好吧，既然你根本不把我这父亲放在眼里，那么，我也就不能再把你视为自己的儿子了！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最低条件，从明天起，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

苏冠兰怔住了……

教授走到窗前，将帘帷拉开一条缝，双手交叉放在背后，举首望着夜空的星光。他闭着眼也能说出这千百颗星星的名称、别名、所属星座、运行周期、质量、光谱和相互距离，他深谙太空中的许多奥秘。可是，他却不理解近在咫尺的亲生儿子，他不能预测今晚这场“破釜沉舟”的谈话的结果。

苏冠兰的内心也激烈地斗争着。他是了解父亲的个性的：老头子是说得出办得到的人。年轻人明白，如果真的断绝了父子关系，那么，他将不仅仅是失去一个父亲，而且将永远失去在大学求学的权利。父亲有一双无形的、有力的巨腕，这只可怕的手不但在渤海大学，而且在全国高教界、科学界都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位白发银须的老人高踞着长江观象台台长的宝座，头顶上是镶满宝石的金冠，这些宝石上嵌着“权威”、“彗星”、“院士”、“教授”和“皇家学会”等字样；老人的背后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整个欧美世界

……苏冠兰如果失去这位父亲，不但将无法在渤大呆下去，也将无法进入国内外任何一所高等学府，也将永远离开他所热爱并决心献予终身的科学事业，更不要说个人的幸福和前途！

苏冠兰脑袋里嗡嗡直响。他无意中盯了查路德一眼，神甫的脸上正泛出一股意味深长的微笑，不断地搓着一双长满红毛的大手。年轻人一刹那间忽然明白了一切！他猜到了这只"秃头鹫"在这一场"奇婚记"中充当着怎样一个丑恶的"导演"！苏冠兰使劲咬着嘴唇，强迫自己冷静一点，过细地考虑着这二十四小时来的每一幕场景……

忽然，另一种声音又响在他的脑际："'人们初次的爱情，由于年轻，太富于幻想，阅历又浅，所以往往不切实际，成功的绝少……'""'然而，爱情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生活上的结合，……即使我们将来不能共同生活，你也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上。'"苏冠兰的心痛苦地缩紧了。琼姐这些感情真挚的语言，莫非将成为他们不幸的未来的预言？不！命运是自己创造的。一定要争取自身的幸福！可怎样争取呢？怎样与这些狡猾、奸诈，在自己的苍皇暮年还不惜用一切手段来捉弄、残害青年一代的老朽们斗争呢？

"好吧！我答应——"苏冠兰咬咬牙，吐出这几个字。

苏凤麒猛地转过身来，他清癯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意外的、欣喜的微笑。

查路德却微微将眉头一皱，甚至从安乐椅里欠起身来。

"现在，我就凭着这尊'受难的耶稣'起誓，我将来一定与玉菡结婚！"苏冠兰一字一顿地缓缓说道，"不过，您已经

以父亲的身分答应过我，结婚的具体日期可以由我自己决定，我希望您不至于违背自己的诺言！”

“那自然。”老教授喜出望外地搓着手，一迭连声地说，“好，你说吧，什么时候和玉菡结婚？——我一定完全尊重你的意志！我们虽然是父子关系，但是，在人格上是绝对平等的……”

“慢着，等一等，”查路德却焦虑地摆摆手，凝视着年轻人问，“你说说，你决定什么时候成亲？”

“让玉菡再等我二十年吧。二十年后我一定和她结婚。”苏冠兰一口气说完，双眼闪烁着愤怒的火花。

“什么，你说什么？”老教授目瞪口呆，头昏眼花，颓然跌坐在沙发里。待他清醒过来时，苏冠兰已经奔出了校长室，随手重重地关闭上巨大的橡木门。

十 “一言为定”

次日下午三点钟，在长满莲花的池塘边，苏凤麒老教授和一位衣裙朴素、身材单瘦的少女并肩坐在一条长椅上。她就是叶玉菡。

老人用低沉而浑浊的语音叙述着最近几十小时内发生的一切，偶尔插进几个意义含糊的拉丁文辞汇。

玉菡的面色略显苍白，这个少女在任何时刻都是那么沉静，缄默。现在她垂下一双杏仁眼，不断地揉弄着裙角。被炎热的夏风吹动着的柳条，频频地拂动着少女的短发。她怔怔地望望微波荡漾的水面，仿佛根本没听老人在说些什么。

“别说了，爹！我全都明白了。”忽然，玉菡轻声打断老人断断续续的话语。

“既然如此……好，我就不多说了。我说着这些，也很费力呀！唉，我真对不起你父亲……”老人伤感地叹息了一声，眼圈发红了。

“别这么说，爹！”大概是想起了潦倒终身的可怜的父亲吧，少女的双眼也湿润了，更深地埋着头。

“玉菡，冠兰那脾气也太怪了，你跟着他，也不会幸福

的……我想，你也是个才华不凡的女孩子，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前程不会在冠兰之下。世上比冠兰强的青年多的是，何愁找不到一个更适意的人！既然他如此薄情，你又何必太痴心……多考虑一下吧，现在还来得及，我，我永远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的……"

"我求求您，爹！别再说了……"少女站了起来，她双眼望着别处，胸脯急促起伏着，脸色一时显得格外苍白。"我，我等他二十年！"

"玉菡！你怎么了？！"苏凤麒教授惊愕地站起来。可是，少女什么也不说，把脸埋在两只手掌中，默默地跑开了，消失在柳林和杏树的绿荫中……

傍晚，在校长室外的走廊上，坐着两个佝偻的老头。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苏凤麒捋了捋后脑勺上雪白的长发，无限感叹地说，"一个要等二十年，另一个又如此痴情！如今的青年呀……"

"对呀，'如今的青年'，跟我们年轻时可不一样罗！"查路德微微一笑，"现在，时兴的口号是'自由恋爱'嘛！老朋友，你没尝过这种滋味，怎么能体会出此中奥妙哩？"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这里面主要是'爱情'在起作用。'爱情'这玩艺就象拉瓦锡时代化学中的'燃素'一样，神秘，不可捉摸，然而又起着万能的作用。"

"爱情！……就算玉菡对冠兰有'爱情'吧，所以她才这样痴心。可是，冠兰，这又怎么解释呢？也因为爱情吗？"

“至于冠兰，也有爱情！”查路德接着说，“你别以为弗洛特那家伙喜欢胡说八道，其实，他的心理学也真有点道理呢……照我看，冠兰也是有爱情的，这种爱情或者准备给予某一位姑娘，或者已经给予某一位姑娘，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姑娘姓甚名谁，住在哪里。”

“你说的有道理……”苏凤麒老教授沉吟地点点头，摸摸银色长须说，“好吧，我的神甫，你听着：南京要筹建研究院了，我的事情又会多起来，明天我就赶回去……”

“太好了，预祝您官运亨通、前程无限！”

“别那么抬举我了！”苏凤麒瞪了查路德一眼，停了一会儿，说，“你知道，我不能容忍违背我的意愿行事，更何况是我的儿子！冠兰和玉菡在渤大，你要多多关照。我要求他们不但在学业上名列前茅，而且决不能让冠兰再和鲁宁那种亡命之徒搅在一起。冠兰与那个鲁宁有着不错的交情，甚至还帮助他逃跑。今后不能让任何可疑分子再混进渤大……”

“O K！”

“另外，特别要对我儿子严加管束。今后，不许他有休假的权利，不让他有丝毫的经济余裕，严格监视他和外人的接触，特别是与女孩子的关系。如果他的所谓爱情还没有给予别的姑娘，我们就决不允许这种姑娘出现，如果他的所谓爱情已经给了某一个姑娘，你就把这个姑娘的姓名查出来告诉我……”

查路德微微笑道：“好说，好说！”

苏凤麒捻着白花花的胡须，瞥了查路德一眼，微微皱起

眉头，沉思了一会儿。

"老朋友，还有什么吩咐吗？"神甫干笑两声，问道。

"唔，还有点事，是这样的……蒋介石在南京登了基，说是要实行'民族主义'了。这玩艺本是'三民主义'的一部分……"苏凤麒干咳一声，欲言又止。

"'民族主义'？他要怎么干？"查路德注意地问，但又竭力不流露出焦灼的神情，探询地问，"那家伙有多大能耐！干不出什么名堂吧？"

苏凤麒冷冷一笑："也不见得吧！象他那类上海滩出身的大流氓，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什么手段耍不出！"

"你说说吧，老朋友！"神甫有点沉不住气了，"蒋介石要干什么'民族主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苏凤麒不慌不忙地说，"在学界，听说要把所有外国教会大学的校长一律换成中国人，外国人只能担任教务长……"

"那不是换汤不换药吗？"查路德松了一口气。

"也可以这样说吧。不过，你这位渤海大学校长的'汤'也就被换掉了。"苏凤麒耸耸肩，慢条斯理地说，"当然，我们的神学博士是胸怀豁达的，不在乎这区区小事。但我却深感惋惜。因为当初我为了把你抬举到渤大校长的宝座上，曾经花费了不少力气……"

"这个……"查路德完全沉不住气了。幸亏他和苏凤麒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虽说苏凤麒并不完全明白他的底蕴，但他对这位刚愎、骄横的老天文学家却了如指掌。他在苏凤麒面前用不着矜持，用不着吞吞吐吐，也没有这样做的必

要。此刻，神甫把他那两颗绿眼珠盯在苏凤麒身上，骨碌碌转了转，换上一副爽快的口气说道："你过去对我的照应，我是不会忘掉的。为了答谢你，凡是你需要我办的事情，我一定尽力而为——用中国人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事情倒没有那么严重。"苏凤麒笑笑。

"确实，确实……我不过是诚心诚意地表白一下自己的心迹。"查路德把一只手按在胸上，恰恰按住了那只银质的十字架，继续用他那既虔诚又爽快的口气说，"关于冠兰和玉菡的事，百分之百地包在我身上啦！我一定尽心尽力去办，你的意志就是我的使命……"

"哈哈……言重！言重！"苏凤麒一手捻着白色的胡子尖，大笑起来，"不过，咱们是几十年的故旧了，彼此应当推心置腹，竭诚相待才是！"

"对，对！"神甫连连点头。

"关于撤换校长的事，我回南京后自然会想想办法，进进忠言。比方说，中国的天主教教会大学极少，而天主教大学一般都校规严苛，在教化中国的世风人心、防止共产邪说、抵制苏俄侵蚀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基督教大学为甚。是否能让天主教会保留外国人做校长？倘能如此，渤大恰属天主教会，你的校长宝座也就稳如泰山了……"

"唉呀！那敢情好！"查路德的两眼闪耀着绿色磷光，情不自禁地短促地叫了一声。

"而且，即使此计不成，我也能另外想出个万全之策来。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都不过是装潢

门面，骗骗国人的。在'中庸之道'里泡了几千年的中国，任何事都不愁寻不出缝隙，不愁想不出折衷办法，不愁无计可施的……这一切，你这个'中国通'，还不明白吗？"苏凤麒说着，又哈哈笑起来。

"是的，是的！"査路德神甫也陪着笑，"不过，还仗你这位学界元老大力扶持喽！"

"好说，好说！"苏凤麒模仿着神甫刚才的神情微微笑道。

"老兄真会开玩笑！"査路德谦卑地垂下目光。

"不开玩笑，讲真的。关于你多次提到的香山天文台筹建权问题，我也可以帮忙，设法让给美国方面。你应当明白，査尔斯！对我这么一个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算是给了你天大的人情……"苏凤麒斜着双眼，注意地盯着査路德，不慌不忙地说。

苏凤麒是怎样一个人呢？前面早已经用他自己的话说过，他是"半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回到中国后，他仍然以英国代理人自居。他是"国立"长江观象台台长，但谁也弄不清这座亚洲最大的天文机构是哪一"国"立的？中国，还是英国？很久以前，随着英国殖民者用枪炮打破中国的大门，侵入中国内地，形形色色的欧洲文明也象瘟疫一样渗入中国。在古金陵的远郊一座花岗石山上，建立了这个小小的观象台。因为观象台在长江岸上，所以定名长江观象台。几十年来，这座小小的观象台扩大了十几倍，成了世界著名的天文机构，但仍然沿用了原来的名字；只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冠上了"国立"二字。二十年代以后，又把历来由英

国人担任的台长职务换成了中国人。而这位第一任中国人台长，便是苏凤麒。然而，观象台全部经费，包括苏凤麒的薪金，几乎全部由英国皇家学会和格林威治天文台支付。与此相适应，观象台的全部工作人员，包括台长苏凤麒本人的任免进退，当然也由联合王国操纵着。鉴于苏凤麒旧日的世界性声誉，他在国内的权势远远超出了长江观象台的范围，他的"触须"伸到了学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而在这每一个角落，苏凤麒都毫不犹豫地代表着英国的利益。可是，今天，在筹建香山天文台这件大事上，他居然准备答允把权利让给美国人，"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也难怪他认为这是给了查路德一个"天大的人情"。

"依我看，事情就这样一言为定吧！"查路德伸出一只长满红毛的干枯的手，变得格外爽朗起来，"冠兰、玉菡的事包在我身上，一切你都放心！至于与我有关的这些事，就承老兄……"

"你也放心吧，查尔斯！你的校长宝座，以及香山天文台的问题，就包在我身上啦……"苏凤麒也伸出一只白皙而削瘦的手，盯着这位美国神甫。

"就象刚才所说的吧；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双阴森森的眼睛忽然都闪烁着磷火似的光芒，两个老头子相视而笑，那笑声象猫头鹰在嚎叫……

十一　周公吐哺

随着夏季的来临，江南的白昼显得格外长。凌云竹教授在书房中焦灼地踱来踱去，不停地吸烟，时而掏出金壳怀表瞧瞧，时而望望窗外满天的落霞。与他形成鲜明对照，宋素波此时坐在一张临窗的藤椅上，象尊雕像般纹丝不动。她已经看了一阵法文版的巴尔扎克的《夏培上校》，现在光线暗下来，她便把书摆在一旁，靠在藤椅上闭目养神。

“你呀，可真沉得住气！”凌云竹瞥了妻子一眼，有点不高兴似地嘀咕着，又深深吸了一口烟。

“谁象你？”宋素波微微睁开一双秀眼，淡淡一笑，“这么大年纪了，又是经历了几十次的事，还这么焦躁！其实……你以为我心里就真的这么平静？我看《夏培上校》看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真的？！”

“‘真的’？！”宋素波佯嗔地模仿着丈夫的口气，“我们共同生活十多年了，可你却好象昨天才认识我！”

“别这样说，素波！”凌云竹恳切地说，“我每次都象等待亲人一样，等呀等的，心里有时就急起来……”

“你一急，就应当对我无事生非吗？”宋素波思索了片

刻，不无惆怅地说，"是的，我也许对你不起……十多年了，你的头发也开始灰白了，可我们还是孤零零两个人，冷冷清清……"

"别说了！这个问题我不是早对你说过多次了吗？不管怎么样，我对你的感情决不会有一丝一毫变化。洁琼没有父母，我们没有子女，她不是跟咱俩的孩子一样嘛！"凌云竹伸开手指，梳理了一下浓密的头发，用做梦般的口气出神地说，"大概是人的本能在起作用罢？随着年岁增大，对那些幼小的生命，对那些男孩子、女孩子，我经常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热烈的感情，一种慈爱的感情，一种难以用语言文字来加以描绘的温柔；我似乎老是想搂抱他们，亲吻他们……特别是每当看到洁琼，想起她的父母，想到她这么早地就成了孤儿，更是深感痛心！"

宋素波痴痴地望着丈夫。

"素波，你懂得我的心吗？"凌云竹走到妻子面前，倚在藤椅扶手上，握住她那音乐家特有的纤柔的手，深情地说，"每当我看到洁琼，看到她久久地呆在咱们身边，看到你为她织毛衣，教她拉小提琴，为她炖鸡汤，给她的咖啡杯中放进特别多的方糖；看到她帮你梳理头发，替你洗衣裳、料理家务……我对你就充满感激！"

"感激？"

"是呀——感激！每当看到这一切，我就感到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又获得了一位母亲，感到自己那种父性的温情得到了更大的满足，感到咱们有了一个更完美的家庭……"

"云竹！"宋素波的声音有点颤抖。

“素波！”凌云竹教授想仔细端详一下妻子的面孔，可是，在一片苍茫幽暗之中，他费了很大力气也看不清。

“当、当、当……”壁上的时钟不慌不忙地敲了八响。

这一对中年夫妇这才忽然发现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凌云竹轻声说：“只差十分钟了！”夫妻俩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离开书房。

柔和的电灯光照亮了宽敞而洁净的客厅。凌云竹关严窗户，拉上窗帘，回身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刚刚坐定，他又一次看了看金壳怀表。他似乎是疑心怀表走得不准，盯着时针足足看了十几秒钟。在他看表的时候，宋素波从壁架上拿下一只琴匣，取出一架名贵的小提琴，然后用熟练的动作调好了琴弦，拨拉了两下，默默地望着丈夫。教授点点头。

客厅里响起了悠扬美妙的琴曲，这是著名古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裛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凌云竹随着琴曲，抑扬顿挫地吟诵起那脍炙人口的诗句。凌云竹教授任台城大学校长兼理学院院长近一年了，宋素波在台大艺术系教授作曲理论并兼任器乐导师，在他们这个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的小小家庭里，在他们居住的这幢紧靠校园边角的静僻的小楼房中，十一个月来象这样的“奏乐吟诵晚会”，已记不清是第多少次了。以往象这样的“晚会”，常有这个家庭的第三个成员——丁洁琼参加，但是今天夜里她没有出现。这样的晚会决不仅仅是为了娱乐，

它常常负有其他更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神秘的使命。比方说在这个盛夏之夜吧……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凌云竹的吟诵停止了，宋素波的琴曲还在继续，不过，渐渐变得低沉、悠远，仿佛能听出微微的颤音，那是友人远去的马蹄声，还是送别者自己凄凉的心律……

“笃笃笃！”客厅的门急促地、轻轻地响了三下。

室内，琴声嘎然而止。凌云竹夫妇会意地对视了一眼。

“笃笃！”顷刻，门上又响了两下。

宋素波放下小提琴。

“笃！”过了几秒钟，客厅门上又较重地响了一声。

凌云竹教授不慌不忙地从单人沙发中站起来。

“谁呀？”宋素波走到门边，将手伸向门闩。

“我——听不出了吗？”一个男子的冷静的声音。宋素波扭头和丈夫交换了一个眼色。

客厅门开了，一个年近三旬、面目方正、中等身材的男子出现在门口。他背负着没有月光的茫茫夜色，两只机警的眼睛反射着室内的电灯光，晶莹闪烁。那亲切而沉默的目光打量着凌云竹和宋素波。

“正好八点十分。”凌云竹掏出金壳怀表看了看。

“啊唷！我的表停了。”客人也掏出怀表。

“是吗？”

“您瞧！”客人将怀表伸到凌教授眼前。确实，时针和分针重迭在一起，指着十二时正，而秒针一动也不动。

接头的暗号对上了！凌云竹伸出双手，紧紧搂住年轻的来客，忽而又想起一件事："啊！素波，你……"

"知道啦！"宋素波朝不相识的客人笑笑，走出客厅。凌云竹看着被妻子随手带好的房门，拉着客人爽朗地低声笑道："她望风去了，咱们上楼谈！"

在一间陈设简单、格外静僻的楼房里，主客各在一张藤椅里就坐，双方都没急于说话。凌云竹接过对方递过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捆扎得很严实的纸包。他仔细看了看信封上的字，又珍重地将纸包置入屋角的大柜里，之后，又从柜中陈放着的十几瓶酒中信手取出一瓶，走到临窗的写字台前，打开信封，摊开信纸，用棉签蘸着"酒"液，小心翼翼地往信纸上的空白处涂抹。

在棉签涂过的地方，一个个细小的淡棕色字迹渐次显现出来……

三张信纸全部"翻译"出来了。教授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接过宋素波递过来的热毛巾抹了抹大汗淋漓的头颈和双手，划燃火柴，烧毁了全部信纸信封。

"怎么样？"凌云竹站起来，看看怀表，低声问妻子。

"很好，四周很平静。"

凌云竹走到小圆桌边，握住客人的手，兴奋地说："原来如此！你是专为给洁琼送生活费的！我们夫妇也把她当做自家人，那么，咱们就是亲人罗！"

"咱们早就是亲人啦！凌教授长期以来，给我们党提供了多方的帮助。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您身为知名学者，而

放弃在国外的优裕条件，毅然返国，坚持正义，冒着风险，为争取中国的光明和前途，做了很多好事。对这一切，我们是铭刻在心，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样说就太见外啦！我仅仅做到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做的一点事情。坐吧，坐！咱们坐下细谈。”教授高兴地搓搓手，对妻子说，“素波！沏好茶后，你也陪着坐吧，咱们三人一块聊聊。你不知道吧？这位关山巍同志，就是长期接济洁琼生活的那位先生。”他又扭头对客人说：“我没有叫你‘先生’，而称你为‘同志’，就象你们党内相互的称呼一样，行吗？”

“这样很好，我听着很高兴！”关山巍亲切地说，“凌教授实际上早已经是我们一位忠实战友，是我们中间一位好同志了。”

“太好啦！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凌云竹呵呵笑起来，“我在德国获得全欧物理学年会颁发的特等奖金时，也没有象此刻这般欢喜过！”他探过上身认真地问，“不过，山巍同志，你说的是真话吗？”

“是真话！”关山巍郑重地说，“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周恩来同志对您的评价。在过去一段最艰苦的岁月里，老齐同志不断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着您为我们党做的大量好事。我在一次会议上亲耳听到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您时，以赞叹的口气说：凌云竹教授对中国革命事业是有贡献的。他还以您为典型，分析并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进步性、革命性……”

“周恩来？”凌云竹教授霍地站起来，“是不是当年在黄

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后来又指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那位共产党大将？”

“是的。”关山巍点点头。

“这位名满天下、威震神州的伟人，他……他谈起我，并且给我那么高的赞誉？他……周恩来，周恩来！”教授坐不住了，他离开藤椅，在小室中踱来踱去，激动地叨念着那位伟人的名字——那个象金刚石一样闪射异彩的名字，那个具有神话般魅力的名字……

“周恩来现在……”宋素波比丈夫冷静得多，她呷了一口普洱茶，关切地询问道。

“到了江西。”关山巍简单地答道。

“同‘朱毛’在一块了？”宋素波眼中闪耀出欣喜的光芒。

客人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老齐上山了，现在你也要上山……”凌云竹回到小圆桌边，似乎有点留连难舍地沉吟。“老齐”是负责与他联系的一位地下党同志的代号，关山巍今天捎来了老齐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上海的党组织遭遇了特殊困难，许多同志正在分散、转移，老齐本人已赴江西，特派关山巍同志取道长沙赴井冈山途中来看望凌教授。随信附上一笔钱，作为丁洁琼今后的生活和求学费用。姑娘的父亲丁宏至今仍被关押在龙华监狱，生死未卜。信件说明由于形势恶化，今后若干年内党组织可能无法直接照顾丁洁琼，要求凌云竹教授担当这个女孩子的保护人……

“好吧！你们去吧，都去！”凌云竹重新坐在藤椅中，挥了挥右手，以坚毅的口气说，“我是一个没用的文人。可是，

大概正由于这个原因吧，才使我深刻体会到铁和火的重要性。鲁迅先生说得好：‘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认为大炮的声音比文字的声音好听得多……”

关山巍欠起身，紧攥住凌教授的手说：“文化科学也会大有用场的，但，那要到将来有了和平环境以后。目前，还是得走朱毛的路！”

“朱毛的路子是走对了，现在周恩来同志也上了山，好啊！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啦！老齐去，你也去，还有很多同志，很多中国人都去，都上山，都公开拿起刀枪，好啊！干得对！都去吧……可惜我暂时不能去，我在这里，今后还可以为你们干些工作。不过，迟早有一天，关山巍同志，你会在你们的战斗队列里看到我的！”凌云竹激动不已。

“不，凌教授！不是‘迟早有一天’，而是在过去和今天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在我们革命事业最黑暗、最艰苦的岁月里，您一直在我们队伍内，同我们一起战斗！”关山巍欠起身子，紧攥住凌云竹的手说，“我刚才没告诉您，周恩来同志委托我向您问好！”

“是吗？你这次去江西，能见到朱毛，能见到周恩来吗？……能？那太好了！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候，特别代我紧紧握握周恩来同志的手，十分感谢他对我的关怀……听清了吗？”

“您放心罢！”关山巍感到自己的双手被教授握得生疼，但他心里却很高兴。

“告诉我，山巍同志！”凌云竹教授目光炯炯地盯着对

方，“在我的想象中，周恩来同志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人……对不对？”

“您说对啦！周恩来同志的身材魁伟匀称，面孔方正俊美；浓眉亮眼，果决刚毅，具有非凡的仪表风度，又具备卓越的智慧才干……”教授的问话引起了关山巍的深情回忆，他也抑制不住自己了，用由衷赞叹的口气滔滔不绝地谈起来，“而且，他也是个对革命事业极端忠诚、对同志非常关心爱护、胸怀无比宽阔、感情细致深刻、学识特别渊博的人……”

凌云竹教授一动不动地听着，深怕漏掉一个字。关山巍显然由于激动而微微有点气喘。他呷了两口茶，竭力镇静了一下，继续往下说：“周恩来同志早在国外就认识洁琼的父亲丁宏，很喜欢他的作品；丁宏也正因为受周恩来同志的影响，才满腔热情地追随革命，写了许多唤醒民众、鼓舞斗志的进步乐曲。上海起义时，他又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以音乐为武器参加了战斗，他是一个刻苦工作、英勇斗争、临危不惧、有卓越才干的进步知识分子。他是为了掩护我们党的同志而被捕的，周恩来同志在紧张工作中，仍然不断关心洁琼的生活和学业，并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丁宏。”

关山巍哽咽了。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英勇奋战的日日夜夜中发生的无数往事，此刻一齐涌现在他的脑海中，使他简直不知该从哪里说起。沉默良久，他才把话题引回来：

“周恩来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对老齐说：丁宏同志至今仍在敌人监狱中忍受着非人折磨，我们应当把他的孩子和亲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当成自己的亲骨肉……周恩

来同志亲自建议，从党的经费中抽出一笔钱，作为今后一段时期中洁琼的生活费用和学费。最后，他掏出自己身上最后那点钱，包括那三枚铜板……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钱并不起多大作用，但它是我的一点心意。这就是我给您那笔款中所以拖一个零头的原因。”关山巍霍地站起来，胸膛急剧起伏着，离开小圆桌，走到窗边。他刚想拉开厚重的窗帷，但立刻又警觉地缩回了手。房中实在太闷热了，他缓缓解开衣领下的两颗钮扣，仍然面朝窗户，背对室内，显然是不愿让凌云竹夫妇看见他那满眶泪水。

“当时老齐……收下了？”宋素波也站起来，用刚揩净泪水的眼睛望着关山巍的背影。

“收下了。他后来对我说，他实在无法再推拒；他感到他收下的不是钱，而是一颗伟大的、火红的、炽热的心！”

小小楼房中的三个人都沉默了，他们似乎从万籁俱寂中听到了雷鸣般的轰响——这是一颗伟大的、火红的、炽热的心脏在振动，这是一种震撼天地的心律……

“当、当、当……”午夜时分太寂静了，楼下的挂钟细微而清晰的声响悠悠然地飘上这间紧闭门窗的小楼房。时钟一共敲了十二响。

“唉唷！接头时间……”关山巍俨如从梦境中惊醒，急忙朝凌云竹走近两步。

“素波！你去看看……”教授把妻子送到门口，低声叮嘱了几句，又回过身来，把手伸给关山巍，“我不挽留你，我只祝你一路平安！……我们还可以谈几句，等她一会儿，她

送送你。”

“请问，洁琼的生活、学业怎么样？不久之后见到周恩来同志，他一定会问我的。”关山巍关切地问。

“请你转告周恩来同志，请他放心！”凌云竹兴奋起来，“我俩没儿没女，洁琼常来，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宛如一家！从我们夫妇俩的真实感情上说，早已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关山巍深深地点着头，然后又说：“恩来同志还问起了洁琼的学习情况。”

“从学业上说，象洁琼这样全面、均衡、突出发展的奇异人才，是极其罕见的。只要有良好的深造机会，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超群轶伦的科学家……”

“是吗？”关山巍惊奇地问。

“这是奇迹，但这个奇迹确实在洁琼身上发生了！”

关山巍笑起来说：“那么，她现在的学业是什么呢？我记得她后来没学舞蹈了？”

“是的，她开始学舞蹈；半年之后改入理学院学数学，考核优异。”凌云竹兴致勃勃地介绍道，“后来，我发现她的数理思维能力和记忆力在与形体有联系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建议她改学物理。半年来，她在物理系始终稳居魁首……总之，洁琼是个大有希望的人才！”

“那太好了！洁琼已经成人了，女孩子的终身还望您和夫人关照啊！另外，世事纷纭，切望她能继承父志……”

“关于这些，我和素波早留神了，你们放心吧！洁琼曾

经结识过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人，但后来好象并没有保持联系。她是个忠实、纯洁的姑娘，但又非常活泼。自从改学理科后，性格似乎渐趋沉静。这也是好事，研究科学没有沉静的性格不行。"凌云竹停顿了片刻，又说，"她很懂事，在我家进行这类接头、密会之前，常常有洁琼在场。她完全明白这种'奏乐吟诵晚会'的真实含义，她似有默契地配合，但从来不多问，更不向外说……今天你来，预先得到的通知，说是属于'一级'密约，我们才没让她参加。若早知道你是为她而来，无论如何得让你俩见见面才对！"

"确实想见见洁琼啊！这一去就不知何年何月能重聚，甚至也不知还会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关山巍的脸上掠过一丝黯然的神情，但迅即莞尔一笑，"不过，凌教授，有您和素波夫人照顾这孩子，我们放心啦！周恩来同志也会放心啦！"

宋素波上楼来了，对丈夫说："四周很平静，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天了，看样子马上要来雷雨……"凌云竹朝关山巍笑笑，"那更好，老天爷为你打掩护。"

关山巍流露出深思的、激动的表情，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轻轻道："是的，我应当把这一切细节都告诉周恩来同志……"

凌云竹凝视着陷入沉思的关山巍，遐思蹁跹。他想起国民党反动派发疯地诬蔑共产党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烧杀掳掠之类的无耻谣言，但他从周恩来同志一直想到面前这位年轻的革命者以及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他感到，这是一些多么高尚、正直、刚毅、纯洁、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是一

些感情多么深沉、内心世界多么丰富、精神面貌多么光彩照人的人……他沉思着，几乎忘却了眼前正在进行的谈话。

“凌教授！咱们对对表……”关山巍忽然掏出怀表，叫了一声。

“哦哦，”教授蓦然惊醒，赶忙取出自己的金壳怀表。

“来，拧紧发条，对准表！”关山巍爽朗地说，“它不能老指着午夜时分。它要同我一齐开步走，走向井冈山，走向明天！”

“说得好啊！你再等一会儿。”凌云竹与关山巍对准了表，又转身贴在妻子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只见宋素波从大柜中取出那个纸包，郑重地放在桌上，扭身下楼去了。

关山巍默默地、有点疑惑地望着凌云竹。教授不慌不忙地解开捆扎得很严密的纸包，几迭叠放得很整齐的崭新的大面额纸币呈现在灯光下。这些纸币上面另有十几元面额不等的旧钞票，最上面是三枚暗红色铜币……教授将三枚铜币取出放在一边，将其余的钱又用纸包装好，紧紧捆扎起来，然后郑重地塞在关山巍怀里。

“您这是干什么，凌教授?!”关山巍推开装钱的纸包，一把抓住对方双手。

“不要和我推来让去了，山巍同志！这些钱你带回去吧！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不然，今天你就离不开我的家门！”教授收敛了笑容。

“凌教授！您这样……周恩来同志会批评我的！”关山巍急了，“他反复叮咛说，您冒着巨大风险援助我们党的同志，在经济上、物质上也付出过不少代价，决不能再给您增

添额外负担了！您……”

“我，我怎么样？我是外人，是不是？！”

“不！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就好！而且，咱们开始谈话不久，当你说到你们把我当作一位忠实战友，当作你们中间一位同志时，我问过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你怎么回答的？”

“凌教授！这个……”

“好啦！不要这个那个了。”凌云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然说，“你们把洁琼当作革命的后代，我们夫妇俩也把她视为自己的孩子。自从丁宏被捕后，党组织一直抚育着洁琼；现在你们遭遇了特殊困难，为什么不能由我们承担起这个责任呢？对我们夫妇不放心吗？”

“不是不放心……”

“那就好！那就把孩子交给我，你们放心走吧，放心去战斗！我们夫妇俩景况宽裕，你们不必挂心。这些钱，你带走。现在党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关头，这些钱应该花在别的更有意义的地方。可是……”凌云竹将三枚铜板放在手掌中掂了掂，仿佛它们重若千钧，然后将目光从铜板上缓缓移至关山巍脸上，意味深长地说，“周恩来同志的这三枚铜板，我却要留下。将来，我把它交给洁琼……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懂得，凌教授！”关山巍双眶湿润了。

“懂得？好，我不久留你啦！记住，代我向周恩来同志问好，请他为洁琼放心；说我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能见到他，我要领着洁琼一起去见他，我要把已经成长起来的丁洁

琼交还给他，跟随他一同工作，战斗，打天下！”凌云竹又一次握住革命者的手，无限感慨地说，“最后，我还有几句知心话对你个人谈谈。对周恩来同志的鼎鼎大名，我和全中国、全世界的许多人一样，久有所闻；但是，直到今天听你介绍，特别是听说了他对洁琼的关怀，听说了他那无比深厚的革命情义，我又有了进一步的强烈感触。人总是有感情的，尤其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我感到中国出了这么一位伟人，是中国民众的庆幸和骄傲！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吗？我想起了两句诗——”

“哪两句诗？”关山巍专注地望着教授激动得发红的面容。

“周——公——吐——哺……”凌云竹一字一顿地吟诵道。下一句是关山巍与他一起用字字铿锵的节奏大声诵出的：“天——下——归——心！”

两人相视微笑地诵完这两句脍炙人口的名句。几乎与此同时，一阵狂风掀开厚重的窗帘，啪啪啦啦的巨大的雨珠骤然扑入室内，诵诗声飞出窗外，与惊天动地的风呼、雨啸和雷声揉合成一体，滚滚越过长空，掠过大地，形成一个震撼万物，回荡不息的轰鸣：

“天下归心！天下归心！天——下——归——心……”

两分钟后，凌云竹与关山巍在后门口紧紧拥抱着。

“快走，这真是好天气！”宋素波为关山巍披上一件斗篷式的雨衣，急促地低声说，“跟着我！现在南京的狗真多……”

“是呀！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真是好天气！”关山巍举

目望望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的夜空，他再次束紧怀中那笔巨款和其他重要物件，目不转睛地盯着鬓发灰白的凌云竹，坚毅地说："再见，凌教授！我们不会忘记您……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好！再见……我们等着你们！"

雷雨中的夜色吞没了关山巍、宋素波的身影，凄厉的狂风撕碎了凌云竹的心，青白的闪电时时划破黑漆漆的长空，照亮了教授突然变得苍老憔悴的面孔上簌簌流下的泪水和雨水，照亮他微微摊开的右手心上三枚暗红色的铜板……

十二　鱼传尺素

亲爱的琼姐：

不久后，我们都要大学毕业了。戴上"学士帽"，拍个照，拜领一张文凭，我们就算中国人里面文化素养最高的一小群人物中的两个了。可是面对着"大学毕业生"这个即将顶在头上的称号，回顾七年来的学校生活，不知为什么，我总想嘲笑自己一番。我愿意坦率地说一句：我并不是个青年，并不是个大学生，而是个可怜虫！社会是个大牢笼，学校是个小牢笼，家庭亲友是牢笼上的铁锁和栅栏，我，还有不少青年，都是这重重牢笼、层层桎梏下的囚徒。

你没有把我们的关系告诉凌云竹夫妇，这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凌教授忘掉我，而不希望他获知他曾经认定的一个勇敢、果决、聪明而又见义勇为的青年，实际上是一个在封建枷锁下俯首屏息、无能为力的懦夫。

五年前，在南京火车站分手时，凌教授送我一本鲁迅先生的《热风》，从那以后，我越来越爱看鲁迅的文章。每当看过他的文章，我都感到满腔热血在沸腾！我要呐喊、撕咬、狂奔……可是，一触及眼前的实际，我心中的火焰就熄灭了。学校有一圈围墙，围墙内耸立着一幢幢旧得发黑的用

红砖和花岗石砌成的教堂、校舍，禁锢着一群被严格的校规、教条和繁重的课业折磨得面色苍白、死气沉沉的学生，走动着一个个西装革履、板着面孔的教授和导师，游弋着一些幽灵似的神甫和修女……这难道是一所大学吗？不！不！这简直象但丁和维吉尔所经历过的地狱！

你在来信中多次问起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寄信，而要托朱尔同君转交？我一直没有答复你。因为一触及这个问题就令我烦恼。今天，应该向你解释清楚了。

我在第一封信中向你谈到过叶玉菡的事。我预感到，如果我一生中将遇到极大的不幸和痛苦的话，那么，她将成为这不幸和痛苦的种籽。五年前，我以二十年为约推拒了与叶玉菡的婚事，几天后，同房的朱尔同和我长谈了一次。他虽然很滑稽，但却长着一双正直的眼睛，他的谈吐也是非常能打动人心的。我向他全部倾吐了我对你的思念和爱慕，叙述了我们之间发生的全部事实。他听着我的讲述，不断同情而感动地点头。最后，他眨眨眼笑问我道：“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吗？我是个密探！”我吃了一惊。他诚挚地执着我的手低声告诉我，查路德校长专门派他来监视我，特别是派他来监视我的信件和与外人接触的，就因为如此，才特地安排他住到芝兰圃乙舍来的。

我惊愕之余，十分懊悔把我们的事告诉了他，不料，他却坦率地说：“你不用怀疑我，我才不是那号出卖良心、充当告密者的坏坯子呢。不然，我就不会把这一切秘密统统告诉你。相反，我非常同情你的处境，我赞助你和琼姐的爱情。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而为！”

为了表明他的心迹，他取出一封信给我，那是你到台大后寄给我的第二封信，他没把它交给查路德，却原封不动地交到我手里！

我明白，我的通信自由已经受到严格的监视和限制。从此，我就叮嘱你凡有信来都寄到朱尔同家里。而他也忠实地尽到了朋友的义务，把你的每一封来信都及时地、原封不动地交到我手里。

我的那个——什么呢？"未婚妻"吧——叶玉菡，七年来我同她未讲过一句话。我同她一起长大，我一度很敬重她，把她视为一位生性严肃的好姐姐。我和她曾经可以成为一对亲姐弟的。可是，父亲却偏要把我们往夫妻关系上拉！长期以来，我认真考虑了自己为什么不喜欢叶玉菡，现在找出了根本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我总想投身于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去，而她却太温驯、沉寂、缺乏个性和反抗精神。在叛逆的道路上，她不能和我共同奋战。父亲和查路德正是看中了她这一点，才把她当作一副枷锁来束缚我，才拿出这张王牌来破坏我的自由、我的选择，破坏你我之间的爱情。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你与她恰恰相反，这正是我们爱情的基础。现在有些人在高唱"爱情至上"，我倒是感到，爱情从来不能至上，真正"至上"的是政治观念、政治利益……

叶玉菡所在的渤大医学院，大概是全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期限最长的"学府"，学生要泡八年才毕业。从前年开始，渤大医学院的八年级、七年级就没有一个学生了，全被泰山一样沉重的课业和教条压得害病、"逃亡"了。六年级只剩

下三个学生，病毒微生物系只剩下她一个学生，每天与教授对坐听课。化学系七年级毕业班连我在内只剩下三个学生。美国人声称他们要在渤大培养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来，事实上，他们在这所牢笼中专门制造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病夫——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病夫！叶玉菡没有“个性”，我何尝又有个性？她缺乏“反抗精神”，我何尝又有反抗精神？我和你相识、相爱了五年，可是我们未能见一面。恋爱原是光明正大的美好事物，可是我却象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地与你相爱，深怕被朱尔同之外任何其他人知道。我是个多么懦弱的人——我爱你，却不敢大胆追求爱的权利；我不喜欢叶玉菡，却又被迫答允了“婚约”；我痛恨查路德神甫，却不敢过分“冒犯”他；我厌恶父亲，却又不能断绝与他的关系；我羡慕鲁宁的为人和志向，却又无从追随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足迹。我就在这种矛盾、痛苦中徘徊了一个个春秋，积了满腹“才华”，添了无数白发……

面对着重重困难和矛盾，我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懦夫，明白了自己没有勇气去斗争、去摧毁那黑暗的、披上新式洋外衣的封建势力所强加于我们的镣铐。我只是希望在严酷的现实中寻一条缝隙钻过去，或是找一条小道绕过去。鲁迅先生在《伤逝》中借涓生的口说：“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是的，我们必须首先争取生活的权利。而生活必须建立在事业的基础上。在学业、在科学事业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力争有所成就，这才是我们的爱情能有美满结果的唯一基础。你考入台城大学半年后，从艺术系改入理学院，我感到高兴；四年前，你又改学更适合

你的才能和志趣的物理学，我更感到欢欣。四年来，当我从书信中获知你在凌教授精心辅导和自己刻苦钻研下学业殊优的消息，更是深受鼓舞，因为我们在事业上一步步地靠拢，就意味着我们朝着共同的幸福目标一点一点地接近。

我很高兴你毅然拒绝了“校花”的桂冠。为什么要参与这些无聊的社会活动呢？那不是桂冠，而是长满毒刺的荆冠！这种选举“校花”的举动，只说明许多女孩子精神世界的空虚和人格的沦落，以及肮脏的旧的社会习惯势力怎样在二十世纪即将进入三十年代的今天，还在以无比鄙俗的心理侮辱和玩弄女性……

而你在这乌烟瘴气中，却有自己勇敢而独到的见解，有独立的人格，正因为此，五年来，一千八百个昼夜，我经常怀念着你，经常梦见你。可惜就是见不到你！查路德校长和他的帮手们，象监视凶犯一样严密地管束着我。礼拜天，除了上教堂，什么地方也不许我去；寒暑假也给我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帮什么博士译书，就是在教授指导下进行实验。父亲一分钱也不给我，好在吃饭、睡觉不成问题，日常生活用品也都由卜罗米神甫或凯思修士为我准备好。我一年难得走出校门几次，所以也用不着花钱。实在要花钱，例如，给你写信用的纸、信封、邮票，都是朱尔同资助我的。提到他，我们应当感谢这位“红娘”。五年来，你的二百多封信和二十几张照片，他也都如数为我保存着。只是近一年多来，他对我们的关系不象原来那样热情了。当我向他谈起你时，他经常保持沉默。不过，他依然是忠于“职守”的。

我常常寻思：环境、条件给人们以多么巨大的影响呵。

你的大学生活比我短，但比我幸福多了！当我从来信中获知你参加过学生运动，在珍珠桥畔与同学们一起游行、集会、请愿，一起与军警们搏斗时，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到你们身边，和你一齐奋斗……可是，我没有这种机会。你有那样一位父亲，那样一位校长，他们都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而我呢？却有这样一个父亲，这样一个校长，我不知该怎样说才好！

由于他们对我的监视和管束太严厉、太露骨了，所以连一些学生和年轻教员都感到惊奇和不满。朱尔同告诉我，有一次一位生物系助教叹息地对他说："苏冠兰原来是个黑皮肤、亮眼睛的活泼青年，短短几年，竟未老先衰，沉默寡言，连头发都开始变白了！"

有一回，查路德神甫穿着中国式竹布大褂，一双黑布鞋，亲自跑到芝兰圃来，对我每学期、每年都获得全校考核平均分数第一名赞不绝口，并摇着他那颗秃头讲了一大通"凿壁偷光"、"囊萤夜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之类的鬼道理，显然是为他们竭力捉弄、监督我的行径作理论上的辩解。我真佩服他那一口流利的中国国语。我听着他满口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看着他那身不伦不类的打扮，心中暗想，如果把这个怪物送进什么博物馆或动物园，一定会轰动一时、观众如云的。

昨天碰到"杂种修斯"。他照例地关照我保重身体，并惊讶地说是短短几天不见，我两鬓的白发竟然突兀增多了，等等。最后告诉我，暑假可能提前开始，讲助会和学生会也

许会组织一些郊游之类的活动，叫我不妨参加这些活动，散散心。我说："没有一文钱，拿什么去游？"他说："这个，不成问题。"我冷笑道，"怎么——禁令解除了吗？"他故作惊奇地耸耸肩说："什么金令玉令？我从来没听说过。"

琼姐！我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我寻思，大概五年来他们终于没有捞到任何油水，也该松懈了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经过一千八百个昼夜没有铁窗围身的牢狱生涯后，我快要恢复自由了！毕业后，我将投考庚款留学，依我的学业水平，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父亲一心巴望我也成个小彗星，他对此事当然会全力赞助的。希望你也全力准备功课，争取出国留学。我相信凌校长一定会竭尽全力赞助你的。到了国外，就是我们的天下，那些"扫帚星"、"秃头鹫"之类怪物就望洋兴叹、鞭长莫及了。父亲大概又会竭力把我塞进英国某一所大学。他经常向我吹嘘牛津大学的化学研究，尤其是合成化学和生物化学水平如何登峰造极，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学工程又怎样驰名天下等等。从他来说，对大不列颠这个"第二祖国"怀有特殊感情，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英国绅士的拘谨、守旧和宿见，更适于把我陶冶成他所需要的儿子。还有，他在英伦三岛的故旧多得不可胜数，他对那里的大学院系也了如指掌，在英国他是很容易物色另一所"渤海大学"和另一位"查路德神甫"的。至于我自己，打定主意不去英国，最好去美国，否则就去法国。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是世界第一流的，生活上自由的限度也更大些，适合于我们共同的幸福和前程。

无论怎么说，咱们大学即将毕业了，我受的罪也快到尽

头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凌云竹教授说过："凡是不平凡的开头，必将有不寻常的结尾。"是的，我们又快会面了——无论能否留学，无论在海外或国内，也无论在最近或不久的将来，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曲折而困难的路途后，终于又快相会了！我们将会在"不寻常"的场面中重聚，享受着不寻常的幸福和欢乐！

琼姐，我亲爱的琼姐！在这封信的末尾，请允许我写一句冒昧的、然而也是真挚的话吧：当不久后我们重会的一刹那，我一定要紧紧地拥抱你！那时啊，你一定会用温柔的手为我拭净夺眶而出的泪花，用爱情为我弥补心灵上的创伤，用欢笑为我染黑开始变得灰白的鬓发……

十三　不意变故

苏珊娜从南京来到渤海大学。她在南京一所教会小学念书，放暑假了，苏凤麒托黎濯玉把这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儿带到天津住住，看看冠兰哥哥和玉菡姐。黎濯玉是苏凤麒的得意门生。多年来一直担任长江观象台台长助理，在国际天文学界已初露头角。这一次，他受苏凤麒之命去北平视察香山天文台筹备处的工作。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争夺筹建权，再加上南京政府的办事效率，这个天文台拖了多年仍然处于"筹备"阶段，而且谁也不知道还得拖多久。黎濯玉是个涵养功夫极深、耐心极好的人，曾经留学法国，与英美双方都没有特殊关系，负责这个马拉松式的"筹备"工作是再适宜不过了。他要先到塘沽察看一个观潮站，然后再去北平，所以顺便把珊娜带到渤大。

事不凑巧，两天前苏冠兰参加远足团到泰山去了，朱尔同也去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于是，黎濯玉找到渤海大学教务长威尔斯·米勒博士，说自己还要到北平有要事，请教务长把小女孩交给查路德校长。

米勒把苏珊娜领到杏花村。楼下空无一人，校长正在楼上卧室午睡。

“怎么办呢？”教务长犹豫不决，“我去把校长叫醒吧！”

“不用去叫了，先生！”小女孩说，“老师告诉我们，打扰别人睡眠是最不礼貌的事。”

“哦？”米勒博士笑了，拍拍珊娜的头，“你很伶俐……不过，我还要回教务处去，而且，我又没有家眷，嗯，这个……”

“您去吧，先生！”珊娜说，“我独个儿在这小客厅里玩玩，等查伯伯下来。他不会老睡着不醒！”

“你早认识校长啦？”

“每年我都来一两次哩！”

“哦，那你的资格比我还老。我来渤大才一个多月。这样吧，我去医学院把你玉菡姐叫来。”教务长叮咛一番，匆匆走了。小女孩听说菡姐会来，非常高兴，便呆在小客厅一面看书报上的画片，一面等待。

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黄发褐目的修士气喘嘘嘘地走来。他手里拿着个白纸似的玩艺，一跑进小客厅就东张西望。

“您找谁？”苏珊娜抬起头来，瞅着这个外国人，用英语问道。

“你……”修士一怔，继而笑道，“小姑娘！你的英语说得真好呀！你叫什么名字？”

“您是找查伯伯吗？”小女孩不理会对方的问话，又用中国话问。

“查伯伯？”

“就是你们的查路德校长，我叫他查伯伯。”小女孩不耐烦地说，“等一会儿再来吧，查伯伯正在午睡。妨碍别人睡

眼是不礼貌的事。”说着，她又埋头去看画报上的长颈鹿了。

“唔……”外国人沉吟片刻，凑到小女孩面前，满脸堆笑地说，“好孩子，呆会儿校长醒了，你就告诉他，凯思修士来过……”

“我们学校有个英国老师，叫凯恩思，凯——恩——思，他不是修士。”

“你在哪个学校念书，小姑娘？”

“不告诉你！”苏珊娜睁大两眼瞅着凯思修士，摇摇头说，“好！你去吧，呆会儿我告诉查伯伯，就说凯思修士来过。”

“不，还不仅仅说我来过……”

“还说什么？”

“这儿有一封信，”修士把手中的白色信封晃一晃，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郑重地叮嘱道，“是送给校长的。你得告诉你的查伯伯，别忘了！”

“好吧！”小女孩远远地瞭一眼压在玻璃板下的白色信封，点了点头，“我就告诉查伯伯，凯思修士送来一封信，给查伯伯校长的，行了吗？”

“对！就这样！你这小姑娘真聪明！”修士一迭连声地说着，“可别忘了呀，千万别忘了！”

“这人真讨厌！”苏珊娜望望修士的背影，不高兴地嘟哝着，“磨磨蹭蹭地，没完没了……”

过了一会儿，小女孩对长颈鹿不感兴趣了，便扔开画册，在小客厅里四处蹓跶。她一眼瞥见了茶几玻璃板下的白色信封，好奇地寻思：“咦，是一封什么信呀？那个凯思修

士那么郑重其事……"她走过去，仔细一看，是投递到天津市某条街巷，给一个叫朱尔同的人的。再看下去，苏珊娜不禁怔住了——"请转交苏冠兰先生启　台城大学丁绒"。

"给我哥哥的信……怎么送到这儿来了？"小女孩有点惶惑不解，索性把信件从玻璃板下取了出来。信还没有拆开。她小心翼翼地将信封的一端撕开，掏出一迭雪白的信纸。随着信纸飘出一股清香，接着，一行行紫色墨水书写的、流畅娟秀的字体映入她幼稚的眼帘。

"亲爱的兰，我的好弟弟……"小姑娘结结巴巴地、吃力地默念起来。

此时，叶玉菡穿着素洁的衣裙，肘上搭着一件白大褂，匆匆走过木桥，穿过杏花村的大门，沿着松柏掩映的小径，朝小洋楼走来。她的皮肤是苍白的，加上素净的衣裙和白大褂，在浓郁的松柏衬托下，显得格外轻盈醒目。

"珊珊！"她出现在客厅门口，微笑地喊道。她的心脏在激跳，胸脯也急促起伏着，双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红晕。

苏珊娜抬头一看，连忙把信一丢，连蹦带跳地扑过去。玉菡俯下身去，一把搂住小女孩。珊娜一连串地叫着"菡姐、菡姐"，紧紧地搂住玉菡的脖子。

姐妹俩亲热了好一阵才松开，坐到一张大沙发上。

"查路德校长呢？"玉菡环视了一下四周。

"查伯伯午睡，还没起来。"

"是谁把你从南京领来的？"

"黎大哥。"

"黎濯玉吗？"

"是的。他把我交给那个叫米勒的教务长，就匆匆忙忙到北平去了。"

"哦……他大概是去香山天文台筹备处，顺便去京大看看未婚妻。教务长到医学院来通知我，我连白大褂都没脱，就兴冲冲地跑来了！"玉菡指指刚挂上衣架的实验室工作服。

"菡姐！您开始当医师，给人看病了吗？"

"不是，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的机会是不多的。"

"为什么？您不是学医的么？"

"我是从事病毒原生质和细菌研究的……唔，这些你还不大懂。我穿白衣服是进行实验。"

"您中午还不休息，呆在实验室里？"

"唔。"玉菡点点头。

"这可不好！菡姐，您的脸色越来越白了，好象有病。"

"没关系，珊妹！谢谢你的关心。"玉菡笑了。过了片刻，她收敛了笑容，仿佛有点自言自语地说，"其实，除了呆在实验室里，也没什么地方好去。"

"哥哥他们不是去泰山了吗？您为什么不去？"

玉菡瞅了珊娜一眼，没有吭声。

小姑娘忽然想起哥哥和菡姐关系很不好，便短促地"哦"了一声，闭口不言。她幼小天真的心灵里实在弄不清楚，这么好的哥哥，这么好的菡姐，为什么两人总是好不起来呢？关于这个问题，她曾多次问过父亲。在她心目中，父亲是无所不知的。父亲喜欢把小女儿抱在膝头，向她讲述世界上的怪东西：亚马逊河畔原始森林中的巨蟒，尼罗河

边的狮身人面兽，北极海的白熊和海豹，南极洲的绅士般的企鹅和海洋中的长须鲸……父亲不仅熟悉大地万物，对天空的星星更是了如指掌。父亲不止一次抱着她，去窥伺长江观象台那架巨型光学天文望远镜。小女孩惊讶地发现，月亮并不是一块圆圆的玉盘，而是一个身上长满"疙瘩"的大球；那一闪一闪的群星，也不是神话中黄金制成的钉子，而是一颗颗据说旋转着的小球，有白色的、蓝色的，也有桔红色的、深红色的……

可是，只要小女孩一问哥哥为什么不理睬菡姐，父亲的笑容就消失了，紧接着就锁上眉头，一面捋着白胡须，一面长叹一声："唉！你年纪太小，还不懂啊！别问了，别问……"

看来爸爸一定也不懂。不然，他为什么总不说呢？有两次，爸爸还抚摸着女儿的头，深有感触地说："孩子，将来可不要象你哥哥那样，要听爸爸的话，嗯？"

珊娜只是温驯地点点头，眨着大眼睛，认真地答道："我一定听爸爸的话。"可是，父亲总是久久捋着白胡子，似信非信地望着小女儿。有一次，他望着别处，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语地咕哝道："哼，听话，听话，一懂事就变卦了！如今这世道啊……"

"象菡姐那样好的好姐姐，我一定会喜欢的！"小女孩纳闷地、吃力地思索着，"可是，爸爸为什么不相信哩？"

苏珊娜不再往下想。她忽然想起刚才那件事，便问："菡姐！我哥哥上面还有哥哥姐姐吗？"

"没有。"

“那为什么有个姐姐写信给我哥哥，称他‘亲爱的弟弟’呢？”

“真的？”玉菡一怔。

“不信？您看！”苏珊娜急忙取来信纸信封，一齐塞给玉菡。

叶玉菡在信封上扫了一眼，哆嗦了一下。她还没看信，就急忙问：

“珊珊！这信怎么来的？谁撕开的？”

苏珊娜大略讲述了一遍。玉菡还没听完，就急匆匆点点头，埋头看起信来。

亲爱的兰，我的好弟弟：

在这封信的开端，我应当提到你来信的末尾一段。你并不“冒昧”。你表达的是自然而然的炽热情感。一个人在封建黑暗势力重压下挣扎了数年之久，而终于眺见自由、幸福的曙光在彤云密布的天穹投下一丝柔光，怎能不欣喜若狂呢！当我们有朝一日重聚的时候，我并不会认为你有可能夺眶而出的泪花是懦夫软弱的表现；不，你是勇敢、坚毅的，你忍受着难耐的压力，默默地奋斗了五年。当我们重新聚首的时刻，也就是我们的命运和幸福紧紧维系在一起的起点，怕什么呢？有什么“冒昧”？我会为你拭净火热的泪花，我会为你一根根拔出作为多年痛苦见证的白发……

“啊！”玉菡短促而轻微地失声叫了一下。她的面色陡

地更加苍白起来，她痛苦地锁上眉心，手中的信纸强烈地颤抖着，她用另一只手支撑着太阳穴，闭上眼睛。

"菡姐！您怎么啦？病了？"苏珊娜吃惊地攀住菡姐的肩。

玉菡吃力地站起来，从暖瓶中倒一杯白开水，呷了几口，回到自己坐的沙发中，摊开信纸继续看下去。

我同意你的意见：咱们一起到美国去留学。在那个繁华熙攘的国度，我们将一同攀登科学高峰，生活在一起，永远、永远不分离！

神甫们解除了对你的"禁令"，使我非常高兴，多年来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来了！神甫们大概是美国人中最坏的一些人。台大也是教会大学，也有不少美国神甫、主教和修女，还有英国的、西班牙的，凌校长同他们的关系老是很别扭。

既然允许你去泰山，大约也会允许你到其它地方去的。我很想在考试之前，同你会一次面，我们自从在上海相识，旅途重逢，至今整整五年了。人生有多少个五年呢？可是，相互热恋的我们，就有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不能见一次面！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我汇了一笔钱到朱尔同那儿，给你做路费。我准备下月一号动身去北平，大约三号上午可抵达。你也来吧！一定要来！我在颐和园大门口等你。我们会面后，一起去畅游颐和园、天坛、故宫，一起登上香山和古长城……，一起饱览

祖国的文明古都，尽情地倾诉别情，展望我们共同的幸福前景，向祖国——我们的慈母告别，那该多好啊！

几年来，你在来信中多次提到叶玉菡——父亲给你定下的未婚妻。我一直避免提到她，并不是出于什么嫉妒心理和故作姿态的高傲和冷漠。不，我始终在关心着她，关心着你和她的关系。我内心有时深感矛盾和不安，我几十次几百次地反躬自问：我是不是做了违反人们道德准则的事？是不是对不起那位沉默寡言的不幸的姑娘？我想了好久好久，我终于无愧地认为，没有！我的为人处世，我与你的爱情，并没有在人格、良心、道义上说不过去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我还老是深感内疚和不安呢？

尽管你不喜欢她，寻出许多理由来贬谪她，即使你来信提到她时充满了偏见的词句，我也总是深切地感到她是一个深沉的、坚韧的、有个性的、有事业心的女子。她是个很好很好的姑娘，她应当得到幸福，她也一定能给她所爱的人带来幸福。如果爱情不是一种必须专一的东西，而是有如其它东西一样，可以划成若干份的话，那么，我宁愿与她平分幸福！遗憾的是，不能够这样。

有时我想，你对她不应当太冷淡。你们不是曾经青梅竹马、总角相交吗？为什么不能象亲姐弟一样相处呢？老封建以他们的手段摧残青年一

代，我们不应该再用自己的双手，在她心灵上再刻下伤痕……”

玉菡不能再看下去了。她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什么也看不清了，小客厅的一切都在摇晃、旋转，大脑和心脏迸发出绞痛，千万颗金星在飞舞，跳跃。她把信攥成一团，紧紧地压在左胸上方，把头埋在另一只胳膊中，肩胛在激烈地抽搐、抖动。

“菡姐，菡姐！”苏珊娜蓦然一惊，一把搂住玉菡的腰肢，拼命地摇着，大声叫道，“您怎么啦，您哭什么呀？”

忽然，楼梯上有人咳嗽。干咳几声后，又开口问道：“喂！谁在小客厅里嚷嚷？”

“查伯伯，查伯伯！”苏珊娜跳起来，朝楼门口跑去。

“哦！是珊珊吗？什么时候到的？”查路德神甫穿着一双皮拖鞋，沿着铺地毯的楼梯走下来。

玉菡急忙将信塞进口袋，擦擦双眶，站了起来。

“啊哟！玉菡也来啦！”神甫出现在楼门口，笑道，“欢迎，格外欢迎！如果不是珊珊来，你大概不会来杏花村一次的，啊？哈……”

“查伯伯，刚才菡姐哭啦！”苏珊娜大声喊道。

“珊珊，不许胡说！”玉菡上前两步，朝小姑娘瞪了一眼。

“真的？”神甫抱起珊珊，凝视着玉菡。

“不是胡说！菡姐看了一个姐姐写给我哥哥的信，就哭啦！”

“珊珊！”玉菡生气了。

小女孩吓得一吐舌头，急忙躲进神甫怀里。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玉菡？”神父沉吟良久，注视着玉菡惨白色的面庞和潮润的双眼。

“没什么，我，我今天有点不舒服……”玉菡，避开神甫尖锐而深沉的目光，摸摸自己的额头。

“唔……”神甫思索了一会儿，伸手在玉菡头上触触，很关切地说，“你仿佛有点发烧，脸色也很难看。玉菡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老学不会关心自己？你爹不在身边，你又不常到我这儿来，我们老一辈无法时时关照你，要靠你自己爱惜自己呵！”

玉菡点头不语，望着地下。

“还有，刚才珊珊说，有一封什么信……”神甫沉吟地望着玉菡。

苏珊娜抢着说：“是凯思修士送来的！”

“珊珊，别胡说！”玉菡又生气地盯了小女孩一眼，转向神甫说，“别相信她的话，校长。”

“唔……”神甫久久凝视着玉菡，然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深深叹息了一声，“唉！……玉菡，你，你可真是个性格古怪的女孩子。你一定是病了，快去看看，去小医院。”

“小医院？”叶玉菡想起小医院是专门为高级神职人员和教授、讲师等高级教职员看病的所在。

“小医院。”校长颔首说，“就说我叫你来的。快去吧。”

玉菡扭过身还未起步，又回头向小姑娘招手说：“珊珊，跟菡姐一起去玩儿吧。”

“我不跟菡姐去，我要在查伯伯这里。”

"就在查伯伯这儿玩吧。"神甫逗小女孩笑道,"知道珊珊要来,我买了十几斤糖果、点心和水果,现在都挂在天花板上呢!"

玉菡犹豫了片刻,终于离去了。

目送玉菡的身影消失在苍松翠柏之中,神甫回身把珊娜抱进自己的书房,又从楼上取下一大堆水果点心,摆在小女孩面前。

"珊珊,在学校念书,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做一个好孩子,要听大人的话,要诚实?"神甫微笑地望着小女孩,慢吞吞地说。

"是的,"小女孩点点头,塞了满嘴的糖果,使她说起话来吱吱唔唔,含含糊糊,"老师说,好孩子不撒谎,要说实话,还,还说……"

神甫非常耐心地听孩子说完,轻言慢语地说:"好孩子,那么,你回答查伯伯几个问题。记住:要诚实,不撒谎,看见什么就说什么。"

十四　暮色苍茫

在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度暑期留学招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办公室内，苏凤麒靠在松软的安乐椅中。他闭着两眼，把一只手搁在面前的大写字台上，用指关节有节奏地在桌面上敲击着。一台电扇在他背后懒洋洋地发出嗡嗡嗡的声响，一面疾转，一面摇头晃脑，吹得老教授的白发和绸衫飘飘抖动。

招考委员会设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内。自从设立中央研究院后，苏凤麒就成为蒋介石政府在学界的要人，大权在握，举足轻重。

现在，在写字台的大玻璃板上，放着一封刚拆开的电报。电报译文是："那颗多年来引起异常摄动的'卫星'，业已发现线索。查系台城大学学生丁洁琼，应届毕业，拟投考美国。查。"

苏凤麒闭着眼冷笑了一声，按了按电钮，叫来了秘书。

"嗯……台城大学的现任校长，是那个凌云竹吗？"苏凤麒依然闭着眼，脑袋仰靠在安乐椅背上，慢条斯理地问。

"是的，他担任现职已有五年了。"

"哼！五年，五年……他再也当不多久了，已经是个'五

日京兆'啦。"

"是是！这个人思想有些左……"

"哼！岂止是有些左！"

"哦！"秘书恍然大悟，把右手掌往下一劈，"会不会把他——嚓？！"

"那倒不至于吧！这个人在国内、海外都有些名气……"苏凤麒睁开眼，瞥了秘书一眼，摆摆手说，"去！把台大应届毕业生全部档案都给我送来，听见了吗？"

"都在南京呢，还没送来。"秘书为难地说。

"去南京取来！"

"是，我明天亲自去一趟。"

"要你亲自去，但不是明天，而是今天，马上动身！"

"是是！"

"哦，还有，看看黎濯玉回南京没有？如果还在北平泡蘑菇，就打电报，催他快回来！英国人、美国人都在催问香山的事儿哩！我要仔细问问濯玉……另外，对南京那一摊子我也不放心，总是记挂着观象台的事，我不在，只对他还信得过些。"

"是是！苏副主任兢兢业业，献身事业，真是可敬可佩呀！"

"唔。"老头儿不耐烦地点点头，直到秘书走出房间，他才点燃一支雪茄，离开写字台，有些焦躁地踱来踱去。

"怎么——你把信拆啦？"苏冠兰接过被揉绉得一团糟的信，瞥了朱尔同一眼。

“我压根儿没拆你的信！”朱尔同没好气地大声说，“五年来，我什么时候拆过你一封信？”

“这封信……”

“这封信是玉菡交给我的！”

“叶玉菡？！”苏冠兰大吃一惊，“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我不过如实地告诉你，在我们去泰山期间，你的琼姐来了这封信，并且从你妹妹珊娜那儿辗转到了玉菡手里。而她又将信给了我，要我当面交给你。”

“尔同！你说清楚一点。”苏冠兰急切地说。

“我调查了一下，大体上是这么一回事：随讲助会、学生会组织的远足团去泰山，我和你两个人都是出发前一天晚上，才得到查路德神甫的批准并由卜罗米告诉我们的。当时行期紧迫，一点可供考虑的余地都没有，我立刻感到有点蹊跷，但你却不在乎。我建议为妥善计，最好不去泰山，你却兴冲冲地坚持一定要去。结果，我们去了，琼姐的信也来了。家中不知道我们去了泰山，便派我弟弟将信送来学校。五年来，我们家一直不清楚你在学校的处境，因为我遵守诺言，从来没有向他们讲过你和丁洁琼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相爱的。弟弟一来，就被凯思修士盯上了。他常来送信，凯思认识他。我弟弟打听到我们不在，便从门缝中将信塞了进来。他一走，凯思就从老申头那里取到钥匙，将信原封不动地送到杏花村……”

朱尔同讲述完了好一会儿，苏冠兰还楞着。

“你怎么象傻瓜一样发呆呀？”朱尔同叹一口气，“快把信看了吧——这可是一封不寻常的信，它有过一番奇遇。”

“你刚才提到珊娜，”苏冠兰忽然想起一件事，“她去哪儿了？”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查路德就把她送回南京去了。”

“那就是说……”

“就是说：她已经在父亲面前，作为一个诚实的、不撒谎的好孩子，原原本本地描述了她看到的一切。”

苏冠兰楞了一会儿，掏出信纸急忙往下看。信纸是绉的，字迹仿佛也很凌乱，它们争先恐后地拥挤着往苏冠兰眼帘中乱跳。他看了一遍，还弄不清写了些什么。

“写了些什么呀？”朱尔同问，“告诉我一点，好给你参谋参谋。”

“有一段似乎是约我去北平，还有什么汇路费来……”

“是的，”朱尔同点点头，“钱已经汇到我家……”

“目前情况下，有钱又有什么用？我还敢去北平么？”苏冠兰忧心忡忡地说，“老家伙们的下一步手段，马上要揭晓了！”

“而且，钱已经没有了。”

“怎么？”苏冠兰惊疑地问。

“前些日子，天津市警察局说是追查共产党，派了一些黑狗和便衣人员跑到我家搜查了一遍，结果搜去了丁洁琼的汇票。幸好你那两百多封信和照片，我收藏在别处，没落进他们手中。”

“他们连警察都用上了！”

“而且凯思还亲自出了马，在大门外和一个警长一同指挥。我弟弟看见了他。”

"原来如此！"苏冠兰沉重地低下头。

朱尔同随手拾起一块破瓦片，使劲一甩，瓦片在低空急速旋转着，落到碧绿的水面，在平静的池塘上跳跃了几下，激起了一串涟漪，划破了倒映在水中的蓝天、白云、房屋的尖顶和婆娑树影……

"唉！"朱尔同扭头瞟了忧虑重重的苏冠兰一眼，想安慰他几句，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便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尔同！"苏冠兰欲言又止。

"什么事？"朱尔同睁大眼睛。

"叶玉菡……"

"玉菡？"

"嗯……我是说，她，她是怎么把信给你的？"

"这……这个倒是值得谈一谈！"朱尔同站起来，显得有点激动，他靠在一株傍水而立的大柳树上，望望苏冠兰，又眺望着绿树丛中露出的教堂尖顶，讲述起来。

昨天傍晚，朱尔同带着画夹照例到图书馆去画速写。一进阅览室，他朝一个幽静、偏僻的角落一瞥：叶玉菡照例已经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地抄录着什么资料，面前堆放着一大堆书籍、文献。

"玉菡！"朱尔同走到女学生身后，轻声喊道。

"尔同，你来啦？"玉菡回头淡淡一笑，"有什么疑难么？"

玉菡问的是外语方面的疑难。朱尔同上图书馆经常有两桩事，一是画速写或写生，二是啃外国语。他一心一意要修成一个未来的世界著名的绘画大师，而在当上大师之前

必须先到达·芬奇、罗丹之类先辈大师的故乡留学，因此务必先学好几门外国语。可惜他的脑袋在这方面非常迟钝，而叶玉菡却熟谙多种外文，久而久之，就成了朱尔同的义务外语教师。朱尔同几乎每次去图书馆都能遇上玉菡，而且对方几乎每次都是坐在那个幽静、偏僻的角落，面前堆满书籍、文献、资料、笔记。但是玉菡无论怎样忙，只要一瞭见朱尔同，总是亲切地招呼他，热情而认真地为他解说外语方面的难题，而且讲得那么细致流畅，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每次都能使朱尔同"顿开茅塞"。几年来，朱尔同在外国语方面的长进，老实说是离不开玉菡的指教的。在学好英语、法语的同时，这几年朱尔同感触更深的是，叶玉菡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比朱尔同更有发言权。五年前，刚入学的朱尔同在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一位面容苍白的少女领着那个听说名叫鲁宁的彪形大汉奔进医学院女宿舍。这个地方本来极偏僻，门上嵌着一个古怪的匾额："小姑居处"。好奇心驱使朱尔同跑上前去，躲在一个房角想看个究竟。然而他只看到一点片断。当时只听见鲁宁气喘嘘嘘地问："……你怎么知道的？"那女学生急促地说："我刚才去杏花村取我爹从南京捎来的东西，发现查路德、卜罗米亲自在调遣军警和便衣，我清清楚楚地听见是要抓你！趁他们没看见，我就马上去找你……"没待她说完，远处已传来嘈杂的呼叫声。少女急道："别的路都封锁了，只有从这里翻墙啦！"鲁宁往墙上爬，可是墙太高了，怎么也爬不上去。躲在房角的朱尔同都吓出了一身汗。可是，那面容苍白、身体柔弱的女学生真有一股临危不惧的劲头。只见她往地下一

蹲，命令鲁宁站到她肩上，然后，扶着身边一棵树，艰难地站起来。就在鲁宁攀上墙头的刹那间，那少女实在支持不住了，猛地摔倒在地下，而且显然摔伤了。可是，她全然不顾自己，压低声音喝令鲁宁快跳墙逃走。军警的叫喝声迫近了，朱尔同在避开之前，看见这位少女咬紧牙关艰难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步回住室……

后来，朱尔同在医院又碰见了这位女学生。她右肘关节脱臼，腰部也扭伤了。朱尔同听见她编了一套话对付医师，并且很快获知了她名叫叶玉菡。不久，朱尔同又知道了叶玉菡与苏冠兰的关系，而且紧接着又结识了叶玉菡。可是，几年来，朱尔同始终没有谈到他所目击的发生在“小姑居处”的那出险剧，他只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把那桩秘密铭刻在心底……

此刻，朱尔同在图书馆又遇见了叶玉菡。这样的相遇已经记不清是第几百几十次了。

“今天是来画速写的，没有什么疑难请教。但往后麻烦你的时候多着呢！你来多久啦？”朱尔同端过一张椅子，在叶玉菡身边坐下。

“刚来不久。”叶玉菡抬腕看看手表，“唔，半个多小时。”

“咳！开馆才四十分钟，你就来了半个多小时，你也太用功了。看你，脸色这么苍白，身体这么瘦弱，手背上的血管都一条条数得清……要多休息一下，多玩一下，多活动一下才行啊！”

“谢谢，你太关心我啦。”叶玉菡又淡淡一笑。

“不，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若不是你在功课方面经常

给我帮助、指点，恐怕查路德校长早就勒令我退学了！”

“那倒不见得吧！主要靠你自己。”

“你太谦逊了，凭良心说，我要有你这样一位大姐姐就好了。这是真心话，真的！”朱尔同用一只手扣在胸口，恳切地说，“我一定得设法向你表达一下我的谢意和敬意。学校中凡是认识你的人，从学生、工友到教员、教务长、校长，对你都赞不绝口。”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我实在不配做大姐姐。”叶玉菡又微微一笑，“象你们这样聪明伶俐的青年，是不愁找不到更好的‘姐姐’的。”

“玉菡！你，你这是……”朱尔同顿感愕然。

“至于谢意和敬意，这么多年来，你已经给了我不少了。”姑娘把目光移向别处，毫无表情地说，“我，我倒真不知该怎样感激你才对……”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玉菡？”朱尔同结结巴巴地问。

叶玉菡掏出一封绉绉巴巴的信，递给朱尔同：“这是我去杏花村看珊娜时，从那小姑娘手中取来的。”玉菡停顿了片刻，说，“不知是查路德的人拆开的，还是珊娜拆开的。”

朱尔同一看信封，震惊地呆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请你把这封信送给苏冠兰吧！”玉菡又垂下目光，注视着桌上的资料，说，“原是他的信嘛！而且，原是该由你交给他的。”

“玉菡！”朱尔同脸一热，喊了一声，却又说不出什么。

叶玉菡又扭过脸来凝视着朱尔同：“什么事，尔同？”

“我……”朱尔同避开对方的目光，许许多多的话涌在

喉头，却无法倾诉出来。

"不用说了，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玉菡沉默了一下，温存地笑笑，"去看书吧！时间不早了。有什么疑难，我们一起来商量。"

朱尔同将信件胡乱塞进裤兜，跌跌撞撞地，不知怎么离开了叶玉菡，离开了阅览室。走到阅览室门口，他下意识地回头一瞥，隐约看到叶玉菡站在自己的座椅前，正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背影。

朱尔同在小花园中寻得一条石凳，呆呆地坐了一会儿。他思绪很乱，羞愧得无地自容，仿佛是自己偷了别人的东西，被当场逮住了似的。朱尔同决定去找苏冠兰。

离开图书馆外的小花园时，他又蹑手蹑脚地走过阅览室的窗外，悄悄往里窥视：夜里来图书馆的人很少，他的目光穿过稀疏的人影，看到叶玉菡仍然静静地坐在那个偏僻的角落里，不过不是在看书和抄录资料，而是把脸埋在胳膊和书堆内，久久地伏在桌上，两肩在微微颤抖着。

朱尔同怀着紊乱而沉重的心情回宿舍去，还没有走到芝兰圃，就看见他弟弟跑来了。弟弟告诉他，祖母突然发病，叫他赶快回去。朱尔同赶回天津市家中，和家人一起把老人送入医院急救，待祖母脱险后，他才于次日下午返回学校。他找到苏冠兰，两人一齐来到箭兰湖畔、弓形桥边的假石山下……

"情况就是上面说的这些。"朱尔同说着，微微叹息了一声。

苏冠兰痴痴地看着湖水，绿色的湖面俨如一块碧玉，远处一对白鹅在悠然地游弋着。

"我总觉着，我还有点话想说出来，说给你听听。"朱尔同欲言又止。

"你说吧！"苏冠兰仍然凝视着湖水，"我听着呢。"

"你不要误会，以为是这次出了事，我才寻出这些话头的。"朱尔同沉思地说，"不，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近两三年、特别是近一年来，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心中十分不安……我觉着，玉菡是个好姑娘，是个少见的好姑娘。不错，她并不算漂亮，可是，她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女子。她温存、宽厚、乐于助人，她有毅力，有耐性……我不是作家，不是诗人，要不然，我一定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赞美之词统统奉献给她！她是个罕见的好姑娘，……她也一定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好嫂嫂、好朋友，一句话：她是个好女子，她会给一切跟她接触的人带来幸福和温暖！我见到她，心中总免不了惭愧和不安。五年来，在学业上，她给了我许多指导、帮助和启发，象一位仁厚的师表和姐姐一样爱护我……可是，我呢？我却在暗中偷偷地、悄悄地破坏着她的幸福，毁灭着她唯一的、忠实的希望！我有时真感到自己象个小偷，是个伪君子！"朱尔同显得激动起来。他挥起拳头在粗大的柳树干上重重一击，胸脯急剧起伏着，紧咬住牙关，沉默下来。

"尔同，当初表示要'鞠躬尽瘁'的，也是你自己啊！"苏冠兰挪了挪地方，重新坐下，仍然凝视着远处湖面的两只白鹅，"是什么使你突然改变了初衷呢？"

"突然？一点也不突然！我的念头是渐渐变化的。人非草木，岂能无情？玉菡的为人，她待人接物恳切、善良、忠实的态度，她在学业上的勤奋、刻苦、坚韧，能感化每一个跟她初识的人，何况我这个与她同一所学校、几乎天天见面的人？！'鞠躬尽瘁'——哼！若不是这个倒楣的保证，我一定早变卦了！"朱尔同忽然蹲下来，使劲在苏冠兰肩上一拍。

苏冠兰吃了一惊，侧脸一望，只见朱尔同紧皱眉心，盯住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道："我问你，冠兰，当初，不是你亲口定下二十年的婚约，同玉菡结成未婚夫妻的吗？"

"唔……"苏冠兰心乱如麻。

"对！既定下婚期，就肯定了你们的关系。可是，我再问你——当然，也应当问我，不过主要还是应该问你：你订了婚，却又背地里和另一个女孩子闹恋爱，能说得过去吗？"

"我当时并不是真心订婚。我之所以订下二十年的婚期，是考虑到……"

"是的，你以为没有一个妙龄女子，会为一个渺茫的希望去等上漫长的二十年，是不是？"

"你别说了，尔同！"苏冠兰将苍白的脸埋在一双手掌中喊道。

不知过了多久，苍茫暮色已经无声无息地笼罩了渤海大学的校园……

十五　梦为远别

留学联考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丁洁琼心中充满了苦恼;因为已经近两个月不见苏冠兰来信了。

还在考试前,丁洁琼专程跑到北平,在颐和园门前等了苏冠兰三天,但是,根本没能见到自己日夜思恋的心上人的影子。她只好怀着疑虑、猜忌、苦闷和惆怅的心情回到南京。

在那次留学联考中，丁洁琼顺利地通过了头两天的六门考核,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上午,正在进行数学分析考试,她突然患了急病,小腹右侧的阵阵绞痛,使她昏倒在台城大学试场内。救护车立刻把她送到台大附属医院。

丁洁琼动完阑尾炎手术,忍住刀口的剧痛,望着前来探望她的老校长。凌云竹的灰白鬓发和沉默的面容，在姑娘眼帘中渐渐模糊晃动起来。

"凌老师,我,没有录取的希望了!"几滴晶莹的泪珠从丁洁琼紧闭的眼眶中渗出来。

"别难过,今后还有机会的。"教授掏出一条洁白的手绢,轻轻地为姑娘拭去泪水。

一周后,丁洁琼离开医院,回到宿舍住着。她很少出去

走动，老是躺在床上冥思苦想。她不明白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曲折坎坷，上海的战火硝烟夺去了她的母亲；随之，父亲至今下落不明。偶然的机遇使她遇到一位称心的青年，但又无声无息地断了音讯。急性阑尾炎又使她不能完成数学分析、化学物理和拉丁文三门考试，以致留学深造成了泡影，从而也就辜负了五年来象慈父般关怀着她的老校长对她的期望。

“也许，这就是生活、命运……”每天，丁洁琼总是长时间地仰视着天花板，睁大一双深深凹进的眼睛，茫无头绪地思索着，“生活是一道长河，而命运就象河道，它充满着迂回曲折、急流恶浪，在竭力捉弄着每一个活着的人……”

这天，丁洁琼突然接到校长室的通知，说老校长要她去面谈一次。丁洁琼吃了一惊，她忐忑不安地来到校长室，伸手在门上敲了敲。

“谁？”

“我——丁洁琼。”

“哦！请进来，洁琼。”

凌云竹取掉眼镜，从写字台前站起来，随手指指桌旁一张椅子：“坐吧，洁琼。”

姑娘走到椅子前，却没有坐下，她紧紧盯着头发灰白的老校长，嗫嚅地问道：“凌老师！您叫我来，什么事啊？”

“别急嘛！坐下，先坐下吧。”教授在姑娘肩上轻轻拍了拍，关切地注视着丁洁琼的双眼。

丁洁琼坐了下来。然而，她的目光仍然盯在教授身上。

凌云竹给丁洁琼沏了一杯茶，放在姑娘面前。

“谢谢，凌老师！”丁洁琼欠欠身。

凌云竹点燃一支香烟，回到自己的安乐椅前，平稳地坐下，徐徐呼出一口淡蓝色的烟雾，侧过脸去望着窗外。窗外校园里是一片浓郁的柳丝，阳光透过由柳树枝条组成的帷幕，给校长室内染上一层柔和的淡绿色的光晕。几只羽毛艳丽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追逐着，在树林中窜来窜去。

“洁琼，你目前健康状况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凌云竹缓缓回过脸来，凝视着姑娘仍然显得有点苍白的面庞，亲切地问，“刀口愈合得好吗？炎热的夏天动手术，确是迫不得已。”

“谢谢您，凌老师！情况很好，我的身体恢复很快，您放心罢！”丁洁琼想起，自她患阑尾炎动手术以后，凌云竹夫妇几乎是寸步不离地轮班守护着她，直到她离开医院。在凌老师家住的十来天，更象是呆在亲生父母身旁一样。回宿舍后，凌老师和师母也常来看望她，或接她去吃饭、谈天。可是，凌云竹夫妇待她越好，就越使这个女孩子感到不安和内疚，尽管她也知道这次考试失利并不是由于她自身的原因。

“只要你身体能很快恢复，那就太好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凌云竹吸着烟，思索片刻，不慌不忙地说，“我刚从上海回来。在上海时，我到了中央研究院——招考委员会就设在那儿——看到了内榜。我们台大一共录取了九名留学生，其中六名系“庚款留学”，这六人中四人去美国，两人去英国。回南京后，我又去教育部核对了一遍，情况是确实的。”

丁洁琼感到有点头晕。她屏住呼吸，努力坐端正些。

凌云竹又吐出一缕烟圈，缓缓地说："你也是考取'庚款留学'的六个人之中的一个，被录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去美国?!"

"是的——去美国。"凌云竹点点头。

"凌老师，这不可能吧?"丁洁琼感到惊愕。

"是的，不可能。"教授望着窗外浓绿的树影。几只蝉在树上拼命嘶叫，这叫声搅得丁洁琼心中乱糟糟的。

"那……"

"依照考试结果，你是不可能被录取的。物理学留学研究生必须进行九门考试，而你只参加了六门半。其中你有两个满分，那就是德语和力学。数学分析考试你只参加了一半，得了四十七分。拉丁文和化学物理两门没有参加考试，按规定应评零分。总平均为六十三点三分。而庚款留学研究生，在物理学方面录取线在八十六分以上。"凌云竹望着丁洁琼，停了一会儿，说，"不过，你确实被录取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姑娘面色发红，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凌云竹淡淡一笑，继续吸烟，默默无言。

"啊！我明白了。"丁洁琼兴奋地喊道，"告诉我，凌老师！是不是您从暗中协助了我?"

"不，不。"教授摇摇头，"我即使有其心，亦无其力啊！说实话，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凌云竹站起来，在房中来回踱着。过了一会儿，他将烟

蒂丢进烟灰盒，站在窗前，感慨地说："我呆在这儿几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有那么一些人，对我竭尽排挤之能事，非把我除掉不能安心。他们说我'左倾'，说我'同情共产党'，说我有'赤化嫌疑'，说台大、金大的学生在珍珠桥请愿等事件都是我在幕后鼓动的，说……咳！还说什么呢？不必去罗列他们那些胡说八道了。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只要稍微有点爱国心、正义感，就会被加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轻则摔破饭碗，重则丢了脑袋。"凌云竹回身走到丁洁琼面前，犹豫片刻后，终于说道，"洁琼，你出国之后，不久我也会离开这里。"

"离开南京？"

"不，出国。"

"凌老师，您到哪儿去呢？祖国需要您啊！"

"到哪里去，这……还没有确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我和你之间将长期不能见面，不能联系……"

"为什么？"丁洁琼吃了一惊。

"哦，洁琼，你不要误会。那些家伙虽然拼命诽谤我，排挤我，但目前还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出国是另有原因……"凌云竹教授走到窗边，眺望着远方，"你刚才不是说祖国需要我吗？现在，就是祖国需要我出国，需要我去远方，需要我们夫妇俩与你离别一段长时间……"

"我明白了，凌老师！"丁洁琼恍然大悟，微微一笑，压低嗓音问道，"您是不是去——"她煞住话尾，不吭声了。

凌云竹瞅着丁洁琼，微笑地点了点头，但并没有作答。姑娘也很懂事地收敛了笑容，不再追问。

“你已经完全是个成年人了，洁琼！你从此将离开我，离开台城大学，离开祖国，踏上自己终身事业的遥远征途。”凌云竹教授又回头望着窗外的远方景物，语调忽然变得格外庄重起来。他停了停，终于一字一顿地说，“在我们分别之前，我有义务把一件事告诉你……”

“什么事？”姑娘仰起头，仿佛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洁琼！你，你不要太难过；你要坚强一些，更坚强一些啊！”教授回过身来，怀着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情，注视着自己无限钟爱的学生。

“凌老师！”丁洁琼天真的脸庞上骤然充满惊疑的表情，她紧张地站起来。

“……”凌教授沉默着。

“凌老师！您，您说吧……”姑娘走到教授面前，竭力镇静地说，“我会坚强的，请您相信我！”

凌云竹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道：“洁琼！五年来，你经常向我谈起你的父亲，问起你的父亲……”

丁洁琼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她使劲咬住下唇。

“现在，我应当告诉你了，洁琼！你父亲已经……”凌云竹吃力地说着，避开丁洁琼的视线。

“我爸爸？！”姑娘颤栗地叫道，“他、他怎么啦？”

“四年前，也就是你考入台城大学一年之后，我才知道他被秘密逮捕一年之后，就被蒋介石杀害在龙华……”凌云竹低声说着，嗓音哽咽了。

“爸爸！”姑娘厉声惊叫了一下，脸色顿时变成惨白，身体猛烈地摇晃着。凌云竹急忙伸开两臂，让丁洁琼倚偎在

他宽阔而温暖的胸怀中。丁洁琼下意识地紧紧抓住老师的一只手，凌云竹教授清清楚楚地感触到姑娘的双手是冰凉的，浑身也在强烈地颤抖。他掏出手绢，先悄悄拭去自己双眶中饱含的泪花，又为失去双亲的女孩子一遍又一遍地擦净额上的冷汗和象泉水一样涌出的眼泪。

“洁琼！你要冷静一些，刚强一些啊！”凌云竹不停地用低沉而坚毅的语气安慰和鼓励丁洁琼。

正在这时，宋素波进屋来了，马上领悟到是怎么一回事。她踏着轻盈的脚步，迅速走到写字台前，端起凌云竹为丁洁琼沏的那杯茶，来到窗前，抚摸着姑娘的肩胛，亲切地说：“孩子！来，喝点茶，静静神……要听你老师的话，冷静一些，刚强一些啊！”

好一会儿，丁洁琼终于离开了凌云竹的胸怀。她接过茶杯，呷了两口，茶杯在她手中微微颤动。她的脸色依然苍白，双眼显得迷惘失神，这一切都标志着这个不幸的姑娘内心的强烈哀痛。她在付出最大的毅力抑制自己。

“洁琼，”宋素波将椅子移过来，“坐下，歇一会儿！”

“不，师母，谢谢您……”丁洁琼感激地望望宋素波，终于摇摇头。她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她紧咬着嘴唇，丰满的胸脯在深深地急促地起伏着。

宋素波也走到窗前，伴立在丁洁琼身旁。她为姑娘拂了拂略显凌乱的额发，又伸出一只手臂轻轻挽住女孩子的腰肢，仿佛怕丁洁琼跌倒。凌云竹在办公室内缓慢地踱来踱去。

“凌老师，师母，三年了，为什么你们一直不告诉我呢？”

姑娘说着，泪花又涌上了双眶。

“你凌老师对我说了，不要让你过早地知道，他怕刺伤你的心。”宋素波微微叹息一声说，“自从你父亲遇害后，你凌老师总是叮咛我，要给你多些、更多些的温暖和关怀，让你感到没有失去父母，感到自己一直生活在亲人中间……当然，凌老师和我，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代替你的生身父母的……”

“师母！您别说了……”丁洁琼扑在宋素波怀里，泣不成声，“你们就是我的亲爹亲妈！”

四年前的一天，凌云竹教授找丁洁琼去谈了一次话，告诉她，她父亲的朋友们因故离开上海，临行前留了一笔钱给她。姑娘很懂事，她没有细问，教授也没有细述。但在以后的年月里，丁洁琼愈来愈感觉到，凌云竹夫妇并不是在用父亲朋友留下的那笔钱抚养她，而是完全由他们自身承担了父母的义务。她今天才终于断定自己的感觉没有错。

“洁琼！不要哭了，把悲痛和仇恨都埋在心底里吧！”老校长忽然抬高了声音，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丁洁琼，语调中满含悲痛、愤怒和力量，“我感到，四年前不便告诉你的事，今天不仅可以告诉你，而且应当告诉你了。因为你已经完全成熟，是个大人了！你已经懂得美和丑，善和恶，爱和恨了！”

凌云竹的话象一把烈火，一瞬间烧干了丁洁琼的泪水。

“洁琼！你知道周恩来这个名字吗？”

“周恩来？”姑娘睁大眼睛，“我还见过他呢！在德国时，爸爸带着我去过他的住处，那时我还小；六、七年前在上海，

我又见过他两三次。爸爸很佩服他……他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那你比我幸福，我至今没见过这位很好很好的人。"说话间，凌云竹走到写字台边。他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包，他来到丁洁琼身边之后，珍重地打开包裹，里面亮出三枚暗红色的铜板。凌教授深情地望着它，向丁洁琼说："你知道吗？这三枚铜板来自他身边……"凌云竹怀着无限深情，介绍了三枚铜板的来历。还没待他说完，丁洁琼的双眼又一次湿润了，她霍地站起来，激动地喊道："凌老师！"

凌云竹将三枚铜板放在丁洁琼的右手掌中，庄严地说："总之，就是这样，几年来，我和你师母虽然尽了自己一点责任，但真正抚育、关怀和无微不至地照顾你的，却是那些没有出面的人——周恩来和你父亲的其他朋友。他们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在为争取一个光明、幸福的新中国而战斗。他们怀念着牺牲了的同志，也注视着你的成长。现在，我有义务把这一切真实情况告诉你。"

丁洁琼把三枚珍贵的铜板紧紧攥在掌心中，之后，又扣在胸膛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老校长。

凌云竹缓步走到窗前，双目眺望着远方，沉凝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父亲并没有死。象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死的！他将长久地活在人们心中！洁琼，你应当为自己有这样好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希望你记住自己的父亲，不要违背他的遗志，不要辜负他的朋友们，包括周恩来同志对你的关怀和期望！"

丁洁琼点点头，坚定地说："放心吧，凌老师！我将永远

记住您的教诲，终身保存着这三枚珍贵的铜板！”

凌云竹想了想，走回写字台前，又从抽屉中取出一只金壳怀表和一张支票。他先把怀表交给丁洁琼，说：“这种表虽说过时了，但它质地很好，走得很准；它伴随我走过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到一位学者的全部历程。我把它作为私人礼物送给你，希望它跟着你再次度过一个相同的历程，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历程。”

“您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凌老师！”姑娘双颊有点发热，不安地说，“我永远感激您对我的教诲，您永远是我衷心爱戴的师表！”

“洁琼！你对我表达感激和爱戴的最好方式，就是待到他年重聚时，能够远远超过我的成就，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凌云竹摆摆手说，“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定则。你的记忆力、理解力都非常好，你应当有信心。”说着，他又将那张面额相当大的支票递给丁洁琼。

“凌老师！您这是……”姑娘犹豫着，不肯接受，“我并不缺钱用，况且是公费留学……”

“洁琼，你不知道……”

“我知道，凌老师！您又会说这不是您的钱，而是别人对我的关怀照顾等等。我很明白，我父亲的朋友们确实给予我不少爱护，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完全是您和师母对我的温暖关照！”

“收下吧，孩子！”宋素波走过来，从丈夫手中拿过支票，塞在丁洁琼手中，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你马上要出国了，一时花费会较大，拿着！听你凌老师叮嘱些别的事。”

姑娘垂下头，将支票折迭好，与那三枚铜板一起握在手中。凌云竹停了停，接着说："我有个老朋友，叫赵久真，当年在德国与我相交甚厚。他是个非常善良、宽厚、正直的学者，专攻地球物理，学业上造诣很深。他目前在上海，准备去美国考察。我给你写个介绍信，你持信去上海见他，让他领你去美国，沿途他会细心照顾你的。他喜欢小孩，也很爱护青年。他早听我说过你，你对他可以象对我一样。"

"谢谢您，凌老师！您的朋友们全同您一样，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姑娘目光熠熠地注视着自己衷心敬爱的老校长。

凌云竹避开丁洁琼的视线，又点燃一支烟，在铺着棕色地毯的办公室中来回踱了几步，停在一张茶几前，瞧着玻璃缸内的几尾金鱼，思虑了片刻，说："我想起两句古诗：'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洁琼，我们要分别了，从此之后，茫茫人海，地角天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新聚首。眼前的情景，不久以后将成为回忆，化为梦境。我们将彼此不知音讯，不能联系，书信即使写成千百封也无法投寄……我，我很难说出自己此刻的心情啊，孩子！"

凌云竹有点哽咽了。这位鬓发灰白的学者，在国内外几十所大学的讲坛上，曾经熟谙地运用多种语言，流畅地讲授着几百种高深的公式和定律，可是今天，却有无限心绪堵在胸口倾吐不出。五年来，他和妻子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这个女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成长；注视着这位聪明活泼、美丽非凡的少女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此刻，在他的心底里，那种深沉的、难以言喻的父亲的温情特别强烈地跃动着……

“孩子！”老校长终于回过头来，深情地注视着丁洁琼，颤巍巍地、一字一顿地说：“不要忘记我们啊！”

姑娘抢上一步，抓住老校长的双手，喊了一声：“凌老师！”又瞅着宋素波喊了一声“师母”！她眼中再一次渗出晶莹的泪花，激动地说：“您俩就是我的亲爹妈。将来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们的形象都会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我将一辈子想着你们，感激你们，象你们一样做人！待我学成之后，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要重新找到我的老师和师母，永远不再离开你们……”

“孩子！”宋素波的热泪扑簌簌流下脸颊，她把丁洁琼紧紧搂在怀中。

凌云竹又一次踱到窗边，过了好一阵才又回过身来。可以看出，他是在怎样抑制着自己的离愁别绪。他深沉地点点头，字字千钧地叮嘱道：“孩子！你在去美国之前，首先应当有个正确的认识。美国有很多好人，美国人民聪明、朝气蓬勃、富于创造力和进取心；美国有许多正直、进步的科学家，他们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对中国留学生给予尽心尽责的指导。这样的人和事，我见过很多。你去了之后，要同美国人民、美国同学和同事友好相处，成为好朋友；也要虚心刻苦地向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学习，你一定能够学到很多好东西……”

丁洁琼从师母怀中抬起头来，贪婪地倾听着。

“不过，洁琼！决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有民族自卑感，要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你在美国科学家面前，也要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志气和成就。要赶上他们，超过他

们。我缜密周到地考察了多年，我可以充分肯定：从智力素质上说，中国科学家绝对不亚于任何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大师；你今后的成绩和贡献，就取决于条件、机遇和个人勤奋程度了。”凌云竹教授的神情忽然变得严峻起来。他目光炯炯，语调铿锵：“洁琼！你知道吗？你的容貌美丽非凡，你的才智超群轶伦，我希望你到了异国，把这一切变作自己民族的集中象征！让那些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外国人和那些敌视中国人民的洋鬼子，都从你身上看到我们的民族精神！”

“凌老师！”丁洁琼走到凌云竹面前，迎视着老校长慈祥而充满信赖的目光。她感到，从凌云竹教授火热、有力的双手传出一股热流，这股热流通过她的双手，进入她激跳的心脏，迅速流遍她的周身！这个少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激励，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自己、对前途、对事业充满无限坚毅的信念。

“孩子，另外要记住：一个科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正直的、进步的人，是一位爱国者。”凌云竹凝视着姑娘，久久地紧握住她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一定要坚持正义，要能够辨别善恶，分清黑白。到美国后，千万不要被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虚华外表迷住了心。要刻苦钻研学业，在科学上争取作出光辉贡献。学成之后，要回到祖国来，把一切知识和才能，献给自己的人民。在未来漫长而坎坷曲折的生活旅途上，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管自己的境遇和地位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都绝对不能忘记自己的父母，绝对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十六　基督狞笑

"小丁"，赵久真博士轻轻走进丁洁琼的房间，他发现姑娘和往日一样照例伏在朝北面的窗台上，默默地凝视着远方，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于是，他轻轻叫了一声。

"哦！赵老师，您来啦。"姑娘似乎猛地从梦中惊醒过来，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急忙回身与博士打了个招呼。

赵久真坐在椅子上，透过近视镜片，瞧着丁洁琼刚为他沏的一杯龙井茶。这位学者是个不爱讲话的人，此刻，他的思绪犹如那杯热气蒸腾的茶，不知怎样才能冷静下来，恰如其分地说出该说的话。

半个月前，赵久真在上海收到凌云竹从南京拍来的电报。于是，他在一位老朋友家住下来，一直等着丁洁琼的到来。丁洁琼来了十多天，赵久真曾多次提出动身，但姑娘总是迟疑着，拖延着，显得忧虑重重。赵久真耐心地等待着。可是，实在不能再延误了，美国各大学已经陆续开学了，包括丁洁琼将要求学的加州理工学院，即便此刻立即动身，赶到学校也已经迟了半个月。赵久真预定参加的落基山脉地震、地磁考察活动也已经结束，但如及时赶去，还可以出席地球物理学年会的会议。

博士终于下定决心，说服丁洁琼马上启程。

“小丁，理工学院明天开学……”

赵久真擦擦近视镜片，又戴上，望着姑娘说。

“唔……”姑娘心慌意乱地瞧着别处。

“而我们乘船横渡太平洋，”博士接着说，“在路上要走十几天。”

“……”姑娘收回目光，眼望着地板。

“小丁，你来上海后，总显得心事重重，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难于解决的困难，能不能向我谈谈？”

姑娘犹豫地避开了对方的目光。

“你可以相信我。我与凌教授是好朋友，与你父亲也曾相识，你有什么疑难，可以向我谈，需要我出力的地方，我一定尽力而为。我的年纪毕竟比你大些，经历也丰富些，也许可以给你提供些帮助。”

博士呷了一口茶，结束了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准备好腹稿的一段话。

“赵老师，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姑娘仍然低着头，两只手不停地捏弄着辫梢，“我最近遇见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如果这件事没有一个着落，我就下不了出国的决心，甚至可能下决心不出国。”

“下决心不出国？”赵久真心中一惊。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女孩子竟然考虑着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呢？地球物理学家凭着直感，觉察到这位姑娘的心灵一定也落入了某个强大的“磁场”……

“赵老师，您知道，我一度热爱艺术，学过舞蹈。您也许

和其它许多人一样，认为我是一个开朗、热情的女孩子，却不大了解我又是一个忠实的人。事实上，我开朗、热情的性格五年来是大大消褪了，而这极端忠实的性格却丝毫也未曾减弱。”

博士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丁洁琼的话。

“赵老师，情况的发展使我不得不说出真情，因为现在是决定我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姑娘涨红了脸，目光炯炯地瞧着赵久真。“不过，我首先要求您答应，不把我所谈到的一切让任何人知道。凌校长是我最爱戴和尊敬的人，可是我对他都没有透露过。”

“我尊重你的意愿。”博士点点头，恳切地说，“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对你的谈话绝对保守秘密。”

丁洁琼鼓起勇气，把自己和苏冠兰相爱的经过始末叙述了一遍。

“总之，我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相爱的。”姑娘结束了叙述，“现在，我已经两个多月没得到他的音讯了。我给他的汇款和几封信，都不知下落……赵老师，我实在不放心啊！我现在想的不是出国，我想的是他病了，还是出了别的什么事？是不是变了心？不，他不是那种人……我的心很乱，赵老师！我天天望着北方，思念着他。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天津去。如果有必要，我就坚决留下来，留在中国，留在冠兰身边！”

“小丁，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很钦佩你，诚如你所说的，你是个忠实的人。”赵久真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所介绍的种种情形，证实他是一个勇敢的、见义勇为的年轻人。你

同他的相爱，是十分理想的。他那种人是不会变心的，你不必胡思乱想。大概也不会是害了病……十有八九，是出了什么事。”

“出了事？”姑娘的心一跳。

“有一件事，我应当指责你，那就是：今天你给予我的信任，为什么不早点给凌老师呢？他确实象父亲一样爱护你。他熟悉学界的内情，他本来可以给你们更多的关怀和保护的。”博士又呷了一口浓茶，微微皱起眉头，说，“查路德不是个正派人，而是个来历不明的美国神甫，他居心险恶，诡计多端。而苏凤麒则是个刚愎自用、不可一世的学阀，他是学界内的实力派，在国际上声望很高，在国内也是个举足轻重的显贵。最近几年，他都是留学联考主管机构的副主委兼秘书长，大权集于一身，他对派往英美的‘庚款’留学生，一直抓得很紧，每一名都得经过他亲自审查定夺。这些情况，你大概不知道。”

“是吗？”丁洁琼又一惊。

“是的。”赵久真又点点头，“蹊跷就在这里：按说你是不能录取的，可是竟然考取了，难道这与苏凤麒没有关系吗？如果确实有关系，那么，他已经发现了小苏和你的……至于他为什么在发现你们相爱后就把你录取在美国，这个用意还十分难解。”

“那么，他们——苏凤麒和那个美国神甫，会用什么办法对付冠兰呢？”

“这个……也不得而知。”

“他们会不会害他？”

"害他？——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至于的，苏凤麒毕竟还是小苏的父亲嘛。他只不过企图迫使儿子服从自己的某种意志，别的意思可能还不至于有。"

"真的么？"姑娘微微松了口气。

"你现在不能去天津，因为渤大是查路德的天下，你去了也无济于事。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你的踪迹，反而更危险，因为他们是什么手段都玩得出来的。依我说，你不如先去美国，日后再设法与小苏恢复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大力协助你，小丁，你可以放心！"

"是吗？"姑娘的眼睛闪出一线光彩。

"只要小苏活在人世上，我一定可以在最近几个月内帮你找到他。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所录取的加州理工学院，是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你很可能在镀金之后成为一位名学者。而小苏的前程尚难预料，万一他将来的成就比不上你，你……"

"您是问：我还会不会爱他，是吗？"姑娘将辫子往脑后一甩，仰起头来，坚定地答道，"即便他将来是个清道夫，我爱他的心也决不会有一星半点变化！我要把他接到我身边，我们一定要生活在一起！万一他离开了这个人世，我就终身独居！赵老师，您可以成为我这番誓言的见证人，让今后的历史说明一切吧！"

次日清晨，丁洁琼和赵久真博士乘"格陵兰号"邮船离开了上海港。

赵久真关切地打量着身边的姑娘。他明白，对任何一

个人来说，飘洋过海，离开祖国，到远方异域的茫茫人海中去闯荡、摸索、奋斗，都是会引起精神上的剧烈动荡的，何况是这么一个孤身少女。

辽阔江面上的无数帆影，岸上的高楼巨厦，在丁洁琼的视线中渐渐地模糊了。晨雾渐渐散去，姑娘眼帘中的泪花却越来越浓重。若干年前，当她随着父母踏上祖国的大地时，她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此刻，当她离开祖国的门坎，正式走上人生的长途时，已经是个完全成熟了的大人。在国内的这些年，她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父亲，她得到了什么呢？她得到了一个心爱的年轻人，得到了那个年轻人热烈、真挚、无保留的爱情。这也许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收获和幸福之一。可是，那个年轻人为什么忽然失去了音讯？生活为什么要这样无情地捉弄人啊……

“冠兰，我的弟弟！你在哪里？”姑娘拭去夺眶而出的泪水，透过弥漫的晨雾竭力向远方眺望。她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

“冠兰！冠兰！”朱尔同一脚踢开房门，跌跌撞撞地冲进房间。扑通一声，他把一张靠椅碰翻了，也顾不得扶起，便跳到苏冠兰的床前，一把扯掉蒙在苏冠兰头上的毛巾被，气喘嘘嘘地叫道：“冠兰！快起来，起来！快看新闻，新闻！”

“你瞎嚷嚷什么！”苏冠兰一把夺过毛巾被，一骨碌爬起来，恼怒地喊道，“什么新闻旧闻，去你的！”

“不是跟你开玩笑，冠兰！”朱尔同将一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报纸在对方鼻子前直晃，“报上有你琼姐的名字！”

"真的?"苏冠兰扔开毛巾被,从朱尔同手中抢过报纸。

"你看,看! ——嗷,这里,在这里!"朱尔同伸出食指在报纸上比划着。

果然，在一条由中央社发布的关于本届留学联考录取研究生名单的消息中，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丁洁琼"。

在这条消息中,既说明了原毕业学校——台城大学,又标有录取学校——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苏冠兰沉默着，他的目光停留在报纸上。报纸在他手中一动也不动。

"冠兰!"朱尔同热情地叫道。

报纸被无声无息地搁在床沿上，苏冠兰又躺下了。不过，他不再用毛巾被蒙住脑袋，而是把双臂弯曲着枕在脑后,睁大一双黑漆漆的眼睛,迷惘地盯住天花板。

"冠兰,你为什么不吭声?"朱尔同纳闷地瞅着苏冠兰。

"你要我吭什么声?"苏冠兰冷冷地瞥了朱尔同一眼。

"琼姐考取了留学生,这是最大的好消息啊!"朱尔同兴奋地嚷道,"你怎么反而无动于衷呢? 你应该马上写信去,写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 你不是已经同她失去联系两个来月了吗? ……"

"我有点奇怪,尔同。"苏冠兰深深吸一口气,缓缓地说,"不久以前,你亲口责备过我,说我不该在同叶玉菡肯定婚约之后又与琼姐恋爱,说玉菡是能给每一个与她接触的人带来温暖和幸福的姑娘,可是,今天,你又鼓励我和琼姐恢复联系,也就是说,怂恿我与她好下去……这是怎么一回事

呢？”

“我承认我的态度有些矛盾。”朱尔同犹疑了一会儿嗫嚅道，“这是因为我在思想上，感情上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我通过多年的观察、体验，深深体会到玉菡是个好姑娘；另一方面，我不能不承认琼姐对你的爱情是坚贞的、真挚的，你们的爱情没有半点虚假、勉强的因素，你们的关系更符合时代的潮流，更自然一些。”

“那么，这个矛盾怎样才能统一呢？”苏冠兰叹了一口气，问道。

“我不知道。”朱尔同摇摇头，“看命运怎样安排吧！”

两人都沉默了。

“冠兰，说句老实话，”突然，朱尔同又注意地望着自己的朋友说，“你对琼姐考取留学生感到高兴吗？”

“高兴，”苏冠兰坚定地点点头，“衷心地高兴。”

“万一你没被录取，也会为她的录取而高兴么？”

“一样高兴。至于我录取不录取，那是另外一回事，丝毫也不会影响我对她的祝愿和感情。”

“我再问你一遍：你什么时候写信给琼姐？”

“这要等到接到联考发榜通知之后才能决定。”

“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没有录取，还写信给她不？”

“……”苏冠兰烦躁地皱起眉头，晃了晃脑袋。

“那又为什么？”朱尔同疑惑起来。

“唉！尔同，你怎么这样天真！”苏冠兰叹息了一声，“留学，一向被人称为‘镀金’。琼姐一旦‘镀金’之后，是不是还

看得起我？”

“琼姐决不会是这种浅薄的人！”

“我也认为她不会是这种人。但作为我，应当有自知之明啊！”

“奇怪！你一方面做好这种悲剧的准备，”朱尔同也躺到自己的床上，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似地嘟哝道，“一方面却又衷心为琼姐的录取而高兴……”

“不，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爱她，真心地爱她。因为爱她，我才希望她有个更美好的前程，在事业上有更大的成就。如果我爱她，目的仅仅是给自己弄个老婆，那不变成是爱自己了吗——这种动机和感情，未免太狭隘、太卑鄙了！”

“笃、笃、笃！”有人在轻轻敲门。

“谁？”朱尔同大声问道。

“我……”

“卜罗米神甫吗？”朱尔同一骨碌爬起来。与此同时，苏冠兰也翻身起了床。朱尔同低声咕噜了一声，“总是这么神不知鬼不觉，象个幽灵似的，他妈的！”他又飞快地俯在苏冠兰耳根上细声细气地说，“说不定这个杂种在外面偷听了老半天呢！”

“不在乎他！”苏冠兰翘翘嘴唇，“开门去吧！”

卜罗米走了进来，脸上照例是那种困倦的微笑：“怎么，都刚睡醒吗？你们好福气啊！”他一面说，一面转动着他那白皙的脸，朝四面打量了一圈。

“什么好福气，尽做恶梦！”朱尔同没好气地说。

“恶梦？”神甫故作惊异地问。

“不错！梦见一群魔鬼，把自己全身涂上洁白的颜料，背脊上插上两只蝙蝠翅膀，摇身一变，成了一群天使……”

“哦哦！”神甫勉强微笑着。

“有什么见教吗，神甫？”苏冠兰打断了朱尔同的话头。

“唔唔，是这么一回事，校长请你等一会儿去走一趟。”

“查路德校长叫我去？”

卜罗米点点头。

“叫冠兰去有什么好事啊？”朱尔同问。

“嗯……好象是留学联考发榜的事。”

苏冠兰心中一惊，不自觉地与朱尔同交换了一下眼色。

“哎，卜罗米神甫！”朱尔同又开口了，“冠兰参加考试的结果怎样？不妨先透点消息给我们听听。”

“还没有正式发榜，所以，我也不太清楚。”神甫为难地笑笑，“不过，曾听人说，冠兰的考试成绩是第一流的，名次一定很高吧！好啦，我该走啦。”他抬腕看看手表，“现在是六时十三分，冠兰，你什么时候去校长室亲聆佳音呢？”

“我呆一会儿就去。”

苏冠兰在校长室沉重的橡木门外不安地停立了好久，最后他终于伸手敲了几下。

“谁呀？”出来的是凯思修士，他一见苏冠兰，立即响亮地打着哈哈，“我早就知道是你！哈哈，校长等了你很久啦！快请进来，快！”

“查校长。”苏冠兰跟随凯思修士走进查路德神甫的办公室。

“啊哈！是冠兰来啦，欢迎，欢迎！”神甫从一大堆卷宗中抬起光秃秃的脑袋，浮起满面笑容。接着，他又急忙离开座椅，绕过大写字台，走到年轻人面前，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膀。“很久没看见你了，身体还象以前一样健壮么？哦哦，请坐，这边坐，这边坐！凯思，去给冠兰沏杯茶来。”

苏冠兰一边勉强地应酬，一边打量着这间房子。查路德神甫的书房兼办公室一如既往；没有电灯，只有各处烛台上的十几支蜡烛泻出柔和的桔黄色光泽。十字架上钉着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受难的耶稣”，依然垂着那张由于痛苦而扭歪了的脸。

苏冠兰只要一走进这间房子，就本能地感到窒息。他勉强在侧面一张沙发上坐下来，心事重重地问：“校长！您叫我来，可有什么吩咐？”

“瞧你，‘校长’呀，‘吩咐’呀，别这么见外！你父亲和我情同手足，你我也就犹如一家人嘛！嗯？”神甫把脖子上的金链子拉拉正，使链子下端的火柴盒大小的十字架不偏不斜地挂在胸口上，然后快活地搓着手，回到自己的安乐椅上坐下，不停顿地说着，“首先，请接受我的祝贺——最热情、最真诚的祝贺！确实，中国俗话说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父亲当年才华盖世，名噪四海，荣获金冠，誉为智宿。而今你又一鸣惊人，名列前茅……”

“到底是什么事呀，校长？”年轻人有点急了。

“别慌！冠兰，下面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令人惊喜的大好消息。”神甫戴上老花镜，寻出一份文件，满脸笑容地说，“你，冠兰，已经在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度暑期海外研究生公

费留学联考中，以北平考区理科第一名的成绩，录取在美国哈佛大学。"

"查校长！"苏冠兰倏地站了起来，惊喜地叫了一声。

"别急，冠兰！"神甫不慌不忙地朝苏冠兰点点头，又取出一份文件，抬了抬眼镜，庄严地宣布，"还有更好的消息在后头呢！下面，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戴字〔廿二〕第九一七号命令，鉴于你成绩殊优，特任命你为渤海大学校长特别助理……"

"什么?!"

"哈哈！冠兰，你知道，在渤大，校长特别助理历来都是由名教授担任的，它职位崇高，薪金优厚。象你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担任这种职务还是第一次呢！我应当格外祝贺你呀，冠兰！"

这时，苏冠兰已经明白了个中的一切，他狠狠地瞪了神甫一眼，猛然扭过身去，冲出了房间。橡木门在他的背后被重重地关闭。一阵清凉的夜风从门外卷入室内，锡烛台上的十几支烛火忽明忽暗地闪烁，照亮了金漆的巨大十字架和受难的耶稣，特别是他那张由于痛苦而扭歪了的、近乎狞笑的脸……

十七　鸿途万里

“密司脱苏，外面有人拜会你。”一位英国教授走进化学分析室，贴在苏冠兰耳边说。他的语音很低，仿佛深怕声波稍大就会损坏微量分析的实验结果。

“谁？哪儿来的？”

“美国。”

“美国？”苏冠兰一惊。他匆匆走出实验室，信手拂了拂往后掠的长发，连白罩衫也没有来得及脱，就走进了会客室。

一个戴近视镜的中年男子从沙发中站起来，一面好奇地端详着苏冠兰，一面伸过手来。他穿着一身普通的深灰色西服，肘上搭着一件厚呢上衣，拎着一只提包。

“你就是苏助理吧？”

“是的。不过，助理是个空衔，实际上是化学研究生，或实习员。”苏冠兰也好奇地打量着对方，“您是……”

“哦哦，”客人摸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赵久真。

“我在美国考察和讲学，整整半年。这次回国探亲，不久后还要去德国……”

“您就是赵久真先生？久仰久仰！”苏冠兰爽朗地笑笑，

"坐吧，坐下谈！"

"怎么，你知道我？"客人在沙发中坐下。

"我拜读过您在地磁理论方面的几篇文章，确实很有见地……"

"你是研究化学的，怎么也关心地球物理呀？"赵久真博士很感兴趣地问。

"达尔文说得好：广泛的求知欲，可以使人成为有系统的博物学家。现在边缘科学很多，发展很快，我想，尽力做到博学多能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你在治学方面，倒'确实很有见地'啊！"博士半开玩笑地说。他很快对苏冠兰产生了好感。他拍了拍搁在膝上的提包，随意瞭了瞭四周，仿佛是漫不经心地压低嗓音问道："你认识丁小姐吗？"

"丁……小姐？"苏冠兰骤然疑惑起来。

"丁洁琼……"赵久真凝视着苏冠兰，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这个姓名。

"丁洁琼？！"苏冠兰感到耳边响起一声惊雷。他一把抓住博士的手，目光灼灼地盯住对方的脸庞。赵久真明显地感触到他的手有点发抖。

"是的——丁洁琼！"博士认定自己没有判断错，心中觉得无限欣慰，他善意地迎视着年轻人的目光，微笑道，"她托我捎了一封信，要我亲自交给你本人。我很高兴见到了你！"

"是吗？谢谢！"苏冠兰警惕地环顾一下四周，将白罩衫脱下，换上大衣，把赵久真领到芝兰圃去。

“外面是大雪纷飞，寒风飒飒，你这屋里却还暖和。”赵久真一面掸去身上的雪花，一面打量了一下苏冠兰的住室。

“我上班去了，守门房的老头常给我生上火炉。”

“你原来不是有一个同住一室的伙伴，叫朱尔同吗？”

“您怎么知道？哦，洁琼告诉您的。”苏冠兰阴沉着脸，摇摇头说，“我被封为什么‘校长特别助理’之后不久，朱尔同就被开除了……”

“为什么？”

“因为在我和洁琼的关系上，他充当了我的‘特别助理’！”

“哦？”

“这是朱尔同临走时，‘杂种修斯’带着挖苦的口气当面告诉他的。”苏冠兰给赵久真沏了一杯茶，问道，“您怎么知道我在当助理的，赵老师？”

“我原来连你在不在渤大都不知道。”博士呷了一口热茶，将信交给苏冠兰，说，“后来一问，才知道你不但在渤大，而且还是校长特别助理。”

“咳！一言难尽……”苏冠兰一面拆信，一面摇摇头，“您来渤大，别人没问您什么吗？”

“问了。我说是从北平来的，在京华大学做事。”赵久真笑笑，“我早就知道，渤大是个是非之地。”

“赵先生什么时候认识丁洁琼的？”

“我有个朋友叫凌云竹，我和丁洁琼就是通过凌先生认识的。”

“凌云竹先生？我认识。”

"是的，你们在火车上有过一番奇遇。"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赵久真看看手表，笑道："小苏！你不妨看信吧！我还要等你的回信呢。"

"哦，好好！那么，您喝茶吧！"苏冠兰连忙拆开信封，摊开信纸。

兰，我亲爱的好弟弟：

时间消逝得多快啊，一转眼，我来到大洋彼岸的异国已经半年了！出国时，还是赤日炎炎的夏末；现在，当我提笔给你写信时，窗外来自落基山麓的凛冽北风，正席卷起团团雪花。兰，此刻你在哪里？你所在的地方也在大雪纷飞吗？你也在思念着我吗？

苏冠兰用一只手支撑着额头，深深吸了一口气。赵久真又呷了一口浓茶，仔细审视着这个高身材的年轻人，惊异地发现他的两鬓已经掺进了数不清的白发。

兰，我现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粒子物理研究中心当研究生，我的生活条件、学习环境都很好。直接指导我的学业的基斯蒂科夫，是一位白俄出身的著名物理学家。他是我们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副主任奥姆霍斯，是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今年才三十岁，就已经被公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学者了。我们这里设备非常好，有世界第一流的

实验室，许多有声望的科学大师都来过这里……

奥姆霍斯博士是个不爱说话、在事业上十分勤奋刻苦的人，待人非常亲切和蔼。他不象“鸡司”(我老爱在背后这样简称我们的主任)那样胖，那样爱喝酒，那样爱耍脾气。我当面称他“奥姆”，他也不生气。老教授们都爱把我当成小女孩，他却把我当成小妹妹，很尊重我。研究生要三到五年才能结业，但是，奥姆(你瞧，这多象一个黑奴的名字!)对我说，他有把握让我在两年内完成研究生学业，取得博士学位。

奥姆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只淡黄色钻石指环，名叫“阿波罗”。这是他父亲老约翰内斯·奥姆霍斯博士留给他的，老博士由于在数学、哲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于一九一七年获得过伊丽莎白金冠奖。每当看到这颗钻石戒指，我就想起了你。我记得你父亲也得过金冠奖，他的指环名叫“彗星”，是吗?……

苏冠兰下意识地抬起自己的右手——那颗“彗星”映着窗外的雪花，闪耀出亮晶晶的光彩。半年前，当他大学毕业时，父亲把这个科学界最高荣誉的象征送给了他。这种举动虽然丝毫没有增加他对父亲的好感，却使他增添了在困难条件下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念。同时，他所以愿意接受父亲的馈赠，还因为怀有另一种难以言喻的深意……

你一定看得不耐烦了，兰。你瞧，我在上面罗

罗苏苏写了多少，你能理解我的心情么？——虽然此刻我并不知道你在哪里，也猜不到你是不是能读到我这封信，但是，当我提笔的时候，好象你就在我面前；而我也不是在写信，而是在当面倾诉着我对你的怀恋……我多么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你，好让你为我放心和高兴啊！

如果说我仅仅在看到奥姆手上的“阿波罗”时……

“奥姆……奥姆霍斯……奥姆霍斯博士……”苏冠兰闭上眼睛，寻思着这个在信中反复出现的名字。他睁开眼睛，朝赵久真笑笑，仿佛是随意问道，“洁琼那儿有位奥姆霍斯先生，是吗？”

“是啊！信中提到这个人了吗？”

“唔，提到了，这位先生怎么样？”

“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为人很正直。他父亲是金冠学者，大不列颠王国的纳尔逊伯爵。但是，奥姆霍斯本人放弃了爵位。”

“您见过他吗？”

“我跟他很熟呀！奥姆霍斯教授长得很漂亮，待人很热情、恳切，对黑人、印第安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人都很尊重，没有丝毫优越感。他对丁女士也十分关心、爱护，你可以放心。”

“唔……”苏冠兰点点头，又埋头看信。

如果说我仅仅在看到奥姆手上的“阿波罗”时

才想到你，那是不对的。事实上，我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在思念你！我之所以在学业上刻意勤奋，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恢复联系，或重新见面时，我的学业水平不至于比你差得太远。——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一定能冲破人生大海中的重重激流、险滩，重新相会！一旦那个幸福时刻降临，我会怎样呢？也许我会哭，会笑，会兴奋得有点失常，而且，我一定会拽住你，不许你再离开我一步！我已经为漫无际涯的离别流够了眼泪……

不要以为我还是一个天真的少女，在抒发自已稚气的热情。不，我已经完全是个成人了。我现在是个"学士"，将来还要成为博士，还要当教授，但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即使我当上了院士、大师，即使到了白发苍苍的暮年，我都可以说，我的心，我的一生，是属于你的！一个人的爱情只有一次，只能有一次，也只应该有一次……

苏冠兰紧紧闭上由于激动而发热的眼睛，内心深处颇感羞愧，刚才对"奥姆霍斯"这个名字还有点疑惑呢！这对琼姐是多么大的委屈……他让泪水在眼皮下渗了渗，这才睁开眼睛，看完信的最末一段——

为什么半年多来没有见着你的音讯？我有过几百种、几千种猜测。如果是由于老头子们的捣鬼而造成这种情况，那不算什么！尽管他们诡计多端，大权在握，我也蔑视他们！前途、未来，是属

于我们这一代的，而不是属于他们。我一定要找到你，而且也一定能找到你！

如果万一是由于你不在人世了——写到这里我浑身颤栗了一下——我就独身过一辈子。有时我简直成了个有神论者，因为这样我可以企望在另一个世界里寻到你……如果你确实变了心，不再爱我了，那么就不必写信给我。你可以随意告诉赵先生一声，他会转达给我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要立即动手给我写信，要亲自写、马上写，哪怕是几个字也好！……

苏冠兰拿着信纸的手在微微发抖！他又一次紧闭上由于激动而发烫的两眼，以免泪水夺眶而出。

"我要告辞了，小苏！"赵久真博士戴上帽子，拿着提包和大衣站了起来。

"哦哦，"苏冠兰这才想起还有一位客人！他惶乱地站起来，一时连一句得体的话也说不出。他睁开了眼，可是，糟糕，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啊！泪花遮住了他的视线……

赵久真把手伸过来，微笑地注视着年轻人："那么，谁给丁洁琼写信呢？是你，还是我？"

"由我写！我，我！"

苏冠兰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他看看手中的信封信纸，又充满感激地对赵久真说："人们爱把书信比作鸿雁。如果说洁琼这封信也是一只鸿雁，那么您就是来自东方的春风，推送着这只大雁飞越浩瀚的太平洋，飞越了万里长

途，把温暖和幸福带给了我……”

“多么美好的语言！你不是学者，而是诗人。”博士舒畅地笑着，紧紧握住年轻人的手，“再见了，小苏！祝贺你——不，祝贺你俩啊！”

十八　无价之宝

"我走啦！密斯丁。"奥姆霍斯从沙发上站起来，随手整了整领带，走到衣架边去取外衣和帽子，"时间不早啦！"

丁洁琼瞥一眼写字台上的座钟，时钟指着夜九时。

"哦！您就走吗？"她也从自己的沙发上站起来。

奥姆霍斯走到门外，却又缓缓回过身来，朝这间兼作书房的客厅无声地环视了一圈：写字台，沙发，地毯，衣架，收音机，花架，书柜，电扇，金鱼缸……一切都那么明净、整齐、素雅，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馨。不知这股香气是从屋角那座花架上的十几盆兰花发出来的，还是从年轻的女主人身上发出的？想到这里，奥姆霍斯不自禁地把眼光投向丁洁琼：她穿着乳黄色夜礼服，双肩披着雪白的纱巾，体态格外显得轻盈、苗条。足有二三尺长的漆黑闪亮的长发，用一枚镶珍珠的黄金发卡束在脑后，飘飘然垂在腰下，显得别有风韵。

也许是发觉奥姆霍斯在出神地端详着自己吧，丁洁琼将眼神转向一边，避开对方的专注的目光。奥姆霍斯敏感到了这位东方姑娘的细微动作，他双颊发热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意，他迅速转过身，穿过厅堂，走出门外。台阶下

停着他那辆黑色的“奥斯汀”。

“这是你的汽车吗?”丁洁琼步履轻盈,无声无息地伴随着客人,也来到客厅外的台阶上。

“是的。”奥姆霍斯沮丧地点点头。时间并不太晚,才是夜里九时——这对于习惯了夜生活的美国市民来说,正是一天之中的正午呢——可是,丁洁琼并没有挽留他多呆一下的意思!一句话,一个字,甚至一个表情也没有。还有,“这是你的汽车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纯粹的无话找话。这部半旧不新的“奥斯汀”,她至少看过几百遍了。

“密斯丁,你也该买辆小汽车了。”奥姆霍斯也想出一句话。他竭力使自己显得大方、潇洒些。

“我的住处距实验室才几百码远,我又不爱到市区和海滩上去兜圈子,要小汽车干吗!”姑娘笑了起来,“况且,钱也不够。”

“不过,从今天起,你就会需要自己的小汽车啦!”奥姆霍斯戴上白手套,拉开车门,搭讪着说,“而且,也买得起了。”

丁洁琼抿着嘴微笑了。她明白奥姆的意思。她——丁洁琼,已经不再是研究生,而是一位博士了。早在一个月前,她就考取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今天——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在爱迪生会堂举行的隆重仪式上,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院长正式将学位证书授给了丁洁琼,并任命她为粒子物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我永远感激你在学术上给予我的指教,奥姆!”丁洁琼说着,伸出了柔软白皙的右手。

“你准备以什么方式报答我呢？”奥姆霍斯紧握住丁洁琼的手，开玩笑似地问。也许因为他的手太大、太热吧，中国姑娘的手在他的掌中显得格外纤细。

“以我力所能及的方式吧！——当然，超出我力所能及范围之外就不行了。”

“我倒希望你法力无边呢！”奥姆霍斯说着，但又感到这句玩笑开得太露骨了，于是急忙补充一句，“其他教授和我都有这个感觉，你的记忆力、思维力是惊人的。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超过我们的。”

“可是，我永远会把你看成老师。”丁洁琼说着，脸上流露出轻淡而迷人的笑意。她从奥姆的手掌中抽回自己的手。她用的力气不大，可是倔强而坚定。

“瞧，你这儿简直是兰草的世界了！”奥姆打量了一下廊檐下悬挂的“吊兰”，瓷盆里栽着的“箭兰”，以及花坛里、草地上到处丛生的各种兰草，耸耸肩微笑道。

“你不喜欢兰草吗？可是我喜欢！”丁洁琼收敛了笑容，冷冷地说，“我希望它长遍世界每一个角落，这样，我走到任何地方也能引起最美好的感情和回忆！”

“对你的祖国的感情和回忆吗？”

“是的，祖国——还有与我的祖国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他最美好的一切！”

奥姆霍斯沉吟了片刻，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他重新戴上手套，钻进汽车。

“奥斯汀”微微吼叫着，沿着被圆球形柱灯照亮的水泥路，穿过花园，向铁栅驶去。从反光镜中可以看到这个小花

园中几幢白色小洋楼渐渐远去，一位身着乳黄色夜礼服、肩披纱巾的女郎静静地伫立在花丛中。奥姆轻轻蹙了一下那高耸的眉头，把汽车开上了宽敞的大道，踩了踩油门，引擎轰鸣了几声，加速向前奔驰。

丁洁琼急忙回身，关上大门，接着，把自己关进客厅里。在四个小时前，她参加授予学位、学衔仪式回来，已经是下午五时了。前来祝贺的客人们陆续离去，只有奥姆霍斯一个人留了下来。丁洁琼对这个温存、诚实而学问渊博的同事、老师兼朋友，历来是热情相待的，今天却显得心不在焉。奥姆送给她的一大束鲜花，她忘了插入花瓶，而丢在收音机旁；奥姆送的一篮水果，也被随随便便搁在衣架下。他们俩的确是一起进的夜餐，但丁洁琼只草草吃了一片面包，连黄油也懒得抹，而且她坚持谢绝了奥姆的建议，不肯喝酒。奥姆霍斯只发现女主人今天神情恍惚，态度冷漠，却不知道原因所在，于是，他作为最后一位客人怏怏告辞。

丁洁琼送走了奥姆霍斯，回到卧室，匆匆打开壁橱，从隔板上取出一只小小的木盒。这是她中午收到的、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邮包。她满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撬开木盒，从里面取出一只亮晶晶的小铝盒和一封信。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小铝盒，里面是一团洁白柔软的丝棉。她拨弄了一下丝棉，突然吃惊地眯上眼睛——丝棉物中闪射出刺目的光芒！

"彗星！彗星！"她惊讶地叫道。一颗沉甸甸的指环躺在她手掌中，黄灿灿的金环和紫荧荧的金刚石，在灯光照耀下格外玲珑剔透，光彩四射。

丁洁琼将钻石戒指试着戴在左手无名指上。她意外地

发现自己胖了，因为硕大的指环套在她原来修长而柔软的手指上不紧不松，恰巧合适，好象是特地为她配制的一样。丁洁琼又走到穿衣镜前打量了一番，终于肯定这颗“彗星”的硕大和奇异的折光性能，可以在任何场合引起人们的惊讶和注目。

“我能戴上它吗？”她怀着惶恐不安的心绪思索着，“我配得上这颗‘彗星’吗？……”她熄掉吊灯，扭燃台灯，坐到安乐椅上，拆开苏冠兰的信：

亲爱的琼姐：

首先请接受我的衷心祝贺，祝贺你在不满二十六岁时荣获博士学位和副教授学衔。自从我获得“彗星”后，心中就暗自打定了主意，待你获得博士学位时，就把这个科学界最高荣誉的象征赠送给你。自从设立伊丽莎白金冠奖以来，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获奖者可以把钻石指环馈赠或遗留给任何人，但这个人必须是优秀的科学家。根据这个惯例，我认为，同时也希望，这颗指环戴在你的手上是当之无愧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才华和声望，你对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会象这颗罕见的钻石一样闪射出异彩！

丁洁琼屏住呼吸，将台灯拉近一些，继续往下看——

“彗星”是真正的无价宝。在所有的伊丽莎白金冠奖指环中，“彗星”位居第三。伊丽莎白指环

是禁止出售、转卖的，但是它的价值是惊人的。我谈到这些，琼姐，你一定能明白我的用意，我是以钻石来象征我俩的感情的：它象钻石一样珍贵；象钻石一样具有强烈的折光性，能反射和辉映着我们的坚贞爱情；也象钻石一样刚强，宁可在电火中化作空气，在轰击下变成粉末，但决不软弱变形。

我不能再在渤大呆下去了。这里不是学校，而是一座牢笼。我准备最近去北平，在京华大学或别的学校谋个教职。我去之后再给你写信。在渤大当了近两年"校长助理"，根本没剩什么钱，因为每月薪金的绝大部分，都被校方汇到南京给我父亲"保存"起来了。如果不是你节衣缩食地寄给我一些钱，我现在真要寸步难移了！

国内师资、设备都相当糟糕，南京当局一心一意在"灭匪"、"剿共"，科教界一片颓败，满目疮痍，所以我深感在学业上极难长进。我倒是担心有朝一日我们重会时，彼此有了天渊之别。

我不能寄照片给你，因为过度清苦，我的鬓发有一半变白了，脸上刻出许多皱纹。我已有多年不照相了，我觉得自己苍老了不少。从你寄来的照片上看，你是更加丰满、美丽、奇彩焕发了！在这方面，我们也会形成"天渊之别"的……

丁洁琼不再看下去。她抬起左手，仔细看看那颗金刚石指环，然后把它贴在胸口上，热泪盈眶地低声喊道："钻石固然珍贵，可是，兰！你才是我心灵上真正的无价宝啊！"

十九　十年离别

一九三五年十月，苏冠兰离开渤海大学，去北平平畿大学化学系当讲师。他之所以离开渤大，除了忍受不住这座“牢笼”中多年的苦闷生活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叶玉菡于一九三四年在渤大医学院毕业后，被留在病毒系中心实验室担任实验导师，而这个实验室与化学系的元素有机化学实验室设在一起。苏冠兰正在元素有机室从事高分子化合物微量分析技术方面的研究，这样，就不免要与叶玉菡朝夕相遇，有时还得直接打交道，为了避免彼此不便，苏冠兰便决心离开天津。

他想远走高飞，可是，太“远”、太“高”又办不到。他曾企图到国外深造，可是，公费留学争取不到，自费留学又没有钱。即使有钱也不行，当局根本不会批准，因为那时教育部的部长是苏凤麒的老朋友；教育部不批准，外交部就不会给护照；即使教育部批准了，外交部也通不过，因为外交部长与苏凤麒过从甚密；万一外交部同意了，英美使领馆也不会给签证，这些洋人对苏凤麒这位皇家学会会员是十分器重的。

在国内科教界找个饭碗也不容易。在国民党统治下，

科学研究机构原就寥寥无几，高等学校也是政治风气腐败，教学质量低劣，学生们多集中在法律、社会、经济或哲学等系科，因为在当时的这些领域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任人胡编乱诌的。学这些玩艺，一来省劲，二来毕业后在社会上容易谋求生路。结果是理工系科日趋萎缩，人才愈益枯竭。

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平畿大学也沸腾起来。苏冠兰目睹当局的腐败，而东北三省的沦陷又使他十分悲愤。在周围进步学生的影响下，在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励下，他也卷入了这股革命的洪流，参加了几次示威游行。这样，他在平畿大学也无法再呆下去了。原来平大也是美国教会大学，校长也是个洋和尚，与查路德是至交，甚至模样也和查路德差不多，只是胖一些，一笑起来不是打哈哈，便是细声细气地"嘿嘿嘿"。"一二·九"运动之后，这位校长就关心起苏冠兰来了，几次三番跑到化学系来问长问短，大谈他同苏凤麒、查路德的交情，还问苏冠兰在美国有没有什么同窗、挚友等等。苏冠兰深感危险，便又想方设法进入京华大学当化学讲师。京华大学独立性较强，苏凤麒在这里的神通不大，因而苏冠兰得以安心工作了几年。

在京华大学期间，是苏冠兰学术上长进最显著的岁月。这不仅由于他丢开了很大一部分思想包袱，能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也因为京大有许多驰名中外的学者任教，给予他不少有益的指导。同时，还因为丁洁琼从经济上、物质上大大资助了他。

从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末，丁洁琼在加利福

尼亚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就不断从自己为数不多的津贴中节余一些钱汇给苏冠兰。一九三五年夏末，她当上了副研究员，经济境遇大大改观了，却仍然不买私人汽车和其它价格昂贵的用品。她的住宅和大部分家具都是租用或分期付款购买的。西方上层社会的妇女都把大量金钱花在化妆品、奢侈品上，但是丁洁琼却不需要这一笔开支，因为，作为科学工作者，她已无暇把宝贵的精力耗费在穿着打扮上。她明白，苏冠兰生活拮据，很需要帮助，于是，她就尽其所能，从物质上给予支持。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报刊、实验设备……都一捆捆、一箱箱、一包包地从美国西海岸寄来。苏冠兰忘我地沉湎在科学的大海中，目不暇接地注视着科学——特别是化学研究的尖端成就和最新动态，如饥似渴地向一座座化学领域的新高峰攀登！

一九三七年夏天，苏冠兰和几个青年教师一道从事甾体化学中一个新项目的研究。丁洁琼从大洋彼岸寄来的大批文献资料，给予他极大的便利。完成这项研究后，他将可以写出一篇具有国际水平的论文，可是正在这时，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意外。

首先是听说叶玉菡也到了北平，在东雅医学院病毒系当实验导师。苏冠兰立刻意识到，这是父亲的主意。果然，不久就接到教务处的通知，请他"另谋高就"；接踵而来的是燕云大学的一份聘书，主动邀请他担任燕大化学系讲师。燕云大学也是美国教会大学，校长又是个神甫出身的美国"教育家"，与苏凤麒、查路德是多年旧交。这里面的奥妙是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想象得到的。

怎么办才好？未待苏冠兰想出个妥当法子，“七·七事变”发生了，北平附近一片战火硝烟。苏冠兰不愿当亡国奴，便毅然离开北平，到了西安，在西辅大学教化学。随着战火蔓延，他又流落到山西故乡，在一些流亡大学和当地中学教英语、化学，生活非常困苦。这一段时间，他有时象个乞丐，有时象个闯荡江湖的人，皮肤越来越黑，象块老松树皮，而头发却越来越白，象是深秋的霜华。因为战火燃烧到了大半个世界，空中、海上和陆地邮运时常发生障碍，他和丁洁琼经常要等两三个月才能通一次信息。

南京陷落前几天，苏凤麒就到了香港，然后取道新加坡、加尔各答、开罗、罗马、巴黎，到了伦敦。沿途他受到联合王国驻外使领馆官员彬彬有礼的迎送。当他乘坐的飞机在伦敦机场降落时，受到一大批来自皇家学会、各大学和天文台的头面人物的非常温雅而周到的欢迎。老院士的尊贵不减当年，他又回到了圣·安勃罗斯学院，仍然领受优厚的薪金，过着闲适的日子，偶尔也去格林威治天文台或剑桥观象台指手划脚一番。

苏凤麒始终不放心的就是留在国内的冠兰、玉菡和女儿珊娜。他与冠兰本来就无话可谈，儿子除了例行公事外，根本不愿写信给他。他与玉菡的通信也时断时续，邮件常常失落。由于战争的缘故，原在西安医学院求学的珊娜在随校迁移时，也与所有亲人失去了联络。尽管老院士十分焦虑，却又束手无策。日本法西斯和全世界的法西斯强盗相同，他们不会象天体中的星辰那样驯服地按照苏凤麒曾计算过的轨道来运行。

现在，苏凤麒对苏冠兰是望洋兴叹、鞭长莫及了！苏冠兰意识到了这一点，远在大洋彼岸的丁洁琼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丁洁琼每一封来信都催苏冠兰赶快设法到美国去。

丁洁琼在科学事业上突飞猛进着。一九三五年，她不满二十六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她是以一篇粒子结构论文引起学位委员会那些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们的赞赏的。一九三八年冬，丁洁琼对重要的原子核物理实验设备——加速器和"瓦斯仪"进行改革，使她的名声骤然显赫，引起了物理学界的注意。这一年年底，她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粒子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这时丁洁琼才二十八岁。

女科学家并没有公开把"彗星"戴在手上，她觉得自己离第一流科学家的标准还相当远。可是，她始终把苏冠兰放在心上。她有时耳热心跳地寻思：我大概确实需要一个丈夫了！她甚至想象自己将有孩子——一个活泼的男孩或美丽的女孩……

有些作家总喜欢把女科学家描写成一些高深莫测、面肌呆板、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或神物，似乎她们没有感情，没有欲望，一天到晚严肃得象尊偶像。这种描写往往是出自作家的主观臆测，而不符合于生活的实际。不错，现实生活中确有那种性情冷峻、孤僻，甚至终身不婚的女学者。但即使是这样的人，她的性格也绝非与生俱来。如果遇上高明的心灵解剖学家，一定能从她们的心灵上发现青春时代刻下的伤痕。比如丁洁琼，她已经是个有声望的科学家了，

随着年龄、地位、声望的变化，她的仪表、举止日渐严肃、庄重、冷静，可是，她的内心却仍然保持着一个正常的青年女性对人生的一切理解和向往。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别墅、洋楼、花园、书房、实验室、小汽车，有了一大批同事、友人、学生，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成就——一句话，她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可是，她拥有了大多数人不易拥有的一切，却缺乏大多数人在轻而易举中平平淡淡地享有着的一切——那就是家庭中特有的温暖和欢乐。

是的，她有一个爱人，一个远在天涯的心上人。女孩子们都喜欢以骄傲而幸运的心情，柔情脉脉地向别人夸耀地提到自己的爱人。可是，丁洁琼却不敢这样做。她与苏冠兰在暴风雨中相识，又在坎坷崎岖的爱情道路上度过了漫长的十年离别。她尽力不让别人知道她与苏冠兰的相爱，她深恐因为一个细节上的疏忽，事情辗转传扬开去，又会引起苏凤麒、查路德以及他们分布在地球上每个角落的同道的"关照"。她提心吊胆地爱着，真心实意地爱着，受够了离别的痛苦，流尽了辛酸的眼泪。

特别是战争更加深了她的恐惧和忧虑。几万万同胞在战火中饱受煎熬，其中也有她的冠兰。每当比较长时间收不到苏冠兰的音讯，她总不免胡思乱想起来，久而久之，竟至严重影响了她的睡眠和工作。

丁洁琼不能再无休止地忍耐下去了。她接二连三地说服苏冠兰到美国来。她需要苏冠兰，需要他的爱情和温暖。她担心苏冠兰在战乱中会惨遭不幸，或者去过那种吉卜赛人似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她深知苏冠兰是个聪明而勤奋的

人，一旦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一定能在科学事业上迅速获得巨大成就。她希望苏冠兰立刻到来，和他共同生活，相互鼓励，一起在科学事业的征途上奋斗，一起去探索宇宙物质的奥秘！

她不是称苏冠兰为"弟弟"吗？是的，很难确切地形容出丁洁琼对苏冠兰所怀有的爱情和关怀是以爱人还是以"姐姐"的身分。近一年来，她已经在自己的住宅里，悄悄地为苏冠兰准备了一应生活用品，在学院里为苏冠兰谋求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将原有的"奥斯汀"小轿车换成一辆天蓝色的、更宽敞舒适的"福特牌"流线型小卧车……

她的年岁比苏冠兰略大，她的境况与心上人有天壤之别，她的资望远远超过了对方。可是，这一切又怎么样呢？不但不妨碍他们的爱情，反而使她充满了自豪和欢欣。她准备让苏冠兰生活得幸福一些，不但要享受她的抚慰，也要享受到她的娇柔……

她唯一担心的就是苏冠兰怎么来美国呢？可不能在半路上出事啊！

二〇　丁氏构造

不知什么时候，苏冠兰来到了美国。多么兴奋啊！丁洁琼领着他四处参观，访问，游览……仿佛很忙乱，又似乎很轻松，象在云雾中飘浮一样。她陪着苏冠兰出去玩，在林荫道上遇见不少同学、熟人，大家都向他们打招呼，表示祝贺和问候。丁洁琼也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介绍着："这是我的朋友……"可是从大家的笑意上可以看出，他们都明白："朋友？恐怕不仅仅是'朋友'啊！"而丁洁琼心中也骄傲地、无声地回答着："对！不是普通的朋友，而是我的心上人！不久之后，还会是我的……丈夫呢！"一想到"丈夫"这个词，以及这个字眼的含义，她不免耳热心跳。

终于，他俩来到一家公园，漫步在树林中。暮色茫茫，游人稀少。一对年轻夫妇与他俩擦肩而过，丈夫怀抱着一个婴儿，妻子在一旁用丝帕为熟睡的孩子轻轻揩擦着红朴朴的脸蛋。夫妇俩专心致志，根本没有留神身旁的一对情侣是以怎样羡慕的目光打量着他们的孩子……

"琼姐！"苏冠兰挽着丁洁琼的腰，轻声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什么问题？"丁洁琼停下脚步，仰起头来，"你问吧，问

吧！"

"如果咱们将来也有一个孩子，你会喜欢吗？"

丁洁琼羞涩地垂下头去，过了好久好久，她才怀着美妙的憧憬，怯生生地向远处凝视着，低声说："自已亲生的，当然喜欢啊！"

苏冠兰以火热的目光盯着她，倏然舒展开宽阔的胸怀和双臂。她紧紧依偎在苏冠兰怀里，冠兰的胸怀是多么温暖啊……

一阵电铃声把丁洁琼闹醒了。她懊恼地翻身一看，薄薄的鸭绒被抛在一旁。昨夜大约是忘了拉上窗帘，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直射进来，照在她的睡衣上。她痴痴地回忆着那飘忽的梦境。

一股怅然若失的感觉攫紧了她的心。她是多么怨恨这阵不合时宜的电铃，又多么希望这个梦再长一点啊……

她失神地望着窗台上的十几盆兰草，翠绿的兰草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蓬勃旺盛。

铃声又响起来。丁洁琼起身走出卧室，穿过客厅，打开房门。

"不早啦！"奥姆霍斯博士看看手表，微微一笑，"上午十时啦，教授！我足足按了一刻钟电铃，你可睡得真香。一定是做了什么好梦吧？"

"梦？……"丁洁琼面色微微一红，将一束漆黑闪亮的长发往脑后一甩，做了个手势，"请进来坐吧！我昨天删定论文直到午夜，后来又失眠，所以……"她没有说完，就回起居

室去了。

自从奥姆霍斯继任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主任后，与丁洁琼是朝夕相处的同事。不久将在费城召开一次全国科学讨论会，加州理工学院将派出以雷索院长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奥姆霍斯和丁洁琼都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今天是代表团启程的日子，奥姆霍斯是来约丁洁琼一起到机场去的。

丁洁琼把内室收拾好，梳洗完毕后，匆匆吃了些点心，携上小提包，便与奥姆霍斯一同乘车前往机场。路上，奥姆霍斯找了些话题，但丁洁琼心不在焉，经常保持着缄默。于是，奥姆也只好沉默下来，他原是个不爱多话的人。

理工学院的代表团占据了大半个机舱。尽管发动机轰鸣，人们还是兴致勃勃地谈笑风生，中心议题是关于这次宏大的讨论会。这类全国科学讨论会，几年召开一次，届时，各著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都派出自己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卓越的科学大师、教授、专家，包括各种科学奖赏的获得者，云集一堂，对有关的新成果、新发现、新课题进行探讨、分析和评价。讨论会实际上是科学界的大检阅。

人们谈到参加本届讨论会的名人时意趣盎然，如数家珍。这些名人中有几位公认的科学大师和十几位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

"密斯丁！"奥姆霍斯望望身边的女同事，关切地问，"你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吭声？"

"因为没有谈起一个中国人！"丁洁琼偏过脸去，瞧着机舱外飞驰的云絮。

"不要难过，密斯丁！我理解你的心情。"奥姆沉吟道，

“这不能归咎于中国人的种族素质，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古代中国学者和工匠作出过许多光辉贡献，这些贡献在人类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上刻下了伟大的足迹；至于中国人在文学、哲学、艺术和工艺上为人类文明史增添的财富，就更是不可估量的。近百余年的落后，一方面是上层集团的腐朽造成的，另一方面，老实说，要归咎于我们那些挂着文明招牌的白人同胞对你们的侵略——豺狼般的烧杀、掳掠……”

“奥姆！……”丁洁琼的声音有点异样。

“相信我，密斯丁！我讲的是真心话。”奥姆沉思片刻，继续低声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你，纳尔逊世家在历史上一度濒于毁灭，但是我的一位先人铤而走险，参加了远征军，在鸦片战争中靠双手血污立下赫赫战功，攒下一大笔财富。我的家族由此振兴，我父亲和我也才有机会忝列‘学者’……从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在东方民族的尸骨堆上，建立了西方今日的文明。这是每一个人都明白的，只不过今天才由我坦率地指出并承认了这个事实……怎么，你没有听我的话吗，密斯丁？”

“不，我在仔细倾听，只字不漏地倾听呢！”丁洁琼的嗓音微微颤抖，“不过，我的心绪有点乱……”

“我的心绪也有点乱……不，应当说是激动。我们相处多年了，你不是经常问我为什么如此尽心尽责地指导你吗？我总是避而不答。原因有多种，我不知该从何谈起。不错，你知道，我爱你；尽管你一直不肯接受我的爱情，但我仍然深深地爱着你！……不过，爱情并不是促使我对你尽心尽责

的主要动力，主要动力是我的先人的罪过。我们家曾有过一批从中国抢掠来的‘纪念品’、‘战利品’，被列为‘传家宝’。那批宝物是中国人的血泪、灾难和死亡的见证，也是我的白种人同胞，包括我的先人的罪恶的见证。我放弃爵位，离开英国，与这些肮脏历史有很大关系。后来我认识了你，呕心沥血地指导你，你却并不明白我内心赎罪的深意……”

“不要这样说，奥姆！”丁洁琼轻声打断对方的话，“你永远是我衷心爱戴的好老师！”

“密斯丁，你的出众的聪明才智使我既惊奇又高兴！记得你刚到美国时说过一句豪迈的誓言：你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目前在学术上的实际水平已经超出了我，你实现了你的誓言。我不但不嫉妒，反而更高兴。我愿意代表我的民族尽到报偿的义务，弥补我们的先人造成的过失；我愿意看到东方的兴起，看到中华民族的兴起，并且在这种合乎历史规律的大变动中竭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我高兴的是，这种努力已经见到成效。你刚才提到那些第一流的名人、大师中没有中国人，为什么你不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呢！为什么你不能冲破这个禁区？！我有这个预感……不，我有这个把握：你一定能够登上科学顶峰！”

“听我说，奥姆！你代表了你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友情！”丁洁琼凝视着对方热情的蔚蓝色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如果我有朝一日登上顶峰，我不会忘记自己脚下的巨人的肩膀……”

“你看，他们俩似乎有说不完的喁喁情话，密斯丁还抓着奥姆霍斯的手呢！爱神的力量真是伟大……”不远处，一

位教授拍拍雷索院长的胳臂，低声说，"奥姆霍斯对这位女神，整整追求了十年，现在看来，苍天真的不负苦心人啊！"

"你象只狼一样，老是斜着两只红眼睛盯住别人干什么？谁不知道你当初追求密斯丁吃了闭门羹？"雷索拨开对方的手，不高兴地说，"哼！情话，爱神……事情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女神对奥姆霍斯的印象显然比对你的印象好一千倍！"

讨论会在富兰克林宫举行开幕仪式，参加会议的共十三个学术委员会，每个学术委员会下面按专业项目设若干个小组委员会，综合、分组交错地展开学术活动。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物理委员会和粒子物理小组委员会在第一讲演厅举行原子能座谈会。因为原子能已经成为当时全世界密切注意的重大问题，所以，也成了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当天下午，各学术委员会大都停止了活动，因此，大多数与会者，不论与物理学有无关系的，都集中到第一讲演厅来。过道、窗台、走廊、门口，每一个可以容人的地方，都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几位科学家宣读了一些有关核子物理方面最新成果的论文，他们的论文解决了一些课题，也留下了一系列关键性的疑难。

十二日上午的会议改在典礼厅举行。因为各地赶来的科学工作者太多，第一讲演厅实在挤不下。

会议主席伯希摇了摇铃，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他作了简短的讲话，宣布请席里大师谈谈自己的见解。

五十六岁的席里，是多种最高科学奖赏的获得者，核子物理学一系列基础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从南欧移居美国

已经十余年了，目前是世界上一个最著名的核子研究所的所长，那个研究所拥有当时功率最大的加速器和其他最精密的实验设备。

席里在讲坛前坐下来，多年的关节炎使他连步行都感到困难。他摸摸上唇的两撇卷曲的褐黄色长胡须，轻声干咳了几下。他微微凹进去的薄嘴唇抿得紧紧的，脸上显得有些困倦。

“我的身体有点糟糕，因此，今天下午，我就得坐飞机赶回芝加哥去。”席里的一只手搭在光学黑板的投影镜头上，毫无表情地说，“现在，我来谈谈所谓‘席里构造’，也就是我对原子核构造的看法——我的实验，以及我的理论……”

尽管会场中禁止吸烟，他却掏出一只烟斗，装满烟丝，划燃火柴，自顾吸了起来。

大师一面吞吐着烟团，一面不慌不忙地介绍着“席里构造”，大厅中鸦雀无声，即使拆除了扩音器，几百名听众也能听清他那安详的谈吐。他偶尔挥舞一下右手，或者伸出一根手指，来加重他的某些语气。从大师那经常衔着烟斗的、被浓密的胡须遮掩着的嘴中，吐出一串串的音节，那些音节组成英语、拉丁语，偶尔也掺杂着斯拉夫语、法语和意大利方言的语句，由这些语句中有次序地交替地连贯成一个个、一组组严密的运算、推演、公式和结论，逐步深入地揭示着物质世界内部的奥秘；各种粒子的质量、性能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席里把刚填满烟丝的烟斗放到嘴边，又缓缓移开。他思索了一阵，回头望了望光学黑板，又扭过身来，点燃烟斗，

深深吸了一口。光学黑板上写着一个复杂的方程式，这是“席里构造”中一个关键公式，它的代号叫“M-7”。

“唔，关于这个公式……”大师又回过头去，注视着那个倒楣的公式。从他的嘴、鼻孔和烟斗中弥漫出来的烟雾，使光学黑板上也翻腾着一圈圈阴影。大师沉吟了一会儿，心中有点烦躁和气恼。“这个，这个公式……嗯，这个……”他吱唔了几下，但是都只是在喉咙眼里，没有冒出来。否则，通过扩音器传到千百只耳朵里，可就伤了脑筋。

十秒、二十秒、三十秒……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消逝，大厅中依然鸦雀无声。

烟斗已经熄灭，却还夹在席里手中。光学黑板上的阴影早已消散，大师头脑中却仍然思路紊乱。他不再看那块讨厌的黑板，垂下目光，用右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投影仪，心里咕哝道：“唔？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扩音器将巨大而沉闷的语音传入每一只耳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席里大师自己也吃了一惊。大厅中掀起轻微的噪动。

坐在前排贵宾席的罗斯爵士微微皱起眉头，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这位著名的数学家将自己的双手搭在两边扶手上，仔细注视着黑板上的公式。

塞鲁大学校长戈勒侧过脸去，在罗斯爵士耳边也说了几句什么。爵士瞧瞧自己左手无名指上的伊丽莎白钻石指环，微微耸耸肩膀，脸上毫无表情。

“博士！”会议主席伯希凑近席里身边，低声喊道。

“可能是记忆力出了毛病，‘卡’住啦！”大师摆摆手。

"这是常见的事。"伯希回到主席座位，摇摇手铃，喊道，"暂时休会，休会！半小时后继续举行……喂！请大家注意，席里大师是世界上最卓越的物理学者，是一位非常谦逊的人，会前他曾经说过，这是一次讨论会，因此希望诸位都能发表一些见解，相互切磋。"

大厅中寂静异常，与会者都注意地倾听伯希主席的声音，没人说话。

"好吧，休会。"伯希主席举起一只手。

"等一等！"会场后侧的角落里忽然举起另一只手。

"谁？什么事？"伯希主席抬了抬近视镜，远远瞟见一位黑眼珠的东方女郎在人群中站起来，她双颊绯红，显得有点激动。整个典礼厅中只有寥寥几个女子，所以东方女郎淡黄色的连衣裙和披在肩上的白纱巾在满堂黑压压的男人西服中显得格外醒目。

"您有什么事？女士，请说吧！"伯希主席摇摇铃，要求全场安静。

"主席先生！我想——很冒昧，我想对席里构造M-7号公式发表一点意见。"女郎放下手来，微微有点喘息似地说，"席里大师刚才的周密论述，使我和全场一样听得入迷。这次论述的M-7号公式，刚才停顿下来了，但却引起我思路上一系列反应。我深深感激大师对我的启发，这些启发使我产生了新的思维。我唯恐这种新的思维在休息时被扰乱和打断，因此，不揣冒昧地向主席请求……"

"博士！"伯希主席瞧瞧席里。

"让她说！"席里惊讶地望着容貌美丽的黑发女郎，朝伯

希摆摆手，"她是日本人吗？叫什么名字？"

"我似乎在哪里见过她，也许是个中国姑娘，等一等再去问问……"伯希主席又摇摇手铃，要求大家坐下。他大声说："大家安静下来！请说吧，女士！"

座席都朝着前方，但目光都朝着后面。几百双目光凝聚的焦点，就在那位容光焕发、微微显得有点腼腆的女郎身上。她环顾了一下全场，挺起丰满的胸脯，两手搭在前排座席的靠背上。

"刚才，席里大师谈到 M-7 号公式，这是一条关键公式。"女郎略微停顿，然后说，"由于休会时间到了，大师没有再说下去。作为'席里构造'的创立者，大师对关键的 M-7 号公式一定还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我想，在'席里构造'的特定条件下，运用 M-7 号公式对物质结构进行分析、测定和阐释，至少有可能引申出五种后果和结论。"

会场中哄动起来。

罗斯爵士忍不住又回过身去注视着女郎。刚才，当席里在 M-7 号公式上"卡"住时，这位数学大师就察觉到症结所在。这算什么呢？任何一位天才人物在他的思维过程中都难免要出一点这样那样的岔子，罗斯自己也有过这种体验。所以，他没有作任何表示，连一点表情也没有。

"五种？"戈勒校长吃惊地问罗斯。

"五种。"罗斯爵士点点头，"听她说。"

"明明是席里无法说下去，才引起休会；可是她却说成是由于休会才使席里不说下去……"雷索院长微微闭上双眼寻思道，"我的东方女郎啊！你也学会了西方人的'礼

貌'，而且运用得更纯熟，更巧妙！但愿你不要也学会西方人的虚伪……"

"下面，我谈谈 M-7 号公式所可能引伸出的各种结果。"年轻的女科学家有条不紊侃侃而谈。她象席里大师一样，没有任何书本、资料放在面前，甚至也没有光学投影仪可供书写记载。她单凭记忆力，背诵出几十个高深的方程式和上百个特殊的数据，对 M-7 号公式进行了周密的、系统的推论。她的论述达到了不可辩驳的程度。

"我的第一部分论述，到上面为止。"东方女郎深深透一口气，停止了发言，她嘴角上泛出一丝微笑，美丽的鹅蛋形脸上红光焕发，一双引人注目的凤眼格外黑漆漆、亮晶晶。

会场中静悄悄的，没有掌声，也没有喧哗。

"等一等！"戈勒校长站起来，向前平伸出右臂，大声喊道，"这位女士——对不起！我还没来得及打听她的姓名——她的逻辑推断能力令人惊叹，其论述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境界。可是，我相信，当一种结论……啊，不，我是说，如果一种结论能给人带来东西，那么五种结论却决不可能！因为五个结论的论述过程个别看来虽然都貌似严密，但五个结论对比起来，却相互矛盾！"

会场中再次哄动起来。

"对！对！"有些人在交头接耳，"戈勒博士看出了症结！"

伯希主席又摇了一阵手铃。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说几句。"一直默不作声的罗斯爵士站起来，"真理只有一个。一个结论能给人带来的东

西，不一定就是真理。——如果这个结论不是唯一的科学结论，而只是五个结论或更多未发现的可能结论之一的话。"

这位杰出的数学大师表情沉着，语气平稳，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威严，典礼厅中又寂静下来。

"依我看，这位东方女学者对 M-7 号公式所以予以反复的严格论述，是另有一种非凡的想法和目的的。刚才诸位听见没有？她已经声明，她所介绍的，只是她的全部理论的第一部分。而这个第一部分论述，与其说是严密地证实 M-7 号公式，毋宁说是以无可置疑的逻辑，证实了 M-7 号公式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可靠性。"

会场中显得有点不安。席里睁大眼睛。自"席里构造"创立后，M-7 号公式是粒子物理领域的理论支柱之一。由 M-7 推导出来的艾威尔系数表，是原子能技术中的重要工具。可是今天，有人说他的理论是"不可靠"的。

"这样吧，"席里大师终于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做了个手势，"是不是请女学者把自己的全部理论介绍出来？"

"我赞成。"罗斯爵士坐下来。

"请说下去吧，女士！"伯希主席大声说。

"确实，每一个人都承认，从'席里构造'可以看出大师惊人的才能。"东方女郎依然平静地微笑着，恳切地说，"但是，也许是由于实验设备造成的误差，也可能是计算方面的问题，尽管 M-7 号公式本身象 2+2=4 的等式一样正确，但是因为前提错了，所以正确的等式也不一定能导致正确的结论。说浅显一点，两只火鸡加上两只冻鸡，既不会等于四只火鸡，也不会等于四只冻鸡。在席里理论中，错误从

M-1号、M-2号公式和更前面的‘螺旋定则’中就存在着……”

“请问，女士！”戈勒校长叫道，“您说的话岂不会导致‘席里构造’解体？”

“我不知怎样回答您的问题，博士。在核子物理的研究中，席里大师作出了光辉的贡献。但是大师对物质构造的认识，是包含了重大错误的。这个错误，使得近几年来物理研究的某些领域发展缓慢……”

“您真是个天才！”戈勒校长笑道，“您的胆量令人钦佩，女士。”

“我是‘地才’，博士！”女科学家冷冷一笑，“正如生命起源于大地一样，我的认识也是脚踏实地摸索出来的。我和我的同事们，经过极其繁难艰苦的实验，取得比塞鲁大学多几百倍的数据，掌握了不可置疑的事实和规律。”

“可是，我还要请教……”戈勒校长又一次站起来。

“够了，戈勒先生！”席里大师瞪起眼睛，用拳头朝讲坛上使劲一捶。闹哄哄的会场再度安静下来，戈勒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坐下去。

“不要再争论了，先生们！”席里清清嗓子，显得有点激动地大声说，“作为‘席里理论’的创始者，我比谁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位女士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在这里，需要的是理智，是承认客观真实的勇气，而不是感情用事、狭隘和偏见。我认为，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都应该有这种理智和勇气；今天我这样做尽管有点困难，特别是在一位东方人面前，更别说她是一位年轻女郎！但是……”

典礼厅中出奇地宁静。

“在这个大厅里，当前能领悟这位女士的天才的，也许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罗斯爵士。”席里大师站起来，他微微喘息了几秒钟，大声说，“现在，请允许我打听一下这位了不起的女学者的姓名……这事办得太迟了一些，再迟就更是罪过了！”

无数目光凝聚在会场最后面的东方女郎身上，人群中掠过阵阵喧哗，响起啧啧赞叹声，不知是为她出众的才智，还是为她惊人的美貌所倾倒。她刚才的勇气忽然消失了，脸蛋变得更红，腼腆地垂下眼睛……

“席里先生！”会议主席伯希靠近大师身边轻声说，“我刚想起来，她就是几年前曾经改革过加速器和瓦斯仪，后来又在量子统计学方面提出过一系列重要见解的那个女学者——”

“丁洁琼？”

“对，丁洁琼！——中国人……”

席里大师捋了捋浓密而卷曲的唇须，颤巍巍地从讲坛上移开，褐黄色的眼睛闪烁着异彩。他朝前平伸出双手，兴奋地喊道：“我很早就从丁女士的创见中发现了天才的闪光，今天，我终于看到这种闪光已经变为火山口的烈焰。我敢说，很可能在富兰克林宫开始了科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东方人的时代！来吧，登上这座为世界第一流科学家专设的讲坛吧！谈谈你的理论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乃至全部，谈谈你在当代尖端科学的最重要领域内的卓越创见，谈谈未来的东方、未来的世界！……”

会场中响起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丁洁琼昂起面庞，拉紧肩上的纱巾，迎着无数的笑脸和伸过来的温暖的手，沿着过道徐徐前行，不断地朝欢呼的人们微笑、颔首致意。

在人群中她忽然发现了奥姆霍斯。

“密斯丁！”奥姆紧握住丁洁琼的手，热情地叫道，“祝贺你，真是天才的闪光！竟敢向大师挑战，竟能一口气进行那么缜密、艰深、复杂而又内容繁多的论证，而这一切又是在刚才一瞬间产生的！”

“你错了，奥姆！”女科学家松开奥姆的手，深沉地微笑道，“为了确凿指陈‘席里构造’的错误，我在整整五年中耗费了艰苦的劳动，付出过无数不眠之夜……我带来的手提包中除了论文，什么也没有！”

“是吗？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密斯丁！连我都瞒着！”

“这是我的个性：事情没有圆满成功之前，决不声张。”丁洁琼回过头来朝奥姆霍斯莞尔一笑，“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是如此！”

丁洁琼在走过第一排座席时，握住罗斯爵士伸过来的手。这位白发苍苍的大数学家慈祥地注视着年轻的女学者，说：“我曾经到过你的祖国，虽然只逗留了短短的几天，印象却很深刻。我喜欢中国人。祝贺你，你不是在走上一座普通的讲坛，而是在走向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谢谢您，大师！我是在走上巨人的肩膀。”

席里拉着丁洁琼的手，蹒跚地走到讲坛上。东方女郎向活跃的与会者们频频颔首致意，同时略微有些为难似地

说："我该从哪儿说起呢？……"

"这个容易，"席里大师举起戴着伊丽莎白钻石指环的左手，大声喊道，"请大家安静下来！"他用右手拿起笔，在光学黑板的投影仪上删去"席里构造"的字样，另写上一行醒目的大字——

"丁氏构造"。

二一　神秘信箱

苏冠兰在山西流浪一个时期，又重新设法出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局面中，他一直没能找到一条安全的途径。有时他想到一个自认为适当的办法，可是，丁洁琼又不同意，她不是怕苏冠兰乘坐的飞机被日本人击落，就是怕他乘坐的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这样，拖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苏冠兰到了四川北碚，在川慈医学院担任药物学副教授时尚未成行。药物学与化学有紧密关联，苏冠兰从此由化学工作者改行成了药物学家，并将毕生精力投注于保护人类健康的事业中。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他树立了坚定的、明确的政治信念。

对苏冠兰的改行，丁洁琼是有不同意见的。她认为苏冠兰最好从事数学、力学、物理学的研究，因为在这些领域内能够最充分地发挥他的才能。至于学化学，也是好的。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或化学合成等等，都有一系列的尖端项目，苏冠兰在这些领域中也可能取得成就。不过，药物学就不同了，这是一门似乎无足轻重的应用学科，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贡献。

丁洁琼在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苏冠兰不同意。他本来是打算取道贵州、云南一带到中印半岛，再取道印度、北非、南欧到美国去的，可是却在北碚耽搁下来，并且改了行。他似乎安下了心，每天勤勤恳恳地从事药物学研究，甚至竟一时打消了去美国的念头。他寄了几张照片给丁洁琼，这些照片都是用丁洁琼送给他的照相机拍摄的。从照片上看，他是明显地衰老了，年仅三十二、三岁的他，不仅两鬓灰白，似乎连眉毛和上唇的小胡子也掺杂了不少银丝。他瘦了、黑了，面庞上现出一些皱纹，前额开始脱发。从衣着、面容上看，他的生活非常困苦。

丁洁琼异常焦虑，有时还不免有点疑惑。她再三催促苏冠兰来美国，可是，苏冠兰却打消了出国的念头。他在信中一再向丁洁琼表白他忠诚不渝的爱情，但又明确表示他的工作很需要他，他不能抛弃那里的一切而离去。

川慈医学院有什么需要他的所在？莫非是那些阿斯匹林、胃痛粉或中草药使他心醉？丁洁琼想来想去，不得而知。

苏冠兰不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丁洁琼。在整个大后方，都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医学院，在药物系，在苏冠兰的助手和学生中，都有这样的人物。苏冠兰从偶然接到的电话中，获知国民党特务正在抓捕他的两名学生，他们都是地下党员。苏冠兰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逃脱了。他从此获得了党组织和进步学生的信任。他没有向人们提起过他与鲁宁的友谊，没有公开说过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尊敬和好感，但是，他确实明白自己的几个助手和学生是什么人，他

们在从事着什么样的斗争和事业，他以自己的职业和身分，暗中向他们提供着无声的关怀和保护。他利用自身工作的方便条件，配制了大批药物，通过各种渠道，送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游击队手中。

苏冠兰辛辛苦苦地挣扎着，奋斗着，他指导几个助手，从人们常见的蔬菜——莴苣的茎液中分析出一种结晶体，经过反复提炼、合成后，制成一种实验药品，用这种药品作催眠剂，是全世界截至目前为止唯一对人体神经机能没有任何刺激和损害的药物。苏冠兰企图深入研究，也许可能由此发现一种丝毫没有副作用的安眠药，这在临床医学上将具有重大价值。可是，他的实验没有继续下去，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没有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没有适用的灵长目实验动物，没有高水平的助手，特别是没有病理学、生物化学方面的人才，没有象样的参考资料……什么也没有么？有的！有几位权威的讽刺，那是川慈医学院几个喝过"洋水"的"名教授"的指手划脚："哈哈！连中国大门坎也没出过一步的土包子，居然打算钻冷门，一举成名啦！""嘻嘻！莴苣——这是什么？是蔬菜嘛！蔬菜能当安眠药，猪肉一定能作长生不老的灵丹罗！""嘿嘿！安眠药吃多了可能致死。鄙人眼下正在追求马公馆的二小姐，倘若失恋，倒要请教苏先生，吃多少莴苣才能自杀？啊哈哈哈！"

这伙不学无术的家伙的冷嘲热讽，苏冠兰倒不在乎。有一次，他制订了一个对中药进行分析和提取有效成分的计划，并带领几个助手开始进行实验。不料，教务长气急败坏地跑来通知他，说是触犯了民国十七年和二十二年南京

政府颁布和补充的所谓"取缔旧医法令"，有人可能会提出诉讼，一旦事发就难办了，等等。

苏冠兰感到寸步难行。现代药物学根本无法发展，研究传统药物又触犯"法令"。他活了三十多岁，到过大半个中国的十几个省份，到处是烽火狼烟，到处是黑暗高压，还有数不清的盗匪、贪官、特务……人们连活下去都困难，还谈得上什么科学、教育、文化？他常常回忆起十几年前，在沪宁线的列车上，凌云竹教授说过的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一个美好的社会，干哪一行都难以获得成就。"而要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也就是要"救国"……"这是我们时代每一个清醒的、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人的共同课题"，要靠人们自己去寻求、探索、斗争。

那些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与日寇汉奸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那些置生死于度外的共产党人，他们就是凌云竹所向往的革命者、爱国者，他们正是为了实现一个真正美好的新社会、新中国，而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他们在前方的战斗，他们在大后方的正义爱国行动温暖着苏冠兰这个在阴霾迷雾中摸索了漫长岁月的知识分子的心。

在一次会面中，地下党的同志谈到周恩来同志对国统区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的崇高评价，代表党组织对苏冠兰副教授坚持正义、要求进步、同情和援助共产党人的一系列言行表示赞扬和感谢。苏冠兰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在学生时代经常是成绩第一名的优胜者，他也曾经幻想在科坛上取得惊人成就。但是，现在他感到，任何荣誉都比不上地下党的同志今天对他所作的评价。他暗自下了决心，今

后考虑一切问题时，要先把个人摆在一旁，尽可能多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出力。他向往过"科学救国"，他今天终于意识到科学救不了中国。他回顾了二十多年的所见所闻和自己坎坷曲折的遭遇，他从鲁宁及他们的战友身上，才发现了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苏冠兰的身世、经历和职业，使他成为一个很难与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直接打交道的人。他象许多科学工作者一样，深沉、稳健、洁身自好。但是，他鄙夷那种成天皮笑肉不笑，以"今天天气哈哈哈"为口头禅，见人便点头哈腰，以中庸自居而不辨是非黑白的伪君子。他有着明确的爱憎。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黑暗统治、丧权辱国；他喜欢那些勇敢正直、满腔热血的共产党人。从鲁宁身上，从现在活动在他身边的几个地下党同志身上，他隐约感到他所向往的美好的新中国的脉搏……

虽然旅途艰难，但苏冠兰确实有过几次比较安全的出国赴美的机会。可是，他放弃了这些宝贵的机会。第一次，他凑巧掩护那两个地下党同志出走，离开了北碚七天。第二次，他受党组织委托，为游击队配制和筹集药品，耽搁了几天。他的生活、工作与革命者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他感到自己离不开他们，他们——特别是他们之中经常与自己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几个青年助教和学生——也离不开自己，他觉得自己留在国内是有必要的。

然而，他不能把这一切真情实况在书信中告诉丁洁琼。他找出各种借口拖延着，滞留在四川。这样，直到一九四四年夏季，他收到丁洁琼一封比较短的信。

兰：

我马上要离开生活了十一年的旧居，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去。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最后环顾了一下熟悉的房间、陈设，我当然不会忘记临行前还应当给你写一封信。

你不要来美国了。因为我不打算再在这里呆太久。这个国家固然比我们的祖国富裕得多，但是也畸形、野蛮、粗暴得多。在繁华兴旺、灯红酒绿的外壳下，到处是贫民窟、穷人、乞丐、三K党、酗酒、凶杀、裸体舞、抢劫、离婚、奸骗、自戕和种族歧视……

正象我马上要离开这座小洋楼一样，不久后我也将离开美国，回到亲爱的祖国，回到你的身边。

去年九月在费城举行的科学讨论大会，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我的理论。这个理论简称"席里-丁构造"。由于我对创立波的发射与吸收程序中的量子概念、晶体比热的量子理论和发展新的量子统计学方面的贡献，我被任命为密西西比理论物理研究中心主任，并获得全国科学院院士等一系列科学方面的荣誉和职衔。

除了对原子核理论和对量子力学的研究，我在原子物理研究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些成果，例如对加速器、瓦斯仪的改进，同位素生产、中子源

和减速剂的设计研制，反应堆的建造和运转等，人们普遍认为我在艰深的基础理论和繁难复杂的技术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面而突出的才能，是当代人中所罕见的。请你不要以为我在骄傲和卖弄，我不过引用他们的原话，说明这里的人们对我的鼓舞和赞誉罢了。

声誉越高，自由度越小。当局对我大加“保护”，实际上是监护。一些留居美国的外国著名科学家已陆续加入了美籍，当局也在劝说我加入美籍，有些人在猜测，不久后可能授我以“大师”的荣誉称号。我拒绝加入美籍，这实际上就是拒绝了获得“大师”称号的可能性，因为依照惯例，外籍科学家不能获得“大师”称号。

任何名利都很难打动我的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并不向往外国人给予我的荣誉。而且，我在前面说了，声誉越高，自由度越小。除了商议给我戴上“大师”桂冠，还有不少人提名我为伊丽莎白金冠奖或其他奖金、金牌的候选人。倘若我果真有了这一切，大约也就没有了我自己。我的主意是，能够推掉的一切都推掉。

我原想呆在这里，领导建造一座新型的回旋加速器和另一座工程试验堆，并且深入对直线加速器的设想和研究，可是，当局却强迫我们中止工作，并要求我个人和其他几位学者从全国各地乘飞机集中到某个边远地方去。

兰，你是个聪明人，你明白近几年的科学界和军事方面的动态，你大概能猜想出，我们去干什么事？

我不能说出我们的确切工作，也不能告诉你确切地点。但是，我可以预料到，到达边远地后的自由度将更小，可能一切邮件都将受到严格检查，与外界一切联系都将受到严密监视，因此，你写信时要注意，切切！

今后来信或来电，可发往下述地址：

美国，新墨西哥州第1667号信箱……

二二　黑蘑菇云

这里原是美国陆军的一个炮兵试验场，离最近的小镇脱泽登有五十多英里。在一片褐黄色半沙漠地表上，靠西方隆起一条红色的、岩石裸露的高地，远远近近的石缝内、沙砾中钻出一丛丛东倒西歪的仙人掌和耐旱的刺蓬。

一阵狂风吹过，天地渐渐能辨出轮廓了：红色的砂岩高地，顶端矗立着一座高达数米的钢筋混凝土"堡垒"，堡垒下有几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走下来。高地下一条简易公路的尽端，停放着六部大小汽车和一辆半履带装甲观测车。

"哎呀！他妈的，真是个不毛之地！"走在前面的又高又胖的基斯蒂科夫取下眼镜，拼命揉着凸出的、发红的眼球，又狠狠擤了一阵鼻子，瓮声瓮气地骂道。

"我说，博士！"并肩走着的威斯特尼海军少将把军帽的帽舌拉下来，压在眉脊上，拍拍基斯蒂科夫的肩膀，又向跟在后边的丁洁琼眯了眯眼睛，笑道，"在有一位女士在场的情况下，还是克制一点吧！"

"谁？——丁洁琼么？不要紧！她是我的学生，老爱背后叫我什么'鸡司'。那是……唔，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吧，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物理中心当主任时吧！"

“鸡司”回过身去，向女学者打了个招呼：“密斯丁！——这个‘鸡司’在中国话里是什么意思？”

丁洁琼抿嘴微笑，没有作声。

“我倒是请教过一位东方学家，”奥姆霍斯紧走几步追上来插话道，“据他说在汉文中，这个字眼可以解释成皇宫中一种戴红头巾的报晨武士或更夫……”

“我是‘更夫’？”“鸡司”睁大眼睛。

“还有第二种解释……”

“这第二种解释一定比第一种解释来得文雅、高尚些喽！”白俄出身的博士兴冲冲地抢着说，“我一定接受，无条件接受！”

“唔……第二种解释是……”奥姆霍斯犹豫了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鸡的排泄物。”

“什么？”博士吃了一惊，“排泄物？！”

人们大笑起来。

“其实，密斯丁称呼您倒并没有这种含义。”奥姆霍斯笑了笑，“她叫你‘鸡司’，和叫我‘奥姆’一样，不过是为了简便。”

“别伤心，我亲爱的！”卡勒基学院院长伯希博士搂住白俄学者的肩膀笑道，“就当一个报晨人吧！你看那座坚固的堡垒，就是咱们共同的心血。我呆一会儿把按电钮的权利让给你。报晨人只能报道一天的开始，你却可以报道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

“是呀！”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哈里斯仰首望了望红砂岩小山顶端的建筑物，豪爽地笑道，“只有艾菲尔

铁塔的百分之一那么高，可是它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影响，却将比艾菲尔铁塔大一百倍还不止！”

“上车吧，学者们！”威斯特尼海军少将挥挥手，叫道，“最后一次现场检查完毕！现在是十一时二十三分，离试爆还有两个半小时，马上撤离！回去开最后一次会，然后喝酒，午餐，然后——”他伸出一根手指，扫了大家一眼，没说什么就钻进了小汽车。

主持爆炸试验的威斯特尼海军少将和伯希博士在午餐时把全体人员的年龄了解了一遍。

将军本人，五十四岁；

伯希院长，五十六岁；

负责总体设计的基斯蒂科夫，五十五岁；

负责炸弹装料的哈里斯，四十七岁；

负责控制系统的奥姆霍斯，四十一岁；

总工程师摩尔达普斯，六十一岁，他主持了浓缩铀的提炼和铀 235 的分离……

“已经有十个人了，”伯希博士扭过头去，瞧了瞧一直沉默着的女学者，“对不起！密斯丁，你的年龄呢？”

“三十四岁。”奥姆霍斯代替丁洁琮答道。

“哎哟！”白俄学者叹息了一声，“象你这样的年龄，应当呆在家庭里，不折不扣地属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可是，你却跑到这个无可救药的不毛之地，同我们一起吃风沙！”他又瞅着伯希问道：“喂！老朋友，你倒告诉我，你是胡佛手下的密探还是怎么的，这么详细地打听我们的年龄？”

“唉！现在是华盛顿时间十三时二十三分，离试爆还有半小时。”伯希看看手表，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摇摇脑袋说，“请大家与我对准手表。我问年龄是考虑半小时后将发生的事件说不定会影响我们的命运。好吧！将军阁下，请你下令撤出最后一批野外作业部队，通知空军观测机群和海军观测站投入工作。大家从此刻起进入各自岗位。”

威斯特尼将军和科学家们一齐举起葡萄酒杯，一饮而尽。沿着宽敞的地道，他们来到钢筋水泥建筑的巨大而复杂的中心观测站。

丁洁琼教授随意拢了拢梳在后脑的乌黑闪亮的发髻，穿上白罩衫，推开中心控制室厚重的钢门，踏着海绵地板，坐到指挥仪前的安乐椅上。

指挥仪是一架精密的电气计数器。它不但关联着中心控制室的几十台大型仪器，还关联着几十处观测站和在附近天空盘旋着的十余架观测机。它是整个试验场的心脏。

现在，丁洁琼坐在这里，注视着这颗“心脏”的跳动。

伯希博士走进一间地下室，拍拍坐在一架震级仪前的白俄学者的肩膀。

“离试爆还有十一分二十八秒……”基斯蒂科夫白了博士一眼，“有何见教，老兄？”

“告诉我，鸡司！”博士压低嗓门，“你现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一旦爆炸成功，我应当一口气饮完一瓶伏特加！”白俄学者停了片刻，问，“你在想什么呢，伯希？”

“我么？我寻思，万一爆炸超出了我们的计算，达到了预计的五倍，那么……”

“五倍——一百万吨梯恩梯?”

“嗯……”伯希点点头，沉吟不语。

“那又怎么样呢?”

“那么，卡勒基理工学院就要换一位院长。”

伯希说着走进另一间传真观测室。坐在屏幕前的是哈里斯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专家戴维斯·赛勒博士。伯希与他们点点头，双方都没有说什么。传真屏上显示出“堡垒”的镜头。四架传真机，四张荧光屏，从各个角度和不同的远近距离反映出“堡垒”的清晰轮廓……

“会成功吗?”伯希轻声问。不知是问哈里斯，还是在问赛勒。

“会吧!”过了几秒钟，哈里斯长长叹了一口气。

“可能不会……”伯希喃喃地说。

“会的!”哈里斯倔强地肯定。

“很可能不会……”

“怎么样——打个赌?!”

“多少?”

哈里斯从左手无名指上取下自己的红宝石指环，这是他当年订婚时的证物。几乎与此同时，伯希解下左腕上一只名贵的金壳自动手表。

“现在离试爆还有八分钟十秒。”伯希说着，用异样的目光瞅瞅哈里斯，又瞅瞅一旁的赛勒。然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将“赌注”交给了赛勒。

中心控制室里的大灯早已熄灭，只有几十台仪器上几千只各种色彩的信号灯在交替闪烁。丁洁琼的侧前方有一

架传真机，屏幕上发出荧光，忽明忽暗地显示出“堡垒”的身影，那里面装设了若干块接近于临界体积的金属铀，还有引爆装置……

丁洁琼在各色信号灯上迅速搜索了一遍，又侧目注视着荧光屏。她毫无表情，紧闭着嘴，双目反射出冷冰冰的光泽。

站在安乐椅旁的奥姆霍斯低声说：“你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科学家了，密斯丁！我十分钦佩你。面对着一个即将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你却象一尊维纳斯塑像一样冷静。”

“奥姆！”女科学家轻声喊道，她沉默了片刻，低声说，“科学家，科学家也是人啊！我不是维纳斯，我是一个活人，一个女性，我也有感情。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激动……”

“是啊！你应当激动，在这个事件中，有你一份重大贡献……”

女教授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密斯丁，无论在理论或在技术方面，你都有不少贡献。没有你，很可能没有今天……”

“不！奥姆！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望得这么远的。没有我，也会有今天的……”

“我并没有讲错。我说的是今天，是今天这个今天！”

丁洁琼注视着信号灯，没有作声。

“密斯丁！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丁洁琼扭头一看，奥姆的眼睛中闪着光，深情地注视着她。女学者惶惑地避开对方的视线，望着红色警示灯。

"十多年来，我亲眼看着你的成长，我对你的感情也随着增长，我知道你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子。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意，也相信你能理解的！我等待着你取得光辉成就和荣誉的这一天。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要向你倾诉我的全部衷情，我把自己的感情埋在心底里，已经默默地压抑了十几年！"

"奥姆！"丁洁琼紧紧盯住红色警示灯，无力地、恳求似地喊道，"马上要试爆了！"

"我知道，密斯丁！一旦试爆成功——一定会成功的——就意味着你的一份成就和荣誉已经成为现实！我一定要把一件最珍贵的礼物赠送给你，这是一件真正的稀世之珍。"奥姆霍斯激动地说，"我早就发了誓，我要把我的'太阳神'亲手戴在我唯一所爱的女子手上，而且，这个女子的事业，必须与'太阳神'的价值等量齐观！密斯丁！你……"

"别说了，奥姆！我……"女教授避开对方熠熠闪光的视线，微微喘息着，惶然说，"我历来不喜欢打扮装饰……"

"可是，'阿波罗'不是首饰，不是化妆品！密斯丁，我亲爱的！它是'太阳神'，是一颗燃烧着的心啊！"

"奥姆！我的胸襟再宽阔，也只能容下别人一颗心！一颗！再多一颗也不行……"

"密斯丁！"奥姆霍斯忽然伸出双手，抓住丁洁琼的手——过去的十多年中，出自一般的礼仪，奥姆霍斯曾无数次地亲吻过丁洁琼那白皙、柔软而丰满的手，可是，今天不再是出于礼仪，而是出自沸腾的感情，他捧起这只朴素的、依然没有任何装饰的女性的手，紧紧贴在自己急促起伏的胸

口上："密斯丁！你的胸怀只能容下别人一颗心，正如你的手上只能戴上一颗象征着事业和爱情的伊丽莎白指环一样！现在这个时刻就要到来了……"

女科学家秀美的面庞忽然涨得通红。她用了一点力，但并没有能将自己的左手抽回来。她向右侧的石英钟瞥了一眼，急忙喊道："绿线完成！准备试爆！"

"试爆！"奥姆霍斯一惊，松开女教授的手。

"试爆！"伯希和基斯蒂科夫刚在司令台前坐定，一听中心控制室发来的信号，浑身一震。"我把权利让给你，赶快！"伯希博士用力抓住白俄学者的肩膀。基斯蒂科夫慌忙将手颤巍巍地伸向操纵仪上一只引人注目的红色电钮，使劲按了下去，可是，毫无动静。他又使劲按下去，依然没有动静……

从各观测室的传真机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米高的"堡垒"依然屹立在红砂岩小山顶端……

"喂，你是怎么一回事呀？小姐！"基斯蒂科夫瞥一眼石英钟，才发现离规定时间还有两分钟。他打开传声器，怒气冲冲地朝丁洁琼嚷道。

"我看错了时间，'鸡司'。"女学者冷冷地答道。

"看错了时间？看错了时间也可以提前爆炸呀！为什么毫无动静？"

"因为绿线尚未接通。"

"那你为什么要喊叫？为什么要报告绿线完成？！"

女学者没有回答。

"别发脾气了，老朋友！"伯希拍拍"鸡司"的肩，笑呵呵

地说，“大概是中心控制室出了点故障。”

“什么故障？”

“我刚才去过一下，发现几个光身子小孩，脊梁上长着翅膀，在那里一面飞翔，一面射箭呢！”

“你在说什么胡话，伯希？”

“你连神话传说中的爱神形象都记不清了吗？老朋友！”

伯希和基斯蒂科夫的对话通过传声器，传到中心控制室。丁洁琼教授似乎没听见，依然注视着那密如繁星的彩色信号灯，不时地关闭或打开某一颗旋钮……

奥姆霍斯有点局促不安。他向女学者投了一瞥，但丁洁琼全神贯注在仪器上。她的任务是照管和检查中心控制室的电气计数器运转情况。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浏览了一下四周的几十台仪器。终于，这些由电气计数器控制着的全部仪器上的几百颗绿灯全部点燃了。这标志着与爆炸试验紧密相关的一切观测设施和通讯联络系统，全部按原订计划投入了运转。最后，几颗绿灯标志着“堡垒”内部的爆炸装置状况良好，线路通畅，各部位性能正常……

“注意！注意！”丁洁琼扳开一个手闸，点燃了几颗黄灯，她庄严地喊道，“绿线正式完成！”

与此同时，丁洁琼和奥姆霍斯都把目光聚集在石英钟上方的“临界指示仪”上。嵌在电木板上的六十颗晶莹的红灯，一颗接一颗地点燃；与此同时，六十颗黄灯一个个熄灭了……

“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七……”奥姆霍斯出神地盯住一

颗颗闪光的信号灯。

丁洁琼紧紧咬住嘴唇，胸脯急促起伏……

"你去，你去！我不行……"另一间地下室中，"鸡司"抓住伯希博士的右手，伸向操纵仪的电钮。他象个傻瓜似地张着嘴，喃喃地说："你去！二十一、二十、十九……"

第六十颗红灯闪出光芒，与此同时，六十颗黄灯全部熄灭！伯希博士的右手拇指使劲按下操纵仪上一只特别大的红色电钮……

地下室里微微震动了一下，从电子传声器中，传来爆炸声。这不是一般的爆炸。由于探测设备与爆炸中心的距离、角度、方向各不相同，因而，有的喇叭中传出惊天动地的巨响，有的是浑厚、低沉的轰鸣，有的则象夏天雨季在乌云中滚过的霹雳……

司令台的二十余架传真机屏幕，有几部只倏地闪了闪光，有的干脆突然暗了下来，它们的摄影器被炸毁、震坏了，有的是镜头被高能光波烧蚀了……

从剩下的十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红砂岩小山连同山顶的"堡垒"在倾刻间化为一团闪光，随着升起一团炽热的火球。火浪猛烈地翻腾着，膨胀着，卷起千千万万的火舌、烟团，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轰隆隆隆！轰隆隆隆！……

爆炸声浪从天空、地面和地下一阵阵激荡过去，经久不息。

十几分钟过去了，火球渐渐化为暗红色，烟雾越来越浓，在火球四周和上方的烟尘慢慢聚集着，飘动着，向高空

升起。

半小时过去了，一条巨大的、炽热的、翻腾着的烟尘从爆心升到高空，象一条可怕的黑褐色的巨龙，它扭动着庞大而丑陋的身躯，尾部在大地搅起浓密的烟尘，头部在高空中晃动着，摇摆着，迅速扩大着，吞吐着烟雾。

“你看，象个什么？”基斯蒂科夫紧盯住屏幕，向伯希问道。当爆炸的一刹那，他们两人的四只手就紧紧握在一起。

“象个蘑菇……蘑菇云……”伯希喃喃地说。

最早走出地下室的是丁洁琼和奥姆霍斯。

女科学家走上一个遍地沙砾的小土坎，她仍旧穿着白罩衫，戴着一副茶镜，头上蒙着一块洁白的纱巾。

透过褐黄色镜片，丁洁琼久久凝视着远处的蘑菇云。这是她个人事业中的一块里程碑。

她想起伯希博士问她的年龄——三十四岁。对一个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来说，这是个很轻很轻的年纪；可是对一个女人来说，这个年龄意味着青春早已过去。在丁洁琼的意念中，她承认天才，但更承认勤奋。她以为，要取得事业上的进步，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很多人不是称她为“天才”吗？这只说明了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没有谁比女学者自己更清楚，十几年来，她的每一个足迹，每一点成就，都凝聚着难以想象的苦心，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又想起基斯蒂科夫的话，“象你这样的年纪，应当不折不扣地属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是的，她到了这种年纪，却没有家庭，没有温暖。她的全部青春，都献给了科学事业。

今天，看着爆炸成功后徐徐升起的蘑菇云，作为一个女性，她确实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欣喜和骄傲，她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同她在一起，分享她的胜利和幸福啊！想到这里，丁洁琼忽然感到强烈的空虚和迷惘。她惆怅地环顾了一下周围，苍茫起伏的沙漠中空无一人，还没有一个学者、军人敢于走上弥漫着看不见的放射性尘雾的地面。唯一的例外是奥姆，他默默地伴随着她，象十几年来在实验室中他俩共同度过的每一个艰苦思索、精心操作的日日夜夜一样……

女科学家的身体晃了一晃。

"密斯丁！你怎么啦？"奥姆霍斯急忙抢上半步，扶住丁洁琼。

"我有点头晕……"女科学家闭上眼睛，无力地说着，将头倚偎在奥姆宽阔的肩上。

"密斯丁！"奥姆霍斯犹豫了片刻，鼓足勇气，在女科学家的面颊上轻吻了一下……

"你这是干什么，奥姆？！"丁洁琼一惊，她摇晃了一下，终于站稳身子。她挣脱了奥姆霍斯，仰起苍白的脸，嘴唇在微微颤抖着，声音也在颤抖。

"我要你……"奥姆霍斯挽着她的左肘。她的左手和右手都插在白罩衫的口袋里。

"要我？！"女科学家的双眼闪烁着惊疑的光芒。

"我要你的手……"

丁洁琼垂目一瞧，只见奥姆霍斯一只手捻着颗钻石指环，那便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阿波罗"，它已经在自己手上戴了二十年，至今他的左手无名指上还刻下了一圈白色的凹

痕。

“啊！不，奥姆，不行……”女科学家避开对方的目光，无力地喃喃道。

“我已经说了，密斯丁！这不是指环，这是我的心！”

“我也说过了，我的胸中只能容下别人一颗心……”

奥姆霍斯惊异地望着丁洁琼。

女科学家将左手从口袋中抽出来，伸给奥姆霍斯。

奥姆霍斯急忙捧起这只柔软、丰满的手，这只手象冰块一样洁白，也象冰块一样寒冷。他颤栗了一下，怔住了——在女科学家修长的无名指上，戴着一颗特别硕大的、淡紫色的、晶光闪烁的金刚石指环，不知她在什么时候悄悄戴上的。

指环的金圈上刻着英文单词：“彗星”。

奥姆霍斯浑身一震，他松开微微发抖的双手，“阿波罗”指环无声无息地落在沙砾中……

远处的黑色蘑菇云，在天空中摇摇晃晃，渐渐消失……

二三　深夜“回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

苏凤麒老人从英国匆匆赶回中国。他首先派人寻到多年失去联系的女儿珊娜，把女儿、女婿和新添的小外孙带到西安，安顿在黎濯玉家里。黎濯玉在长江观象台给老人当了几年助手，很受器重。战争期间，他回到西安老家，在西北大学教书糊口。苏凤麒把女儿、女婿和外孙临时安置在他家里，然后叫他跟自己一起出去建功立业。

“现在一帮文武大员不是忙着奔到原来的沦陷区去大肆‘劫收’吗？”老头子说，“咱们也去‘收’！把观象台收回来，你当副台长！这么多年来，我心里老记挂着长江台，不知被日寇糟踏成什么样子了！”

不几天，老头子带着黎濯玉飞到重庆。这时，国民党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回南京，他到留在重庆的几个机关如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考试院和大学中转了一圈，又派人到北碚找到苏冠兰，叫他立即前来重庆，就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苏凤麒办完这些事，然后带着黎濯玉急忙飞往南京，去见胡适。胡适拍着胸脯保证，一定向国民政府举荐他为中

央研究院副院长，并捞个“监察委员”或“立法委员”之类的乌纱帽。可是，他没把以玩笔杆出身的胡适之放在眼里，更不稀罕中央研究院的副职。“哼！中央研究院算什么！”他回来耸耸瘦削的肩膀，对黎濯玉说，“空有其名，全部加起来还没有一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大！”他不喜欢那班油腔滑调的国民党老党棍、老政客，也不愿领个“委员”头衔，于是又在长江观象台老巢里呆下来。他实现了举荐黎濯玉当副台长的诺言，推荐了一大批人到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各大学、研究所和其他部门工作，又成了个呼风唤雨、举足轻重、在科教界声望显赫的大人物。

除了苏凤麒，恐怕其他人也不容易坐稳长江台的台长宝座。而除了苏凤麒，其他人也不见得会对这座天文观象台感兴趣。如果不是具有天文学专长而且资望很高的人，主持不了这座世界著名的天文观测机构；这里又是一个清水衙门，除薪金外没有更多油水可捞。长江台是英国人的产业，每年开支的绝大部分，都由皇家学会偿付。因此，没有联合王国权威方面的同意，任何人都当不上台长。

“别瞧不起这座小小的观象台，濯玉！”苏凤麒躺在沙发中，叼着一支雪茄，洋洋得意地说，“这座国立观象台，名份并不比中央研究院低，招牌比中央研究院更硬！它是亚洲最大的天文机构，主管全中国的历法编纂和天象测报。它的光学镜头直径居世界前几位，收时、守时精确度居世界第一流。胡适之他们算什么？他们也当不上这个台长。就算国民政府同意，皇家学会也不会点头！”

“这个老头子，”戴着两块圆圆的近视镜片的黎濯玉纳

闷地想，“在英国住了八年后，更加洋奴气十足了！”

“现在，给我办几件事，濯玉！”老头子把雪茄烟蒂丢掉，竖起一根手指，摇头晃脑地说，“第一，去美国大使馆查一查，查尔斯——查路德现在在什么地方？抗战一爆发，这家伙就溜回美国去了。前些天碰见司徒雷登，他告诉我，查路德现在混得不错，在美国一个什么机构——我老了，记性差，实在想不起来。你去问问司徒雷登大使，把查路德地址抄下来，以我的名义发个电报去，就说老朋友问他好！欢迎他有机会再来中国……听清了吗？”

“听清了。”黎濯玉点点头，“还有什么吩咐？”

“唔，第二件事，去教育部、中研院和各大学了解一下，有没有几个适当空缺？机构要小，编制要少，最好是外国教会产业，气氛要严格一些……”

“台城大学行不行？那里从校长、副校长、正副教务长、各系室主任，直到教授、讲师，空了一大半。”

“台大？”老人拼命摇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您究竟要安置几个什么人啊？”

“是这样，我要把冠兰、玉菡、珊娜，啊！对了，还有我那女婿和小外孙，统统接来，住在一起。冠兰和玉菡，无论如何也得完婚了！”老头子喘息了一会儿，将手压在左胸上，皱着眉头，吃力地说，“我今年六十七岁了，年近古稀，身体越来越不行，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的一生，五洲四海，到处飘泊。我的亲人从来没有团聚过。我要把他们统统弄到身边来，度一个象样的暮年。几代同堂是中国传统的天伦之乐嘛！”

“难怪台城大学不行，原来老头子是怕儿子见景生情……”黎濯玉恍然大悟地寻思。他早听说过苏冠兰和台城大学一个女学生闹恋爱的事。他不敢得罪苏凤麒，但内心对苏冠兰是同情的。

在重庆中研院化学所当研究员的苏冠兰，不久接到父亲电报，说中研院即将迁回南京，要他随化研所一起返京，不得延误。隔了没有几天，黎濯玉飞到重庆搬迁原故宫博物院和南京中央博物馆战时撤来的一批古代天文仪器时，又将他父亲要他完婚的意图透露了。苏冠兰焦急起来，马上与洁琼联系，商议对付办法。

在新墨西哥州脱泽登边地进行的爆炸试验成功后，丁洁琼原想马上离美回国，但是，当时太平洋战争仍在紧张进行，局势十分混乱，加上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几位学者的建议，加紧制造原子弹，禁止自然科学家和原子能工作者出境，使这位女科学家不得不耽搁下来。她参与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她在繁忙中衷心期望着，有朝一日这些可怕的炸弹将扔在那些衣冠禽兽的脑袋上，把法西斯和它们的皇宫、内阁、参谋总部以及军火库一起炸成粉末。那时，她将在阳光明媚、春风浩荡之中，回到亲爱的祖国，回到亲爱的冠兰身旁！冠兰在来信中常常提到一些优秀的中国人，他们是革命者，他们在前仆后继地为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的到来而艰苦奋斗。丁洁琼知道，这些人就是她父亲的朋友和战友，就是报纸和无线电中常常提到的共产党、八路军。他们一定能以他们英勇献身的行动开创一个新中国。回到祖国以后，她将和冠兰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俩恐怕很难工作在一

块儿，因为冠兰与她的工作性质相距太远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冠兰可以在医学院校里当教师，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一种抵抗癌症的特效药，也可以在医院中当药剂师。她自己呢？她又回想起出国前夕，凌云竹嘱咐她的话："学成之后，要回到祖国来，把自己的一切知识和才能献给自己的人民。……绝对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啊，这么多年来，她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小道上，所以历尽了孤寂、痛苦、磨难、风险，就是为的实现凌老师的话：把学得的科学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今天，她学得了丰富的知识，她是多么希望满载而归、投入祖国的怀抱啊！可是，当今的祖国，蒋介石专横跋扈，扼杀科学，窒息民主，只顾一味地挥霍享受，不管国家的生死存亡……，她回国后能有用武之地、如愿以偿吗？她迟疑了……然而，怕什么？回到祖国总是闲不住的，我可以给丈夫搞些翻译，查阅资料，也可以登上讲坛，向大学生、研究生讲述高深的量子统计学和裂变反应——讲这些干什么？又制造原子弹吗？不！人类的第一批也就是当时唯一的一批原子弹，已经在爆炸的同时消灭了自己。今后，不应再用科学制造武器，而是用它造福人类，因为原子能可以用来治病、发电、筑坝……还可以作为火箭动力，开辟太空航道。

丁洁琼想起世界最初的两颗原子弹刚一制造出来时，美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要把它们投入战争。没等第三颗原子弹制成，美国空军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用一颗铀235装料的炸弹和另一颗钚237装料的炸弹，分别对日本中小城市广岛、长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野蛮轰炸。

随着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广岛、长崎进行轰炸的实况源源不绝地传到美国。一笔笔统计数字，一批批现场摄影和情报材料，一堆堆实物标本，象汹涌的洪水冲入丁洁琼的眼帘和脑海。

原子弹在广岛地面爆炸和在长崎上空的降落伞吊篮中爆炸，造成几十万人伤亡。成千上万幢房屋，其中大部分是木板结构的民房，被炸得无影无踪，被毁为灰烬。从被冲击波摧毁的防空洞里、楼房废墟里挖出成千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靠近爆心的地方，成千的活人一瞬间被热幅射烧成灰烬，他们——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工人和市民——衣物被烧光了，头发被烧光了，肉体被烧得乌黑，皮肤以下几厘米都变成了松脆的焦炭！成千上万的伤员在简陋的战时救护营、难民营中呻吟。不要以为他们是法西斯军官和士兵，不！广岛、长崎是日本本土两个普通城市，军人是很少的。军队都在中国、南洋、太平洋地区和沿海的防线作战。惨遭伤亡的几乎全部都是平民。受伤者大部分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他们，包括很多妇女和少女，不得不赤身裸体躺在由木板、帆布拼凑的"病床"上，因为含有强烈热能的光波烧毁了他们的衣物，灼伤了他们的肌肤。

丁洁琼面前摆着一迭照片。来自长崎难民营的几幅照片上是十几个少妇和少女。她们的肌肤上布满了黑色"花纹"，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在炎热的夏天，日本女人都爱穿"和服"，在离爆心很远的地方，和服素洁的底色将大部分光波反射掉了，但深色的花纹却大量吸收热能，将相应部位的肌肤灼伤了，给她们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痛苦和耻辱。

另外两幅照片上是一群儿童，他们的眼睛被原子弹爆炸时的闪光刺瞎了，他们将不得不拄着拐杖，在困难的摸索中度过今后的几十年生命。关于放射性污染严重恶果的报告不断传来。有些植物和小动物在爆心地区已经绝种，人体的骨骼、内脏、血液中大量发现锶 90 放射性同位素，它们不断造成人的早衰：脱发、脱齿、贫血、不育、畸形胎儿；患放射病的病人越来越多，死亡率越来越高……

早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一批进步科学家就对原子武器的应用方式提出过疑问。在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他们又不断地提醒美国政府，最好不要使用原子弹，实在不得已时，也可以运用核装料恰好超过"临界体积"的小型战术原子弹，对法西斯的军事基地、交通枢纽，进行威慑性轰炸，但要尽量减少平民伤亡。

可是，美国政府没有轰炸东京的皇宫、内阁、幕僚监部，没有轰炸日本法西斯的机场、军港、仓库、训练中心和铁路枢纽，却轰炸了教育文化事业比较发达的中小城市广岛、长崎。上百万法西斯军队被保存着，战争罪犯一个也还没有受到惩罚，几十万老百姓，包括大量老人、儿童、妇女，却被夺去了生存的权利。

丁洁琼被极大地震惊了！她只要一闭上眼睛，好象就看到了广岛的无边废墟和长崎那堆积如山的尸体。作为一个科学家，她感到自己被人狠狠地侮辱和欺骗了！她被刽子手、杀人犯利用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自从费城讨论会肯定"席里-丁构造"后，丁洁琼就当选为院士，进入了第一流科学家的行

列，与几位大师往来越来越密切了，他们给她不少关怀，指导。然而真正比较知心的朋友只有一个，那就是奥姆霍斯。可是，自从丁洁琼在新墨西哥州脱泽登附近那个代号为“1667号信箱”的秘密试验场正式拒绝了他的爱情后，这个不幸的人就被强烈的痛苦驱赶到迈阿密海滩去了，至今音讯杳然。

正在这时，恰好苏凤麒象只蜘蛛精一样又在国内编织他那张无形而可怕的巨网了。苏冠兰写信与丁洁琼商议对策。丁洁琼决心回国，她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声望决不在当年的苏凤麒之下。她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依照本人的意旨办事并保护苏冠兰，同时认为，有必要同苏凤麒这个老怪物当面抗衡一番，让他明白他不能永远横行无忌。可是，正在这时，美国当局下令严格保守原子能机密，禁止原子能工作者出境，并集中力量制造新的毁灭性更大的原子弹，加紧研究核聚合反应。

在多年的核子物理研究中，丁洁琼教授早就意识到某几种轻核发生聚合反应的可能性，并指出这种反应比重核的裂变反应具有大千百倍的能量。与丁洁琼同时进行这种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也肯定了这种理论。戈勒博士并充分发挥了他狂热的想象力，预言根据这个理论制造的锂弹和氢弹可以毁灭全世界，使残余的人类回到野蛮的原始时代，从而开始地球上人类社会的新循环。他断言地球上的人类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种悲剧的过程。

高能物理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戈勒博士之流的现代星相学，引起了华尔街大亨和合众国政府近于病态的强烈兴趣。

总统和国会认定有必要用超级核武器来遏制共产主义在地球上的泛滥，并且下决心在时机成熟时不惜毁灭除美国本土、或者除华盛顿和华尔街以外的任何地方。

大量丑恶的事实早已使女科学家感到无法控制自己。一九四六年初，丁洁琼在自己主持的密西西比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大楼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口头声明，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这位杰出的女科学家痛斥了戈勒之流御用学者疯狂的核战争叫嚣，指出将来一定是进步的人类彻底消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战贩们毁灭人类社会。她严厉谴责对广岛、长崎惨无人道的轰炸，反对美国政府实行核垄断的罪恶企图，反对继续研制和使用原子弹，反对利用核聚合反应来制造毁灭力更大的热核武器，反对迫害原子能工作者。

当时，有一名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您的名气已经够大了……您出自什么真实动机，要举行这次招待会，采取这么一种立场的？"

女教授冷冷一笑说："是的，接下去你就会象鹦鹉学舌一样，把联邦政府炮制的统一宣传口径搬出来，说我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或者是收受了莫斯科的津贴。你自己难道真的相信这些鬼话吗？"丁洁琼教授从沙发中站起来，平静地说，"不是问我的真实动机吗？现在我就把我的'真实动机'拿出来——不是说出来，而是拿出来！"

女科学家叫两位助手搬来几只钢匣，从匣中取出几大块掺杂着碎石块和沙砾的凝固了的褐黑色物体，摆在会场中心地毯上。这几块古怪东西的下面，铺垫着白色塑胶布。

丁洁琼指着这几块褐黑色物体，目光炯炯地说："不是问我的真实动机吗？我的真实动机就是从这里来的！关于广岛、长崎的轰炸，各种各样的报道材料大家已经获知不少。我不知道别人看到那些材料是何心情，但我可以说，作为一位科学家，特别是原子核物理学家，那些材料越多，就越使我感到撕肝裂胆般的痛悔！因为我看到我们辛勤劳动的果实，被刽子手们用来大规模屠杀无辜的平民。可是，后来更有大量新的材料涌来，刺激着每一个有良心的人的感官……你们能辨认这是几块什么东西吗？你们仔细看一看！"

记者们蜂拥上来，会场中掠过阵阵喧哗，闪光灯不断闪射出银光，那几块"怪物"上，也有几处反射着金属光泽……

"先生们！你们大概不知道，这是从广岛爆心地区附近原来的路面上掘起的破碎柏油块，柏油中掺杂着不少沙砾和碎石，另外，还有几颗鞋钉。经过现场勘察和分析鉴定，这些鞋钉分别属于一对青年男女，他俩正在并肩行走，他们很可能是一对恋人或夫妇……"丁洁琼教授渐渐激动起来，她眼中闪着泪光，大声说，"可是，他俩到哪里去了？原子弹爆炸时，高达摄氏数万度的热辐射和高能光波一瞬间就把他们烧成了粉末——呈原子或分子状态存在的粉末，仅仅留下了这几颗变形的鞋钉！先生们，当我看到这几颗鞋钉时，我感到它们并不是钉入了地面，而是深深钉入了我的心！广岛、长崎轰炸后果的一切悲惨报道，积累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地步，引起了质变，引起了爆炸性的剧烈反应，正如金属铀235堆积超过'临界体积'引起的反应一样！这就

是我的'动机'！"

会场中嚷闹了一阵，又渐渐安静下来。丁洁琼回到自己的沙发中坐下，威严地平举右手，慷慨陈词："先生们！不要以为这仅仅是那一对日本青年男女的命运，不！这是合众国政府和戈勒博士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整个人类设想和安排的归宿！"这位举世闻名的女科学家冷峻地一笑，"不过，他们想错了！他们的算盘打得未免太如意了！人种有黑白棕黄红，其他肤色的人并不比白种人差，并不比美国人差，并不比合众国总统和戈勒之流差。美国政府昨天办到的事，别人今天、明天也能办到；任何核战争狂患者，自己也逃不脱化作齑粉的下场！"

会场中哄动了。丁洁琼再次站起来，她那修长、窈窕的身材，在无数水银灯照耀下，象大理石希腊女神塑像般显得格外端庄、肃穆。她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她准备离开美利坚合众国，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她决定将原子能秘密公诸于世！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几十辆小轿车纷纷驶离密西西比理论物理研究中心的办公大楼。一个在会场上始终没有吭声的摄影记者，肩上挂着三架照相机，钻进一辆灰色福特牌小卧车。坐在司机座上的，正是刚才问丁洁琼的"真实动机"的那个《右翼》周刊记者。

"去机场！"摄影记者简短地说。

"回华盛顿吗？"

"唔！查尔斯先生一回国，早就盯住这位丁小姐了，现在可……"

“查尔斯先生最近好象又升了官？”

“他现在是国务院非美活动事务顾问兼远东问题专家，如今用不着再穿那件黑色长袍喽！哈哈哈……”

在当时还蒙着一层“民主”外衣的美国，新闻界的电讯比“国务院非美活动事务顾问”动手的速度快。丁洁琼教授的声明，在几十小时内传遍了从加勒比湾到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每一个角落，震动了美国的科学界和知识界，引起了一些进步人士的共鸣。然而，黑手很快伸了上来。从密西西比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发出的电话、电报、无线电波和邮件，都受到监视和干扰；丁洁琼外出有人跟踪，大楼内外到处有可疑的人影在晃动。黑暗，高压，越来越令人窒息，白色恐怖在两三天内笼罩了女学者周围的一切。同情和支持丁洁琼的科学界进步人士也无法伸出援助的手。丁洁琼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孤独。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丁洁琼却在某天深夜从收音机中听到一则电讯：“对丁洁琼声明表示坚决支持——隐居在迈阿密海滩渔村的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奥姆霍斯博士发表反战谈话……”

女科学家的心怦然而动！她听到了“回声”！她感到浑身血液在沸腾，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沿着面颊簌簌流下。她猛地站起来，拉开绸帘，打开玻璃窗，让密西西比河上的凛冽狂风夹带着风雪，毫无阻拦地呼啸着冲入室内。她深情地凝视着黑沉沉的、无边无际的夜空，激动而短促地失声喊道：

“啊！奥姆……”

二四　“东雅”烈火

一九三四年，叶玉菡从八年制的渤大医学院毕业后，留院担任病毒实验师。一九三七年夏初，她顺从苏凤麒老人的意旨，到了北平。但当她听说老人要把自己安插在京华大学时，她坚决不同意，因为苏冠兰当时正在京华大学当讲师，她不愿让这个冷酷的“未婚夫”认为她是在无休止地乞求“恩赐”。结果，叶玉菡来到了东雅医学院。

象当时中国的许多大学一样，这所驰名全球、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医学院，也是由美国教会举办的。可是，叶玉菡很不喜欢和医学院里的美国教授、神甫或医师多打交道。叶玉菡是个沉静、淡漠的人。由于她不爱讲话，久而久之，人们竟误认为她不擅长英语。而叶玉菡也乐得借此更长久地呆在冷寂的实验室中。不过，这位面色苍白、长着两只忧郁的杏仁眼的女病毒学者，在进行病毒分析时的实验操作的准确性、严密性和可靠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指导学生、研究生和医师们进行病毒实验时，她是特别耐心而细致的，常常能以一个简单的手势和一两个精确的字眼使人们恍悟。为了这些，叶玉菡在师生之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她的职位也从病毒学讲师渐次升到副教授衔的实验室副主任。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在东雅医院围墙外发生了多少沧桑变幻啊。可是，叶玉菡始终默默地生活在北平城闹市区这灰蒙蒙的小天地里，长年累月与形形色色的病毒打交道，千百遍地培养，提取，分析，聚合，杀灭，在脑海中一点一滴地积累着有关原生质颗粒和蛋白质小块的神秘世界的渊博知识。

一九四五年底，叶玉菡参加了一个专家小组。这个小组由十几名病毒学、病理学、分析化学、细胞化学、血液化学、生物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权威学者组成，除叶玉菡和一位德国化学家、一位日本细菌学家外，都是美国人。这个小组的研究工作是绝对保密的，美国政府为此还拨了大批专款。

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国华南某地新发现了一种链形杆菌。这种嫌氧菌寄生在副热带红壤地层深处某种植物的根瘤内，从这些链形杆菌体内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病毒原生质，被命名为“P·U·S-001”。用这种新发现的病毒蛋白质作为培养基，再加以其他特殊措施，能够使多种细菌或病原体发生剧烈变异。叶玉菡知道，这种变异能用来抑制或杀灭某些致病微生物，从而研制出新的药物，造福人类。可是，这个诚实善良的女学者却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变异也能派作相反的用场……

叶玉菡在这个“P·U·S-001”小组中负责主持实验操作。她认为，这个“P·U·S-001”病毒研究在治疗破伤风方面可能有特殊意义。她十分认真地主持着复杂而精密的实验。她沉默寡言的习惯，加之她高超的操作水平，使她获得

了专家小组成员们的尊重和信任。可是，也就因为这种尊重和信任，使她逐渐意识到“P·U·S-001”实验与罪恶的细菌武器之间的微妙关系！虽然她暂时还不知道，在太平洋两岸以无形的黑手控制着这个专家小组的，有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陆军部、国会拨款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纽约战略生物研究所和驻华大使馆，还有地中海滨、西西里半岛上的梵蒂冈教廷。但是，仅就她所意识到的那一点东西就足以影响她的情绪、神态和谈吐了，这当然不会不引起那些精明的美国学者的警觉。于是，1946 年初她被通知调离病毒室专家小组，到医院从事内科门诊。她微微感到惊讶，但并没有吭一声，以她历来温驯、缄默的习惯，在连病毒室的业务都没有来得及交割清楚的情况下，就着手于新的门诊工作了。

叶玉菡并不太喜欢当一位门诊大夫，因为每天接触的形形色色的病人和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在冲击着她那高度沉凝的心境，在她平静的脑海中激起重重波澜。不错，这家世界著名的医院对待那些国民党党棍、军官、大亨、老财、“社会贤达”以及他们的老太爷、姨太太等等，倒是十分“温文尔雅”，有时简直是点头哈腰、奴颜婢膝；叶玉菡在门诊时遇上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人。他们畅通无阻地出入于东雅医院那古老而高贵的大门，享受着第一流的治疗和精心护理，以便在治好他们的肥胖病、海洛英中毒、软性下疳等乱七八糟的“贵恙”之后，再去纵欲、酗酒、杀人、卖国和“剿共”。医师的天职使叶玉菡本能地使用一切手段去治好她面前的每一个病人，而且有时难免也包括上述的“高贵”

病人；但是，一个正直的人的良知却不断地告诉她，那些人类渣滓活在这世界上是不合理的，最好的治疗方式是给他们每一个人的静脉注入空气，或者让他们口服微量的氰化钾……

也有一些求医的小职员、贫苦知识分子、学生等等下层小人物，他们地位卑微，收入菲薄，受着肺结核和各种由于营养不良、劳累过度而引起的疾病的缠扰，一步步地接近死亡。他们走入东雅医院大门，经常似乎仅仅是为了让死亡来临得更快些，或者虽然把死亡推迟若干时日，但在苟延残喘的一段时间中，为支付昂贵得惊人的医药费用而倾家荡产。叶玉菡多次超出医师的本分，对这类穷苦病人解囊相助；可是，在人海茫茫的中国，在风沙弥漫的北平城，她一个孤人纵有无边的好心，又能救助几个人呢！何况还有多少更穷的穷人连踏进东雅医院大门坎的权利也没有呢！

所有这一切，叶玉菡并不是不知道。但是，长期躲在经过严格消毒灭菌的病毒实验室中，心中毕竟宁静得多；直到从事门诊，社会上的一切矛盾才无羁无束地、赤裸裸地、大量地、几乎是每日每时地刺激着她的感官和良心。她就是在越来越烦恼的心情下，咬紧牙关从事门诊的。她的精神面貌必不可免地影响着她的身体；她原来就不结实的躯体日渐消瘦，面色更显苍白，体力耐力都大不如前，而且常常发生昏眩。

这天下午，临近下班时分了，叶玉菡实在感到疲劳不堪，一阵头晕，使她不得不在诊室内专用的写字台上伏了好几分钟。她绰约听到一个病人走进来，坐在写字台另一边

的椅子上。病人穿着皮鞋，鞋底的铁掌在地板上“笃笃笃”作响。她想，这大概又是“少壮派”中一名党棍或军官，此刻正挺胸突肚、劲头十足地坐着，等候着申诉他的初期梅毒症状。想到这里，她不禁恶心欲呕……

叶玉菡一动也不动地伏着，对方也默默地坐着。终于，女医师微微抬起头，也不看病人一眼，自顾从衣兜中掏出一支薄荷锭，在额头上涂抹了几下。然后，她瞧着手表，冷冰冰地问道：“哪儿不舒服？”

“感冒了……”对方的声音很沉静。

“丘八！”叶玉菡从鼻孔中鄙夷地哼了一声。她根本没有看清对方，因为她根本不愿意看；但不管她愿意不愿意，由于对方坐得太近，对方魁梧的身形、将校呢的军服和金光闪闪的领章却已经映入了她的眼角。

女医师将左肘支在写字台上，左手撑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又伸出右手随意抽了一支体温计，漫不经心地递给病人：“唔，含在舌头下面！”然后懒洋洋地闭上两眼。

军人接过体温计，彬彬有礼地说：“大夫！您弄错了，这是肛表……”

叶玉菡皱起眉心，睁开眼睛，望着对方脖子部位的金色领章，以及领章正中凸起的一颗硕大的将官星徽。

“叶大夫！我也学过医，而且曾经差一点也成为一位‘科班’出身的医生……”将军不慌不忙地把肛表插回酒精瓶，从另外一个瓶中抽取了一支口表，然后端坐不动，凝视着叶玉菡，平静地说：“您……不认识我了吗？”

叶玉菡举起目光，投向对方面部，一个皮肤黝黑、浓眉

大眼的方正脸型立刻映入她的眼帘。这是她许多年以前曾经十分熟悉、而且多年来一直未曾忘怀的一个脸型；所不同的是，那个一度年轻健壮的脸膛，如今虽已刻下了许多深重的皱纹，却更显得干练而苍劲……

“鲁宁！”女医师浑身一震，倏地站起来。

“玉菡！”将军尽管竭力抑制着自己，但语调却再也不能象刚才那么平静。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叶玉菡苍白的脸，深情地、一字一顿地低声问道：“玉菡，你，你还好吗？”

“哦，好……”叶玉菡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有点口吃起来，她惊喜地、结结巴巴地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年了……那一次，你就那么平安脱险了？以后我一直挂念着你，深怕你又落入他们的虎口……”

“整整十八年了，玉菡！我始终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切，是你救了我啊！”将军握住女医师凉浸浸的、瘦小的手，无限感叹地问道，“当时，我踩着你的肩膀，上了高墙，可是你却重重地摔倒了……玉菡，你一定摔伤了？”

“没什么，没有摔伤……鲁宁！”叶玉菡上下打量了一眼，指了指对方的军帽和领章，问，“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才要使用肛表的呀！”鲁宁看看女医师的眼色，又瞧瞧自己的装束，恍然大悟，呵呵笑起来，他紧握住玉菡的手摇了摇，“你还是那样正直啊，我的老同学！不过，你弄错了，你看：我的军帽上没有青天白日党徽。我挂的符号是八路军少将专员，我的实际身分是来北平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我们穿的仍然是抗

战期间的军服。你难道没看到，国民党军队全换上了清一色的美式服装了吗？”

“哦哦，我不大注意这些，刚才……”叶玉菡有点难为情地笑笑，又瞭一眼手表，关切地说，“马上到下班时间了，鲁宁！你的病……”还没讲完，女医师又爽快地拉着鲁宁的手说，“走，到我屋里去！”

叶玉菡领着鲁宁穿过几幢楼房，让他在自己住的一间质朴的、光线幽暗的单身宿舍里坐下，沏上一杯茶，然后笑道：“你歇着，我呆一会儿就来！”

鲁宁脱下军帽、军大衣，解开上衣的风纪扣，在小屋中来回踱了踱，打量着房中几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陈设，又端详了一阵壁上小镜框中的几帧照片，那里除了苏凤麒老人一张半身像、叶玉菡自己几张正面头像和在实验室中的工作照外，还有两张深秋背景的风景图片。

鲁宁渐渐收敛了笑意，微微拧紧了两道乌黑的浓眉。他坐在小方桌边一张椅子上，呷几口茶，仿佛在思索什么……

约莫半小时后，叶玉菡兴冲冲地回来了，从一只提篮中取出一大堆面点、肉食、果酱、瓶酒等，摆在小方桌上。然后，又取来体温计、听诊器，朝鲁宁点点头说：“来！在开始吃一顿简单而可心的夜餐前，让我先执行医师的职司，给你看病！”

“不，玉菡！今天我并不真是来看病的，我没有病。我是为了另外的事……”

"另外的事？"女医师惊讶地问。

"是的。第一，我一到北平，就听说你在这里；我想，我无论如何也得来看看你，当面对你十八年前以重大代价援救我的深重情谊表示感谢！"

"别说这些了，鲁宁！那么，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待我临走时再谈吧！"鲁宁在椅子上坐下来，爽朗地摆摆手，"我倒是真有点饿了。怎么样，玉菡，开始招待我吧！"

"好好！只要你真的没病就好。"玉菡急忙摆上餐具，为鲁宁和自己各斟上一杯葡萄酒，抱歉地说，"这些年来，我反正一个人吃饭，缺这少那，有些餐具都是刚才借来的；该买些什么食物待客，我也没细究过，你不要见怪。老实说，鲁宁！好多年了，这还是我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呢……"

"是吗？"鲁宁深思地注视着玉菡。

"而且，老实说，好多年来，今天我才第一次有了笑容，见了你，我高兴……"玉菡沉默了片刻，将一大杯白葡萄酒一饮而尽。她显然是个从不饮酒的人，立刻被呛得猛咳起来，双颊也升起红潮。她一直垂着目光，没有发现鲁宁久久凝视着她的深邃的眼神。叶玉菡的语调很平淡，可是，鲁宁却从她的嗓音中听出了难以言喻的凄凉和痛楚……

当叶玉菡为自己斟满第四杯酒时，鲁宁伸出一只黑黝黝的大手罩住了酒杯。玉菡瞥了对方一眼，温驯地低下头。鲁宁把玉菡的酒杯端起来说："我为你代劳吧！"他一饮而尽，离开椅子，在房中踱了几步，盯着女医师问道："玉菡，莫非你这儿还是个'小姑居处'吗？"他还记得当年渤海大学医

学院女生斋舍院门上“小姑居处”的古怪匾额。

“怎么，这难道不好吗？”叶玉菡淡淡地说。

“苏冠兰呢？”

“哪个苏冠兰？”女医师冷冷地反问。

“怎么——十八年了，苏冠兰待你还是那样？！”鲁宁生气地叫道，“他，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叶玉菡走到窗边，望着窗外黄昏时节的景色，久久不回过身来。鲁宁想了想，把拳头往小方桌上使劲一击，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有朝一日我见到苏冠兰，一定要揍他一顿！尽管他也援救过我，可我还是要揍他！”

良久，叶玉菡回到小桌边坐下，显然是为了撇开话题，她微笑问道：“多年不见了，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经历呢，鲁宁？”

“我？……”

鲁宁自一九二八年夏天从渤海大学出走后，又到北平从事学生运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抓去蹲了几年监狱。他受尽严刑拷打，坚决不吐露党的机密。正当反动派要枪杀他时，“西安事变”发生了，形势急转直下。一九三七年夏天，他在党组织大力营救下出狱，随即进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抗大”学习了一段时期后，转入部队工作。他具有卓越的组织才干，在大学时又学过一些医学，这样，他便在我军后勤卫生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抗日战争末期，又开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事工作。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戎马倥偬的岁月磨炼，使鲁宁已经成为我党我军一位沉着稳练、经验丰富的高级干部。一九四六年初，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

员重新回到十多年前曾经在白色恐怖中从事地下斗争的古城北平……

鲁宁吃完了饭，自己动手泡了一杯茶，一面呷一面说："在个人问题上，或者用一般俗话说吧，在终身大事方面，我的遭遇似乎也比你好一些，玉菡。五年前，一九四一年初，我在延安和一位名叫罗语眉的女同志结了婚，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女孩。我的妻子早年在上海郊区一家小医院当护士，她的养父是那家医院的院长。'一二·八'战争毁灭了这个医院，也夺去了她那位慈祥善良的养父的生命，她从此流落内地，后来在安徽加入了新四军，在部队中仍然从事医务工作。一九四〇年，她来延安学习，结业后留在八路军总医院工作。那以后，我和她……咳，以后的事，不言自明罗！"说到这里，鲁宁忽然想起一件事，"哦！语眉认识苏冠兰……"

"是吗？"叶玉菡盯住鲁宁。在这一瞬间，鲁宁敏锐地觉察到，女医师的外表尽管是那么淡漠，实际上却对有关苏冠兰的一切仍然无比敏感而关注。

鲁宁把他的妻子关于苏冠兰、丁洁琼在黄浦江上和淞咀医院中的一番奇遇叙述了一遍："总之，他俩一前一后离开了淞咀医院，后来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那是一九二八年夏季的事，大概就是那一次苏冠兰从江南回来，在渤海大学校园外的树林中援救了我……"

"丁洁琼……"叶玉菡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额上渗出一层薄薄的冷汗。她睁大两只眼睛，失神地望着什么地方，叨念着她似曾相识的那个名字，用几乎听不见的语音轻声说："……原来如此！"

“怎么，玉菡！你认识那个姓丁的女孩子吗？”

“啊……不，不认识。”玉菡掏出手绢擦了擦汗，端起玻璃杯，小口小口地饮茶。

“我也估计你不会认识。苏冠兰是个不容易被女孩子迷住的人，他离开淞望医院后，一去不返；那个丁洁琼显然很喜欢他，等了他好些天，结果只见他寄来的一包衣服和一些钱，连地址也没留下……可能在那女孩子看来是个谜。”

“确实是个谜……”叶玉菡迷离恍惚地喃喃道。

夜里十时，鲁宁抬腕看看手表，站了起来：“我该回去了，玉菡！”

“别急，我去为你打个电话，叫你们的人派车来接你。”玉菡按着鲁宁宽阔的肩膀，要他重新坐下，“他们坏透了，老是派特务盯梢、抓人、暗杀……我可不能让你在我眼皮下出事！”

“不要紧，玉菡，现在不比当年啦！他们杀过来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我们杀过去的日子立刻就会到来啦！”鲁宁又站起来，笑道，“我的车在大门外等我。这儿是闹市区，他们一时还不敢怎么样的。你不要送我了。”

“好罢！”玉菡想了想，颔首道，“我听你的。不过，你的第二件事呢？”

“你的记性真好，玉菡！”将军目光烁烁地盯住女医师，压低嗓门郑重地问道，“第二件事，是这样的……你原来在病毒室工作，是吗？”

“工作了将近十年。”女病毒学家点点头。

"你知道为什么忽然把你调离吗？"

叶玉菡茫然地摇摇头。

"你在调离之前，从事什么样的病毒研究？"

"一种特殊病毒，从华南副热带红壤深层，一种植物根瘤的寄生嫌氧菌体内分离出来的……"

"对人体有毒害或致病作用吗？"

"没有。"女医师迟疑了片刻，又摇摇头，"一般来说……没有。"

"一般来说没有。那么，在特殊情况下呢？或者说，间接地……呢？"鲁宁一字一顿地问。

"鲁宁！你这是什么意思？"叶玉菡寻思了一会儿，眼中忽然闪烁着惊疑的光泽。

"我们得到一个情报，这个情报与东雅医院那些美国佬有些关系……玉菡！不须我明说，你是个聪明人，你应当能够领悟我的意思。"鲁宁伸出一双粗壮、温暖、有力的大手，凝视着女医师那诚实的面孔，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个善良的人，但不能善良过度啊！就是说，不能对野兽存善心，不能丧失警惕性，凡事要多想一想。不但要看到病毒本身，更要看到病毒后面的东西；不但要认清呈原生质状态存在的病毒株，更要善于辨别化作人形的烈性病毒！"

"人形病毒……"女医师回顾着，沉思着，若有所悟地轻声重复道。过了一会儿，她微微点点头说："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鲁宁！作为一个病毒学者，我对不久前那些美国人所干的一切已经有所疑虑……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他们就是为这才把我调离的。不过，他们晚了一点！"

"再见，玉菡！"鲁宁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拉开房门走了出去，然后回过身来，行了个军礼，隔着门框再度伸出他粗大的右手，爽朗一笑，"再说一遍：不要送我！有什么事找我，我和我的同志们随时都欢迎。他们都知道你。我们的驻地你知道，那是今天北平城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你可以打电话或用其他方式找我。你若有什么困难，若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随时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定动用一切必要的和可能的手段，向你提供帮助。同时，我也相信，象你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定会象当年一样坚持正义，帮助我们，帮助人民，帮助革命事业……"

为了进行"P·U·S-001"实验，在距实验室不远处的动物棚内饲养了不少小白鼠、鸽子、豪猪和猴子、猩猩之类的灵长目动物。这些动物都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字码编了号。由于业务方面尚未交割完毕，叶玉菡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常去病毒室。这一天，叶玉菡意外地在动物棚旁一间小屋内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叶玉菡把看守动物棚的白俄老头儿华西里叫来，要他打开小屋门外的铁锁，并且问他："干吗要把小女孩关在这里？"

"教授们说，她是个精神病人，精……精神病……"老头儿喝醉了，揉了揉又大又软的酒糟鼻，嘟嘟囔囔地说，"把她弄来，是给她治……治……治病的！"

"在这地方治精神病？"叶玉菡怀疑地问，"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把这小女孩弄来的？"

"不，不知道，反正教授……美国教授是这样告诉我的！"白俄老头费力地掏出钥匙，咳了几声，吐了一口痰，骂骂咧咧地嚷道，"他妈的，我喂养那些老鼠、猴子就累得够呛了，还得当牢头，管精神病人！他们还说，要我再收拾几间房，还得有几个病人来……'东雅'笼统这么巴掌大块儿地方，都变成疯人院罗！"

"华西里！你先去吧，喝喝酒，玩玩，嗯？"叶玉菡掏出几张钞票往白俄老头儿手中一塞，"不必跟别人提起我在这儿。"

老头儿千恩万谢地走了。叶玉菡两手插在白罩衫口袋中，回过身来，仔细打量着小女孩和窗口装着铁栅的小房间。

女孩大概只有十一二岁，穿着褴褛的衣衫，面色又黄又白，头发很软很细，凌乱地披在脑后和额边。现在，她偎缩在床角里，睁着两颗特别大的眼睛，胆怯地望着穿白罩衫的女医师。

肮脏的水泥地上，随便摆着几块残砖。砖上放着一张破门板，门板上堆着几件破棉絮和烂布毯，这就是小女孩的"床"。床边地上有几只残缺的碗、杯，大概是给小女孩盛食物和饮水的。小房中的一切都发出一股催人欲呕的霉臭。叶玉菡不禁拉了拉下巴上的口罩，但她终于忍住了。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女医师将白罩衫裹紧，坐在门板上，微笑地望着小女孩。

"……"小女孩微微动弹一下，但，没说什么。

女医师将小女孩拉到自己身边，伸出柔软的手为她梳理着焦黄而凌乱的头发，又微笑着问了一声："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叶玉菡长着一副平凡的面貌，她脸色苍白，轮廓清晰。许多年来，从未有人发现过她的笑容。大约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她一笑起来，就显得奇彩焕发，容光照人，特别是她那一双明净的眼睛，更显出动人的丰韵。

“我叫小星星。”小女孩舔舔干裂的嘴唇，睁大着水灵灵的双眼盯着女医生说。

“小星星？真是个漂亮的名字！”叶玉菡兴奋地笑道，“小姑娘，你那一对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真象天空中晶莹美丽的小星星！”

小女孩果真眨眨眼，凄然地笑了。这位穿白罩衫的女大夫，有一双多么温柔的手和眼睛啊！

“小星星，你多大了？”

“十三岁。”小女孩掐着瘦嶙嶙的手指头说。叶玉菡发现，小星星说话带有浓重的东北腔。她仔细盘问了一番，才得知小姑娘确是关外人，跟着父亲逃荒来到关里已经两年了。前些天，一个黄发碧眼的外国教士以十块银洋的代价，把她从又饿又病、倒卧街头的父亲手中买来，说是送到教堂里去当唱诗班的歌童。可是，不知为什么，却给送到这里来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阿姨？”小姑娘睁大眼睛，仰脸望着玉菡，“这里就是教堂吗？干啥不许我出去呀？那看门老头儿天天揍我，不许我说饿……”

叶玉菡心中怦然而动，浑身却微微颤栗了：听着孩子那咿咿呀呀的小猫似的声音，她涌上一股奇特的，交糅着慈爱、辛酸、悲凉和痛苦的复杂感情。是的，叶玉菡是一位科

学家，是一个性情孤僻冷漠的人。但是，她毕竟是人，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尽管她还没有结婚，没有生育，然而，母性的本能却深沉地、顽强地埋藏在她心底里。

可是，她又毕竟是个副教授，是个习惯于冷静地思考、严密地观察事物的人。于是，此刻，她强迫自己抑制住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压制住肺腑深处涌出的激动，安详地注视着面黄肌瘦的小姑娘，亲热地说：

"小星星，别多想啦，有阿姨在这儿，别害怕！呆一会儿，阿姨给你送许多好吃的东西来，好不好？"

"好，阿姨别走。您一走了，那老头儿又来了，我怕。"小女孩又舔舔嘴唇，瞧着门外说。

叶玉菡从小女孩聪明的眼睛里和清楚的对话中，断定小星星的精神状况很健全。可是，为什么要欺骗小女孩的父亲？为什么要把小女孩当作"精神病人"关在动物棚中？听白俄老头儿说，还要弄来几个"精神病人"……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哎，小星星，你的真名儿叫什么？"叶玉菡注意地盯着小女孩。"那个外国教士从什么地方把你买来的，你还记得吗？"

"我姓金，我家是朝鲜族人，爸爸给我取个学名叫星姬。"小女孩想了一会儿，又说，"我不记得那叫什么地方，我只记得爸爸躺在一座大城楼下，附近有火车头呜呜地叫，还冒烟呐！——啊，阿姨，您千万别叫我的名字，也别叫我小星星……"

"为什么？"

“我刚来的时候，那几个外国大夫，还有那看门老头儿就吓唬我，不许我向别人说出自己的名字，还要我忘掉自个儿的姓名……”

“那别人怎么叫你哩？”

“他们从来不叫我，老把我关在这儿。他们给了我一块小铜牌，叫我挂在脖子上。您瞧，上面写的什么啊？”小女孩从破衣兜里掏出一块证章大小、长方形的红铜牌儿。叶玉菡立即伸手接了过来。

小铜牌上穿着条绳儿，上面用白漆写着：“P·Q·117”。

“P”，是“P·U·S-001”病毒实验的代号。

“Q”，是该项实验所用灵长目动物的代号。

“P·Q·117”是说明，在进行“P·U·S-001”研究中，先后购进灵长目动物长尾猴、猕猴、黑猩猩、狒狒一百一十六只，现在，小星星是一百一十七号“动物”。

叶玉菡短促地惊叫了一声，霍地站起来！周围的一切顿时昏暗起来，在她眼前旋转着，跳跃着。她再也不能安静下来了，她紧攥着“P·Q·117”的小铜牌，在小房间中急剧地踱来踱去，千百件往事象潮水般呼啸着涌上她的心头。她想起“专家小组”那些穿着白罩衫的道貌岸然的美国教授，想起培养瓶中暗红色的病毒培养液，想起密室和隔离罩中的亿万只跳蚤、虱子、臭虫……想起恒温室中数以万计培养着杆菌、链菌、葡萄球菌的曲颈瓶和试管，想起动物棚中的白鼠、鸽子和猴类……她清楚地记得，在实验计划中，一位美国病毒学博士用拉丁文写道：“第三阶段，自‘Q·117’之后拟以特种灵长目动物进行切片培养、肌肉注射、静

脉注射和空气、食物、衣物传染试验，以观察“P·U·S-001”之生物化学、细胞学、血液学效果，特别是对机体胞核、核酸、细胞液之破坏力……”

他们——那些法西斯科学家们，把活生生的人，把未成年的中国小姑娘当做“灵长目”的猴子，他们打算用中国人的生命当作“P·U·S-001”病毒的试验品，来研究更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战略生物武器”！

他们是人吗？不，他们根本不配“人”的尊严称号！他们是一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细菌！

叶玉菡本是付出极大的耐心和毅力，才留在东雅、留在“专家小组”内的。她想看看这些细菌战犯究竟在干些什么。她明白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冲决东雅医学院的围墙，以果决的行动使这班法西斯强盗连同他们的毒菌一起毁灭，必要时，她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可是，现在，她片刻也安宁不下去了！女医师的全部血液都在沸腾，在燃烧……

当天午夜，她打电话给中共代表团鲁宁将军，要求他们务必去前门一带找到一个姓金的朝鲜族老人。鲁宁完全答允了，并焦灼地询问叶玉菡在干什么？女医师简单地答道：“明天晚上请你们彻夜等我，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

次日深夜，在东雅医学院病毒实验室发生了一场火灾。火灾据说是由电线走火引起的，烧毁了大量实验设备和资料。火灾还毁坏了几栋房子和动物棚，那个代号为“P·Q·117”的小女孩也失踪了。

凌晨，当"专家小组"的教授们聚集在火灾现场，交头接耳、不胜惊愕之际，却没有看到一度主持实验操作的叶玉菡副教授。从此以后，这位女病毒学者永远在东雅医院消失了。

三天之后，在北平谈判的会议桌上，中共代表之一鲁宁将军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帝国主义者伙同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东雅医院进行细菌战研究的滔天罪行，使美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狼狈不堪，被迫表示要对此事"彻底追查"，对参与者"严加惩处"。

东雅医院的法西斯"专家"们，灰溜溜地滚出了北平。从此，在中国大陆上，这些法西斯分子连同他们的跳蚤、虱子、病毒细菌，也永远失去了踪迹。

不久之后，憔悴不堪的叶玉菡风尘仆仆来到石头城。在中央研究院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她见到了苏风麒老教授。

"爹！……"玉菡凝视着老人，用嘶哑的嗓音喊了一声。

"坐吧，玉菡。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再说……"老人摇摇白发银髯的头，慈蔼地抚摸着玉菡凉浸浸的手。

叶玉菡无力地坐在松软的、蒙着天鹅绒套的沙发上。她脸上极度疲乏的皱纹微微舒展开来。

老人轻轻闩上房门，在铺着地毯的拼镶地板上缓缓踱了几圈，才瞅着玉菡低声道："玉菡，你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是个副教授啦，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你在东雅……"

"爹！他们根本不是人哪！您不知道……"

"算啦，小声一点！我全都知道，全都知道啦！你这

人就爱管闲事，唉……”

“不是闲事，爹！只要是一个稍有良心的人，都会受不住的……”

“嘘，小声一点嘛！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会不了解美国人吗？我并不喜欢他们，不过，为人总得懂点世故，明哲才能保身啊！”老教授想了一会儿，又点点头，“对了，特别是你还把消息透露给共产党，何必把路走绝呢！共产党，共产党……你不知道吗，老蒋最恨的就是共产党啊！”

“爹！”叶玉菡霍地站起来，胸部急剧起伏着，目光灼灼地盯住对方。

“别说啦，别说啦！”苏凤麒连连摆手，无限感叹地说，“世道人心，变得太快，变得太大，变得太可怕啦！我原来还以为你稳重、沉静、可靠，想通过你来约束冠兰，使他不要误入歧途……”

“这就是你把我许配给他的真实动机吗？！”

可是，老人越来越聋的耳朵使他根本没听清玉菡的话，他自顾说下去：“可没料到你干的一切比他还过分，还厉害，还可怕！啊，我的上帝……”

老人绝望地仰起白发苍苍的头，垂下满布皱纹的眼皮，在自己越来越干瘪的胸脯上连连划十字……

叶玉菡站在一旁，往后退了几步，象不认识似地瞅了苏凤麒一会儿，鄙夷地轻声说：“多少年来，我一直把你看作父亲，看作自己的保护人，看作慈祥、智慧的化身，真没想到，你竟然如此！”

就在东雅医院那场神秘的火灾之后半个月，中共代表团的鲁宁同志回到了延安。从此，在延安一所专为干部烈士子女办的寄宿学校里，增添了一个圆脸小姑娘。人们问起她的名字时，她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答道："就叫我小星星吧！"如果人们进一步问起她的妈妈，她就会收敛起笑容，以低沉的语音答道："她叫叶玉菡！她还在国民党反动派霸占的地方住着。我要快点长大，打过去，解放全中国，找到她——找到我的妈妈！"

这难道是鲁宁同志教给小姑娘的吗？不，不是！这实际上是残酷斗争的岁月教给她的，教给她早早地懂得爱和恨……

二五　石头城下

苏冠兰接到丁洁琼一封长信。她在信中悲愤地叙述了自己发表声明后的境遇：她已被严密监视，想要很快离开美国已是不可能了。她急切地希望苏冠兰设法到美国来，两个人在一起对付这帮家伙总会好一些。然后等待时机，一起回国。丁洁琼还在信里为苏冠兰拟定了一个赴美的详尽计划。苏冠兰决定设法奔赴美国。在动身之前，他曾在重庆找地下党的老关同志谈了谈。可是他没有谈此行的真实原因，他与琼姐在爱情道路上的坎坷曲折使他疑虑重重，即使在老关这样亲切、严肃、正直的大好人面前，他也还是怕“隔墙有耳”。

“我准备去美国严密鉴定一下‘萬苣制剂’的化学结构和各种性能，特别是临床应用时的病理、药理机制。这要运用高精度的分析仪器和设备，在国内这几年一直无法解决。”苏冠兰解释道。他在这里并没有说假话。

“去了之后还回来吗？”关山巍关切地问。

“回来！顶多几个月后就回来。”

“那好……我们也希望你回来。我们希望你坚持正义，坚持进步立场，不要半途而废，不要见异思迁。”关山巍同志

语重心长地说，“我可以向你交个底：重庆这套班子不久全会搬回南京，石头城又要热闹起来了。那里本来是老蒋的老巢嘛！可是，中国不是他蒋介石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也不能永远这么黑暗、贫穷、落后下去了！中国需要有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南京也需要有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们希望你继续和我们党合作。今后一段时期，南京的科教界、学界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你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总之，让我们为迎接一个新中国的到来而共同奋斗吧！”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赖！”苏冠兰感动地说，“那么，我就去办出国手续……”

“好。不过，办完手续之后，你能不能再来见见我？我……”老关沉吟良久，拉着苏冠兰的手，缓缓地说，“趁着你去美国，我们想托你办点事，不知于你方便不方便？”

“说吧，老关！我一定尽力而为。”

“是这样的，有一位烈士的女儿在美国，如今，已经十几年了。希望你到美国后找到她，转达我和其他亲人们对她的怀念；如果可能的话，要她回中国来，跟你一起回来也行……”关山巍的声音平稳而低回，但苏冠兰却从这位职业革命家那沉思的眼神中，觉察到他肺腑深处积郁多年的对亲人的特殊感情。

“老关！她叫什么名字？在美国什么地方？我想，这件事是不难办到的。”苏冠兰爽快地说。

“不过……”老关想了想，说，“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在重庆，你想顺顺当当地办成几件事，并不那么容易。‘世事茫茫难自料’啊！待你把出国手续办妥了，再说

吧。”

奥姆霍斯是公开支持丁洁琼的第一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人。因为此后在报刊和广播中再也没有了奥姆霍斯的名字，甚至也没有了丁洁琼的名字。人们在迈阿密海滨找不到奥姆霍斯，在密西西比物理中心也找不到丁洁琼的影子。

不但报纸、无线电中不提丁洁琼，教科书和文献上的“席里-丁构造”也悄悄改成了“席里构造”，量子统计学中的“丁洁琼系数表”和“丁氏公式”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戈勒系数表”和“艾利逊公式”……

她消失在美国的茫茫人海里，象晶莹的盐粒溶化在湖水中。

苏冠兰连续向美国拍发了十几份电报，都没有得到丁洁琼的回音，这使他无比焦虑。他想去外交部领取护照，但立刻想到父亲那只神通广大的无形巨手。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去外交部十有八九是会碰钉子的。他改变主意，决定先去美国驻重庆领事馆试一试。他是晚上去的，领事馆的外交官们都下了班，到酒吧间、舞厅、妓院之类地方鬼混去了，一位喝得醉醺醺的二等秘书接待了他。这位油腔滑调的值班外交官员名叫查理·格雷厄尔，是海军陆战队的退伍上尉，喝醉酒之后，说话有点口齿不清而又偏偏格外饶舌。现在不是办公时间，苏冠兰也并不是来办理正式手续，只不过是顺便聊聊，打听一下去美国的有关事宜，而这位值班官员正好独个儿闷得发慌，所以他们便在友好的气氛中攀谈起来。当他听说苏冠兰是一位化学教授时，

大表欢迎。可是，当问到这位化学家到美国后所寻访或投靠的亲友名字时，退伍上尉的酒意似乎醒了一大半，他紧锁双眉，咕哝说："丁、丁洁琼？是不是那个原子物理学家丁洁琼？你是她、她的什么人呀？——朋友？你去找她干、干、干什么？唉呀！这个、这个……恐怕爱莫能助哟！噢，等、等一等！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苏冠兰？唉呀！我想起来了……对、对不起，我们不便给你签证！"

"为什么？"教授问。

"因为……让我想想，"格雷厄尔搔搔头皮，认真思索一会儿，口齿似乎也流利些了，"唔，是的，大概是几个月之前，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各领事馆一个指示，说是不能给一名叫苏冠兰的中国公民以赴美签证。这个指令是大使阁下亲自签发的，并没有说明原委。"

"司徒雷登大使吗？"

"是的，不过，还不止这个原因，教授先生。你很走运，我看你跟我一样，是个诚实君子，所以不想瞒你。"醉醺醺的外交官打了一个嗝，喷出一股酒腥气，一面拿着牙签在牙缝里拼命地剔，一面叽叽咕咕地说，"索性告诉你吧，美国国务院早就指示我们——也不算太早，约莫一两个月前——从中国去美国的人员，凡是与丁洁琼院士相识的，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取得国务院批准后才得入境。所以，你两个条件都不符合。你不幸恰恰名叫苏冠兰，而且恰恰同丁洁琼院士相识……"

"请问，国务院为什么要这样做？谁指示的？"

"签发命令的似乎是国务院一位顾问——主管非美活

动事务的顾问，他好象叫查尔斯。他是一个'中国通'，以前在中国当过多年传教士。你不认识他吗？唔，中国这么大，你当然不可能认识他。他明明是个天主教神甫，当时却取了个中西合璧而又天主教基督教合璧的名字叫查路德。国务院的官儿们背地里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蝙蝠'，哈哈哈哈……"

"查路德？！"苏冠兰的眼中几乎要迸出火来。他咬了咬牙，迅速扭转身，默默离开了美国驻重庆领事馆。

苏冠兰告知关山巍：美国外交官拒绝给他签证。老关微微皱起眉头，问道："为什么？难道因为怕你去从事'非美活动'吗？"

"不清楚……"苏冠兰犹豫了片刻，摇摇头。

"那就不去也罢！你们的'萬苣制剂'，还有你们将要研制出来的千百种新药物，以及咱们中国的广大科学家、工程师们千千万万的新发明、新创造，不久后就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新中国的大地上顺利进行试验和生产，造福于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了！"老关捋了捋头发，爽朗地大笑起来，"别愁，老苏！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是的，"苏冠兰教授点点头，"只是，您的托咐……"

"你是说那位烈士的女儿？我坚信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回到亲人们中间。也许会推迟一点，但她终归会回来的！"关山巍同志拉住苏冠兰的手，豪爽地笑道，"哎！老苏，我倒忘了，那位姑娘和你是同行呢！她是一位很有才干的科学家，这些年来听说在国际上名气很大。将来她回了国，我

一定介绍你俩认识，我相信你们一定谈得来的……"

"……她，她叫什么名字？"苏冠兰骤然紧张起来。

"她叫丁洁琼。"

"丁洁琼？！"象有一支钢针刺透了苏冠兰的心脏！

"怎么——你听说过她吗？"关山巍望着苏冠兰苍白的面孔。

"唔……"苏冠兰点点头，无可奈何地说，"那么，我还是去南京吧？"

"好吧！"老关拉住苏冠兰的手，无比亲切地说道，"我马上要回延安了。你到南京后，自然会有人和你联系的……怎么，你病了吗，老苏？"

"没，没什么。"苏冠兰松开老关的手，"再见了，老关！"

"再见，胜利后再见！"老关倚在门框上，一手托着自己的腮帮，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苏冠兰远去的身影。

不久后，苏冠兰随中研院化学所到了南京。接着，教育部任命他为金陵药学院院长。这是地处京郊一隅的一所小小的大学，全院师生员工不满五百人，原是美国教会的产业。这是他父亲为他选定的职所，这种选定是有某种背景的。然而，苏冠兰这一次并不抗拒父命，他已经成熟了。正如苏凤麒老人当年为他选定终身配偶，今天又为他选定职所一样，苏冠兰现在也能够根据本身意向选定自己的政治归宿了。

抗战结束了，蒋介石政权又竭尽全力，挑起内战，攻打解放区，弄得战火连天，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文化、教育、科

学事业受到肆意摧残。国家情况如此，苏凤麒算尽机关惨淡经营的那个大家庭也并不如意。他的女婿很不喜欢这位岳父，带着孩子到广州去了，而且三番五次写信催苏珊娜也去南方。叶玉菡被老头子安插在药学院担任微生物病毒实验室主任，可是，这一对"未婚夫妇"之间依然冷若冰霜。这时，他们都已年近四十，苏冠兰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叶玉菡也苍老了许多。苏凤麒已经不仅仅是伤心和忧虑，而且内心有时还隐隐感到懊悔。

有一次，珊娜问老人："爸爸，您当初为什么会想出那么一个主意，把哥哥留在国内，却把丁洁琼送去美国留学？"

"唉！"老头子捋着白胡子，叹息着，"我当时想，把丁洁琼送出去镀镀金，一洋一阔，就会看不起冠兰了；女孩子年岁一大，也会等不下去。等她变了卦，冠兰才会死心。这时再促使他和玉菡结婚，然后，把他俩一块儿送出去留学，我也就放心了！可是——"

"那么，丁洁琼现在怎么样了，爸爸？"

"现在？现在——"老人沉吟良久，没有回答女儿的问题，却打定了另一个好主意。

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大演"国大"丑剧以后，蒋介石粉墨登场，当上伪总统，闹得不亦乐乎。为了粉饰太平，又重组中央研究院，设立"院士会"，给八十一名"学者"戴上"院士"的桂冠，苏凤麒便是名列前茅的主要"院士"之一。喜庆之余，苏老头子踌躇满志，一鼓作气，向苏冠兰提起旧日的婚约，说是二十年已经期满，应当与玉菡完婚了。

"不行！"苏冠兰拒绝了。

“是你亲自定下的婚约呀，人总应当讲一点起码的信义吧？人家等了你整整二十年啦！”老头子急了。

“讲信义，您当时就不该逼我和玉菡订婚。我当时就坚持不同意，您却与查路德串通起来，弄了许多花招。这个婚约本来就不是信义的产物。”

“那么就是说，你打算毁约？打算不认账？你准备把玉菡为等你而牺牲的二十年青春和生命置于什么地位呢？”

苏冠兰沉默了。这些问题倒确实不容易回答，因为它们牵涉到人格问题。想了很久之后，他说：“当初，我之所以把婚约拖这么久，就是为了琼姐。现在，在琼姐没有音讯之前，我不能先结婚。您不是说信义吗？我和琼姐之间才真的是讲信义的。”

“琼姐？信义？你收起这份心吧，傻孩子！”苏凤麒大笑起来，“你还死心眼儿眷恋着什么‘琼姐’，可是，人家早把你丢了！哈哈哈……”

“您说什么？”苏冠兰睁大眼睛。

“你不相信，是吗？我问你，我和你谁的名望大？谁的美国朋友多？我的消息还没有你可靠？！老实告诉你吧：丁洁琼早和一个叫奥姆霍斯的美国人结了婚。她怕你真的去了美国，与她纠缠不休，两口子趁着度蜜月，藏到乡间去了。你想想，这几年她有信给你吗？傻孩子，以后丁洁琼再露面时，我怕你是连边儿也沾不上啦；她这样一位誉满天下的名人，会看上你这个没留过洋的土包子吗？”

“不，不！”苏冠兰痛苦地喊道，“不会，琼姐绝不是这种人！”

“我的孩子！头发都白了，还这么傻！我的同学伯希，在脱泽登沙漠亲眼看见丁洁琼和奥姆霍斯拥抱亲吻，我在英国的老朋友罗斯亲自参加了他俩的婚礼……”

“您别说了！”苏冠兰闭上两眼，伏在桌上恳求道，“我不相信，我根本不相信……”

“哼，不相信？”老人冷笑一声，“你不相信的事多着呢！我倒希望你能抛开狭隘的感情，从理智的角度看看问题。你试想一下，象丁洁琼这样的人，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若是死了，报纸上会只字不提吗？若是调换了职所，她不可以通知你吗？若是病了，会一病两三年吗？而且，即使在病中，她也可以与你互通讯息嘛！还能有什么解释？唯一的事实，唯一的解释，就是，她把你的信件、电报一封封照收，然后统统塞进壁炉，付之一炬。她的声誉够大了，钱也够多了，不稀罕再在研究所工作了，于是和自己的新郎一起到乡下、到海滨去度富裕而闲适的生活，显然，现在一定已经做了母亲——”

父亲说得活龙活现，而且老头儿最后竟取出一份据说是从美国来的电报晃了晃，声称他在大洋彼岸的老朋友业已用白纸黑字信誓旦旦地向他证实了关于丁洁琼婚后隐居的轶闻。但最使苏冠兰痛切的不是父亲的话和那来历不明的什么电报，而是这些东西与自己过去的某些风闻不谋而合。罗斯爵士参加婚礼倒是闻所未闻，但奥姆霍斯这个名字他是早就知道了。奥姆霍斯在脱泽登向丁洁琼求爱的事，他也隐约听到过一点，有人甚至说丁洁琼将自己手上的伊丽莎白钻石指环“彗星”，与奥姆霍斯的“阿波罗”相互交

换了，以表达彼此的忠贞不渝……

"别说啦，我不要听！"苏冠兰的脸色忽然苍白了。他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把那份电报撕得粉碎，使劲甩得满屋飞扬，然后转身冲了出去。

苏冠兰无限期地推迟了婚期，他显得格外苍老，格外沉默。这位多年无暇涉及文学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一段沉闷、孤寂的岁月里，居然在笔记中断断续续抄录下一些中国古典诗词，而每一首诗词或断句，都或隐或显地记录下琼姐那不可磨灭的影子在他脑海中激起的涟漪或波澜。

一次，赶上台城大学校庆，校长、副校长亲自到金陵药学院力邀苏冠兰院长莅临。他推辞不掉，只好去了。这里是琼姐的母校啊！当他在两旁长着巨大柳树的林荫道上漫步时，油然忆起陆游的一首七绝：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苏冠兰这天回到家中，彻夜未眠。他在台灯下搜觅并抄录了陆游回忆唐宛、关于沈园的几乎全部诗词。他利用那出著名的古代悲剧，和那一行行低回凄楚、脍炙人口的诗句，在沉默中寄托着自己痛苦如剜的衷情……

这几十首诗词的末尾，是著名的《钗头凤》：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岂止是"几年离索"？在苏冠兰和他的琼姐之间，难道不是"一别音容两渺茫"吗？！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琼姐！你在哪里？为什么寄给你的许多信，拍给你的许多电报，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讯？啊！苏冠兰如今才懂得，八百年前那位不朽的诗人，那位以身许国的壮士，那位"上马草军书，下马击狂胡"的英雄，为什么会具有那么深刻细腻的感情，为什么会在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暮年，还对少年时代的爱人无限怀恋，还在沈园留连忘返，还会追忆那早已消逝的青春岁月……在历史记载中，在文艺作品中，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悲剧真是数也数不清，今天才不知是第几千万几百万遍地在苏冠兰的命运中重演。确实——"错，错，错！"错了，全错了！在苏冠兰生活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本身就在不断串演着毁灭文明、残害人生的悲剧，而苏冠兰，不过是这场悲剧中正被碾碎着的一个小道具而已。

然而，悲剧难道应当这样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吗？不！苏冠兰从鲁宁、老关和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从深夜的无线电波中，听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类伟大的、令人神往的字眼。在那样的社会里，将消灭阶级，消灭人吃人的现象，消灭罪恶和不平，也必将减少由各种原因造成的爱情悲剧，使每一个人的青春都过得美满、幸福、奇彩焕发！苏冠兰羡慕那些共产党人，他感到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也许那是因为他们正在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赋予了他们崭新的品格。苏冠兰也在积极从事一些进步的、革命的

活动，他觉得每当自己把精力投入到这些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斗争中时，感伤的情绪就被忘却或冲淡了许多。他幻想着，在新中国到来以后，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时，火热的生活会使他完全弥补心灵上的创伤，他盼望着那一天！

然而，将来是将来，现在是现在。眼下，除了政治斗争外，苏冠兰就这样过着孤独而寂寞的生活，把绝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实验室里，把全副精力灌注到科学研究事业中。他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欢笑。他在科研之余，把别人消耗在家庭生活中的一点精力和时间，也用来摘抄一些凄凉惆怅的诗词名句，寄托对远方情人的不灭的爱情。此外，就是那苍苍白发和无数的不眠之夜，陪伴他排遣那漫长的岁月和深重的哀愁……不知有多少次，他在深夜独步阳台，长时间眺望着东方幽暗的天空，向着波涛万里的太平洋，向着迷茫的天穹，向着那深不可测的异国，几百遍、几千遍地呼唤：“琼姐，琼姐啊，你在哪里？——”

是的，无论险恶的大海波涛，艰苦的漫长岁月，还是嘉陵江畔簌簌的轻风，紫金山麓如酥的微雨，都不能冲淡苏教授的深情怀念……

二六 “无 形 钢 锯”

在欧洲考察半年之后回到首都的第二天早晨，苏冠兰就要到机关去。无论叶玉菡怎样劝阻，都不起作用。于是，叶玉菡只好让步，但坚决不同意他象往常大多数日子那样骑自行车去，她打了个电话，请药物所派辆汽车来。待苏冠兰乘小轿车离去后，叶玉菡又挂了个电话给实验药物研究所所长申以哲，要求他关照一下老苏。申以哲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玉菡同志？”叶玉菡答道：“可能是有点不舒服。昨夜他闭着眼，在沙发里坐了一夜……”叶玉菡没有说明这个不眠之夜的缘由，也没有说自己怎样陪伴丈夫度过这个漫漫长夜，因为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白的，至少在目前也没有必要谈。

申以哲是一个性格诙谐的胖子，秃了顶，戴一副近视镜。他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前在几所大学和文化新闻界工作了很长时间，后来在延安呆过。解放战争期间，他随南下大军到了昆明，随后回到北京，在卫生部当过处长。一九五三年起，在第一医科大学与苏冠兰同事。

申以哲一见苏冠兰，并没有提叶玉菡的电话。他爽朗

地笑着，一面透过眼镜仔细打量副所长的脸色和神情，一面滔滔不绝地张罗着要苏冠兰按国家规定去疗养："你说吧！老苏，去颐和园，还是去香山？"他的一只手在头顶上划圈圈，"还是去北戴河？依我看，天气凉了，北戴河没意思！颐和园里最好，我跟总务科说一声……"可是，苏冠兰哪儿也不去，坚持要上班。争执了十分钟后，申以哲不得不让步，说："你可以上班，但今天不许进实验室和上讲台。上午，你去医大看看，请他们给你安排一下课时。中午到我家吃饭。下午呆在所里，看看文件，叫秘书给你汇报一下半年来的工作情况。夜里去开会……"

"开会？"苏冠兰皱起眉头。

"看你！一听开会就头痛，是吗？"申以哲笑起来，"别怕！不是那号'缠脚布'会议，是一次……唔，好象是一次歌舞演出吧！在首都科学会堂举行。今天一清早，校部就来了通知，叫咱们派个负责业务的领导干部出席。等一等，我知道你独个儿也挺枯燥的，叫小星星跟你一块儿去吧！"

金星姬一接到申所长给她打来的电话，叫她跟苏老师出去，高兴得要命。苏副所长是她最敬重的师表，她也是苏教授最钟爱的学生兼助手。小星星立即奔到车库要司机赵德根将小轿车开到大门口台阶下。待苏教授坐进汽车时，申以哲却悄悄把姑娘拉到一旁，轻声说："你的苏老师今天神色很不好，小星星，你要多留心，好好照顾他啊。"

"您放心，所长。"

小星星陪着苏老师奔波了一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当然不会明白，教授是有意用劳碌的工作来填塞自己的

脑海。下午六时，结束了白天的工作，他们在机关里进了夜餐，又乘上小轿车驶往首都科学会堂。

教授默默地坐着，司机赵德根却不住地同金星姬开着玩笑。苏冠兰听到一些片断，又想起昨天傍晚他在自己家附近小巷口下车时小赵打趣金星姬的一些话，心想：小星星这丫头，莫非跟谁在闹恋爱了？

是的，这丫头年纪不算太小了，按理也可以考虑个人问题了。可是，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半年来，我在国外，收到她十几封信，可是，她一个字也没提过呀！对，玉菡的来信似乎提过，我没留意。为什么这孩子似乎畏畏缩缩，不敢对我说？我难道很可怕？

苏冠兰思索着，反省着。是的，在药物所，这位教授确实显得有些冷漠、孤僻。他从不过问别人的婚事和恋爱问题。当同事们，特别是青年们谈论这类事情时，他有时是悄然走开，有时装着没有听见。有一次，他严厉批评了两个助手，因为这两个女孩子竟在实验室里悄悄谈起各自的意中人……久而久之，人们每当谈论婚姻、爱情和类似的话题时，只要一瞥见苏副所长的影子，顿时就发生“条件反射”，缄口不言了。

苏冠兰开始谴责起自己来：“我的形象可能有点象我父亲，这很不好！”他默默地思索着，“爱情、婚姻，可能是所谓‘永恒的主题’，自古就有的，将来还会永远存在下去。青年一代比老一辈幸福，没有人来压制他们。关键在于让他们树立起崇高的情操和观点，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

“小星星，你可以对我谈谈你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吗？”

教授认真地说，“不过，不要写诗，也不要唱歌。”

“苏老师，您……”姑娘感到非常意外，今天苏老师怎么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她想了片刻，“我懂您的意思，您要我多用一些理智，少掺杂些幻想。”她微笑着，开始说起来。她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必要前提，婚姻是爱情的必然结果。她运用尽可能逻辑化的语言，反复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一再申明，她指的是“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婚姻。最后，她征求苏老师的意见。

“你没有运用诗歌，小星星。你确实是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你的语言十分规范化，遣词用句也是很周密的。”教授评价道。

“哈哈！”司机笑了起来，“咱们金星姬同志的爱情也是规范化的，她将来的婚礼肯定更是规范化的。苏副所长还没见过她的对象吧？跟她一样，也是党员，也是科研人员，也是圆圆的脸，年纪按法定比她恰恰大两岁，身材按通常标准比她高四厘米……”

“不许你插嘴，赵德根！”姑娘狠狠在司机肩上揍了一拳，“人家师生谈心，你捣什么乱！”

“不是捣乱，我敢赌咒。”小赵扮了个鬼脸，“我其实在竭力帮忙；你们看，我把车速降得多么低，就是想让你和苏老师多谈谈。”

“别理他，苏老师。”姑娘说，“您谈下去吧！”

“是这样的，小星星！”教授沉思片刻，说，“在现实生活中，按一般规律来说，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不少人的爱情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婚姻，而婚姻也并不

一定都是爱情的结晶。”

“苏老师，我不懂……”金星姬茫然失措。

“我所说的‘现实生活’，就是指阶级社会中的‘现实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产生的爱情与婚姻，都要受复杂的阶级关系、政治因素和社会习惯势力的强力支配。以天然的纯性爱为基础的‘真正的’爱情，往往并不能导致婚姻；而‘真正的’婚姻，则往往不过是阶级关系、政治因素、经济地位和习惯势力的综合产物，它的基础并不都是爱情……”

“您是不是说，真正的爱情并不一定能成功，苏老师？”

“不对！真正的爱情一定能成功，但并不一定能结婚——‘成功’不等于‘结婚’。人具有感情，动物具有本能，这是本质的区别。真正的爱情具有深刻、崇高、隽永的精神感染力，这正是人类感情的伟大之处。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其价值是形迹上、本能上的东西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您说得……太玄啦，苏老师！”

“好吧，我说浅显一些。打个比方：梁山伯和祝英台并没能结婚，可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构筑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吗？他们俩并没有形迹上的接触，他们的肉体也早消失了，但他们的爱情传说不是至今还感动着人们吗？！反过来说，曾经有些六、七十岁的老富翁，娶了十七、八岁的穷姑娘，这种婚姻关系中难道有什么爱情吗？”

“苏老师，我真没想到，您历来不谈论这类问题，可一旦谈起来，却又这么深刻……”姑娘睁大眼睛。

“原谅我的冒昧，苏副所长！”年轻的司机又插话了，“我

想，您这些观点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您可能有着特殊的个人体会……”

教授微微一惊，没有作声。他长期以来努力不触及这类问题，企图以此使自己的神经麻木下来。可是，他的心灵并没有真正的麻木，当事情关系到小星星——他心爱的助手、学生和孩子时，他不得不提出这个话题。作为父辈和师长，他能不过问女孩子的终身大事吗？是的，教授竭力想使谈话局限于“纯理性”的范围，而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人，尤其不触及小星星，也不触及他本人。可是，任何理性的认识都是从属于人的，都发源于人们各自的具体立场、经历、教养和个性。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触及教授自己……

“小赵的话有道理。”小星星沉吟道，“苏老师！您能不能说得更浅显，更具体一些……不要引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神话，也不要去回顾老富翁和穷姑娘的传说，而是……比方说，您自己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没能终成眷属的真正爱情？这种经历给您造成了什么影响？”

苏冠兰教授蓦然一惊。

“还有，苏老师，在您和师母的夫妻关系中，你们当初的结合，是不是含有爱情因素，或者说，是不是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的？”

苏冠兰闭上眼睛，默默无言。他脑海中翻腾着的千百种思绪中，有一种思绪在无情地嘲笑自己：学识渊博、沉着稳健的教授啊，你有什么资格去指教纯洁、热情的青年！一两个简单的问题，就足以使你手足无措、无言以对了！

“玉菡，玉菡……”苏冠兰在心中无声地呻吟了一下，

又陷入了迷茫而痛苦的沉思中，“我是真心爱我的玉菡吗？……”

小星星并没有留神苏老师未曾回答她的问题，这稚气的姑娘甚至没有打量一下苏老师的神情，她只顾沉思遐想。良久，她才以坚定的口吻说：“我总是感到，我们这一代在新社会成长的年轻人，爱情和婚姻是一定能够统一起来的！苏老师，现在毕竟不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时代，不是老富翁娶穷姑娘那个时代了……”

“不，”苏冠兰教授的口吻同样坚定，“问题决不那么简单！旧时代投下的阴影决不是那么容易褪去的。”

“可旧时代并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爱情、婚姻问题上造成具体的影响呀！”

“好吧！即使不考虑旧时代的直接影响，也要考虑到间接影响。记得一个作家写过这么一段话，我认为颇有些道理。他认为：一般而言，一个人一生中的初恋，因为缺乏生活经验，因为缺乏必要的精神体会和物质基础，因为幼稚、单纯、无知和感情用事，因为与当时社会历史的某些特定条件相矛盾，等等，因而总是不能成功的……”

“总是不能成功？！”小星星的圆脸上掠过一层阴影。

“一般而言……难道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情还少见吗？！”

“不！”小星星坚决地，甚至可以说是痛苦地摇摇头，“我决不让这种人生规律在我的生活中重演！我认为，这都是那些不忠实的、喜新厌旧的人物编造出来的假道理。我下了决心，若是我第一次谈不成功，我就终生不结婚！”

“那怎么行？”教授一惊，“不行！”

“怎么，苏老师，你愿意我做个不忠实的人吗？”

“人世上的事情非常复杂，不是‘忠实’或‘不忠实’可以简简单单解释清楚的……”苏冠兰吃力地说。

“可我认为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且，我也害怕……”

“害怕什么？”

“如果我第一次恋爱不成功，而与其他人结合了，那难道不可怕吗？我仍会怀念最初的意中人，那样，我的心将象被一把无形的钢锯锯成两半……”她皱起眉头，闭上眼睛。

“无形的钢锯……”苏冠兰在心中无声地叨念着这个形象的、可怕的语句，他的心脏不禁一阵痉挛，他微微闭上两眼，一声不吭。

“哦！苏老师，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姑娘摇摇教授的肘。

“什么问题？”苏冠兰似乎有些不耐烦。

“为什么您不同意我的观点？您……您的心是不是也被锯过？”小星星目光炯炯地紧盯住教授。

“你……你说什么？”苏冠兰先是吱吱唔唔，而后是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他瞪了姑娘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你没完没了地拉呱些什么呀？别罗索了！”

小星星吃惊地睁大眼睛，她终于撇过脸去。

司机赵德根从反光镜中瞧了几眼，偷偷吐了吐舌头，小心翼翼地进一步降低车速，抓稳方向盘……

苏冠兰望着小星星，不禁耳热心跳起来。他在心中狠狠骂了自己一顿，然后拍拍姑娘的胳膊，恳切地说：“小星

星，我刚才的态度不对，太粗暴了……我，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姑娘偷眼一觑苏冠兰，发现老师的脸色不知在什么时候变得格外苍白，瘦长的手指似乎也在微微颤抖。她忽然想起刚才申所长的嘱咐：“你的苏老师今天神色很不好，小星星，你要多留心，好好照顾他啊！”姑娘蓦然一惊，她缓缓扶苏冠兰倚靠在松软的座位中，连声道：“确实，我的话太多了一点……您闭目休息一会儿吧，什么也别说了。”

苏冠兰顺从地躺在座椅中，缄口不言。但他的胸中波涛汹涌，不能宁静。他虽然闭上了双眼，却在一片苍茫幽暗之中，又看见了那一对美丽的、深邃的凤眼……

“啊！琼姐……”教授困难地摇摇头，无声地呼唤着。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他在今天清晨才竭力抑制住自己，中断了那缠绵痛苦的回忆。可是，此刻，在驶往科学会堂的汽车里，小星星天真、无心的问话，却又刺中了他内心的痛处，回忆的闸门再度被打开，他的心似乎真的被一把“无形钢锯”锯成了两半……

二七　鲁宁将军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了。苏凤麒老人没有听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的诱惑和威胁，留在了南京。他对老蒋追随着，观察着，但他终于绝望了。无论如何，他总还是个科学家，是个中国人，他本能地希望看到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兴盛起来。今天，他发现，在蒋介石统治下，他对国家、对民族稍有益处的想法都将化作泡影。海外的中国人尚且有"叶落归根"的宿愿，何况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国内呢？在他的风烛残年，他不愿再漂泊海外当"白华"。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一种"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今天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另外，南京解放前夕，我党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对他做了不少工作，这些正面开导和规劝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解放后，人民政权和人民解放军不但没有惊扰他，还派人来照料他的工作和生活，表扬他坚持留在祖国大陆的凛然义举，让他继续担任观象台的领导职务。除女儿珊娜到南方去了以外，冠兰和玉菡都留在南京，担任原来的职务。

对金陵药学院和苏冠兰、叶玉菡的生活、事业造成巨大影响的因素，是人民政府给药学院以及附近几所高等院校

派来的军代表鲁宁。这一对老同学见面时，鲁宁并没有揍这位院长一顿，而是相互久久握手，拥抱，在对方的肩上背上又拍又捶。然后，鲁宁把身旁一位满脸笑容的女同志介绍给苏冠兰：

"认识认识，这是我爱人……"

"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相识！"女同志笑着伸过手去。

苏冠兰眯上两眼，对这位穿一身洗白了的旧军服的女同志端详了半天，才惊呼道："阿罗！你是不是阿罗？"

"是呀！不过，现在应该叫我罗语眉同志了——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医务人员。"罗语眉紧握苏冠兰的手，笑着说。

苏冠兰无限感慨："多少年啦？——是的，二十一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你是上海郊区一所小医院的护士……"

罗语眉笑着点点头："是呀，可现在，我成了风尘仆仆的老战士，你成了德高望重的科学家！"

原来，鲁宁根据党的安排，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后勤部门一位高级领导干部，随一支野战军南下。渡江作战时，他旧伤复发，进了医院。出院后，他的健康状况已不适宜部队的战斗生活，于是，上级给他在刚解放的南京安排了一点临时性工作，并把他的妻子罗语眉留下来照顾他。

鲁宁在南京市军管会要求工作时，翻阅了行政档案，决定到大学当军代表。当妻子问他要求这种职务的目的时，他说："我看到一位老朋友的名字，他叫苏冠兰，是药学院院长。"罗语眉惊诧地说："苏冠兰吗？这个人我也认识，虽然

只相处了几天，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就在这种情况下，军代表把驻地定在小小的金陵药学院。鲁宁是从妻子的嘴里知道苏冠兰和丁洁琼旧事的。他在拜访了老天文学家苏凤麒以后，又获知了苏冠兰与失踪了的女物理学家的曲折遭遇。他下决心帮助老朋友清除旧社会造成的创伤，从多年的苦闷中解脱出来，正确处理个人问题，恢复他原来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新社会更好地生活、工作。

罗语眉同意了丈夫的意见。当鲁宁第一次介绍她和叶玉菡见面时，她立刻对这位沉静的女病毒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这是一个容貌平凡、性情温和的女人，身体显然很弱，长着一双不算漂亮、然而特别诚实的圆眼睛，经常保持着沉默。可是，正是这个平凡的女人，却能够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熟练地操作几百种复杂的机械、仪器，指挥人们从事精密的分析、试验。能够在课堂里，向大学生、医师或助手们讲解病毒学在尖端领域里的新成果。也是这位平凡而沉默的女人，曾经在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把自己的身子当梯子，援救了一个逃亡的共产党人。曾经在关键时刻舍身冒险，纵火烧毁一座黑暗的魔窟，把一个马上就要遭到毁灭的女孩子救出虎口，而且事后一句不提。

罗语眉很同情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爱情遭遇，她是他们感情的最初见证人。可是她又认为，既然琼姐已经失踪，甚至可能是变了心，而叶玉菡又是这么好的人，苏冠兰为什么不可以和叶玉菡结合呢！她不反对苏冠兰继续怀念琼姐，可为什么要用孤僻的独身生活来折磨自己呢！她把自己的

想法告诉了丈夫。鲁宁深有同感，决定找苏冠兰好好谈一次。

一九五〇年，药学院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大家都很忙。鲁宁带着伤病照管几所大学的工作，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但他终于抽出时间和苏冠兰进行了一次长谈。

“找我谈什么呀，老鲁？”苏冠兰似乎已经敏感到摆在面前的是什么话题。

“谈你的终身大事！谈你和玉菡的关系！”鲁宁单刀直入地说，两道浓眉下一双威严而明亮的大眼直视苏冠兰，“你总不至于认为我也是查路德、苏凤麒派来的说客吧？”他又朝妻子摆摆手，“沏两杯茶来，给我捎一盒烟。我要和老苏干一仗！我不是早说过要揍他一顿吗？他肯定打不过我的。”

苏冠兰垂下目光，紧闭嘴唇。

“我知道你的个性很强，老苏；但是，今天我希望你不要再任性，多用头脑想想。而所谓‘不任性’，一个首要表现就是不回避矛盾，不绕道走，不作‘沉默的反抗’。咱们双方短兵相接，交一次锋，怎么样？——唔，你是不吸烟的，那就喝茶吧，龙井茶！”

苏冠兰揭开茶杯盖，心不在焉地瞅着那缕缕白雾。罗语眉搬来一张靠椅，坐在小圆桌旁打毛衣，偶尔举目瞥一眼丈夫。

“我问你，”鲁宁目光炯炯地盯住苏冠兰问道，“你为什么不爱玉菡，是不是因为她不漂亮？”

“不是不是！”苏冠兰连忙摇头。

“是什么原因呢，你为什么缄口不言了？我要告诉你！玉菡是个好同志，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子。几十年来，她对你始终保持着少女时代纯洁、珍贵的爱情。她的学业水平并不比你低，有些甚至超过了你，例如在外文和实验技术方面。她的性格含蓄、内在，有深沉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人格高尚，政治上倾向进步，为人正直、果敢，具有不平凡的侠义风度……”

“侠义风度？”苏冠兰感到鲁宁说得未免太过分了。

“你以为我在胡吹，是吗？”鲁宁微微一笑，把烟蒂掐熄，咕噜咕噜喝了半杯茶，掏出手帕抹抹嘴巴，不慌不忙地讲述了自己二十二年前在渤大被叶玉菡援救脱险的往事，以及这位女医师于一九四六年初在北平东雅医学院纵火烧毁病毒室、从魔窟中救出小星星，被迫逃亡的经过。

“玉菡几十年来肯定做了无数好事，只是因为她从不对外人说，这些感人至深的事才被湮没了。”鲁宁又点燃一支烟，缓缓地说，“刚才谈到的那两件凛然义举，只是由于偶然与我的命运和经历发生了直接关系，今天才为人所知啊！”

“难怪那次你从渤大逃亡后，我和朱尔同在医院发现叶玉菡的病历上写着右肘脱臼，严重擦伤、扭伤，腰部挫伤等等，原来是……”苏冠兰回忆着旧事，不禁有所感慨，“难怪一九四六年她从北平来到南京时，什么行李、衣物也没带，脸颊和手臂上还满是灼伤、擦伤的痕迹……”

“难怪她更不漂亮了，是吗？”鲁宁凝视着苏冠兰逼问道。

苏冠兰急道：“哪里哪里！我奇怪的是，她从来没有提

过这些……我当时也没问一问。”

鲁宁冷冷地说：“你几十年都不理睬人家，怎么会舍得问一问？怎么会了解人？怎么会发现别人内在的美？你心目中只有你自己，以及你的琼姐……”

“老鲁！”苏冠兰痛苦地皱起眉头，短促地喊了一声。

“鲁宁！”罗语眉轻轻碰了碰丈夫的手，丢了一个眼色。

鲁宁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站起来在房中走了几个圈，然后双手叉腰，望着苏冠兰问道：“你估计我的体重有多少磅？”

苏冠兰上下打量了一会儿，说：“至少也有二百二十磅！”

“二十多年前在渤大时呢？”

“那时……反正不会比现在轻吧！”

“是的，我这二十多年来常常寻思：玉菡就用她那娇小柔弱的身体充当阶梯，让我这么一个彪形大汉踩着她的瘦津津的肩膀登上高墙，帮助我逃出了虎口。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着她呢？她蹲着，肩负着二百多磅的重压，咬紧牙，颤巍巍地站起来……我似乎还能感觉到她的身躯在我脚下发抖，听到她气喘嘘嘘……换上一个胆小鬼，别说冒险救人，光是那砰砰的枪声和从墙头上嗖嗖飞过的子弹，就足以吓成一滩稀泥啦！老苏，你的玉菡是一个多么可敬可爱的人啊！——你意识到了吗？！”

“叶玉菡是……我的？”苏冠兰心慌意乱，喃喃地念道。

“是你的！她是你的同事，你的同志，你在今后革命征途上和科学事业上忠诚不渝的伴侣和战友！懂吗？！”鲁宁

激动地挥挥手，"她的灵魂多么纯洁，她的义举多么惊人，而她又总是那么谦虚沉静！就说她为了救我而摔倒，右肘脱臼、腰部挫伤这些事吧，若不是你今天偶尔透露，我还根本不知道呢！这几个月，她对这一切只字不提……老实说，我望着你这位大教授真有点头痛！"鲁宁走到窗口，回过身来，背靠着窗台，用毫不掩饰的尖锐口气继续说下去，"你有进步要求，但你在长时期中并未能舍生忘死去献身革命；你恨查路德和你父亲，但又没有勇气彻底挣脱他们的钳制；你信服'科学救国论'，但你终于又看到科学并不能救中国；你大概还崇尚过'爱情至上主义'，但又始终无法获得美满的爱情，反而受尽了它的磨难……总之，几十年来，你就生活在矛盾、苦闷之中，晃晃荡荡，沉沉浮浮，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你也许埋怨命运对你太不公道了吧？其实，哪里是什么命运的主宰？起主宰作用的，还是你的世界观啊！冠兰，你呀，有时，我同情你，也责备自己对你关心不够、帮助不够；有时，我，我倒真想揍你一顿了！"

"鲁宁！你……"罗语眉站了起来。

"你揍吧，老鲁！"苏冠兰摇摇低垂着的脑袋。

"将来有必要的话，我当然会揍你的；现在还不到时候。"鲁宁那黝黑的宽脸膛上忽然绽出笑容，他伸出一只巨大的拳头，在苏冠兰的眼前晃了晃，"从现在起，你应当换一副新的精神面貌，让爱情服从政治，把个人问题归入革命事业的总渠道。站在这个立场上，正确处理周围的一切。首先，你必须把玉菡当作一位好同志，要在生活上、工作上尽可能地关心她，爱护她，不允许再以任何方式加深她心灵

上的创伤。我希望看到你们共同的美好未来！在最近即将开始的PG-501实验中，你们将一同工作；在这段工作中，你应当做到革命利益和你的良心要求你做到的一切！”

苏冠兰怔怔地望着屋角，久久不语，若有所思。鲁宁注视了他一会儿，回身瞧瞧窗外，忽然扭头招手叫道：“你来，老苏！”苏冠兰走到窗边，他看到在黄昏时节的夕晖照映下，一个身材单瘦的女子正沿着林荫道朝第一实验室的楼房走去。那是即将进行重要的PG-501研究的地方。很长一段时期来，叶玉菡总是泡在实验室里，把下一阶段的工作准备得井井有条。她早上班，晚下班，自动加班，经常每天操劳十三四个小时。在今天，这个周末的黄昏时节，别人都在兴致勃勃地打算娱乐一阵，而叶玉菡又独自默默地走向实验室……

“她总是这么没日没夜地工作……”鲁宁深情地望着叶玉菡的背影，自言自语似地轻声念叨着。

苏冠兰没吭声。他的心情和表情都有点异样。叶玉菡走入实验室大门，身影消失了，但苏冠兰还出神地望着，望着。他仿佛产生了视幻，那个瘦弱的身形在他的视野中好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渐渐清晰起来……

鲁宁仔细打量了一下苏冠兰的神情，无声地转过身来，走回小桌旁，拍拍妻子的肩，轻声道：“阿罗，不早啦，留老苏吃晚饭，你去料理一下……哦，弄两瓶酒来，葡萄酒——红的！”

“好咧！”罗语眉瞟了丈夫一眼，抿嘴一笑。

二八　紧急警报

自从PG-501研究正式开始后，鲁宁的工作格外繁忙。现在看来，他把驻地选在小小的药学院并没有错。药学院虽是个“袖珍大学”，但自从朝鲜战争开始前后，却承担了与反细菌战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科研任务，成了鲁宁的工作重心。这一天傍晚，他从自己管辖的几所高等院校巡视了一遍后回到家里，疲乏不堪地倒在椅子上，捶了捶自己的腰。罗语眉把冷了的饭菜又拿去热热，一面嘟嘟哝哝地说，她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什么风言风语？”鲁宁警觉地瞥了妻子一眼。

“说你……老喜欢同知识分子混在一起！”

“为什么不能接近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就叫‘混在一起’？这是谁说的昏话？！”鲁宁拧起两道浓眉，生气地说，“我自己当年也曾是个知识分子呢！”

“人家正是这样说呢！说你的‘劣根性’没有得到彻底清除……”

“胡说！”鲁宁气愤地抬高嗓门，“你不要轻信那些错误言论，阿罗！有那么极少数人，在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的今天，仍然头脑硬化，不求进步，不识大体，还甘作文

盲，以目不识丁为荣；可这些人居然还叽哩咕噜地指摘比他们稍有远见的同志，真是可耻！”

“错误言论？别人还正在担心你犯错误呢！”罗语眉撅着嘴说。

“首先是你担心我犯错误吧？很简单，待我犯了那个‘错误’，决不连累你；我首先提出离婚！”

“鲁宁，我不许你说这种话！”罗语眉霍地站起来，双眼闪着泪光。

“好，不说不说。阿罗，你何以听信那些昏话……”鲁宁也站起来，走到窗边，朝远处眺望了几秒钟，又回过身，用显然是尽力压抑着的平稳语气说，“那番话不管是谁说的，都并不是假话，不是毫无根据的危言耸听，不是开玩笑！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风波，我都经历过了。我当然明白犯所谓‘错误’的可能性。但我并没有因此变成胆小鬼或市侩。相反，无数风险和反复只能使我愈来愈辨认出什么是真错误，什么是假错误；什么是正确的批评帮助，什么是恶意的中伤栽诬；谁是好人、自己人，谁是坏人、敌人；使我更坚信马克思主义！”鲁宁走到罗语眉身后，轻轻爱抚着妻子的双肩，沉默了一会儿，贴在她腮边低声说，“坐下吧，阿罗！坐下……”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欧美的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知识分子极大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近代中国的革命史，以及我个人的所见所闻，都证实了这一点。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几度存在的轻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倾

向和现象，才是真正的错误。中央多次指出和纠正这些错误，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正意识到了。否则，你今天就不会来谈那些‘风言风语’。我常常痛感在又穷又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要做好这项重要工作，首先就不能把他们当敌人或闲人，必须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当作同志，当作革命战友，尽力接近他们，努力了解他们，热情关怀他们。我做了什么？我做的难道不就是这些吗？这一切有什么错？！我坚信自己做得对，我准备做到底。”鲁宁坐在椅子上，深深吸了几口烟，思索了一阵，颔首道，“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因为这一切而犯‘错误’的，以前已经有过无数教训了。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将会证实我是正确的。阿罗！有朝一日我果真犯了那个‘错误’，你……”

“别说了，鲁宁！”罗语眉把椅子移近丈夫身边，紧紧依偎着鲁宁那宽厚有力的肩膀，一字一顿地说，“我跟着你，做到底，走到底！”

“应当说是跟着马克思主义！”鲁宁抚摸着妻子凉浸浸的双手，深思地说，“今后听到什么‘风言风语’，要作个分析，养成辨别力，不为种种流言蜚语所左右。有些是糊涂的好人说的，也有些是别有居心的人故意散布的。我革命二十多年了，满身伤病，出生入死，算是如愿以偿，看到了新中国。可我真担心有一天这些‘蛀虫’会把我们党和国家弄垮，他们恨自己的同志似乎比恨蒋介石的劲头还足！”鲁宁

又思索了一会儿，说，“看来，我帮助苏冠兰和叶玉菡建立正常关系，也会有人散布‘风言风语’，并且会往政治上挂的。”

“可不！”罗语眉搂住鲁宁的双肩，紧盯住丈夫的脸膛，张了张嘴，但又把下面的话吞了回去。

“你不想详细说就算了！其实，你听说的，还不就是那么几句一钱不值、庸俗无聊的市侩腔吗！然而，我坚信自己并没有做错。”鲁宁轻轻推开妻子的双手，又点燃一支烟，微微皱起眉头，一面吸一面说，“有些人天天谈唯物史观，其实，苏冠兰终身大事上的纠葛就完全可以用唯物史观，也就是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丁洁琼自幼随父母长期生活在海外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受多少封建主义的影响束缚，思想、性格比较奔放开朗；而苏冠兰受着封建余孽的压制，又在时代潮流冲击下产生了反抗的要求。他俩之间情投意合是必然的。玉菡则不同，她父亲是个读经书出身的旧知识分子，她又长期受教会学校熏陶，她受着孔孟礼教和天主教教条的双重影响；特别加上她自幼丧父，由苏凤麒抚养成人，对她的保护人充满感恩和畏怯的双重心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近于畸形的献身精神，企图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终身幸福……”

“那么，玉菡岂不成了一个修女？”阿罗睁大眼睛。

“不，在受旧社会和反动礼教的残害方面，她与修女有些类似；但在其他方面则有本质不同。她仍然保持着少女时代对苏冠兰的纯真爱情，她对人生、对幸福仍然存在着憧憬和向往。在政治斗争中，她有判断力，有正义感，在关键时刻，她能挺身而出，敢作敢为，无所畏惧；她能把献身精神

转移到正确的方面来。在科学上，她刻苦勤奋，造诣很深，有很强的事业心。象这样一个好人，曾经差一点成为罪恶的旧社会的牺牲品。我们应当同情她，帮助她，把她内心深处的积极因素发掘出来，消除旧时代在她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引她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同我们一起阔步前进！要做到这一切，决不能靠指摘她，冷落她，打击她，甚至象那些魔鬼一样继续残害她；也不能靠空洞的说教，硬往她头脑中塞进马列的片言只语；而应当把关怀温暖送到她心坎上！”

“我明白了，你关心老苏和玉菡的事，其实就是在做政治工作呀！”罗语眉从丈夫嘴角上取下烟蒂，在烟灰缸中掐熄，又端起茶杯送到鲁宁面前，笑道，“在延安，你在后勤部当政委时，就一直喜欢这样做工作的……喝吧！”

鲁宁笑笑：“看你，把我当小孩啦！”

“哎呀！”罗语眉仰起头嗅嗅空气，惊叫道，“饭烧糊了！”她跳起来，三脚两步蹦到小小的厨房一瞭：可不，锅底烧穿了，锅内的瓷碗烧裂了，碗内的饭菜在滋滋冒烟呢。她急得一迭连声地直叫：“唉唷！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你嚷嚷什么？”鲁宁探头一看，笑道，“战场上的滚滚硝烟你都不怕，锅里冒点烟你倒这么大惊小怪！”

“可你……”

“我？”鲁宁抬腕看看手表，“我要去市委开会啦，再见！”他朝妻子眨眨眼，拔腿就往外走。

“你不能饿着肚皮去开会呀！”罗语眉拉住丈夫的衣袖。

“战争年代锻炼出来的人，是不计较一两顿饭的。”鲁宁把军帽戴端正，朝停在小院中的吉普车走去，一面对疾步追

上来的妻子挥挥手，“芳驾你回去把那堆烧烂了的锅碗饭菜收拾一下，再弄点什么，我回来吃！”

吉普车缓缓开动了，罗语眉追着叫道：“你在半路上买点什么东西吃吃吧！”

“我没有在外面吃东西的习惯！”鲁宁从车中探出上身，回头一笑，又抬高嗓门喊道，“哦！我叮嘱老苏的事，你想着去转告一声！”

市委大楼里灯火通明，会议在紧张进行。鲁宁开完一个数百人参加的大会，又转换地点，参加一个数十人的小型会议。他不记得往额头上抹了多少次清凉油，也数不清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多少页，但他终于感到有点吃不消了。他伏在前面的椅背上，俯腰用一个拳头使劲顶住阵阵绞痛的胃部，顺势将脸上的涔涔冷汗往衣袖上擦擦，又悄悄瞥一眼手表：已经凌晨一时了……

他实在不能再作笔录，只好竖起耳朵细听，尖起心瓣强记。可是，他还没听清会议主持者的话音，却听见有人在他背后轻声叫道：“鲁政委！请您出去一下。”他回头望见是部队保卫部门一位年轻的干事，随口问道：“什么事？现在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

“需要找您的事更重要！”

鲁宁望着对方那严肃的神情和专注的目光，军人的本能骤然使他忘却了胃痛和头痛。他霍地站起来，拉拉军帽，整理好风纪扣，察看了一下文件包，一面摸摸腰后的手枪，一面踏着又快又稳的步伐走出会议室。

鲁宁随着那位保卫干事来到一间办公室，等待着他的是保卫部部长和地方上一位公安局长。鲁宁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将要遇上一个什么样的重要问题。他没有吭声，与两位负责同志握握手。保卫部长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公文似的纸张交给这位军代表，鲁宁接到手里，飞快地扫了几眼，眉心倏地紧皱起来。他抬腕看看手表，盯着保卫部长简短而沉毅地问道："我马上赶回去？！"

保卫部长点点头，说："情况很复杂，已经给你配备了些人。"他把那位公安局长给鲁宁作了个简单介绍后说，"老徐同志比较熟悉情况，他同你一起去。马上出发吧，要快！"

二九　不速之客

深夜，苏冠兰独自向位于药学院一隅的第一实验室走去。他从昨夜一直工作到今天中午，然后昏睡了一下午。夜里，向刚从北京来的卫生部一位领导同志汇报了PG-501研究的进展情况。深夜，他刚步出院长室，又想起要察看一项重要的、预定今天下午完成的分析结果。

在药学院的林荫道上，苏冠兰远远看见有两个人影，从声音听来是罗语眉与叶玉菡，她们大概刚从PG-501实验室走出来。苏冠兰遵照鲁宁的"将令"，已经与叶玉菡恢复了工作上一般的、必不可少的交谈，可是能够回避的时候，他仍然尽力回避，因此，一转身站在路旁一棵大树后面。

"玉菡，"是罗语眉亲昵的语音，"你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不行呀！身体会完全拖垮的！我陪你几个钟头都吃不消……我要向鲁宁告状，叫他命令你休息。"

"求求你，千万别这样！你不知道，PG-501是中央布置的一项重要研究项目，与反对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生物战有关，其中大部分程序都属病毒学范畴，没有我不行。老苏、老钱他们不熟悉病毒分析，我多做一些是完全应该的……"

"我不懂病毒学，也不懂药物学，我只有一个护士的起码水平。"又是罗语眉的声音，"不过，听钱教务长说，你在PG-501研究中真是个精灵！你不声不响地工作，用笔比用嘴多，实验进程出奇地顺利，几乎全是按你的安排进行的，每个实验结果也和你的预言完全相符……"

"不，我不是神仙，别说得那么玄！"叶玉菡又笑笑，"所以还起些作用，是因为PG-501的实质部分属于我的专业范畴。老苏是从事药物化学研究的，老钱是药用植物学家，周丽源教授则是生物制品专家，都与病毒学多少有点距离……"

声音渐渐远去了。苏冠兰走到实验室大门口，掏出钥匙，打开大铁锁，走了进去。他走入分析化学组的一个房间，扭开电灯，发现在试管架上放着两支内装灰绿色粉末的试管，那便是今天下午按原计划析出的成果。其中PG-501病毒结晶只含十万分之一，然而，这已经是这种神秘的原生质在赋形剂或附着剂中所可能存在的最大比例了。

苏冠兰翻开试验报告，重新审阅了半个月前叶玉菡亲笔书写的下一阶段计划，其中有这样一段："……总之，预计二百三十小时至二百五十小时内，将分离出病毒结晶；按照分类学特征和生物化学结构，其析出物在不含湿存水和结晶体含量在十万分之一的情况下，呈现为一种淡浅的灰绿色粉末……"

实验报告的最后一页有研究组成员周丽源教授签署的结论："本阶段试验从开始到结束，共用二百四十一小时二十分钟，符合预计时间。"

这个“预计”，实际上就是叶玉菡在半个月前作出的。

周丽源教授的签署后面附有叶玉菡在后一阶段研究中关于实验程序的意见，其中写道：“从分类学观点看来，PG-501大体上属于肉毒病毒范畴，有剧毒……每一毫克纯结晶溶液，可以使八千万只标准体重的小白鼠致死……如作为培养基，则只能适用于阿勒托姆法。但是，如果成功地解决了培养基和其他有关技术问题，则PG-501在战略上将具有重要意义！”

是使用惊叹号结尾的！而性格沉静的叶玉菡历来是不使用这种标点符号的。这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预计”……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苏冠兰微微眯上两眼，陷入了沉思，“组长不是我，实际上是她……她简直是个预言家，是实验室里的战略家，是一位将军！”

“苏教授，您好啊……”身后忽然传来一个晦涩、低沉的声音。

“谁？！”苏冠兰悚然回身，发现从房门口悄悄走进一个身材很高的人，他戴着黑面罩，双手插在灰黑色西服口袋里，没有穿衬衣，也没有扎领带，代替衬衣和领带的是一条棕色围巾……

“你是谁？这地方是不许随便进来的！”苏冠兰厉声喝道。这位不速之客的打扮，在一刹那间使他想起了传说中的美国三K党徒——那些明火执仗地迫害或残杀黑人、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恐怖分子……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教授，咱们是老相识罗，你忘了吗？”黑面人嘿嘿一笑，继续往前走了两步。

“站住！”苏冠兰霍地站起来，猛力抓起座椅。

“您住手吧，教授。”不速之客冷冷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袖珍手枪，他卖弄地将手枪拨弄了一下，发出“卡哒”一声响，枪身的烤蓝在日光灯下熠熠闪光，黑洞洞的枪口直逼着苏冠兰的胸膛。

苏冠兰浑身微微一颤，他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个什么人！他心中懊悔起来，他为什么没把自己的手枪带在身上！早在三个月前，PG-501研究开始时，鲁宁就反复叮咛过他：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科学实验，要提高警惕，要严防美蒋特务破坏，要严格保守国家机密，等等，等等。可是，苏冠兰没理会这些，他错误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蒋介石躲到了台湾，美帝国主义被赶出大陆，残留大陆的特务、匪盗、恶霸和反动派一批批被查出，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担心什么？有巩固的人民政权，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钻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了！药学院的大门、侧门和后门日夜有公安部队的战士全副武装地守卫着，还怕什么呢！所以，苏冠兰坚决拒绝了派给他的警卫员，把手枪也丢在院长室的抽屉里。最近，PG-501研究进入紧张阶段，他又违反保卫条例，常常独身到实验室来。直到今天夜里，罗语眉根据鲁宁的嘱咐，跑来又一次警告他，必须严格按条例办事，提防敌特破坏时，他还是付之一笑。他此刻产生了平生最强烈的一次后悔之感……

“可惜，我忘了带上自己的手枪！”苏冠兰冷冷地说。

“哈哈！忘了？忘了好！”黑面人又是一笑，这笑声使苏冠兰听来格外刺耳！

苏冠兰恨恨地咬紧腮帮，目光灼灼地盯住这位不速之客。

"您请坐吧，别老冲着我瞪眼睛，苏教授。咱们阔别多年，一朝相见，本该推心置腹，开怀畅谈的。"黑面人将手枪放入袋中，顺手拖了一张椅子，在离苏冠兰四、五米处坐下来。他的眼睛始终盯着苏冠兰，右手虽然放在衣袋中，却明显地在抓着手枪。

苏冠兰持重地坐在安乐椅中，他微微一笑："既然是一位自称是老交情的朋友，何不坐近来，好好畅述一番呢？"

"太好了！苏教授恢复了高雅的学者风度，这很好！令人钦佩，钦佩！"不速之客取下自己的面罩，笑道，"不过，咱们还是坐远一点好些。如果换一个人，可能会上你的当，不过，我倒是早就深知您精谙武功的。几十年前的旧戏，就不必重演了吧！"

"卜罗米！"苏冠兰盯着对方的面容，惊愕地短促喊了一声。

"不错，您真有眼力。"卜罗米将面罩搁在一旁，用左手拂了拂微微卷曲的深褐色长发，换上一副沉静的表情说，"自从您一九三五年离开渤大去北平，咱们阔别十五年了，今天，还能认出我来，真是不胜荣幸之至；由此也可看出，您的眼力的确不错！"

"并非我眼力好，"苏冠兰冷笑道，"而是你的外部特征非常突出，即使烧成了灰也大变不了，你想必还记得当年渤海大学流传着的你那个特别优雅的绰号吧？"

"杂种修斯！"一股阴影掠过了卜罗米的面颊，但一霎时

又恢复了正常。他勉强露出一点笑意说："不要激动，教授！您的性命现在还掌握在我手里，何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不过，我今天不揣冒昧地前来造访，并不是要您下地狱，而是要拯救您。只要您愿意，您将获得幸福和无限光辉灿烂的前途……"

"干脆点吧，卜罗米！你的来意是什么？快点说。至于生命，还不知谁的在谁手中呢！"

"好吧，我不妨老实告诉你，教授！我在中国几十年来所穿的神甫的黑袍，不过是一个掩护。我的真实背景，既是梵蒂冈，又是中央情报局，又是……"

"你是特务！美帝国主义特务，一条猎犬！"苏冠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当年早有领教了。"

"嘿嘿，怎么说才好呢？随您的便吧！教授，我之所以在教堂中秘密地留下来，冒着最大的危险来追踪并将您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中，既是为了您好，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们的上司知道您是一位才智不凡的学者，知道您所主持的 PG-501 研究具有某种战略意义……"

"PG-501？！"苏冠兰一惊，情不自禁地朝试管架上的淡淡的灰绿色粉末瞥了一眼。卜罗米顺着他的目光也将视线投去……

"我们希望您能同我们合作，希望您向往自由世界。"不速之客将视线从储有灰绿色粉末的试管上收回来，"您在重庆时向我们的领事馆要求签发去美国的护照，我非常同情和支持您的要求，今夜，您可以随我轻松愉快地出走。从药学院的后墙外，直至旧金山的机场，自由之神的无形巨手已

经为我们在两万公里的旅途上开放了绿灯……”

“你是想煽动我叛国，或者说，想劫持我，是吧？”

“不要用这些难听的字眼，教授！应该说，科学家是没有国籍的，科学家只崇尚科学和自由。在美国，没有‘思想改造’，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对知识分子的种种约束……当您一跨上那绿色的国土，您就会获得优厚的薪金，获得自己的别墅、汽车、直升飞机和实验室；您将自由自在，名扬四海；您的贡献和成就将不再归功于所谓‘党和人民’……还有，在爱情方面，您将获得幸福美满的归宿。您大概不会忘记丁洁琼博士吧？这位卓越的物理学家，您的琼姐，至今犹在深情怀恋着您；她还过着独身生活，她在等待……”

“琼姐！……”教授倏地站起来。确实，“琼姐”这个字眼在他心中引起了深刻的震动。

“是的，教授！我发现您对丁洁琼还是那样一往情深，还是那么忠贞不渝。我从您的眼神中可以发现，她的名字和笑靥，已经与您的灵魂熔汇在一起，在时时唤起您对那早已消逝的青春时代的痛苦回忆……”卜罗米用梦幻似的语气说，“然而，只要您愿意，这段青春还可以回来，还可以焕发奇彩！教授，您的琼姐还在等待您，等着，等着……您应该有良心啊！”

“你听着，卜罗米！”苏冠兰警觉到了对方的“催眠术”，他付出最大努力摆脱了琼姐的影子。

“怎么样？教授，您同意了！”卜罗米也站起来。

“如果我拒绝你的要求呢？”苏冠兰盯着对方。

“哈哈！共产党统治了这么短时间，就把您‘改造’得差

不多啦？您连琼姐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卜罗米收敛了笑容，郑重地说，“我们不勉强您，如果您不愿出走，我们退而求其次：请您将 PG-501 结晶粉末的样品和有关的实验资料给我一点。本来，我们并不稀罕这种东西，我们的一批学者多年前在北平东雅医院从事过这项试验，可惜，后来被一个中国女人给毁了，您大概知道她是谁……这种病毒寄生的原始菌株只能在中国大陆个别地区的地表深处寻到，这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困难，这也是我今夜不辞艰险前来拜访您的原因。”卜罗米从左衣袋中掏出一只镶嵌着珠宝的小盒子，摆在实验台上。他用左手打开，倒出一小堆晶光闪烁的黄金首饰，上面镶着钻石、珍珠、红宝石、蓝宝石、鸡心石、金红石……“您看，教授！这就是我们准备给您的报酬，其中仅钻石重量就超过令尊大人那颗著名的‘彗星’的若干倍，价值可供一个十口之家在最高水准上耗费五十年！而您呢？只要将那两支试管给我一支……”

教授紧盯着卜罗米，而卜罗米却误以为他在盯着实验台上那一堆晶光闪烁的钻石项链、宝石胸针和黄金指环。

“您同意了，教授？好，时间不早了，您只要呆在原地不动就可以了，这个珍贵的小盒子马上就会成为您的财产。”卜罗米抬腕看看手表，若无其事地朝苏冠兰点点头，绕过一座实验台和一座光电比色仪，朝试管架走去，那只从衣袋里掏过珠宝盒的左手，向盛着淡灰绿色粉末的两支试管伸去……

“抓特务啊——同志们——”一声震耳的吼叫突然从苏冠兰的胸腔迸发出来。紧接着，一只曲颈甑从他双手抛出，

闪电般朝卜罗米飞去。

特务将脑袋一躲，曲颈甑在他身后什么地方砸得粉碎！卜罗米顾不得抢试管，慌忙掏出了手枪……

“乒！”就在手枪喷出火光的一刹那，从另一个地方飞来的一只广口瓶击中了卜罗米持枪的右手。子弹击碎了屋角木架上一只巨大的过滤缸，玻璃碴溅得满屋乱飞。广口瓶里带着刺鼻恶臭的化学液体溅在卜罗米的衣服上、脸上、手上，刺得他钻心地疼痛。

“王水！”特务暗暗惊呼了一声。他发现在广口瓶飞来的方向，从房门口奔进一个女子。他恨透了这个向他投掷王水的女人，但是职业间谍的本能使他在最后一刻也没忘记他预定的猎获物。卜罗米红着两眼，忍着剧痛，平抬起特制的袖珍手枪，对准正在抓起一只热水瓶当武器用的苏冠兰教授……

“冠兰！”女子惊叫一声，她发现已经来不及对付卜罗米了，便朝苏冠兰扑去。她的动作象羚羊一样敏捷。她恰恰抢在枪弹前面扑到了苏冠兰胸前……

“乒！乒乒！”枪声响着，走廊里同时传来了凌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卜罗米一拳击开窗户，跳了出去。

“玉菡！玉菡！”苏冠兰紧抱着叶玉菡倒下去的身体，撕胸裂腑地急叫。可是，叶玉菡已经轻轻闭上眼睛，她背上的鲜血从苏冠兰的手指缝中渗出，汩汩地流下来，流下来……

“快！快！”鲁宁指挥部队在追捕，并指定一部分人员守卫现场和抢救遇难者。曳光弹划破黑沉沉的夜空，各种枪声交织成一片……

三〇　月圆花好

一九五一年六月，苏凤麒老人病重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些科学家以及苏凤麒的亲友，日夜前来探望。

在这位著名的老科学家弥留之际，鲁宁代表政府，对苏凤麒的一生功过作了恰当的评价，并充分肯定了他在科学方面，特别是对天文学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在南京解放时抵制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利诱，坚持留在祖国大陆，拒绝追随蒋介石的凛然义举……

这天深夜，老人逝世了。临终前，苏凤麒得知，刺杀苏冠兰凶手的指使者，原来是他多年的至交查尔斯。他十分震动，痛苦地对守护在身旁的鲁宁说："我无限悔恨，我要把我的悔恨告诉大家，告诉青年们，叫他们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他的眼睛在人群中寻找到了苏冠兰。他用最后一丝力气问："玉菡，玉菡在哪里？"

苏冠兰急忙回答："还在医院，已经快痊愈了，您放心！"

老人喘着气说："玉菡是个……好，好女子啊！"他睁大眼睛，断断续续地吐出一个个字语，"我怕不久人世了。冠兰，几十年来，在你的婚事上，我，我对不起你，"说到这句话，老人那干涩的眼睛似乎潮润了些，他痛苦地痉挛了一

阵，停了停，接着说，“请，请你原谅。不过，玉菡的确是个好姑娘啊！我希望你，不，不要太伤她的心……”

苏冠兰深深点点头，说：“爸爸，过去的事就不要去说它了，对于玉菡，我会尽量去做的。”

老人喘息一会儿，重又睁开那滞涩的双眼，望着苏冠兰说：“还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遗憾。就是由于我的固执和偏见，没送玉菡你们去国外深造，致使你们学问不大，无以报国……”

苏冠兰沉毅地说：“不要这样说，爸爸！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中国，我们很快就会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建设起一个繁荣、富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赶上和超过洋人，他们很快就会派人来我们国家留学深造的！”

老人不能说话了，但意犹未尽，他死死盯住自己的儿子。苏冠兰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伏在父亲耳边激动地喊道：“您放心吧！爸爸！”

老人挣扎着露出一丝微笑，静静地闭上两只深凹的眼睛。

在我国电台发出苏凤麒老人讣告的时候，美国一家新闻社从香港发出的一则电讯称：“当代科坛一颗灿烂的明星不幸陨落——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长江观象台台长、杰出的天文学大师、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力学权威苏凤麒先生，于古稀之年不堪大陆共党之荼毒，含恨辞世。其子女亲友，天各一方，不敢赴丧，致使老院士身后萧条，草草营葬……”

"真混账!"苏冠兰气咻咻地将一张外文报纸撕成两半，搓成一团，向废纸篓中扔去。之后，他朝鲁宁点点头说："玉菡最近几天要出院了吧？上星期六，我去上海之前，她就一再说要出院，要出院……"

"你怎么回答呢？"鲁宁笑着站起来，抬腕看看手表，"已经快到晚八点了，走，咱们出去散散步。"

两人从院长室走出来，并肩在学院后的大花园里散步。中秋的月亮象圆圆的玉盘，在青铜色的、冷清清的天穹上悬挂着，倾泻出皎洁的光泽。花园里的丛丛桂花树，弥漫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老苏，通过这次事件，你应当对玉菡有所认识了。"鲁宁仰望着皎洁的月亮，口气变得沉重起来，"玉菡为了保卫国家机密，为了保护你，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个血的教训，老苏，你一辈子也不能忘记啊……"

苏冠兰愧痛地垂下头。就在这位院长对保卫工作掉以轻心之际，第一实验室负责人叶玉菡却在尽心尽力地防范敌特破坏，殚思极虑地使研究按计划正常进行。除了平时一心扑在工作上外，每当实验室有人操作时，叶玉菡总是主动检查岗哨，在实验室四周逡巡，或悄悄在窗外长时间观察、保护。在"不速之客"来临的那个深夜也不例外……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 PG-501 研究进行得那么顺利。"鲁宁沉静地说，"PG-501 实际上就是玉菡在东雅研究过的'P·U·S-001'病毒，她一方面想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过细地分析一下这种病毒；另一方面在悄悄地把研究成果归功于其他几位同志身上，其中包括你，这是多么可敬

的人格啊……哦，咱们走出后门来啦！”

果然，苏冠兰不知不觉地随着鲁宁来到了后院的洞形门外，看到了对面一座花木掩映的小土山。

“从这条花岗石板铺的小径往前走，月芽泉边有一条石凳，你记得吗？”鲁宁看看手表思忖了一下，说，“你先去那儿等等，我回去添件外衣来。”说罢回头匆匆走了。

苏冠兰独自走到月芽泉边，才发现已经有人占据了石凳，而且……是个女同志！她背朝苏冠兰，披着一件素雅的丝质外衣，一手托着下颔，垂目望着潺潺的泉水，仿佛在休憩，在凝思……

苏冠兰刚想止步回身，但已经来不及了。对方大概是听见了脚步声，回过头来：“语眉！你到哪儿去了，这么久？啊……不，不是阿罗！”

苏冠兰听是玉菡的声音，口吃地说：“是我，我！”

“你？”叶玉菡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哦！——苏院长……”

“唔，是我……叶导师。”苏冠兰不自然地说。

“你散步吗？刚才看见语眉没有？她说陪我出来走走，还说什么赏月呢，却把我独个儿撂在这里……”

“阿罗？”苏冠兰恍然大悟，他寻思了片刻道，“别等她了，阿罗不会来了。”

“为什么？”叶玉菡诚实的眼睛显出惶惑不解的神情。

“刚才是鲁宁把我引到这儿来的，他也是把我撂在这里，独自走了。”

“啊……”叶玉菡似乎明白了，她垂下头去。

"我可以陪你散散步吗?"苏冠兰拘谨地、然而真诚地说,"今天夜里,月色确实好……"

叶玉菡没有回答,他们在花香袭人的花岗石小径上缓缓走着。小径是那么狭窄,以致他们不得不靠得很近很近。

叶玉菡的脚步蹒跚、滞缓。苏冠兰几次想去搀扶她,伸出的手又几次缩回来。

"我真不知该怎么感激你才好!"苏冠兰出自真心地嗫嚅道。

"感激什么?你不要弄错了,我不是为了你个人,我不应当为你再付出任何牺牲!"叶玉菡冷淡地说,"我是为了科学,为了革命事业!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为了我的良心……即使不是你,换上另一个人,我也会那样干的!"

苏冠兰耳热心跳。他明白叶玉菡讲的是实话。这个纯洁的女人是从来不会说假话的。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停了一会儿,苏冠兰关切地问。他尽力避免再用"叶导师"和"您"等称呼。

"好啦,完全好啦。"叶玉菡想了想,说,"过两天我要进实验室!"

"不行,不行!你要这样,可别怪我动用职权——我要禁止你上班。"

"你若是把院长职权用在防匪防特和保卫条例上,情况恐怕会不同些吧!"叶玉菡白了苏冠兰一眼。教授脸红了,吱吱唔唔,半响说不出话。叶玉菡却撇过脸去,笑了。苏冠兰搔搔头皮,伸出两只手,用一只手扳着另一只手的指头,认真地唠叨道:"你背部有两个弹孔,为了取出弹头,胸部又

拉了一个很长的刀口。两处枪伤，有一处离心脏大动脉只有两厘米！你的体质原来就弱，又动了这么大手术，抢救了一个多星期才苏醒，到现在比原来的体重还差十四公斤，走路还摇摇晃晃，就想上班？不行，绝对不行！这得休养，好好休养！学院里已经专门作了安排，你可千万别胡来，不然，老鲁又会骂我啦！”

叶玉菡站住了。她仰起脸，睁大眼睛，仔细端详着苏冠兰，似乎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人似的。

“你就怕鲁政委！”叶玉菡咬住嘴唇，含笑瞅着苏冠兰。

“不！”苏冠兰急道，“这也是我的意思！你负伤后，我在你的手术台旁、急救室里守候了一个多月，以后每天来看你几次，天天检查你的住院记录和病历，审查医案，完全明白你的伤势的严重性。并不是怕老鲁，实在是出自肺腑啊……”

“……别说这些了，我，我明白了……”叶玉菡缓缓地走着，低声问，“爹去世时说了些什么？”

苏冠兰搭讪着说：“他问起你，他要求我……”

“爹问起我？他说了些什么？”

“他要我……”苏冠兰鼓起勇气，“要我和你……”

叶玉菡垂下头。

“我已做了保证，我一定对你好！”苏冠兰紧盯住叶玉菡，激动地说，“我反复地想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真心实意地爱你！当然，我不是为了执行爹的遗嘱，而是你二十多年来的全部言行……”

“唉哟！”叶玉菡低低地惊叫一声，一个踉跄摔倒了。原

来她无意中绊着一块石头。苏冠兰惊骇地俯下身来，一把抱住叶玉菡，焦急地连声喊道："玉菡、玉菡！摔着哪儿啦？"

叶玉菡闭着眼，脸色苍白，她的头无力地依偎在苏冠兰腮边。他俩几乎从来没有依偎得如此亲密过，以致苏冠兰可以明晰地感触到叶玉菡身上淡淡的芳馨，可以数得清玉菡鬓角上的根根白发，以及她苍白面孔上条条浅细的皱纹。是谁使这位纯洁善良的女性从精神到肉体上受了如此深重的创伤？是谁使她过早地衰弱、苍老？是的，可以说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苏冠兰难道没有责任吗？这个女性具有多么好的灵魂，她总是把痛苦和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和荣誉悄悄让给别人。几十年来，每逢生死关头的严峻考验，她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不惜以自己的死亡来换取别人的生存。苏冠兰！对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这样一位好同志，几十年来你了解她吗？你是用什么态度对待她的？你给她造成了多少伤害！你真是个瞎子……

"玉菡！"苏冠兰的热泪夺眶而出，他用深情的、微微发颤的嗓音喊道。

"冠兰……"叶玉菡睁开眼，喃喃应了一声，随即又闭上双眼，疲乏不堪地依偎在苏冠兰怀抱中。

浓郁的桂花和野花的香气笼罩着蒙胧的大地。皎洁的月亮仿佛含羞似的，将圆圆的脸蛋儿悄悄藏进薄纱似的云絮中。深夜的郊野，万籁俱寂……

三一　心灵呼唤

一九五一年底，苏冠兰和叶玉菡结婚。这时，他们两人都已四十岁出头了！苏冠兰的鬓发、眉毛都已花白，叶玉菡的鬓角也掺入了不少银丝。有两百多位来宾参加了婚礼。鲁宁主持了在玄武湖畔举行的这场不寻常的婚礼，黎濯玉教授作证婚人，客人也大多是中年以上的科学家、医师、领导同志。

苏冠兰婚后不久，鲁宁夫妇调到北京卫生科学院工作。

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院校体制改革，金陵药学院撤销，苏冠兰调北京任第一医科大学教授，叶玉菡也在这所医科大学的病毒系主持一个实验室的工作。这时，他们的女儿苏甜已经一岁。一九五四年，他们的儿子苏圆在北京出世。

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苏冠兰在政治上、学术上不断提高，他历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中国药学会委员、北京市药学会理事。解放十年来，他先后撰写、发表过几十篇论文，出版了三部药物学、分析化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他和另外两位科学工作者合著的一部关于能抗某种病毒的药物学专著，引起了医学界的极大重视，为此，科学院还颁发了奖金，他并被任命为第一医科大学实验药

物研究所副所长。解放以来，他经常到各地视察、讲学、交流学术经验。此外，他还多次出国访问。

叶玉菡的情况稍有不同。由于体弱多病，特别是较重的心脏病，组织上照顾她于一九五八年提前退休了。她除了精心地料理家务，无微不至地体贴冠兰和照顾孩子们外，一有时间就帮冠兰查阅文献、翻译资料，用外文打字机帮助丈夫打印各种材料，或者赴东雅医院参加会诊，去第一医大病毒系进行一些学术研究，去医学会参加学术活动。在我们蓬勃兴旺的祖国，叶玉菡感到自己实在闲不下来。病越重，她越觉得应当抓紧时间多干点工作。她就是这样，不顾疾病在身，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以惊人的毅力，与著名病毒学家张季文一起写出了四十万字的巨著《病毒分析》。有时，苏冠兰痛惜地劝她爱护身体，既然退休了，就该好好养病，争取多活几年，多看看美好的社会主义。叶玉菡却总是说："我退休了，并没有退出革命队伍。对社会主义呀，多看看不如多干干！"她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经历了严酷的寒冬，才更加能体味春天的美好。苏冠兰、叶玉菡这一对带着旧中国深重创伤的中年夫妇，经历了几十年沧桑变故后，终于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温暖。他们的生活中充满欢笑，充满幸福，充满欣慰。他们把这一切化作了动力，全神贯注地投入了艰苦、高深的科学研究，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们用兢兢业业工作的实际行动，抒发着对共产党的无限感激和对共产主义光辉远景的崇高信仰！

很难说苏冠兰的家庭是一个四口之家，还是一个五口

之家。小星星这个姑娘常是他家形影不离的成员。胡宗南匪军进攻延安时，鲁宁夫妇上前线去了，以后又到了东北。小星星随学校转移，她与大队失散后，被西北野战军收留，在宣传队里当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兵。后来，她被送入部队文化学校。全国解放后，又转入工农速成中学，接着考入了首都医学院，在大学里入了党。一九五六年，金星姬随全班同学到东雅医院参加毕业实习。在旧日帝国主义进行罪恶的细菌武器研究，并企图用中国儿童作为"试验动物"的病毒室原址，举行了一次阶级教育报告会。这个当年差一点惨遭杀害的孤女，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万恶滔天的旧世界。苏冠兰教授回到家中，向妻子转述了这件意外的事。叶玉菡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她不停地向丈夫打听，可苏冠兰说："她又不是我的学生，我也不了解她的详细情况。百闻不如一见啊，你自己去看看那姑娘吧！"

第二天，金星姬正在医院的微生物实验室进行操作时，发现有一位女大夫久久地在她身边徜徉。那位女大夫戴着大口罩，可是，姑娘感到那口罩上方的一对圆眼睛特别熟悉，她总觉着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曾经见过这两只善良慈祥的眼睛……

叶玉菡离开微生物室，来到十年前的火灾现场。这里的建筑物早已依原样恢复了，旧时的动物棚也不例外。她取下口罩和白帽，双手放在背后，缓步逡巡。那惊心动魄的旧事象电影一样，又在她眼前一幕幕浮现……

正当叶玉菡准备回家时，忽然从背后不远处传来一个女孩子低微而颤抖的呼唤："阿姨！……"她感到浑身一震，

在一刹那间几乎产生了幻觉，以为自己果真回到了一九四六年初旧东雅医院病毒室的动物棚内，正蹲在那个可怜的小女孩面前……叶玉菡蓦地回过身去，她没有听错，没有看错！刚才还在进行操作的那位女大学生，不知怎么竟悄悄跟着她，来到了这个静僻的所在，此刻正伫立在离她三、四米处，疑惑地望着她。

她俩都怔住了，相互凝视着……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也许对一般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但对她们来说却终身难忘！这里的一切，是两代人、两个女性一生中共同遭遇过的最惨烈的往事的无声见证。这个特殊的地点已经说明了一切，她俩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一切！小星星扑上去，开始是紧握叶玉菡的双手，继而是扑在她怀里。这个自婴儿时代就失去母亲的姑娘，失声喊出了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呼唤过的、人世上最宝贵的字眼："妈妈！"

从那以后，苏冠兰家就经常可以听见一个少女的欢笑和歌声。金星姬结束实习后，到第一医科大学实验药物研究所担任苏冠兰教授的助手，他们之间有了师生关系。对叶玉菡，小星星有时叫"师母"，有时称"妈妈"。本来嘛，叶玉菡在她面前确实具有这双重身分。

苏冠兰夫妇的老同学朱尔同已经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画家，他于一九五四年从东北调来北京，在一家杂志社担任美术编辑。他经常给苏冠兰这个学术气氛很浓的家庭，带来艺术之神所特有的欢笑和热闹。特别是他把苏家的邻居、秃

头诗人刘述请过来一起拉呱时，就更是这样了。不过，又矮又胖的朱尔同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心思却相当尖细。记得他刚到北京，第一次来看望苏冠兰夫妇，临走时，到了街口上，朱尔同拉着老同学的手，关切地问："告诉我，老苏！现在你和玉菡关系怎么样？"苏冠兰紧闭上发热的双眼，激动地说："谢谢你多年来对我们的关心。放心吧！尔同，现在的我和玉菡，已经是相依为命啦！"

是的，"相依为命"——这就是苏冠兰夫妇现状的真实写照。他们俩的生活、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他们俩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他们俩的血液溶汇在一起，再也不能彼此分离！

苏冠兰夫妇的感情非常好，两个可爱的孩子更给他们带来无限的乐趣和希望。随着共同生活的年深日久，苏冠兰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叶玉菡内在的美德。他在幸福地享受着玉菡给予他的温暖的同时，也尽力体贴和关怀自己的妻子。他在无声中，以自己深挚的感情，尽力地弥补在过去年代中给妻子的心灵和身体造成的伤害……

然而，生活的美满幸福固然是事实，但要说内心深处没有隐痛，甚至可以说是终身难以消除的强烈痛苦，那是不真实的。解放后，当苏冠兰从刚由美国回来的几位科学家那里听说丁洁琼并没有死，也没有"变心"，她由于坚持进步的反战立场，而遭到美国反动当局的残酷迫害时，他不禁怦然心动！这就是说：自己不仅对琼姐背弃了信义，而且是在琼姐最困难、最不幸的日子里，在琼姐最需要他的温暖和支持的时刻背弃了她！

不管主观愿望怎样，苏冠兰终究觉得自己欠了琼姐一笔永远偿还不清的感情和道义上的巨债。他怀着深切的内疚和痛苦，将过去年代里琼姐给他的书信、照片，统统藏在一口大皮箱底层，算是把只有自己才能体味出的无限悲怅，默默地锁在内心深处。

然而，这种怅痛是锁不住、隐蔽不了的！不知有多少次，苏冠兰在梦中喊着琼姐的名字，泪水从眼眶中汩汩流出，浸湿了枕巾。每当这种时刻，惊醒的叶玉菡总是温柔地爱抚着丈夫，痴痴地睁大眼睛，在幽暗中陷入迷惘的遐思……

很多著名科学家回国了，他们在伟大祖国的温暖怀抱里幸福地生活，积极地工作着。琼姐究竟怎样了？对琼姐的思念，经常使苏冠兰神情恍惚。特别是每逢传统的春节、除夕，当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沉醉在团圆喜庆的气氛中，或者在"五一"、国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的时节，苏冠兰很少想起亲友们，因为这些亲友们和他一家一样，都幸福地生活在祖国大陆。共产党、毛主席的如海深情，使他们每一天都沐浴在阳光灿烂的节日欢乐里。苏冠兰所特别思念的是琼姐，因为只有这个亲人，如今还在大洋彼岸的异国，孤零零地过着不为世人所知的凄苦岁月……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逢节日、喜庆，当夜阑人静的时刻，苏冠兰经常独自坐在书房的沙发中，陷入遐思，用一只手托着额头或下颌，无声地消磨掉一个个漫漫的不眠之夜。"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他用这种只有他一个人能明白的方式，报答着琼姐当年用热烈的爱，今天可

能是用凄凉悲苦的独身生活给予他的恩情……

在一个春节除夕的深夜，叶玉菡忽然发现书桌上一张纸上有苏冠兰刚抄录的一行词句：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历尽坎坷，年近半百的人，确实是"尘满面，鬓如霜"了。可是，他在想象着和谁"纵使相逢应不识"呢？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有苏冠兰一个人能明白吗？不，不！没有谁比叶玉菡更清楚：那个人远在大洋彼岸，生死未卜，她就是琼姐……

在这种时刻，叶玉菡经常保持着沉默。在她伴随苏冠兰度过的无数个不眠之夜中，她间或投向丈夫的一瞥，以及她的沉默，都在无声中表达了她对苏冠兰的体贴和谅解，也在无声中表现了她纯洁和宽厚的爱……。

解放前，在南京的那几年，苏冠兰曾经幻想，当新中国到来之后他将有一副新的精神面貌，能全神贯注地投入紧张热烈的政治生活和科研工作，不可能有时间再抄录吟咏那些缠绵悱恻的古典诗词，也将淡忘或"挤掉"内心的怀恋和惆怅。然而，解放十年了，他终于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旧社会给每一个人心灵上造成的任何深重戕伤，都不是那么容易完全忘却的，而且也没有那种必要。不错，眼下苏冠兰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他仍然感到他与琼姐之间那出不可挽回的悲剧已经象枪弹一样嵌入他的骨骼。肌肤上的伤虽已收拢，隐痛却时时发作，尤其心灵上的伤痕，影响更是多方面的。

解放后，凌云竹教授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苏冠兰

总是千方百计避免碰上他，因为这位老科学家是苏冠兰和丁洁琼最初相识的见证人，以后又长期担当丁洁琼的保护人。苏冠兰深怕凌副院长回忆起他们那早已消逝的青春时代的往事……

苏冠兰从不去颐和园，因为琼姐当年在这个公园的大门前苦苦等了他几天，终于惆怅地离去。一走到颐和园门口，他便仿佛蒙胧看到琼姐孤单的身影和失望的表情……

空间无限辽阔，时间飞快流逝，然而，苏冠兰精神上的痛楚并不能排遣和消除。他有时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结婚，还在过着独身生活，心中会舒坦得多。可是，命运却偏偏违背他的本来意志，作出了如此的安排！他又想，如果琼姐在美国结了婚，那他心中也会好受些。可是，他的直觉和他对琼姐的深刻了解都告诉他：琼姐决不是那种人！

"那种人"，什么人？很清楚，就是薄情的、背信弃义的人，没有良心和道义感的人！谁是"那种人"？难道不是他——苏冠兰吗？！这是事实，但，这能怪他吗？！

这么多年来，一种真挚而矛盾的感情始终压在苏冠兰的心上。他忠实于叶玉菡，爱自己的妻子；可他又盼望琼姐早日归来，摆脱异国的黑暗，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怀抱。他希望有机会再看到琼姐，有机会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弥补自己的歉疚于万一……可是，那个不平常的黄昏时节，当琼姐奇迹般地出现在他家小院中时，他竟那么愚蠢，那么笨拙，不知如何是好！"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天晚上，教授又想起苏轼的名句。他与琼姐重逢了，不是"不识"，而是

认出来了。认出来之后，他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他不禁又忆起玉菡的话："可是，你，竟然不露面，不见她——你不知道，她心里该有多难受呀！"

还有那天真的小星星，她在小轿车里大谈爱情和婚姻问题后的问话，无意刺中了苏老师的伤疤；她不知道，苏老师的心已被一把"无形钢锯"锯成了两半，而她却在无意中淘气地抓住锯柄来回拉了一下……

苏冠兰再一次强制自己中断了痛楚的回忆，紧闭上由于激动而发热的双眼，在心灵里久久地呼唤："琼姐，你回来了，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你是怎样回来的？你这几十年是怎样度过的？你如今在哪里啊？……"

三二　群星灿烂

首都科学会堂那一幢幢富丽堂皇的乳黄色的楼房，隐现在浓密的树丛中。夜幕初降，会议厅大楼前，华灯齐放，喷泉上的水雾纷纷扬扬，在各色灯光照映下，奇彩焕发。

苏冠兰和小星星乘坐的小轿车在绿草如茵的广场上停下来。这时，无数辆大小轿车已经摆满广场。师生俩下了车，向大楼走去。上台阶时，苏冠兰说："看来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大会哩！"小星星忙问："为什么，苏老师？"苏冠兰望着不远处一辆黑闪闪的高级小卧车说："可能总理也来了。"姑娘高兴得又蹦又跳，拍手叫道："太好啦，太好啦！今天晚上又可以看见敬爱的周总理了！"

"瞧，把你乐的！"苏冠兰笑了笑，瞧着涌向会场的人群说道，"领导同志和大科学家都到了！"

姑娘欣喜地问："是吗？"

苏冠兰随手指点介绍着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研机关、高等院校的负责同志以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教授……姑娘睁大两颗亮晶晶的圆眼睛叫道："唉呀，真象天上灿烂的群星一样！"

苏冠兰瞧着姑娘充满稚气的圆脸，颔首笑道："当然！

在满天的大星星中，还有一颗‘小星星’！”

姑娘的双颊有点红了，急忙说：“我怎么能跟那些大科学家们比呢！”

苏冠兰说：“‘大星星’不是由‘小星星’变来的吗？”

另一个人的声音忽然插了进来：“只要不变作流星就行！”

苏冠兰定睛一看，原来是长江观象台台长黎濯玉，他连忙拉住对方的手：“你这位大科学家也来啦？”

黎濯玉笑道：“比我更大的多着呢！你来迟了一点，刚才我在那边走廊里，看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几位副院长，国家科委的几位副主任，还有统率咱们科技战线的老帅……”

苏冠兰问：“这是一个什么会议呀？”

黎濯玉道：“大会主席是凌云竹，你看是个什么会？”

苏冠兰笑道：“真是个‘满天星’！”

黎濯玉拍拍金星姬的头乐呵呵地说：“不错，‘满天星’！还来了不少青年科学工作者，大星星、小星星济济一堂！我这个天文学家，可真要忙不过来喽！”

确实是“满天星”！从大门到会场内这一段短短的距离，苏冠兰不停地与人点头招呼，其中有曾和他一起率领考察组出国访问的卫生科学院负责人武冰，第一医科大学负责人吕琰、鲁宁，著名病毒学家张季文教授，从沈阳来的钱亦潜教授和从上海来的周丽源教授……此外，还有许多金星姬不认识的“大星星”。

“我说，老黎！”苏冠兰一面逢人点头，一面抽空和黎濯玉搭腔，“这次来北京开什么会？”

"不是开会，这次会是临时赶上的。香山天文台在观测技术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要我来看看。"

"有你这位老资格的天文学家，当然是手到病除罗！"苏冠兰说，"回首旧事，真令人不胜感叹！香山台在解放前嚷嚷了几十年，连个影子也没看见。解放不久，这座大型天文台就完成了，这几年工作情况听说还不错……"

"确实！"天文学家无限感慨地颔首道，"我一看到学习中医、发展祖国传统医药学和中西医结合的崭新景象，就想起当年你在川慈医学院因为从事中草药有效成分提取的研究，触犯了国民党的'取缔旧医法令'，受到警告、威胁的往事。那时候，你若坚持干下去，恐怕真会把你抓去坐牢呢！还有那'莴苣制剂'，不是也中途夭折了吗……"

"唉，这些事不提了吧！"苏冠兰微微皱起双眉连连摇头，"真是不堪回首，不堪……"

"苏老师，说下去吧！"忽然，小星星在一旁出神地瞪着眼恳求道，"您在旧社会搞科研还受过这么多挫折打击呀？您为什么从来不谈呢？"

苏冠兰避开姑娘的目光，沉默着。有人蓦地在他肩上重重拍了一巴掌，响亮地打着哈哈："对！为什么不谈？应当多谈谈！瞧，我来找你谈来啦！"苏冠兰回头一瞅，原来是朱尔同，在这位又矮又胖的画家后面站着诗人刘述。

黎濯玉的座位在会场前方，他和朱尔同、刘述点点头，又和苏冠兰简单谈了一两句，独自向前面走去。

苏冠兰笑问老同学和邻居："你们俩怎么也来啦？这是一个什么会议啊？"

朱尔同拍拍肋下夹着的画板和肩上挂着的摄影机，伸出一根拇指，指着自己的蒜头鼻子笑道："你们是恒星、行星，我和刘述是流星。虽然不敢忝列科学家之伍，来采访一番总还可以吧！"

苏冠兰瞧着刘述胸上佩着的三支钢笔和手中厚厚的笔记本，善意地说："欢迎，欢迎！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一定会使诗人大发'灵感'！"

刘述抬抬近视眼镜，点头道："说不定今天可以从你身上汲取很多灵感！"

苏冠兰摇摇头："在干我们这一行的人身上，只能找到一加一等于二，不能找到灵感！——咦，今天到底开的什么会呀？"

"哈哈！你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会？"朱尔同笑着朝主席台上端努努嘴，说，"瞧！你是副所长，赶快开动脑筋，找找窍门，看看是不是能给自己单位多拉几个人！"

苏冠兰抬眼一看，乳黄色高墙上悬挂着深红色横幅，上面嵌镶着一排金色大字："热烈欢迎从海外归来的爱国科学家！"

与横幅相对的后壁上是红色的立体标语："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刘述把笔记本打开，送到苏冠兰面前："今天这篇特写或报道的标题都撰定了，你瞧，好不好？"

苏冠兰一瞭，页首写着两个字："归来"。他问："你打算写谁的'归来'呢？"

诗人说："呆一会儿再看，谁的事迹最能打动人心，就写

谁！”

苏冠兰又问："倘若别人不让你写呢？"

刘述晃晃笔记本："哼！我就象蚂蝗一样叮住不放！"

朱尔同笑嘻嘻地插嘴道："好，我带上画板、照相机，同你一起当蚂蝗，穷叮不舍！不过，现在咱们得先去找座位。"

苏冠兰领着小星星，和两位文艺家一起，在大厅最后一排座席靠过道处坐了下来。朱尔同和刘述很喜欢小星星，不停地同她拉呱。苏冠兰却收敛了笑容，若有所思，默默无语……

八时，在《歌唱祖国》乐曲声中，大会开始。全场起立，从海外归来的爱国科学家们，由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以及我国著名科学家们陪同，登上主席台。一千多名与会者热烈鼓掌……乐曲声停止后，大会主席凌云竹首先讲话。

这位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老前辈，结束了他在国外的工作后，于解放前夕从苏联回到北京。解放后，他在中国科学院系统担任了领导职务，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科技事业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现在，他站在讲坛上，满面笑容，以无比欣喜的心情和洪亮的语音，向最近六个月来从欧美、日本和大洋洲陆续回到祖国怀抱的二十一位著名科学家表示热烈欢迎。凌云竹代表党、政府、人民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真挚慰问、热烈赞扬归国科学家们不受骗、不上当，坚决冲破帝国主义和台湾蒋帮的阴谋阻挠，毅然回到祖国大陆的凛然义举。

凌云竹最后建议，请周总理亲自向一千多位到会的同

志介绍二十一位爱国者。这个美好的建议激起全场又一次热烈鼓掌。

周总理在乐曲声和掌声中健步走向讲坛。周总理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他一面向人们报之以鼓掌，一面在简短致辞中向归国科学家们表示热烈的问候和欢迎，并宣布接受大会主席凌云竹同志的建议。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总理介绍到谁，谁就在主席台站起来，同时，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交错映照，掌声象浪潮一样轰鸣。

朱尔同显示出他那艺术家不拘小节的"职业特点"，他坐在椅背上，兴致勃勃地又是画会场全景速写，又是用摄影机拍照……

刘述在埋头苦干，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写着……

小星星悄悄对苏冠兰说："苏老师，我的手掌都拍红了！"然而，苏冠兰教授纹丝不动地望着主席台，一声不响，象是陷入了沉思……

已经有二十位归国科学家被介绍给大会了，他们人数不多，却代表着当代自然科学几乎全部主要尖端领域或边缘领域第一流的水平。他们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科教事业中一批宝贵财富，是向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一批具有非凡才干的"将领"。人们怎能不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高兴，对他们回归祖国表示庆贺呢！此时，全场出现了异样的片刻寂静。

周总理身穿银灰色中山服，红光满面地微笑着。他看着手中的文件，低声与身旁的大会主席凌云竹交谈了几句，

然后略略点头，回身看看主席台，又朝大厅环视了一眼。这时，一位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陪着一位女学者从主席台一侧出现并向讲坛走去。周总理迎上几步，拉住女学者的手，一起走到扩音机前，他以洪亮的声音说："同志们！下面，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向卓越的原子核物理学家、原子能技术专家姜孟鸿教授表示欢迎！这位世界第一流的女科学家，这位曾经遭受美帝国主义多年残酷迫害的杰出的爱国者，曾经历尽艰难困苦，冲破美蒋集团的重重阻挠，终于在不久前回到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

总理嘹亮有力的声音，在金碧辉煌的大厅中余音袅袅，回荡不息。大厅中沉寂了一秒钟，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那位刚刚来到主席台上，此刻正伫立在总理身边的身穿深蓝色裙服的女科学家，端庄地微笑着，向大厅中一千余个出席者招手，鼓掌，频频颔首致意。

"姜孟鸿！""姜孟鸿教授！""姜孟鸿教授回来了！"……姜孟鸿这个名字显然是为科教界所熟悉的。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的留美中国女科学家，在核子物理的基础理论、实验手段和应用高能技术等广泛的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她的名字犹如奇峰突起，已经传遍全世界。可是，她显然是个孤僻、冷寂的人。她从不接触记者，不让报刊和电影、电视屏幕上出现她的形象，也极少有人知道她的经历。总之，人们一般听说姜孟鸿的姓名和成就，顶多还知道她是个女性，此外一无所知。她是个带神秘色彩的人物。此刻，这个名字象闪电般传遍了整个会场，

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和反响。许多人纷纷站起来朝前面眺望，讲坛上不断闪烁着镁光……

“苏老师！”小星星急忙拉拉苏冠兰，“快看！姜孟鸿教授多端庄，多俊美！简直象一位女神！”

刘述放下笔记本，站了起来，但他只能看到前面密密麻麻的人们的背和后脑勺。他羡慕地瞧瞧站在座位上对准主席台拼命调整镜头的朱尔同，但他实在没有勇气学习这种榜样。

姜孟鸿似乎有点难为情。也许是由于激动吧，她不断眨着一对亮晶晶的、显然是饱含泪花的眼睛。她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但终于没说什么。人们纷纷坐下来，苏冠兰这才有机会看看这位仰慕已久的女科学家的丰姿了。

“琼姐！”苏冠兰凝视着女科学家，内心惊呼一声。他蓦地站了起来，却又摇晃了一下，但终于站稳了，象凝固的蜡人一样……

凌云竹做着手势，微笑着招呼大家恢复平静。

姜孟鸿也收敛了笑容，回身在自己席位上就坐。可是，就在刚坐下的一刹那，女科学家的眼中忽然闪射出一股奇异的光芒，美丽的脸庞倏地掠过一丝阴影，她的心脏骤然紧缩了——在大厅后面侧角的座席上，站着一位身材颀长、眉目清癯的学者，他怔怔地望着主席台——不，他凝视着她！

啊！在这个世界上，在茫茫人海中，没有任何人能象姜孟鸿教授那样，能咀嚼、体味、感受到那双专注而深邃的眼睛中所蕴含的一切……

两双眼睛对视了一秒钟——不，也许只有半秒，十分之一秒，那位穿中山服的学者突然坐下了，消失了……姜孟鸿的胸腑中又一次激起波澜，她再也不能平静下来。她看错了吗？不，她那双敏锐的、善于探索物质内部奥妙的眼睛不会欺骗她，她没有看错，她不会看错！那是冠兰，是她的冠兰，是她怀恋了几十年的冠兰！

姜孟鸿教授恢复了端庄的、简直近乎冷漠的表情，没有任何人能从她的神态看出她深沉、激动的内心世界……

周总理翻看着手中文件，凌云竹在旁边笑着指点了几下。

“现在，同志们！”总理挥挥右手，对着扩音器大声说，“我们向大家介绍姜孟鸿教授的生平……”

三三　握手重逢

大厅中安静下来，静得几乎连一根针掉在地面上也能听见。只有一个嘹亮、有力的声音在会场中回荡，这是一位当代伟人的语音，这个语音几十年来曾激起东方的风雷滚滚，曾唤起亿万人的心潮澎湃。此刻，他正在介绍着这位女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姜孟鸿教授，原名丁洁琼。她的父亲丁宏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革命作曲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参加者，……"总理首先简略介绍了姜孟鸿自一九三三年出国前后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简历。

"喂，喂！老苏，"朱尔同隔着小星星的座位，探过上身来拍拍苏冠兰的肩，急促地低声喊道，"姜孟鸿教授原来叫丁洁琼……"

苏冠兰靠在座席上，半闭着两眼，一声不吭。只有小星星把一双圆眼睛睁得更圆，出神地盯着台上，激动地看着精神矍铄的周总理，看着神情庄重的姜孟鸿教授，看着犹如群星闪闪的著名科学家们……

当谈到在广岛、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给日本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惨重损失和形成的其他严重后果时，周总理收敛了笑容，口气变得严肃而郑重。他接着说："残酷的事

实给丁洁琼和每一位进步人士以剧烈的精神震动，促使这位女科学家思想发生了激变。丁洁琼博士不能再容忍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成果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作为大规模杀人武器和核讹诈的本钱，于是，她于一九四六年初严正声明，她将离开美国，返回自己的祖国，要向全世界公开原子能的秘密，使之为和平建设服务！

"丁洁琼的声明在科学界和广大进步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美帝国主义的强烈恐惧和仇恨。美国反动当局随即在国会炮制了一项临时秘密法案，拘禁了丁洁琼博士、奥姆霍斯博士等一批坚持进步和反战立场的科学工作者。此后，丁洁琼失去了自由，在巴尔的摩一座隶属联邦调查局的、号称'文化营'的秘密监狱中度过五年多铁窗生涯，精神上、肉体上都经受了严酷的摧残和迫害……"

周总理微锁浓眉，语气沉凝。每当他稍作停顿，大厅里总是一片寂静，似乎一个人也没有。

"原来如此！……"苏冠兰闭上双眼，心情沉重地感叹了一声。十几年的谜，今天才算揭开了。他回忆起父亲当时那些绘声绘色的描述，回忆起当时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活灵活现的谣传，回忆起自己也曾一度对琼姐发生过怀疑，想起自己正是在琼姐遭受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的时刻，在琼姐最需要他、最怀念他的岁月中，离弃了她……

苏冠兰用一只手支撑着胀痛欲裂的脑袋，在胸腑中无声地呻吟着。

此刻，在主席台上，姜孟鸿教授压抑着心底的波澜，静静地、久久地用目光在黑鸦鸦的人群中寻觅。她的心猛地

一跳——啊！她终于从人缝中找着了苏冠兰……冠兰，你怎么了？你为什么闭着眼，斜倚在座位上？你是病了吗？几十年过去了，你苍老多了，可是，神色为什么也那么憔悴呢？你的身体还好吗？……

也就在此刻，周总理谈到丁洁琼博士的被捕……象钱塘江的狂潮汹涌直入，十几年前的旧事忽然又浮现在女科学家眼前——

那是一九四六年初春，按夏历来说，正是中国的新年时节，丁洁琼独自呆在密西西比物理中心自己的小楼房客厅内。一段时间来，机关大院里里外外到处有可疑的人，同事和朋友们都不见影了，她独自排遣着困苦的时日。这一天傍晚，她一面弹钢琴，一面思念国内的亲人。那悠扬的旋律，把她带回了春光明媚的祖国，她仿佛和冠兰在缀满金黄色菜花的江南田野上携手漫步；他俩谈呀，笑呀，走呀，但总觉着说不够，笑不够，跑不够……

不知什么时候，客厅里悄悄进来了七、八个装束古怪的人，丁洁琼立时明白了，这本是她预料中的事。可是，有一个情况使这位沉静的——即使在被捕时也能安详自持、面不改容的女学者震怒了：这伙强盗的头目，一个苍老、干瘪、面目可憎的家伙，竟翘起二郎腿，坐在沙发中，洋洋得意地眯上一对老鼠眼瞅着丁洁琼，阴阳怪气地说："久仰，久仰！丁女士在科学上的成就已经名震世界，丁女士在情场上的光辉也已照彻太平洋，令人遗憾的是，您在政治上也想来个核反应……"

听到这里，丁洁琼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她冷冷地说："你毕竟长着一个联邦调查局鹰犬的鼻子，甚至连别人私生活的讯息也闻得出来！"

一种炫耀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欲望立即冲上这家伙的心头，他嘿嘿一笑说："你小看我们，也就是小看自己。告诉你，我们彼此双方都比你估计的要高出一格。你的案子是副国务卿查尔斯——也就是在你们中国时的查路德先生亲自抓的，你的一切案情，包括你在情场上的逸事，也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

"查路德?!"丁洁琼胸中怒火奔突，刹那间，十八年来在她心中投下的那个阴险、狠毒的阴影蓦地清晰起来，他似乎正"嘿嘿"狞笑着站在丁洁琼的眼前，丁洁琼恨不得抓住他的秃头，和他拚个死活……她努力挥退顿时浮上心头的这个阴影，转过头来，对这帮装束古怪的家伙说："别再罗嗦了，你们要怎么样，就直说吧！"

以后……姜孟鸿教授微微摇摇头，闭上眼睛，不想再回忆下去。可是，她反而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那间狭窄的、花岗石砌的牢房，和高高的窗口外被铁栅划分为许多长方形碎块的经常是灰暗的巴尔的摩天空。她经常注视这唯一的、小小的窗口，因为它朝向西面，朝着太平洋，朝着自己的祖国。她常常站在木板地铺上，双手高高抬起，攀住冰冷潮湿的花岗石窗沿，长时间地痴痴凝视着西边的云彩，怀念着亲爱的祖国，怀念着她的冠兰……

十几年一闪就过去了，那阴森森的苦难岁月早已成为旧事，此刻，她已经回到祖国的首都，冠兰正坐在离她不过

几十米远的地方，可是……她的心脏却产生了一阵痉挛般的绞痛。

周总理继续介绍女科学家的生平：

"一九五〇年，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在对丁洁琼博士竭尽其威吓利诱欺骗打击的伎俩后，为了利用她非凡的聪明才智，又释放了她，改用笼络手段，重新提供工作机会……

"他们任命她为席里原子核研究所所长，给以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赐以'院士'、'大师'等各种名目的桂冠，酝酿推举她为各种最高科学奖赏的候选人。但是丁洁琼所向往的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恩赐，而是东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召唤。为了忘却这段辛酸的回忆，为了给日后回国的举动减少阻力，丁洁琼改从母姓，更名为姜孟鸿。她下定决心，只要一天不回到祖国，就一天不恢复自己的原名。

"姜孟鸿教授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她的名字，她对核子物理和高能技术的卓越贡献，她献身于和平进步事业的英雄气概，闪耀着不寻常的光辉！"

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总理微笑着，略作停顿。

姜孟鸿轻轻鼓掌，向热情的人们颔首致谢。总理的话使她心潮起伏，不能平静。

"姜孟鸿教授始终怀念着祖国，她坚决拒绝加入外籍。在美国进步科学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她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以应邀讲学的名义，离开美国去欧洲访问……"

"美国进步科学家……"姜孟鸿教授重复着总理的话，不禁热泪盈眶。她眼前浮现出四个多月前一个夏季的

傍晚，在美国东海岸一个城市的机场与送行的人们告别的情景……

鬓发花白、面容憔悴的奥姆霍斯，久久凝视着女学者，喉头哽咽了。姜孟鸿一阵辛酸，也说不出话来。来送行的一百多人中，只有奥姆霍斯一个人明白，丁洁琼再也不会回来了！

奥姆霍斯于一九五一年初获释。此后，他在一些大学教课，在一些公司、研究所供职，但名声很暗淡。他与丁洁琼很少见面，仍然过着单身汉生活，也不打算再结婚。他默默地、顽强地保持着对丁洁琼忠诚不渝的友情。他从来没有问过丁洁琼在祖国的那个爱人是谁，他对那个不知名的男子只能表示万分羡慕。终于，在一次会面时，丁洁琼向他吐露了归回祖国大陆的强烈愿望，这是她第一次向人谈出内心深处最大的秘密。奥姆霍斯胸中涌起剧烈的痛苦，可是，他什么也没说。花了两年工夫，他通过在纳尔逊家族的一些亲友，以及在美国国内和英国的一些旧交，在皇家学会打通了关节，又在从欧洲、非洲到亚洲的十几个国家找到可靠的途径，为丁洁琼安排了离开美国的机会。由西欧、北欧五个国家的皇家学会或国家科学院联名发出邀请，迫使美国当局不得不让这位女科学家到大西洋彼岸去讲学。

现在，他们俩终于告别了，也许这将是他们之间的永别……

"奥姆，再见了！"丁洁琼努力克制住自己，轻声说，"我将永远怀念你的友谊……"

其他学者、朋友和同事大都风闻过他俩的旧事，此时便悄悄地走开了。

"密斯丁——啊！不，密斯姜，回去之后，代我向你爱人问好，祝你们早成眷属，用一句中国俗话说吧：'白头到老'。"奥姆霍斯勉强笑笑，他那眼睫上的泪花随着不自然的笑容而闪耀着光芒……

"奥姆！"丁洁琼脸红了。瞬息间，丁洁琼想起她与奥姆相处的岁月，想起刚来美国时奥姆老师给她的殷切指教，想起奥姆发表的支持她的反战讲话，想起奥姆为她而被捕……丁洁琼多次询问奥姆在监狱中的生活和遭遇，问起他脸上一些疤痕的来历，可是奥姆总是沉默和回避。奥姆曾经是一个高大魁梧、眉目清秀的男子，可是现在，却过早地衰老了！是的，在过去，特别是在那些困难和不幸的日子里所发生过的一切，给人留下的记忆是很难磨灭的。女教授的泪花夺眶而出："把我从你的心灵上除掉吧，奥姆！我，我对不起你。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的祖国在东方，我的心早许给了别人……"

"不，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密斯姜！你并没有对我不起之处。相反，我在未来的岁月中，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会为自己曾经结识过你这样一位东方女性而深感庆幸。你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情人，都是那样坚贞。在邪恶势力的高压下，你没有怯懦或屈服。总之，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民族素质！"奥姆霍斯的话语急促起来，但语气仍然很深沉，"密斯姜！我用了自己所能运用的最好方式来表达了我的感情，这就是亲自帮助你离开美国，离开我，

回到你自己的祖国，回到你的情人身边去！只要你幸福，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别说了，奥姆！我求求你！"丁洁琼的双眼饱含泪花，她仰起脸，望着黑沉沉的夜空……

奥姆沉默了，他显然费了很大力气，才使自己的心绪稍稍宁静下来。过了片刻，他把右手伸给丁洁琼，以平稳的语气说出了他最后的告别词："密斯姜！回到祖国后，请代表我和美国人民，向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伟人，向中国的同行们，向中国人民问好！美国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强烈的友好感情。密斯姜，我总在想，也许有一天，我们两国人民会冲破重重阻挠，建立起友谊的大桥，那时，我会飞到中国去，祝贺你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祝贺你们国家的繁荣强盛，祝贺你的家庭幸福的……"

"奥姆，你就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的缩影！"丁洁琼握住奥姆的手流着泪兴奋地说，"奥姆，让我们一起等待这一天吧。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那时候，你一定要到我的祖国来啊！到我们的家里来，来做客，来畅谈，好不好？"

"好！我一定来……"奥姆霍斯的泪珠沿着苍老多皱的面颊扑簌簌流下来，凄紧的西风吹动着他后脑的白发。扩音器里报告着飞往伦敦的班机马上要起飞的通知，这声音使他们两人的心同时紧缩起来。

"这些幻想虽然美好，然而，也非常、非常地渺茫啊……"奥姆霍斯凄然叹息了一声，继而凝视着丁洁琼，颤声说，"马上要分别了，密斯姜！你，你是否允许我最后对我

们的友谊作一点心灵上的表示呢？”

丁洁琼垂下头，她沉默着，等待着……

奥姆霍斯从左手无名指上脱下“阿波罗”钻石指环，轻轻戴在丁洁琼左手中指上。

“奥姆！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件临别的纪念品……”丁洁琼取出一只式样古朴、熠熠闪光的金壳怀表，用双手捧着，郑重地置于奥姆霍斯掌心上。“你不是老问我为什么不戴手表，而要用这么一只怀表吗？因为我特别珍爱它，它对我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它是我过去一位老师赠送给我的，它曾伴随我的老师走过了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一位国际知名学者的全部历程；以后，又伴随我走过了一个相同的历程。这后一个历程，你是见证人和引路者。我希望它伴随着你再走过一个不平凡的历程——从我们此刻的离别，到我们他年重聚，希望你带着它从美国来到我的祖国！”

“谢谢你的礼物，密斯姜！”奥姆紧攥住还带有丁洁琼体温的金壳怀表，一字一顿地说，“我听着它的走动，就会感到你并没有离开……”

“别了，奥姆！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永远、永远怀念你……”丁洁琼倏地扭转身，捂住面孔，向飞机舷梯跑去。

飞机起飞了，丁洁琼坐在机舱中，却仿佛看见奥姆久久地、孤零零地站在机场上，痴痴地凝视着茫茫的天际，西风吹乱了他脑后的白发，吹得他的泪花纷如雨下……

周总理洪亮的语音打断了女科学家的沉思：

“从今年七月起，姜孟鸿教授在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

访问和讲学。九月，她应邀访问意大利，在罗马大学和那不勒斯理论物理研究所考察。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姜孟鸿教授冒着巨大风险，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人员，表示了要求返回祖国大陆的强烈愿望。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协助姜教授摆脱了美蒋特务的监视、追踪和牵掣，终于回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

大厅里再次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苏冠兰闭着眼，一只手抚着前额，一动也不动。他象是喝醉了酒，又象是昏昏欲睡。金星姬焦虑地贴在苏冠兰耳边叫道：“苏老师，苏老师！您怎么啦，您病了吗？您……”

扩音器里继续传来周总理嘹亮的话音：

“党和国家，对姜孟鸿教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姜孟鸿教授在原子核物理学、原子能技术领域内的卓越贡献，给予崇高的评价。对她冲破美蒋集团重重阻挠和迫害，毅然回到祖国怀抱的凛然义举，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欢迎！”

全场不约而同地起立，又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姜孟鸿教授和主席台上的全体人员也一齐站起来，她一面同邻近的人们握手，向他们的祝贺表示谢意，一面频频向一千多位出席者招手答礼。

周总理宣布了授予二十一位归国著名科学家的技术职称，分别委任他们在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担当重要职务。

暴风雨般的欢呼和鼓掌，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整个会场，打断了总理的话音。一群少先队员簇拥到主席台上，向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敬献鲜花，向归国科学家们敬献

鲜花。大厅里到处呈现出非凡的欢腾景象，笑语喧哗，犹如海潮起伏，一浪高过一浪。

苏冠兰吃力地站起来，沿着会场最后面的过道走向通往休息室的侧门。金星姬满腹惊疑地搀扶着他，朱尔同手足失措地跟在后面……

站在主席台上的姜孟鸿怔怔地望着远处，她那一双美丽而敏锐的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切。她的精神哪象她的面色那么从容啊！她感到一阵揪心的剧痛，疑云笼罩了她的脑海。

"冠兰，冠兰！你是否发了急病？你的脸色为什么那么苍白？你的步履为什么踉跄不稳？你……"

苏冠兰走进休息室，沉重地倒在一张松软的单人沙发中。他的右肘支撑在扶手上，用手蒙住昏痛欲裂的前额，垂首闭目，久久不语。

"小星星！去看看汽车。"苏冠兰闭着眼睛低声吩咐，说话显得很费劲。可是，他等了几十秒钟，也没有听见姑娘的回答。他捶了捶太阳穴，打算再等一会儿。恰在这时，小星星却急促地摇动着苏冠兰的肩膀，惊喜交集地连声叫道：

"苏老师，苏老师！您快……快站起来！姜孟鸿博士走过来了！快，您……"

苏冠兰一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睁开眼睛。是的，小星星没有看错。姜孟鸿——啊！不，丁洁琼，他的琼姐，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主席台，来到休息室，此刻，正站在自己面前。

丁洁琼没有笑。她久久地沉默着，凝视着苏冠兰。她

的面庞依然象三十年前一样美丽，只是显得更端庄、更丰满些；她的两只凤眼依然那样引人注目，只是显得黯淡、沉静、深邃得多了……

随丁洁琼身后进来的凌云竹，一眼看到苏冠兰，笑容从嘴角、眉梢上渐渐消失了。

丁洁琼痴痴地望着苏冠兰，嘴唇略略一动，似乎想说什么，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是的，有什么可说呢？这几十年的离愁别恨，人情世态，难道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吗？

丁洁琼教授滞缓地伸出手去。她伸出了两只手，她的左手指上戴着两颗钻石指环，那便是"彗星"和"太阳神"，它们在灯火照耀下闪烁异彩。

苏冠兰紧闭上由于激动而发烫的眼睛，伸出一双削瘦而柔软的大手，握住了姜孟鸿——不，握住了琼姐那两只白皙、纤柔、凉浸浸的手……

握手是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千千万万次的事情。可是，让两颗心脏一齐振动的撼人肺腑的握手，在苏冠兰和他的琼姐之间，却只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们初恋的时节——一九二八年夏天，在古金陵的火车站上。那时的他俩，都还是翩翩少年，他们哪里会想到，人生中会有如此曲折的风云变幻。那时的他俩，怎么会预料到，他们的第二次握手会经过整整三十一年……

三四　此恨绵绵

在首都科学会堂举行的欢迎大会，已经过去了几天，但丁洁琼心中仍然波澜起伏，不能平静。这天傍晚，当她年轻的女助手姚慧梧准备回家时，丁洁琼含笑望着她，亲昵地嘱咐道："到了托儿所，第一件事就是代我在你的孩子的脸蛋上亲吻一下，记住啊，小姚。"

小姚甜蜜地笑着，她静静地点点头，说："丁老师，我走了，生活起居上您要多自重啊，明天见。"

小姚轻盈地走出房间，丁洁琼默默地坐在书房里一张单人沙发中。她回国已经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中，她深深感到，祖国人民是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她，她所接触的千百个人都用一样炽热的心对待她，她一直生活在温暖的海洋中。而当她无限慨叹地回味着这一切时，她不能不忆及苏冠兰，并且往往在百感交集中不寒而栗……

书房中的吊灯、台灯都熄了，院落中万籁俱寂。只有月亮无声地倾泻下清淡如水的银白色光芒，使窗户、帘帷被映照得颇象一块模模糊糊的屏幕。丁洁琼默默凝视着那块屏幕，眼前渐渐浮动起若隐若现的影象……

那是她乘坐飞机刚刚回到祖国西南部一个城市时，在

机场受到了当地领导同志、科研机关负责人和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她在兴高彩烈的气氛中，与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的凌云竹夫妇和其他几位著名科学家热烈握手。当天夜里，在下榻的宾馆中，丁洁琼教授和大家谈笑风生。她听着关于祖国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的介绍，知道人们都意气风发，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了解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身体非常健康，感到无比兴奋。她热情洋溢地表示，多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可以全力以赴地献身于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了。丁洁琼的讲话使大家欢欣激动。

那天深夜就寝之前，丁洁琼与随同凌云竹一起前来迎接的第一医科大学的校长吕琰教授促膝长谈。隐藏已久的心事象蚂蚁一样悄悄爬上丁洁琼的心头，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她迫切想知道：自己成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献身祖国科研事业的康庄大道业已展现在她面前，然而，她从今天起能踏上一条平坦的爱情道路吗？二十多年来，她对苏冠兰的情况一无所知，她几十年苦心培育的爱情之树，也会从此开花、结果吗？

"吕大姐，国内是否有一个叫苏冠兰的人？您知道吗？"丁洁琼惴惴不安地问。

吕琰是位年近花甲的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她没有留神丁洁琼的表情，拂了拂花白的鬓发，莞尔一笑道："苏冠兰？认识！他是我校药物所副所长，日前在国外考察，不久就会回来。怎么，你认识他吗？"

"哦！不，我只是在一份什么文献上似乎看到过他的名

字……”丁洁琼耳热心跳了，匆忙避开吕琰的视线。其实，吕琰并没有注意打量她。不错——药物学家，恰好是苏冠兰的身分！可是，她不敢再问下去，不敢再打听苏冠兰的详细情况，她唯恐听到可怕的消息，她甚至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丁洁琼怔怔地望着吕琰。这位女医师腹中装着丁洁琼所迫切想了解的一切，可是，她却不敢启齿发问！

第二天下午，丁洁琼在凌云竹等陪同下，乘飞机到达北京，在机场上受到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和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首都科教界领导人以及一批科研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周总理当晚在中南海接见了她。随后，她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参观访问，考察了各地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回北京后，又游览名胜，访问了几所重点高等院校和中国科学院一些有关研究所，与科教界的同行们举行座谈会，并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受到高度评价。

一天下午，她乘小汽车游览市区。傍晚，小汽车停在前门附近。她走到售报亭买了一份《北京晚报》，付的是一张面额相当大的纸币。

“您没有零钱吗？”年轻的女售报员为难地问。

“没有……”丁洁琼也有点为难。这是她回国后第一次自己掏钱买东西。

“好吧，您等一等。”女售报员打量了丁洁琼一眼，爽快地说着，迅速地把一堆零星纸币、硬币凑起来。丁洁琼站在人行道旁，翻着看了两眼大标题……这会儿，正是下班的时候，马路上各种大小汽车、电车、自行车川流不息，熙来攘

往。一辆普通的淡蓝色小卧车从天安门广场那边徐徐驶来，车窗玻璃没有拉上窗帘，只见一位面孔修长、眉目清癯的人倚在后座中，疲倦地眯着两只长长的眼睛。他身边坐着一个姑娘……

"冠兰！"丁洁琼偶然一抬头，看到那辆小卧车中的人，心中一惊。她赶紧坐进自己的小汽车，拍拍司机的肩："小伙子，看见前面那辆淡蓝色小轿车了吗？——对！跟着开……"

"喂！同志，还要找您的钱！"售报员姑娘一面喊一面在后面追。丁洁琼从车窗探出手，朝后摆了摆……

接着，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情节。

丁洁琼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迷惘、悲怅、痛苦、震惊、感伤……千情万绪象潮水般吞噬了她。几十年的希望和期待，在一瞬间毁灭了，而且毁灭得无声无息……

很难说她在那天夜幕初降的时分，是怎样在近乎失去知觉的状况下回到住处的。她的助手姚慧梧吃惊地搀扶住步履凌乱、摇摇晃晃的女教授，安顿她躺下，但她不肯，只好让她坐在沙发中。小姚仔细看看丁洁琼惨白的、冷汗涔涔的脸，伸手触了触她的额头，并不发烧，反而是凉浸浸的。医师、护士都赶来了，忙乱了好一阵，也没诊断出是什么毛病。

然而，她毕竟是一位素养很深的科学家，她在几十小时之内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精神。她想起了至今独身的吕

琰，并且隐约揣测这位著名的女医学家，很可能是由于青年时代心灵上的创伤，才立志将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科学的，让事业上的成就补偿青春时期的遗恨。几十年来，她走的可能就是吕琰的道路，只不过是在梦幻中充满希望地走着罢了。今后，还是走这条路吧，孤零零的，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然而，这是要在清醒的状态中，绝望地走，寂寞地走的。吕大姐啊！你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你真正看透了过去的一切！人们不是把自然科学戏称为"一加一等于二"的枯燥的、呆板的、公式化的东西吗？这有什么不好呢？一加一难道不是等于二吗？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多么严格的、简练的语言！它多么无情，又多么公正。在这里没有希望，也就没有绝望；没有向往，也就没有幻灭；没有幸福，也就没有痛苦！

忘掉过去的一切吧……

丁洁琼很快就坚毅地恢复了精神、生活和工作的正常状态。除了贴身的女助手姚慧梧，没有任何人曾经觉察出这位女科学家短暂的迷惘恍惚。

然而，过去的一切真能那么无形无迹地忘却吗？不……出席欢迎大会，她为什么会迟到？因为她身体不适。为什么会身体不适？因为那几十小时她怔忡不宁。为什么会怔忡不宁？因为……啊！一个人怎能忘掉几十年的积郁呢！那不是实话，那是欺骗自己！当然，人也许有欺骗自己的事，但这种欺骗经不起生活的考验。

丁洁琼预感到在会场中会遇见苏冠兰。她害怕而又希望有这种遭遇。她无法解释自己的矛盾心情。在主席台上，当她看见苏冠兰时，内心竟是那样激动！当她看见苏冠

兰面色苍白，由一位年轻女助手搀扶着朝会场外走去时，内心竟是那样焦灼！冠兰，你怎么啦？你是病了吗？你患了什么急病？她多么想立即飞到冠兰身边，去看望他，护理他，她终于这么做了。她站起来，离开了主席台……

苏冠兰昏倒，这是丁洁琼没有料到的。从苏冠兰的脸色，她觉察出他是由于感情过于激动而引起血压急剧升高。当他俩握手时，她看到了苏冠兰惶惑、愧痛、深情的眼睛，看到了苏冠兰骤然变化的面色，感觉到了苏冠兰的手在强烈颤抖……她仅仅发现了这些吗？不，不！她透过这一切，敏锐地看到了苏冠兰的心。她明白了，冠兰的感情并没有褪色，更没有变质。否则，他就不会由于激动而昏倒！她更明白了，忘掉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她仍然深深地、强烈地爱着冠兰，他已经嵌在她心上，与她的灵魂熔合为一体。唯一的办法是远离，象过去那三十一年的离别一样，再度分离，永远分离。只有这样，才能让冠兰好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她是那么热爱冠兰，然而，正是为了爱，她必须离开冠兰，离开北京，必须再度经受那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她心甘情愿忍受这种撕肝裂胆的剧痛，她在这种剧痛中也多多少少感到一丝幸福和甜蜜。因为她明白了，自己始终也镌刻在冠兰心中……

但是，到哪里去呢？丁洁琼扭亮台灯，在写字台上的大堆文件、纸张中搜觅。她看见在前些天买的那张《北京晚报》上有一则消息，标题是：《志在四方》。她沉吟地点点头，又翻到科学院送来的云南一座高山太空辐射观测站的材料，这份与现代高能物理学发展有紧密关系的材料，早就引

起了女科学家的浓厚兴趣。她坐在安乐椅中，开始再次仔细阅看这份厚厚的文件。

东方渐渐现出鱼肚白。丁洁琼从文件中抬起头来，熄灭了台灯，缓步走到窗前，微蹙眉心，深深吸进一缕从窗隙吹入的清凉的晨风。那风儿吹得摆在窗台上的两盆兰草的茎叶微微摇晃。

丁洁琼取来一杯冷水，往栽着兰草的白瓷盆中小心翼翼地淋了一点，又用手指扶正了几根歪斜的叶片。过了好一会儿，才将目光慢慢收回，仰望着拂晓时节模糊的天穹……

三五　红热的心

一辆黑闪闪的三排座流线型小轿车静静地停下来。周总理步下汽车，随意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步伐稳健地踏着灰砖铺设的小道，穿过一片海棠树林，走进自己住的院子。

秘书小张把总理迎进办公室，抬腕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四十分啦！总理，您老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她撅起嘴，痛心地摇摇头，准备帮助总理脱下那两只袖口早已磨得露出了底线的灰黑色呢大衣。

"不用啦，我自己可以脱。"周总理一面脱下大衣，往衣架上一挂，一面回头望着秘书，歉然而关切地说，"我刚接待完一位外宾，就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小张，让你久等了，你去睡吧。"

说着，总理走到写字台旁，小张担心他又要开始批阅文件，再干一个通宵不睡。可是，这一次周总理在写字台前的靠椅上坐下，却没有摊开文件，而是望着写字台上的电话机出神，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

小张悄悄把周总理刚才打开的窗扇关上，背靠着窗沿，默默注视着总理。她看见总理解开黑色中山服最上端的钮

扣，又从衣兜里掏出一盒清凉油，往额头和太阳穴上抹着。

“糟了，真的又得一个通宵……”小张忐忑不安地寻思。按照“规律”，抹清凉油是周总理准备坚持工作下去的标志。怎么让总理休息一会呢？小张还没有想出办法……

总理缓缓抬起沉思的头，把手伸到电话机上，这时，小张抢先一步，把手压在了电话听筒上。总理望着这只手，过了一二秒钟，才缓缓举起目光，瞧着刚刚快步走上来的小张。

“总理……我要向您提‘抗议’了——代表支部的全体同志批评您。”小张的嗓音强烈颤抖着，“在支部会议上，同志们不是一再要求您为了革命事业，应该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吗！您不能老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她看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四点多钟了，您已经连续工作了近二十小时！”

“我的精神很好……”周总理笑笑。

“人不是钢铸铁打的！”小张倔强地说。

“但你忘了一句名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嘛！”

“……”小张更加使劲地压住电话机，咬住下唇。

周总理深邃的目光注视了小张一会儿，然后，慈祥地拍拍她的肩，在办公室中缓步踱了一两个来回，又拉开房门，深深吸了一口从室外吹入的夜风，感到很惬意似地说：“多舒服！简直是一付天然清凉剂……”他回头看看小张，走出办公室，接着又步下台阶。

“总理！外面很冷，您要穿上大衣。”小张追到门边。

"也好，请你把大衣给我拿来吧！"

小张帮周总理披上灰黑色旧呢大衣。总理颔首微笑道："院里很凉爽，你也晚睡会儿，出来散散步嘛！"

"好！"小张有点高兴了。总理虽然不肯去休息，但散步也比埋在繁重的工作中要好得多。

总理在地面铺着灰砖的院中漫步，在一株海棠树下站住了。他把双手抱在胸前，仰首望着晴朗的星空，又瞧着小张问道："你数得清天上的星星吗？"

"有几百亿、几千亿呢，光肉眼能看见的也有好多万，怎么数得清！"小张为难地笑笑。

"古人往往喜欢把天上的星比作'凡间'的伟人，或者干脆把杰出的人物说成是上天派降人世的'星主'……"

"《三国演义》上就有一章，它用天上一颗巨星的陨落，来照应诸葛亮的逝世……"

"这类传说古今中外各民族都很多。迷信当然不可取，但作为一种比喻却还是非常生动、形象的。我很喜欢这种说法！"总理兴致勃勃地说，"可是，我不同意仅仅把星比作'伟人'或'天才'，而应当比作创造人类历史的主力军——人民群众。天上的星有千万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类也有千万亿。人民不就是太空那灿烂的繁星吗！正象星球内部具有巨大能量一样，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也正象由无数星球组成的天体在按一定规律运行和演化一样，人民群众正在以他们的伟力推动着社会按规律发展。"

小张眨着眼，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爱护人民群众，善于发现、保护和培养人才。有时，一个杰出的人才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无数优秀人才，我们都应当尽可能地爱护、珍惜，让他们象群星一样发热发光……"总理倚在海棠树干上，沉思地说，"可是，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历代反动统治者在大批杀害人民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摧残、毁灭、埋没了千千万万有才能的人，大大地推迟了历史的进程。小张，你说我们能允许这样的悲剧重演吗？"

"当然不能！"小张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接着，她又拧紧眉头，转向总理说："可是，总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夭折或摧残人才的事吗？"

周总理看着院中一个暗角，良久，才扭过脸来凝视着小张，沉毅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尽一切可能爱护人才！"

小张吟味着总理的话，默然无语。

"所以，小张同志，你还得让我打这个电话，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小张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周总理。

"什么重要的事呢？是因为有一颗星星要掉下来了——一颗奇彩焕发的明星。我不希望她掉下来，不希望她变成一颗流星，而希望她在自己应有的星座上，与其他千千万万的群星一起发热发光……面临这种情况，你是否同我具有一样的想法呢？"

“噢！总理，我懂了，您指的是丁洁琼教授的事吧？”小张脑海中一亮，忽然想起前些天她随总理去科学会堂参加欢迎大会时所看到的情景，激动地说，“您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无微不至地体贴、关心、爱护！这些日子，您为丁教授的事已经操了多少心啊……”

“你猜对了，小张！”总理爽朗地笑了，“丁洁琼是个少有的人才，我们不能把她看成一个单独的人，要把她当作我们中间的一员、重要的一员，把她当作我们的亲人。”

“丁教授的个人遭遇确实令人同情！”小张黯然摇摇头，又兴奋地、目光灼灼地望着周总理说，“同志们都应当成为她的亲人，但她的第一个最亲的亲人不就是您吗？”

“你现在能不能允许我打电话了呢？”总理含笑问道。

晚秋的夜风飒飒吹过，从樱桃树和海棠树上落下的残叶，在青砖地面上滚动，发抖似地窸窸作响。可是，小张却感到浑身暖洋洋的。她觉得在这深秋的夜里吹来的是一股春风，一股使天地充满盎然生机的春风，一股使沉睡的万物复苏的春风……

小张不好意思地笑笑，扭身朝办公室奔去，同时，回头笑着喊道：“总理，我去为您挂电话！”

苏冠兰教授从医院回到家里，躺了好几天。来探望他的人们当然全都明白他的病因，所以，大家都不多问什么，连小星星都是这样。苏冠兰不愿意回忆欢迎大会上的情景。叶玉菡显然已经清楚了一切。凌云竹、申以哲、吕琰、朱尔同、黎濯玉、鲁宁、罗语眉、张季文等人每次来探望苏冠

兰时，都是与叶玉菡在外屋或小院里交谈很久才离去的。

这天清晨，小星星坐着小轿车来了。她说，领导同志有要事与苏副所长商量，请他务必到所里去一趟。

半小时后，苏冠兰走进所长办公室。正在等待他的，除申以哲外，还有鲁宁、吕琰。小星星准备避开，可是鲁宁示意她留下来。当姑娘刚在屋角一张沙发上坐下时，鲁宁却又同她嘀咕了几句，她急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

谈话开始了，气氛十分沉闷。

"老苏！时间很紧，所以，咱们就开门见山地谈吧！"鲁宁与苏冠兰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中，拂了拂头上浓密的头发，"事情与丁洁琼教授有关，当然，你也料到了这一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你和丁教授的过去。过去的一切是旧社会造成的，不应当让那些创伤再来妨害我们今天的事业、生活和精神面貌，希望你能正确对待。眼下的问题是，这件事已关系到政治影响，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科教事业和国防事业，也关系到如何关心一个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同志……"

苏冠兰微微眯上眼睛，用一只手习惯地撑住太阳穴，默默地倾听着。

"事情已经过去，是没有办法挽回了。"鲁宁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出神地望着那一缕缕的烟雾，沉思道，"可是，给丁洁琼在心理上、精神上造成的伤害确实很深重，而且这也是必然的，完全可以理解的。"

"确实如此。"吕琰感慨地说。她回顾了二十多天以前与丁洁琼在宾馆中的夜话，谈起丁洁琼怎样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矛盾心情，问起"苏冠兰"这个名字……

“显然，当时丁洁琼迫切地想进一步打听你的情况，譬如说，你现在有没有家室……”女医学家脸上毫无表情，望着落地大窗外的天空，把语气尽可能放平静一些，“可是，她畏怯了，她不敢问下去，因为她害怕听到与她愿望相反的消息。她显然是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当时的语音和神情，她多么聪明，又多么令人怜悯！”

“吕大姐！”苏冠兰痛苦地喊道。

“当时我没有觉察出她的反常情绪……现在我全了然了。”吕琰教授坐在沙发中，仰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显然有些激动了，她站起来，走到屋角的花架前，背朝着人们，仿佛在专心欣赏那一簇簇的花朵。过了五、六秒钟，她伸手拂了拂自己花白的鬓发，缓缓回过身来，用含着泪光的眼睛凝视着苏冠兰说：“今天我参加了这番谈话，我想谈什么呢？我仅仅想告诉你：不论是作为你的上级和同志，还是作为一个女性，我都感到有必要提醒你，去做一些你应该做的事，去尽到自己的义务！”这位鬓发斑白、性情慈祥的著名女医学家，语音虽是那么轻微、沉静，语意却象铁锤一样重重敲在苏冠兰心上。特别当苏冠兰联想到吕琰那终身未婚的命运时，心中更感到惶惑和愧疚。

鲁宁掐熄烟蒂，盯着苏冠兰，郑重地说：“丁洁琼教授打算离开北京，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她的决心很大，她坚持买了今天上午飞往昆明的班机票。现在，必须尽一切努力挽留她，就是为这个原因才请你到机关来的。我们希望在这个说服、挽留丁洁琼的过程中，发挥你应有的作用。”

“这是丁教授昨天写给你的信，老苏。”申以哲交给苏

冠兰一只雪白的大信封："她托助手姚慧梧捎来的，现在请你拆阅吧！"

雪白的、没有装饰的信封，依然表现了女科学家青年时代的洁癖。信封上用紫色墨水写着秀美的字体——

烦面交　第一医科大学实验药物研究所
苏 冠 兰　副所长启
丁绒

"丁绒……"苏冠兰凝视着简单的落款。寥寥二字，却使他内心狂澜激荡、思潮奔涌。他终于拆开这封不寻常的信——

冠兰弟弟：

请让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沿用这个称呼吧。在过去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这个在我笔下出现过几千次的称呼，曾经作为我的精神寄托和信念的泉源，激发了我无穷无尽的美妙幻想。这个镌刻在我心灵上的名字，曾支持我顽强地推拒了别人寄予我的无限情思，伴随我顽强地度过了那漫长痛苦的铁窗生涯，度过了在他乡异国漫长难耐的孤独、凄冷……

可是，今天，铁铸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想了很久、很久，可是，我想不出，对我这样一个极端认真、极端忠实的人，生活为什么如此冷酷，如此不公平？命运何以如此无情地捉弄我？我想不出答案，也不想得到什么答

案，因为我要走了……

我不能留在北京。一九三三年夏天，我来过北京一次，呆了三天。那一次我为什么来京，你是知道的。现在，旧时的景物，太容易引起我的惆怅和痛楚。我只有永远离开北京，才能把不堪回首的过去，深深埋藏在心底里，并且，免得再去触痛另一个女性的心灵。

到哪里去呢？有的同志曾建议我去索布纳斯研究所，但我不愿给任何外国院士当副职。我刚从异国归来，怎能又到另一个异国去？我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我几十年梦寐以求的祖国！我愿意看到古老的祖国大地上建立起无数个远远超过索布纳斯的研究所，愿意看到祖国的核子物理和高能技术飞速发展，我热切希望在这番伟大的事业中洒下自己的汗水，献出自己的一技之长。即使我离开北京之后，我这个初衷也不会改变。

我的回国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祖国，第二是为了你。我始终期望着，有朝一日，把自己的学识、才能献给祖国；同时把自己忠贞不渝的感情，完美无缺地献给你。可是现在，我明白了，你已经失去了接受的资格，而我也将永远失去你。这个悲剧是我们相识时那个社会造成的，你和玉蓄是没有责任的。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任意挑选一个角落，为祖国献出我的全部时光和精力。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好地生活下

去，我也衷心祝愿你和你的亲人们幸福……

忘记我吧，冠兰弟弟！也不要怨恨我。在那天的欢迎大会后，当我看到你昏倒时，内心的痛苦和震惊，是任何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我继续留在首都，对你的情绪和健康不利。为了让你能更好地工作和生活，我才决定永远离开你。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几十年，我总是衷心希望你好，只要对你好的事，我总是尽力去做；今天和往后，我仍然是本着这个意愿去决定一切的，希望你体察我的心愿……

旧时代在我和你以及玉菡的心灵上，都刻下了深重的创伤，这些创伤时时发出隐痛。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我们应当致力于创造一个新时代，让比我们年轻的一代，让今后的人们，在那个崭新的时代中，不再遭遇我们那样的痛苦和不幸。

好好工作吧，冠兰弟弟！你要爱护玉菡，保重自己。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贡献出我们的毕生精力；用祖国科教事业的辉煌成就，来补偿我们被夺去的青春吧……

字迹很潦草，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署名。

苏冠兰的手在微微颤抖，他依在沙发中，失神地望着信纸。

突然，叶玉菡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小星星站在她身后。

“玉菡同志！”鲁宁、吕瑛、申以哲都站起来，急忙迎

上去。

叶玉菡与同志们逐个握了手。她的动作很轻快，也没有多说话。她走到苏冠兰身边，接过丈夫递上来的这封信匆匆看过一遍，迫不及待地问道："琼姐准备到哪儿去？"

"玉菡同志，坐下再谈吧！"鲁宁、申以哲一齐说。叶玉菡随意在苏冠兰身边的沙发扶手上坐下，俯身对丈夫耳语了几句，见苏冠兰点了点头，就站起来扬了扬手中的信纸，说："虽然是一封私信，但并没有什么秘密，也很短。我以苏冠兰妻子的身分，想念念这封信，然后再谈。大家同意吗？"

在场的人们都以期待的目光瞧着叶玉菡。叶玉菡将丁洁琼的信念了一遍，然后，激动地说："这难道只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吗？不，这是一颗又红又热的心！"叶玉菡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折叠好，重新置入信封，想了想，郑重地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信任。现在，琼姐在哪儿？"

"正如信上所说的，丁洁琼教授准备离开北京，"鲁宁说，"她准备去西南地区，并且已买好了今天飞往昆明的班机票……"

"西南地区？"叶玉菡惊讶地问，"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什么工作？"

"她表示要到高山观测站去研究太空幅射……"

"是不是地球物理研究所那座高山站？那怎么行？那不行，不行！"叶玉菡站起来，焦急地说，"且不说太空幅射不是琼姐的本行，就是琼姐的年岁也不行。那座高山站在海拔三千多米的横断山脉上，自然环境恶劣，条件非常艰苦，琼姐年岁大了，几十年来历尽辛酸痛苦，刚从国外回来，我

们怎么能再让她离开！”她把目光转向苏冠兰，“你是怎么表态的，冠兰？”

苏冠兰犹疑不决地避开妻子的视线。

“对这个问题你竟然还没表态？”叶玉菡的脸烧红了，急切地叫道，“你太不近人情了……”

苏冠兰浑身一震……

“玉菡，不能这么说，”吕琰连忙走过去抓住叶玉菡的手，“你不该说这么重的话。”

“玉菡同志，你冷静一些！”申以哲站了起来。

“玉菡太急躁了。”鲁宁也站起来，冷静地说，“不过，应该把丁洁琼教授留下来。总理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今天凌晨，他亲自打来了电话……”

“不许她走！”叶玉菡的泪水夺眶而出，“你们不便去，我去！我一定要把琼姐留下来……”

“不。留得住人，不一定留得住心啊。也不能‘不许’她走，简单的行政手段是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鲁宁郑重地说，“特别是，丁洁琼教授是一位国际声望很高的科学家，更应该注意政治影响，绝对不能用简单、急躁的态度去对待。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留不住，那么，科学院和云南省有关部门要做好准备，切实保护她的安全和健康，保证她在工作、生活上的良好条件，今后再说服她。第二是留住了她，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时间仓促一些，但仍要注意细致、耐心，把思想工作做到她的心坎上……”

“别说了，老鲁！”苏冠兰站起来，“这件事与我有直接关系，我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应当立刻同琼姐见面……”

“班机十点半钟起飞。”鲁宁点点头，抬腕瞧瞧手表说，“现在是七时五十七分，丁洁琼教授已经于七时整提前去机场啦！”

“冠兰，你……”叶玉菡沾满泪痕的脸上绽出一丝笑容，“咱们一起去机场！”

“玉菡，你误会了我，而我，也误会了你……”苏冠兰激动地望着妻子，“我对琼姐的事深感苦恼、矛盾，我以为你，以为你会……”

“以为我会怎么样？”玉菡恍然大悟了，生气地瞪了丈夫一眼，“几十年了，你还不了解我？！”

申以哲急忙上来抓住他们俩的手说：“别生气了，玉菡同志！既然你俩意见统一了，那么，赶快行动吧！”

苏冠兰夫妇快步向门口走去，鲁宁又抢上一步，语重心长地叮嘱道：“记住！玉菡、老苏，这不是私人间的小事，而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要耐心细致，要情理并重，以真挚的感情，把党的温暖，把祖国的关怀，送到丁洁琼教授的心坎上。要尽一切能力把她留下来，留在北京！”

小星星站在小轿车前急得直跺脚，原来司机赵德根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我来！”苏冠兰坐进汽车，将鸭舌帽压在眉脊上，两手紧紧抓住驾驶盘。引擎急速旋转起来，车身在轻轻震动。叶玉菡从后座中伸出手来喊道：“小星星，坐进来！”

汽车驶出药物所的铁栅门，沿着阳光明媚的柏油大道，风驰电掣地奔向机场……

三六　贵宾室里

丁洁琼教授伫立在机场一间贵宾室临西的落地大窗前。她提前几个小时来到机场，要求让她单独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呆一段时间。

现在，她身着前些天出席欢迎大会时穿的深蓝色裙装，披着那件深紫色镶黑格的斗篷，脸上毫无表情，眼睛也不象往常般熠熠闪光，而显得黯淡、沉凝。她无声地站着，犹如一尊雕像。她把窗上的丝质帷幕拉上了一大半，只透过敞开一尺多宽的空隙凭窗远眺。她没有望远处机场上的飞机、车辆和人群，也没有望更远处的烟囱、楼房和树影，她眺望着沐浴在晨曦中的遥远飘渺的天际……

贵宾室中陈放着许多华丽的沙发、茶几，四壁上悬挂着一些山水、花卉画，迎门立着一排雕花装饰的屏风，屋角是棕榈、菊花、万年青和玲珑的盆景，地板上铺着深红色地毯。花环状的吊灯没有点燃。室外的光线穿过丝帷和一尺多宽的缝隙，进入室内已经所余无几；因此，高大宽敞的贵宾室内倒象是蒙胧冷寂的黄昏时节……

"笃笃笃！"响起轻轻的敲门声。

"……"女科学家毫无表情，也没有吭声。

“笃、笃、笃！”敲门声慢了一点，但更坚定。

贵宾室的房门无声地推开了，地毯上听不出脚步声。

“丁姨！……”一个女孩子怯生生地喊道，这是几乎任何成年人听了都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的嗓音。

丁洁琼怔住了，然而，她仍旧伫立在原处，纹丝不动。

“丁姨！”又是那女孩子的声音。女科学家的心微微一缩。她终于缓缓回过身去，两眼顿时闪出错愕的光芒！——那是苏冠兰和叶玉菡，两人之间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圆脸姑娘。他们站住了，凝视着她，表情各不相同……

“琼姐！”叶玉菡轻声喊道，目不转睛地望着丁洁琼。

在一瞬间，丁洁琼脸上掠过无数种交错混杂、难以言喻的表情。但她很快抑制住自己，恢复了雍容、端庄的姿态，微笑着面对三位意外来临的“客人”。她快步走上前去，把双手伸向叶玉菡，亲切而落落大方地说：“啊！原来是苏夫人，我刚才还不知是谁呢！对不起。”

“苏夫人……”这尊重的称谓犹如一柄铁锤在叶玉菡的心脏上连续敲击了几下。与此同时，从丁洁琼那凉浸浸的双手传出一股寒流，这股寒流霎那间吞没了叶玉菡的心脏，使她不禁浑身一颤。她的嘴唇动弹了一下，一时却说不出话来。而与此同时，丁洁琼已经松开了她的双手，又把右手伸给金星姬，怜爱地笑问：“刚才是你叫我吗，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小星星！”姑娘目不转睛地望着面前这位卓越的女科学家，兴奋地答道。

“小星星？”

"哦！不，我叫金星姬。"姑娘脸红了，口吃地说，"'小星星'是老师们给我取的小名。"

"不，还是叫'小星星'好！"丁洁琼慈祥地爱抚着姑娘的肩头，朝叶玉菡笑道，"小星星——多漂亮的名字！这孩子的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真好看，不就象天上那亮晶晶的星星一样吗！你说呢，苏夫人？"

"是啊，琼姐！"叶玉菡微笑颔首，"这孩子很逗人喜欢……"

丁洁琼似乎是依依不舍地将目光从小星星脸上移开，慢慢地收敛了笑容。她望着苏冠兰，缓缓地伸出右手，淡淡地说："你来了，苏副所长……"

"琼姐……"苏冠兰只喊了一声，咽喉就梗塞了。

丁洁琼深深地看了苏冠兰一眼，收回自己的右手，目光在叶玉菡、金星姬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感慨地说："我感谢你们。当我离开北京的时刻，你们能来送行……"

"不！琼姐，我们不是来送行的……"叶玉菡急切地说。

"哦？"丁洁琼似乎有点诧异。

"琼姐，的确，我们不是来送行。"苏冠兰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平稳些，"我们是赶来……"他的话嘎然而止，又说不下去了。

"丁姨！我们是来挽留您的！"小星星用娇嫩的声音喊道。丁洁琼面色略略一变，默然无语。

"我们来挽留你，琼姐！"叶玉菡恳切地说，"你应当相信我和冠兰的心意。我们希望你留下来，留在北京，和我们在一起！"

"留在北京吧，丁姨！"小星星的圆眼睛闪着说，"我们需要您！科学院的同志们听说您回来了，都兴奋极啦。研究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青年同志们说，他们的书籍、文献和资料中有许多著名科学家的照片、传记，可是，中国的科学家目前还寥寥无几，而其中就有您！他们说，高深的教材中还有以您命名的公式、定则，现在您本人回到了祖国，他们简直说不出有多高兴！"

丁洁琼听着姑娘的话，禁不住深为感慨，但她依旧默默不语。

"丁姨！请您不要太责怨苏老师……"姑娘结结巴巴地说，"您应该谅解他，您往后会更了解他的……苏老师的的确确是个好人，好老师，好科学家。他也是您的好……好朋友，好同志。他给我和其他青年同志好多好多的辛勤教诲。他的头发全熬白了，他为国家做了不少工作，有不少贡献……我们青年多么希望多有一些象苏老师和您这样的好老师啊！您留在北京吧，我代表青年们请求您留下来！"

"孩子！"丁洁琼爱怜地抚摸着姑娘的头，良久，她才转而对叶玉菡笑笑，"苏夫人，您听，这姑娘……"

"不！琼姐，别叫我'夫人'，"叶玉菡攀住丁洁琼的一只手臂，真诚地说，"就叫我玉菡吧。亲人们都叫我玉菡，你也应该这样叫。我确实把你当成亲姐妹，当成亲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姐妹，成为亲人呢！"

"丁姨！我师母也是好人，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她！"小星星急切地说，"师母是个非常善良，又非常侠义的人……"小星星不顾叶玉菡的阻止，从渤大一直说到东雅医院，说着说

着，眼中涌出一股激动的泪花。

当小星星说到叶玉菡舍命保护苏冠兰的情景时，叶玉菡不耐烦了，有些生气地说道："别叨叨了，小星星！"

"哦……"丁洁琼虽然沉默着，心却猛跳了一下。她一只手爱抚着姑娘的肩，另一只手掏出雪白的丝帕，为女孩子拭净面颊上的泪珠。当她偏过脸来重新看着叶玉菡时，胸中涌出一种新的感情。在一刹那间，她回想起第一次和叶玉菡见面，那是欢迎大会的前一天黄昏时分，在前外一条小巷深处那寂静的四合院里。当她匆匆离开之后，她本能地感觉到，这位热情、恳切而好客的长着一双善良的圆眼睛的家庭主妇——苏冠兰的妻子，就是几十年前她早知其名的叶玉菡……

丁洁琼回想起，苏冠兰曾在无数来信中经常提到他这位不称心的未婚妻。尽管苏冠兰对叶玉菡百般指摘、挑剔，但她久而久之，却从许多书信的字里行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看法，并把这种看法如实地写在五年大学生活后寄给苏冠兰的最后一封信里："我感到她是一个深沉的、坚韧的、有个性的、有事业心的女子。她应当得到幸福，她也一定能给她所爱的人带来幸福……"现在看来，除了无法根本治愈的心灵创伤外，叶玉菡——这位一望可知的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已经尽可能地使苏冠兰得到了幸福和慰藉。此刻，从小星星那激动的叙述中，丁洁琼才又知道了，叶玉菡还是个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不平凡的人物。两种在表现形式上截然不同的个性，奇迹般地结合在一块，蕴藏在这个女性的胸怀中。而眼下，丁洁琼与这位奇女子又近在咫尺……

丁洁琼怀着异样的心情，重新深深地看着叶玉菡，不禁又回想起随着那封信在渤大所引起的不意变故。在那以后的岁月中，她获知叶玉菡竟把那封信托人交给了苏冠兰。谁不知道爱情本身固有的强烈排他性？叶玉菡的这个举动，也许不算豪壮的英雄业绩，可它却比那些惊人的壮举更难做到啊！丁洁琼后来在忆及这件事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也能表现出同样的胸襟。当回首这些往事时，丁洁琼不能不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按照当时的习惯势力和道德观念，叶玉菡无论如何也是苏冠兰的"法定"未婚妻。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排除了这些，苏冠兰和叶玉菡孩提时代青梅竹马的友情，以及叶玉菡从少女时代起就产生了的对苏冠兰的始终未曾褪色的爱情，总是一个客观事实。面对所有这一切，丁洁琼甚至不能不考虑：究竟是叶玉菡妨害了她和苏冠兰的爱情，还是她在叶玉菡那纯洁、诚实的心灵上刻下了伤痕？或者更准确点说：她和叶玉菡谁更痛苦？谁受了更深重的戕伤？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一代人的青春悔恨？谁之罪？！……

正是在这种种复杂心绪的支配下，丁洁琼才在决心离京前夕写下的给苏冠兰的那封信中，对苏、叶说出了那些出自肺腑的恳切的话语。

此刻，当叶玉菡本人站在她面前，小星星激动地诉说着她所不曾知晓的事情时，她才更切实地受到感染。丁洁琼又一次握住叶玉菡的手，深沉地说："我应当感谢你，玉菡！你救过苏教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他——苏教授是应该以终身来报答你的！"

“别这样说，琼姐！”叶玉菡恳切地说，“你不是为了祖国、为了冠兰，曾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经受了严酷的风险和苦难吗？你是一个杰出的人，你有权博得人们的尊敬，有权受到我和冠兰特殊的感激和热爱。”

“感激，热爱？哦，快别这样说了。”

“不！我很笨，不善于辞令，但是，请你相信我的诚意。老实说，我很懊悔！我当初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我本来可以早早离开，走得远远的，隐姓埋名，到某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当一名教师或医生。那么，也就不会造成你的不幸和痛苦。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自己当时是封建礼教和天主教教义的牺牲品。那时，我只敢服从‘上帝’和家长的安排，顺从‘恩人’的意旨，而从没有设想过给自己的命运作主。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与其说我是在等待冠兰，不如说我是在立志终身独居。可是，命运却偏偏要做出另外一种安排！……”

“玉菡……”

“琼姐，你听我说完！如果有人能剜出我的心脏称量一下，一定可以发现，它和我的话不差一分一毫。我已经下了决心，如果你果真离开北京，那么，我将把孩子留给冠兰，伴随着你到远方去工作。我是一个医生，在那空气稀薄、环境恶劣的高山上，我可以照顾你，使你那受够了摧残的心，多少得到一点温暖和抚慰，使你的身体尽可能保持健康。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完全了解我，终有一天我会再伴随你回到北京的……”

“哎呀！瞧你在说些什么？”丁洁琼焦灼地抓紧叶玉菡

的手腕，急急地摇了几下，“不许你这样，玉菡！”

“不！我不是说假话，我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谎话，琼姐！请你不要过分责怪冠兰，他心灵上已经有了不少伤痕，他始终怀念着你，这，我比谁都清楚。琼姐，不要叫他‘苏教授’、‘苏副所长’吧，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样的尊称更使他痛心！他对你永远会怀着真挚的感情，他一辈子都是你的冠兰弟弟，永远是你真正的亲人！没有谁比我更理解他的心……”

丁洁琼瞥了一眼，只见苏冠兰垂下白发苍苍的头，默然无语。苏冠兰的胸腑中显然波涛翻腾，很不平静。他的脸色也不太正常，高血压的病魔显然在强烈地折磨着他，但比起欢迎大会上，他终究镇静多了，不会再昏倒或发生其他意外。这使丁洁琼感到放心和欣慰。

叶玉菡说了很多很多。她说到冠兰过去对琼姐的深情和等待，说到婚后冠兰对琼姐的歉疚和怀念，说到白发苍苍的苏冠兰怀着痛苦和迷惘的心情，为远在天涯、杳无音讯的琼姐所付出的无数个不眠之夜……

“不要再说啦，玉菡！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丁洁琼的面庞上掠过一丝阴影。她越明白事情真相，就越感到矛盾、痛苦，感到无法忍受。啊！生活，命运，竟是用这样离奇而冷酷的方式捉弄人的！

“不，琼姐！我们应当说，说个够，说出我们的心声，说出我们的爱和恨！”叶玉菡拭拭晶莹的泪花，激动地说，“旧社会毁灭了多少美好的事物啊！现在好了，我们能够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幸福地生活，积极地工作了。不要让旧

社会的阴影，再遮蔽我们的心灵吧！琼姐，你应该留下来！小星星这样的青年一代需要你，我和冠兰需要你，同志们需要你，祖国的科教事业更需要你留在北京。你是我们之中不可分割的成员，你是我们的姐妹、亲人！留在首都吧，琼姐，和我们一起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你一定会得到你一生中未曾获得过的温暖和幸福！”

丁洁琼为叶玉菡——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胸襟、情操和精神面貌所深深震惊。她尽最大的努力抑制住自己沸腾的情绪，默默走到窗边，往远处眺望了一会儿。她费了很大力气才稳定住自己的心潮，保持住坚定的意向。她看看手表，回身走到苏冠兰等三人面前，首先抚着金星姬的肩，慈爱地说：“好好学习吧，孩子！你比你的老师们条件好得多，幸福得多，要珍惜新时代给予你的一切……”

“丁姨！您……”姑娘哽咽地喊道。

丁洁琼以深情的目光在小星星脸上停留了一会儿，又缓缓转向苏冠兰：“冠兰！”女科学家的低沉的语音微微颤抖了。她沉默了几秒钟后，尽力用平稳的声音轻轻说：“把我在你心上抹掉吧！不要太折磨自己了……忘掉我，好好地生活，好好地工作吧！”

丁洁琼又一次抓住叶玉菡纤柔的双手。四只白皙的女性的手相互紧握着；两双女科学家火热的手在颤抖，两颗女科学家纯洁的心在激烈地跳动。

“我衷心感激你，玉菡。我感激你以生命的代价救过冠兰，感激你刚才说过的许多美好的语言——那不是一般的

话，那是从你诚实的、崇高的心灵中流出来的热血，它们已经渗入我的灵魂，永远铭刻在我心上。我早在几十年前就知道你的名字，我一直预感到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今天证实了我的预感是正确的。我很高兴，我为冠兰高兴，他终于有了一位可靠的终身伴侣。玉菡！我是衷心地高兴啊！我放心了，我为冠兰放心了，你比我强，你更能使他幸福，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深感欣慰呢……”丁洁琼终于松开叶玉菡的双手，走到门边，提起那只早已陈旧了的、还是她学生时代用的小鹿皮箱。但她想了想，又放下箱子，回身走到小星星面前，忍不住一把搂住姑娘，久久地爱抚着金星姬的头和肩。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地推开姑娘，注视着女孩子两颗亮晶晶的圆眼睛和稚气的嘴巴、鼻子、面庞，深情地说：“小星星，再见了……你要代替我，好好关心你的苏老师，体贴你的师母啊！”说毕，丁洁琼又一次走向小鹿皮箱……

“琼姐！”苏冠兰夫妇失声喊道。

“丁姨，丁姨！”小星星的泪水终于扑簌簌流了下来。

“我要走的决心，是不想改变了。再见了，玉菡，冠兰！再见了，小星星，好孩子！”丁洁琼的眼圈发红了，她垂下目光，迷惘地说，“我，我将永远怀念你们……”

“琼姐！你——”叶玉菡用嘶哑的嗓音喊了半声，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丁洁琼一看，只见叶玉菡的脸色陡然苍白，身子摇晃了一下，似乎要倒下去……

“玉菡！”苏冠兰抢上两步，搀扶着妻子，赶忙从她的衣兜里掏出一只小瓶似的东西，倾出一点什么，往她的嘴里一

塞……

"师母！"小星星赶忙扑上去抱住叶玉菡的腰肢。

"玉菡，你……"丁洁琼急忙扔下小鹿皮箱，疾步上前，惊愕地攥住叶玉菡冰凉的双手急叫，"玉菡！你怎么啦？怎么啦？你刚才服的什么？"她一把夺过苏冠兰手中的小瓶，定睛一瞧，瓶签上印着四个黑体字："硝酸甘油"……

"怎么——玉菡有心脏病吗？"丁洁琼一怔，"快，搀她去坐下！"

叶玉菡被小心翼翼地扶到一张长沙发上坐下，她喘息着，斜倚在小星星身上，一只手却抓住丁洁琼的衣袖不肯松开。女物理学家在一旁的沙发扶手上坐着，好一会儿，看到叶玉菡稍稍恢复了常态，才把目光移到金星姬脸上。

"师母早有心脏病，解放前，她没有过一天痛快日子……"小星星抽泣着，避开丁洁琼的目光，"解放初期那次事件中，为了救苏老师，她背部受两处枪伤，一处离心脏大动脉只有两三厘米远。那以后，她的身体更弱，病更重了，她不能再受伤了啊！"小星星搂住叶玉菡，紧紧咬住下唇，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丁洁琼的心脏紧缩了！姑娘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每个字都象一根钢针刺入了她的心！又过了一会儿，她才忽然想起什么事似的，转脸冲着象木偶般站在沙发前的苏冠兰问道：

"玉菡这么重的病，你为什么还叫她来机场？"

"你错了，琼姐！"苏冠兰呆呆地平视着远处墙上的一幅山水画，语音平稳地说，"不是我叫她来机场，而是她命令我

来的！”

“……”丁洁琼的心又猛跳了一下。

“是玉菡首先坚决主张来机场挽留你的，琼姐！”苏冠兰凝立不动，目光仍怔怔地望着远处墙上，象在自言自语一样，语气却那么坚毅、冷静，“为什么呢？我明白玉菡的心意。一切一切，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事业，为了你，为了我们共同的过去，更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丁洁琼缓缓离开沙发，独自走到大窗的帘隙前，面朝外面，默然无语。只有胸脯的急促起伏，透露着她精神上的波澜奔涌……

机场的有线电喇叭在报道第十三次班机即将起飞，离丁洁琼准备乘坐的第十五次班机起飞的时间很近了。女科学家下意识地抬腕看看手表，接着，目光转向孤零零躺在深红色地毯上的小鹿皮箱。此刻，她心乱如麻，犹豫地望着贵宾室的门……

恰在这时，贵宾室那几扇厚重的门却无声无息地打开了。丁洁琼吃惊地睁大眼睛——

门口出现了三个人：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那是凌云竹夫妇；还有一位鬓发灰白的高个子，那是……那是丁洁琼二十多年未曾见过面的赵久真博士。现在，三位老人静静地、深情地注视着她……

丁洁琼一怔，随即恭敬地疾步迎上去喊道：

“凌老师、师母，赵老师！你们来啦……”

三七　胸海巨澜

尽管丁洁琼的成就和声望已经超过了几乎她所有过去的老师，但东方人的传统，使她对凌云竹夫妇和赵久真博士依然持学生之礼，表现出极大的谦恭和尊敬。

三位老人在女科学家小心周到的陪同下，与苏冠兰等人见面，然后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中。凌云竹将手杖靠在沙发扶手上，整了整衣领，似乎要发表长篇宏论。

丁洁琼在旁边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局促不安地看看手表。

“冠兰，玉菡，你们也坐吧！”赵久真欠欠身，又朝金星姬点点头说，“小星星你也坐吧！”

苏冠兰夫妇和小星星在稍远的沙发上坐下来。

“冠兰！咱们是老朋友，老相识啊！”凌云竹朝苏冠兰颔首笑道，“同在北京城里，你怎么就没想过来我那儿走走？”

“我考虑到您担任领导工作，一定很忙，”苏冠兰连忙应道，“所以，不便来打扰您……”

“我们若是早知道你，一定会来看望你的。”宋素波说。

“哦哦，”苏冠兰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赵老师，我刚回到国内就打听您的情况，”这边，丁洁

琼和赵久真攀谈起来，她亲切地微笑道，“听说您出国去了……”

身为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的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久真，两个月前应邀前往那个“老大哥”国家，参与研究发射某种航天器屡遭失败的原因。他通过精密、高深的观测和运算，终于在浩如烟海的复杂资料数据中，精确地发现了症结，纠正了错讹，使“老大哥”那些趾高气扬的“院士”们不得不心悦诚服。这些情况，丁洁琼回到北京后都已经获知了。

“我那些事算不了什么，这些年你在国外才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洁琼！”赵久真望着丁洁琼，恳切地说，“有一点我们应该是共同的，就是说，有利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有利于我国的科技现代化，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我们都应作为科学家的天职，拼命去做，抢先去做啊！”

“是的，赵老师！”丁洁琼收敛了笑容，恭敬地颔首道。

“可是，我昨天夜里乘飞机回到北京，听说你……”

“赵老师！”丁洁琼打断赵久真的话头，竭力做出轻松愉快的神态说，“前些日子听说了您的新成就，我真高兴，今天见到了您，我更高兴，因为我有机会当面向您表示祝贺啦！”

“可惜，你祝贺完了就要走了。如果不是我跑得快，亲自赶到机场来看你，恐怕你是连祝贺也来不及，就要起飞了……”赵久真颇为伤感地说。

女科学家不吭声。她避开人们的视线，沉默着。

“洁琼，”凌云竹问，“你为什么要离开首都？”

“凌老师，还在我刚刚踏上祖国国土的那一天，我就向您和师母说出了我内心的全部兴奋、喜悦、欣慰和鼓舞，同

时，也向你们倾吐了我心灵深处的失望和痛楚，所以，我今天的行动和决心，我不说您也是应该了解的。”

“洁琼啊，我了解你的心情，尤其了解你的过去。可越是了解你的过去，越不理解你今天的行动了。”凌云竹深沉地说，“今天的场面，使我想起了二十六年前，你赴美留学前夕的情形。那时，我对你说过些什么话？你是怎样答应的？洁琼，我没有忘，我想你也是记得的。”凌云竹缓缓地谈着，在他的眉宇间，一会儿是因回忆过去所引起的激动，一会儿又流露出父亲般的慈祥和挚爱……

刹那间，二十六年前的离别情景浮现在丁洁琼眼前，凌校长的谆谆教导又缭绕在女科学家的耳际：“要记住：一个科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正直的、进步的人，是一位爱国者。……学成之后，要回到祖国来，把自己的一切知识和才能，献给自己的人民。在未来漫长而坎坷曲折的生活旅途上，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管自己的境遇和地位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都绝对不能忘记自己的父母，绝对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丁洁琼的灵魂又一次被强烈震动了。在她半个世纪的生命史中，机场贵宾室中这一段时间只是短短一瞬。然而，就是在这一瞬间，她的精神一次又一次遇到平生从未遭逢过的猛烈冲击。从叶玉菡、苏冠兰和小星星的痛切陈词，到凌云竹引导她进行的这段回忆，刹那间，几十年的悲欢离合、生活遭际以及她平生树立的壮志和决心，都倏然在她眼前重复了一遍。她眨着深沉的眼睛凝思着，回忆着，斗争着。她想，二十六年前，自己所以远离亲人和祖国，飘洋过海

去异乡，历尽艰难困苦，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为的什么？不就是为了学得知识，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使祖国摆脱任人欺压宰割的境地吗！不久前，自己历尽艰险、纵横十几个国家，辗转回到祖国，又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才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难道真的因为自己生活中的不幸遭际，就放弃几十年的夙愿和青年时代就树立的决心吗？！……可是，如果留在北京，我将如何修补这心灵的创伤？如何对待这满目涌来的旧人、旧物、旧景、旧情？抛开我不说，冠兰的身体是否经得起这经常出现的刺激？……

看着丁洁琼那激烈斗争的目光，凌云竹又轻轻插上一句说："如果你的父亲母亲九泉有知，他们也不会同意你的决定的。"

提到她的父母亲，丁洁琼感到一阵晕眩。顿时，父母亲那慈蔼的容颜、崇高的品格、坚定的信念、谆谆的教导，都一齐映现心底……她感到精神上的武装已渐渐解除，她支持不下去了。她用力咬住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自己却毫无知觉。她怔怔地盯住贵宾室的屋角……

贵宾室里沉寂了几秒钟，空气仿佛凝固了……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机场的广播员通过扩音器在呼唤，"飞往昆明的第十五次班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乘坐十五次班机飞往昆明的旅客，准备登机……"

贵宾室中所有的心脏都猛跳了一下，凝固了的空气似乎又荡漾起来，形成一个个、一串串无形的旋涡……

丁洁琼下意识地抬腕看看手表，又望望搁在门边的小

鹿皮箱。

“洁琼！”凌云竹、赵久真紧盯着她。

“孩子！……”宋素波气喘嘘嘘地、吃力地站起来。

“琼姐！”苏冠兰和叶玉菡终于绝望了。这个感觉在刹那间象一只无形的冰冷的巨掌攫住了他俩的心。

“丁姨！”小星星一声痛苦的呼喊，声音中汇集了千万种情感。

丁洁琼似乎想走向小鹿皮箱，但是人们的呼唤和目光制止了她。她再一次环顾四周，她那变幻复杂的目光似乎向人们发出无声的倾诉和恳求：“不要再阻拦我了，凌老师、师母、赵老师！不要再劝说我了，冠兰、玉菡！不要再多说一句了，小星星！我理解你们的心意，希望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你们再喊一声，再多说一个字，就会动摇我的最后一点决心……”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扩音器又在叫。

这时，鬓发苍白的宋素波颤巍巍地走到丁洁琼面前说：

“洁琼，你凌老师没有子女，我们俩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听说作父母的对远方的孩子牵肠挂肚的程度，远远超过对身边的孩子。我和你凌老师就是这种心情啊！我们天天谈起你，回忆起你出国前的那次谈话。我们盼啊盼啊，终于把你盼回来了，想不到，你回来了，却又坚决要走……”一汪泪水涌上了凌夫人的眼底，一阵咳嗽把她的话打断了。丁洁琼紧攥住师母那瘦弱的手，百感交集，久久说不出话来……

接着，她猛地扑到宋素波的怀里，忍住内心的揪痛，短

促地喊道："师母，您，您别说了！"

"好吧，这些话就别去说了！"凌云竹把目光从墙壁上的山水画上移开，缓缓回过身来，带着思虑的表情问道，"我叫人送给你看的那批材料，看过了吗，洁琼？"

"是索布纳斯那批材料吗？"丁洁琼点点头，"看完了。"

"看完了——有什么感想吗？"凌云竹紧问道。

"我只看出了一点——欺人太甚！"说罢，她轻轻咬住薄薄的嘴唇。

"是吗？"凌云竹似乎很惊奇。

"凌老师，难道您看不出吗？"

"看不看得出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客观现实。你说，别人为什么敢于'欺人太甚'？为什么敢于敲诈盘剥、封锁刁难？为什么敢于卡我们的脖子？为什么自以为奇货可居？……"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旧中国长期贫困、黑暗，文化科学远远落在别国后面，而且现在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一下子摆脱这种状况……哼！以前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如今'老大哥'也欺负我们！"

"面对这种严酷无情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该靠谁呀？！"赵久真也插话了，他目光炯炯地盯着丁洁琼。

"靠谁——"女科学家迎视着赵久真，一字一顿地答道，"我看，主要得靠我们自己！"

"好极了，洁琼！"赵久真又从沙发中站起来，双手放在背后，望着丁洁琼不慌不忙地说，"但是，正如你刚才所说，我们的文化科学还很落后——这是事实。我们的世界第一

流科学家还屈指可数，在重要的科学尖端领域里的优秀人才真是寥寥无几，我们的中年、青年科技人员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国家目前和长远的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两方面和二者关系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凡此种种，你都是清楚的。要解决这一切，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我们的生命！洁琼，这不正是你几十年来艰苦努力所要做的事情吗？”

“不，我在边远地区，还可以继续为祖国服务……”丁洁琼倔强地说。

“但这种‘服务’的方式和效果到底怎么样？”凌云竹问，“我们这一代老了，你们这一代年纪也不轻了，后继无人怎么办？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需要的科技人员数量非常庞大。我们有责任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你到边远地区的高山站，能尽到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吗？！”凌云竹激动起来，他的嗓音和躯体都有点发抖。叶玉菡忙抢上去搀扶住老人，小星星抓住他一只手含泪喊道：“凌老！您别激动，丁姨她，她会留下来的……！”

女科学家激烈斗争的思绪渐渐平稳下来，高度紧张的精神松弛了，她缓缓走向落地窗前，两肘支着大理石窗台，两手蒙住了发热的双眼……

突然，贵宾室的房门被急速推开了，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出现在门口。

“鲁宁同志！”苏冠兰眼中一亮。

丁洁琼倏然转过身来。

"丁教授，"鲁宁亲蔼地朝女科学家点点头，然后贴在苏冠兰耳边喘息着说，"老苏，又有一位首长来啦……"

苏冠兰略略一怔，连忙跃到窗边，将丝帷一拉，砰地推开明净的窗扇，探出上身往下一看，只见大楼前的广场上停列着许多小汽车，其中有一辆黑闪闪的流线型三排座高级小轿车……

"啊！周总理……"一把烈火点燃了苏冠兰教授的满腔热血！尽管他拼命抑制住自己猛烈跳动的心，但滚烫的泪珠仍象泉水般从他紧闭的眼缝中涌出："周总理亲自来了！"

三八　阳光普照

随着嫩绿色的丝质帷幔被完全拉开，金灿灿的阳光毫无阻拦地从落地大窗泻入宽敞的贵宾室，屋内的温度似乎在急剧升高，绚烂的光彩四处洋溢……

贵宾室几扇厚重的门也一齐敞开了。周总理身着银灰色中山服，出现在门口。

原在室内的人们：凌云竹夫妇，赵久真博士，丁洁琼教授，苏冠兰夫妇和金星姬，以及鲁宁同志，眼睛中一齐闪射出欣喜、庆幸的光芒，都把视线凝聚在周总理身上。

“总理！”丁洁琼嘴唇一动，却没能喊出来。她想拔腿向周总理奔去，可双足却象被粘在了地毯上似的。

贵宾室中的时间停滞了，空气凝固了，这样的状况也许持续了半秒——不，也许有一秒钟。然而，它终究被打破了，是周总理打破的！

“洁琼！”周总理喊了一声，踏着稳健而迅捷的步伐，向丁洁琼走去。总理那一双威严的浓眉下，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从一开始就深情地、关切地、慈祥地注视着丁洁琼。总理那线条刚直的嘴角显得无比沉着、坚毅……

“总理！”丁洁琼终于喊出声来，激动地朝前平伸出双

手，抢上前去。

周总理伸出两只温暖有力的大手，握住女科学家凉浸浸的、柔软的双手，象是想把自己炽热的体温和刚韧的意志传送过去，使丁洁琼的手和心也都变得又热又坚强。

"总理！"丁洁琼又喊了一声，她的嗓音在颤抖。她有千千万万的肺腑之言要向敬爱的周总理尽情倾诉，但一时却找不到适当的语言，一切都梗塞在喉头，回旋在心底。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周总理那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那双眼睛象明镜般亮莹莹，闪烁着异彩。她仿佛从这明镜中又看到了父母当年的音容笑貌，看到了当年周叔叔来到她家，来到孩提和少年时代的她的身边……

周总理慈祥地注视着女科学家，他那一双深邃的目光表明，没有任何人比这位伟人更了解丁洁琼，了解她的悲欢、苦衷和意愿："洁琼，近来我比较忙，对你关心不够……"

"总理！您……"女科学家的热泪涌上双眶。她感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此刻的悔痛：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呕心沥血的繁忙工作中，还要为她分心！

"洁琼！在异国的数十年，你辛苦了，"周总理依旧紧握着女科学家的手，用充满真挚感情的语气缓缓地说，"你历尽坎坷风险，好不容易才回到祖国怀抱……"

泪水模糊了丁洁琼的视线。她激动地回忆起自己在艰难的回国旅途中，怎样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踏出一个又一个足迹……

当丁洁琼在北欧访问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

员的热情欢迎。当她向来自祖国的亲人初次吐露回国的愿望时，很快得到使她无比振奋的回音：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驻外机构，必须尽一切努力，帮助丁洁琼（当时还叫姜孟鸿）归来……她是在亚洲一个友好国家的首都，登上我们国家的专机的。她一走进机舱，就有四、五个人迎上来和她握手，向她表示欢迎和慰问。在海外飘泊几十年的丁洁琼，强烈地感到了祖国亲人的特殊温暖，可是，她万没想到，这几位同志出国前都曾被唤到总理办公室，亲聆了总理关于接她回国事宜的叮咛和嘱咐。她听到其中一位负责同志说："临行前，总理还再三叮嘱我们，见到你以后，要首先代他向你问候……"

丁洁琼回想起她飞入祖国领空的片断：飞机起飞后，不断增加航速，在无边的夜色中向东北方向飞行。当东方的天际渐渐呈现出蒙蒙胧胧的白色时，飞机已经飞过了海拔一万米的高度。这时，机长从领航室来到丁洁琼等人的机舱，坐在丁洁琼身旁，他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平静地报告道："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知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七时三十九分；三分钟之后——七时四十二分，飞机将飞越古洛山口的国境线，进入我国领空。"

丁洁琼一惊，急忙取下手表，拨正时差。然后，她怀着不平静的心情，目不转睛地盯着手表的时针、分针和秒针。"啊，'北京时间'……"她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叨念着这个亲切的字眼。今后，她将依照祖国的时间决定自己的步伐！

"还有三十三秒……二十八秒……十秒……"丁洁琼紧盯住手表。终于，在北京时间七时四十二分整，她兴奋地抬

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们，又与年轻的机长对视了一眼。机长站起来，从窗口望下去，可以隐约瞧见一重重、一座座冰雪皑皑的高峰。他回过身来，向丁洁琼伸过一只大手，端正的面庞上第一次绽出淡淡的笑容，依然以平静的语气说："祝贺您，教授同志！古洛山口已经飞越，从现在起，专机开始在我们祖国的领空飞行……"

啊！"祖国"，"祖国的领空"，"在我们祖国的领空飞行"！——女科学家感到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样音乐般美妙而又感人肺腑的语言！"祖国"这个字眼在她听来似乎与"母亲"谐音，而"祖国的领空"则与"母亲的胸怀"切韵。瞬息间，在异国数十年的辛酸苦辣，一齐涌上她的心房，迫使她的心脏激烈跳动。而她的整个身躯则在一刹那间犹如沐浴在热气蒸腾的温泉中；她象是孤女重新扑进离别多年的慈母怀抱，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沿着面颊扑簌簌地流下来。

这一切是悲还是喜？也许是又悲又喜、悲喜交加吧！丁洁琼没有时间去仔细辨析这一切。

当她擦净泪水时，机长递给她一架望远镜，指点着地面群山中几座隐约可见的建筑物说："今天是难得的晴朗天气，老天爷也在欢迎您啊，教授同志。您看——那是边境地区第一座导航站，它一直在引导我们这架飞机的飞行……"

丁洁琼透过镜筒贪婪地观察着进入祖国领空后最初看到的房屋、雷达天线和隐约的人影……她怎么也抑制不住象孩子回到母亲怀抱时的激动，怎么也擦不净象泉水般不断涌出的热泪……

飞机到达北京时，首都上空万里无云，天是分外的蓝。丁洁琼的心情就象这蓝天一样明亮、清澈、高爽。

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周总理请她去共进晚餐。饭后，总理深情回顾了丁宏同志当年的英雄业绩，谈到老同志们对烈士的怀念和对丁洁琼寄托的希望。之后，周总理叫人挂起地图和各种图表，亲自向丁洁琼说明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共产党、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奇迹。讲解一九五六年制订的十二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规划，以及这个气壮山河的规划的执行情况。丁洁琼出神地注视着这位神采奕奕，以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而驰名世界的伟人，感慨地寻思：他不仅富有政治家的卓越才干和风度，也不愧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了解许多重要科学部门在尖端和边缘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动向，他象一位杰出的科学大师那样准确地判断和预见着人类科学技术事业在今后若干年代里发展的趋势。

特别使丁洁琼教授振奋的是，周总理精神焕发地谈到我国发展核子物理和高能技术的宏伟蓝图，谈到我们将要培养大批人才，将要在海拔四千米、五千米甚至六千米以上的冰山上建设世界最高的宇宙线观测站，来捕捉和研究奇异的超高能重粒子。谈到我们自己将要研制的功率为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电子伏的巨型加速器，和各种核动力机、核电站。谈到我们也将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飞船……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叮嘱丁洁琼：“现在正是你的黄金时代。要为祖国、为人民尽量多做些贡献啊，洁琼！”

历历往事叙述起来是多么冗长，但在丁洁琼教授的脑海中却是那样清晰而亲切。此刻，她又站在敬爱的周总理面前，把双手置于总理温暖的巨掌中，心潮澎湃。总理不仅没有责备她，反而说对她关心不够……这比厉声呵责更千百倍地使丁洁琼难受！她透过模糊的泪眼注视着周总理宽大方正的面庞，痛心地喊道："总理！我错了……"

"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周总理依然慈祥地望着丁洁琼，亲切地轻声说。

女科学家哽咽着说不出话，只有晶莹的泪珠，成串地往下流。周总理那明亮的眼睛，有什么看不透辟呢！

"大家都对你充满期望，"周总理又亲蔼地说，"你也应当往前看哪！"

"我不走了，总理！"丁洁琼咬了咬下唇，竭力稳定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她掏出雪白的手绢，拭净泪水，坚定地、一字一顿地说，"我要留下来，留在北京，留在毛主席身边，留在您身边，和同志们在一起，永远、永远不再分离！"

"好啊，"周总理意味深长地笑道，"我应当再一次表示热烈欢迎你，欢迎我们祖国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女儿！"

"谢谢总理的关怀。"

"洁琼！"总理显然也激动了。停顿片刻后，他拉着女科学家的手，回身朝人们点点头笑道："你看，洁琼！同志们也都很关心你，爱护你啊！"

丁洁琼教授举目一看，可不——许多领导同志和著名科学家都来了！大家都望着她，一张张明朗的脸上显现出欣慰的笑容。她充满感激的心情，朝同志们颔首致意。

丁洁琼在总理的引导下和同志们逐一见礼后，回到周总理面前。她又一次拭净泪花，收敛了笑容，双手交迭放在胸上，郑重地喊了一声："总理！"

周总理没有吭声。他那坚毅的嘴角略含笑意，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女科学家的面庞。

丁洁琼从左手中指和无名指上取下两个钻石指环，又从贴身的衣兜中取出三枚暗红色的、熠熠闪光的铜元。她摊开左手掌，那两个指环和三枚铜币静静躺在掌心上。她胸部急剧起伏着，垂目久久看着这几样小巧玲珑的物件。周围无数双惊奇的目光也集聚在她的手心上……

贵宾室中沉寂了二三秒钟。接着，丁洁琼把这些珍宝郑重地交给周总理，然后抬起一双美丽的凤眼，注视着总理，深情地、一字一顿地说：

"这两颗金刚石指环——'彗星'和'太阳神'，您是知道它们的来历的，它们曾伴随我度过漫长曲折的旅程。现在，我把它敬献给祖国。这三枚珍贵的铜元……"女物理学家停了停，以更不平静的语气继续说，"二十六年来，我一直藏在内衣的左胸兜内，因为那里最靠近我的心脏。现在，我把它们作为自己事业、精神和敬爱之情的象征，奉献给您……"

贵宾室中依然沉寂着，静得连一根钉子掉在地上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女科学家停止了激动的语音，避开周总理慈祥而关切的目光，微微低下头去。

周总理与身旁的凌云竹、鲁宁对视了一下，深思地看看

自己左掌心上的钻石指环和铜币，又一次伸出右手，低沉而清晰地说道："洁琼！这两枚指环加在一起，凭你的成就和荣誉，也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代表党和人民，接受你贡献的这两件珍贵礼物。它们不是指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其价值，它们象征着一颗爱国的科学家的心。在我们国家，甚至在海外，这样的心有千千万万颗……"

"总理，感谢您的鼓励！"丁洁琼仰首说着，用双手紧握住周总理有力的右手。

"至于这三枚铜元……"总理凝视着女物理学家的脸，把她的右手拉到自己胸前，将暗红色的铜币重新置于那只白皙而柔软的手心中，无限亲蔼地说，"就作为我的一点心意，让它们继续伴随着你吧！洁琼，你乐意吗？"

"太好啦，谢谢您，总理！"丁洁琼连连点头，兴奋地说，"我一定珍藏着它们，让这些真正的宝物伴随着我，直至生命的终点……"

"不，"总理摇摇头，铿锵有力地笑道，"让它们伴随你登上更光辉的科学顶峰！"

尾　　声

岁月流年虽然给我们的主人公增添了不少细碎的皱纹和丝丝白发，但是，阵阵春风却从脸上吹到他们的心里，使他们更加精神焕发，生活上奇彩缤纷，事业上硕果累累。

在一座重水型反应堆的操纵室里，丁洁琼教授面容严肃地观察着仪表。忽然，一位助手低声招呼了她一下，她回头一看，俊美的脸上绽出欣喜的笑容。她赶紧走上前去，拥抱了叶玉菡，然后陪着玉菡参观这座新建造的反应堆，和女医师探讨着这座反应堆所产生的放射性同位素在追踪病毒微生物的传播方面的应用价值……

在一间微量分析室里，苏冠兰教授正指导几位助手从一种经过精心培养的浓缩菌液中分离出几种奇异的高分子化合物，这种物质在制造新的抗菌素方面将有深远意义。小星星偶然举目一瞥，两眼闪出惊喜的光彩。苏冠兰瞅见姑娘的神色，不禁也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啊，原来是琼姐和玉菡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这里。此刻，她俩正站在试验台对面抿嘴微笑，注视着他们的工作……

在一次由二十余位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的答辩中，金星姬冷静从容，对答如流。她的论文终于获得了一致好评，被提升为助理研究员。苏冠兰、叶玉菡、丁洁琼欣慰地相视而笑，姚慧梧挤上前去与小星星热情握手，表示一定要向她学习，共同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五年后的金秋季节，在我国西北地区一片广漠的戈壁滩上，盛夏的暑气已经退尽。缕缕金风吹拂着浩瀚的沙海，吹拂着沙丘上稀疏的红柳和刺蓬……周围没有人影，没有驼群，一片寂静。突然，地平线上一团白色的火光迸发，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隆隆巨响，随后，一团红色的蘑菇云冉冉升起……在千人欢腾之中，一位女科学家将双眼从观测镜前缓缓挪开，她白皙的面庞上嵌着两只秀美的凤眼……

这位卓越的女科学家抬腕看看手表，然后，久久凝视着那团蔚为壮观、上接苍穹的蘑菇云，眼角旁，情不自禁地渗出亮莹莹的泪花。这种场景在她来说虽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这是一朵在中华民族的广阔土地上首次升起的蘑菇云，是中华儿女依靠自己的无穷智慧凝成的一朵科学奇葩，其中含有丁洁琼的辛勤劳动和一份心血。此刻，当她亲眼看到这种壮观景象在伟大祖国的土地上从幻想变成现实时，却再也抑制不住汹涌澎湃的心潮！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前门外的一条小巷里，在苏冠兰家住的四合院中，秋菊盛开，海棠正红。在室内的餐桌上，上首坐着凌云竹夫妇、赵久真教授和鲁宁夫妇。下首坐着苏冠兰、叶玉菡、丁洁琼、小星星和小甜、小圆。人们看到，座中人个个笑脸盈盈，举杯祝贺丁洁琼在原子核物理学

和应用高能技术方面取得的新成就。正在给客人布菜的叶玉菡，那往日苍白的面容添上了一抹红光，苏冠兰微微发了些胖，而丁洁琼那大理石般洁白的面庞则添上了一抹风尘，这可能是从那金黄色的大戈壁滩上带来的痕迹吧！她高兴地一手搂着小圆又亲又吻；另一只手抚摸着小甜的脑袋，关切地问小姑娘的学习成绩，小姑娘拿出标满"优"字的作业本，害羞而娇憨地笑着……

随着七十年代的来临，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打开了。一架巨型客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几十位美国客人满面笑容从舷梯上走下来，中国主人们热情地迎上去。丁洁琼一眼就认出了白发苍苍的奥姆霍斯博士，她噙着泪花，紧紧握住这位旧日老师兼朋友的双手，久久说不出话来。随后，女物理学家把奥姆霍斯介绍给苏冠兰、叶玉菡……，中美两国的几双科学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奥姆霍斯博士精神矍铄，在由丁洁琼教授主持的一次科学集会上，发表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演讲，赢得了中国同行们热情友好的掌声……

这位著名美国进步学者，在丁洁琼、苏冠兰、叶玉菡和其他中国科学家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游览长城、十三陵、故宫、颐和园……他在啧啧惊叹之余，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出现象丁洁琼这样的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大师。同时他也预见到，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将出现一批又一批世界第一流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是啊，试看今日神州大地，不正是春风浩荡、万紫千红吗！

后　　记

本书初稿于一九六三年春，定型于一九六四年。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三年又重写过三次。之所以要重写，是因为几乎每一稿写成后就流传出去，无法收回。因此，每一稿都是在没有前稿作依据的情况下写成的。另外，由于我的条件困难，每一稿都是一气呵成，没有充足的纸张和时间，加上我的文化、写作水平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这部作品的粗糙、拙劣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七〇年稿，约六、七万字，书名《归来》，照例辗转流传了出去。在传抄过程中，大约于一九七四年被北京某厂工人改题为《第二次握手》，并以这个书名，从首都向四面八方传播，终至造成"四人帮"谓之曰"流毒全国"的"严重恶果"。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反动文痞姚文元下令围剿《第二次握手》和搜捕作者。次年一月七日，我被投入狱中，罪名据称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四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平反出狱。出狱后三十小时，病情急剧恶化，被接到首都，送入北京结核病医院救治。在住院期间，我受到很好的治疗和护理，使我能抱病对一九七三年稿进行了修改，成了目前呈献在读

者眼前的这部书。

在困难的岁月里，在祖国各地，有千千万万人传抄《第二次握手》并受到迫害。有许多坚持正义的人在为这部书及其作者呐喊、奔走。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这部作品今天的问世。

我应当特别谈到两点：

自我出狱后，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来千百封热情洋溢的信件，而我由于身患重病，实在无法一一作复。我想借此机会，恳请这些同志予以谅解。

另外，前面谈到本书历稿的粗糙，这是由于我多年身陷囹圄，后来又是带着重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改稿的。因此，现在成书的这部作品也是非常不象样的。我谈到这些，并不是要求读者们原谅我那拙劣的写作水平，而是希望能允许我在今后的岁月里，如果还有机会，把这部粗糙的作品修改得稍趋完美一点。

张　扬

1979年6月18日